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曹禺(下)

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曹禺

## 原 野

(三幕剧)

###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

### 时 间

秋天

序幕原野铁道旁。

——立秋后一天傍晚。

第一幕焦阎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后，下午六时。

第二幕景同第一幕。

——同日，夜九时。

——同日，夜十一时。

第三幕(时间紧接第二幕)

第一景黑林子，岔路口。

——夜一时后。

第二景黑林子，林内洼地。

——夜二时后。

第三景黑林子，林内水塘边。

——夜三时后。

第四景黑林子，林内小破庙旁。

——夜四时后。

第五景景同序幕，原野铁道旁。

——破晓，六时后。

### 序 幕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桎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

他背后有一片野塘，淤积油绿的雨水，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相率扑通跳进水去，冒了几个气泡；一会儿，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横着垫高了的路基，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轨铸得象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有时巨龙似的列车，喧赫地叫嚣了一阵，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但立刻又被送走了，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一根接连一根，当野风吹来时，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铁轨基道斜成坡，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有守路人的破旧的“看守阁”，有一些野草，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

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象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渐渐升起一层灰雾，是秋暮的原野，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

大地是沉郁的。

〔开幕时，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不哼。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很清脆地落在水里，立时蛙也吓得作响。他安了心，蹲下去坐，然而树上的“知了”又舌噪地闹起，他仰起头，厌恶地望了望，立起身，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遥远一声汽笛，他回转头，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愈行愈远，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块，嘘出一口气，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赘累。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捣了腿骨，血殷殷的，他蹙着黑眉，牙根咬紧，一次又一次捶击，喘着，低低地咒着。前额上渗出汗珠，流血的手擦过去。他狂喊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象塞住铅块，失望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一个人“哦！哦！”地吆喝，赶它们回栏，羊们乱窜，哀伤地咩咩着，冲破四周的寂静。他怔住了，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惊愕地谛听。他蓦然跳起来，整个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屏住气息瞩望。——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象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袷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显明地向身边来。“哦！哦！”吆喝着，“咩！咩！”羊们拥挤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念得很兴高采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

〔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挎着一筐树枝，右手背着斧头，由轨道上跳

蹦蹦跳跳地跑来。他约莫有二十岁，胖胖的圆脸，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对老鼠眼睛，眨个不停。头发长得很低，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时尔还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痴，无父无母，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为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忽尔机车喷黑烟）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随着嘴里的“吐兔”，一扇一扇地——哦，火车在打倒轮，他拚命地向后退，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这次“火车头”开足了马力。然而，不小心，一根枕木拦住了脚，扑通一声，“火车头”忽然摔倒在轨道上，好痛！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树枝撒了一道，斧头溜到基道下，他手搁在眼上，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但是，摸摸屁股，四面望了一下，没人问，也没人疼，并没人看见。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把痛处揉两次，立起来，仿佛是哄小孩子，吹一口仙气，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好了，不痛了，去吧！”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于是又——）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索性放下筐子，两只胳膊是飞轮，眉飞色舞，下了基道的土坡，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绕过去，自由得如一条龙）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更兴奋了，他咋圆了嘴，学着机车的汽笛）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呜——（冷不防，他翻了一个跟斗）呜——呜——呜——（看！又翻了一个）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只吹了一半，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他忽而怔住，出了神。他跑上基道，横扒在枕木上，一只耳紧贴着铁轨，闭上眼，仿佛谛听着仙乐，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呵呵呵！（不自主地傻笑起来）

〔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他始而惊怪，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 虎喂！（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喂！你干什么？

白傻子（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阖目揣摩，很幸福的样子，手拍着轮转的速律，低微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望也没有望，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你……你不用管。

仇 虎（踹踹他的屁股）喂，你听什么？

白傻子（不耐烦）别闹！（用手摆了摆）别闹！你听，火车头！（指轨道）在里面！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由更满足起来，耳朵抬起来，仰着头，似乎在回味）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快乐地忘了一切，向远处望去，一个人喃喃地）嗯——火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又把耳朵贴近铁轨）

仇 虎起来！（白不听，又用脚踢他）起来！（白仍不听，厉声）滚起来！（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

白傻子（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头，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不知所

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我。

仇 虎(狞笑,点点头)嗯,我踢你!(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铁镣沉重地响着)你要怎么样?

白傻子(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么样。

仇 虎(狠恶地)你看得见我吗?

白傻子(疑惧地)看……看不清。

仇 虎(走出巨树的暗荫,面向天际)你看!(指自己)你看清了么?

白傻子(惊骇地注视着仇虎,死命地“啊”了一声)妈!(拖着斧头就跑)

仇 虎(霹雷一般)站住!

[白傻子瘫在那里,口里流着涎水,眼更眨个不住。仇虎(恶狠地)妈的,你跑什么?

白傻子(解释地)我……我没有跑!

仇 虎(指自己,愤恨地)你看我象个什么?

白傻子(盯着他,怯弱地)象……嗯,……象——(抓抓头发)反正——(想想,摇摇头)反正不象人。

仇 虎(牙缝里喷出来)不象人?(迅雷似地)不象人?白傻子(吓住)不,你象,你象,象,象。

仇 虎(狞笑起来,忽然很柔和地)我难看不难看?你看我丑不丑?

白傻子(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睁大眼睛)你……你不难看,不丑。(然而——)

仇 虎(暴躁地)谁说我不丑!谁说我不丑!

白傻子(莫明其妙)嗯,你丑!你——丑得象鬼。

仇 虎那么,(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铛银作响)鬼在喊你,丑鬼在喊你。

白傻子(颤抖地)你别来!我……我自己过去。

仇 虎来吧!

白傻子(疑惧地,拖着不愿动的脚步)你……你从哪儿来的。

仇 虎(指远方)天边!

白傻子(指着轨道)天边?从天边?你也坐火车?(慢慢地)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向后退,一面回头,模仿火车打倒轮)

仇 虎(明白狞笑)嗯,“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也以手做势,开起火车,向白傻子走近)吐兔图吐,吐兔图吐。(进得快,退得慢,火车碰上火车,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一把拉过来)你过来吧!

白傻子(痛楚地喊了一声,用力想挣出自己,乱嚎)哦!妈,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 虎(斜眼盯着他)好,你会“漆叉卡叉”,你看,我跟你来个(照着白胸口一拳,白啊地叫了一声,仇虎慢悠悠地)吐——兔——图——吐!(凶恶地)把斧头拿给我!

白傻子(怯弱地)这……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仇虎(抢过斧头)拿过来!

白傻子(解释地)我……我……(翻着白眼)我没有说不给你。仇虎(一手拿着斧头,指着脚镣)看见了么?

白傻子（伸首，大点头）嗯，看见。

仇 虎你知道这是什么？

白傻子（看了看，抹去唇上的鼻涕，摇摇头）不，不知道。仇虎（指着铁镣）这是镯子——金镯子！

白傻子（随着念）镯子——金镯子！

仇 虎对了！（指着脚）你跟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又把斧头交还他）敲下来，我要把它赏给你戴！白傻子给我戴？这个？（摇头）我不，我不要！

仇 虎（又把斧头抢到手，举起来）你要不要？

白傻子（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蹲在轨道上，白倚立土坡，仇正想坐下，伸出他的腿。仇虎（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

白傻子（不明白，但是——）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的斧头）

仇 虎（坐在轨道上，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体重，伸开了腿，望着白）你敲吧！

白傻子（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一想）可……可是这斧头也……也不是你的。仇虎（不耐烦）知道，知道！

白傻子（有了理）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来）仇虎（跳起，抢过他的斧头，抡起来）妈，这傻王八蛋，你跟我弄不弄？〔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

白傻子（惧怯地）我……我没有说不跟你弄。（又接过斧头，仇虎坐下来，白傻子蹲在旁边，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

〔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

白傻子（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你怎么知道我……我的外号。仇虎怎么？

白傻子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总叫我傻王八蛋。（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唏！唏！唏！（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

仇 虎（想不到，真认不出是他）什么，你——你叫白傻子。

白傻子嗯（结结巴巴）他们都不爱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可有时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这两个名字哪个好？（得不着回答，一个人叨叨地）嗯，两个都叫，倒……倒也不错，可我想还是狗……狗蛋好，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狗……狗头狗脑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长……长得大。你看，我……我小名原来叫……叫……（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唏（笑起来，又抹一下子鼻涕）仇虎（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傻子嗯，狗蛋，你……你没猜着吧！（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

仇 虎（忽然）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

白傻子（望了一会，摇头）不，不认识。（放下斧头）你……你认识我？

仇 虎（等了一会，冷冷地）不，不认识。（忽然急躁地）快，快点敲，少说废话，使劲！

白傻子天快黑了！我看不大清你的镯子。

仇 虎妈的，这傻王八蛋。你把斧头给我，你跟我滚。

白傻子（站起）给你？（高举起斧头）不，不成。这斧头不是我的。这斧头是焦……焦大妈的。

仇 虎你说什么？（也站起）

白傻子（张口结舌）焦……焦大妈！她说，送……送晚了点，都要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颈脖，想起了焦大妈，有了胆子，指着仇虎的脸）你……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抢走，她也宰……宰了你！（索性吓他一下，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喳——喳——喳！就这样，你怕不怕？

仇 虎哦，是那个瞎老婆子？

白傻子（更着重地）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厉害着得呢！

仇 虎她还没有死？

白傻子（奇怪）没有，你见过她？

仇 虎（沉吟）见过。（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那焦老头子呢？

白傻子（瞪瞪眼）焦老头子？

仇 虎就是她丈夫，那叫阎王，阎王的。

白傻子（恍然）哦，你说阎王啊，焦阎王啊。（不在意地）阎王早进……进了棺材了。

仇 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什——么？（立起）

白傻子他死了，埋了，入了土了。

仇 虎（狠恶地）什么？阎王进了棺材？

白傻子（不在心）前两年死的。

仇 虎（阴郁地）死了！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

白傻子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早晚都得入土。

仇 虎（失望地）那么，我是白来了，白来了。

白傻子（奇怪地）你……你找阎王干……干什么？

仇 虎（忽然回转头，愤怒地）可他——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顿足，铁镣相撞，疯狂地乱响）不等我！（咬紧牙）不等我！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逃到这个地方，改名换姓躲着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

白傻子（莫明其妙，只好——）嗯，死了！

仇 虎（举着拳头，压下声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来）可我怎么叫你死，叫你这么安逸地死了。我告诉你，阎王，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阎王！杀了我们，你们就得偿命；伤了我们，我们一定还手。挖了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你想，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哼，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哦，阎王，你想得太便宜了！

白傻子（诧异）你一个念叨些什么？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锄子不要？

仇 虎（想起当前的境界）哦，哦，要……要！（暴烈地）你可敲啊！

白傻子（连忙）嗯，嗯！（啐口吐沫，举起斧子敲）



仇 虎那么，他的儿子呢？

白傻子谁？

仇 虎我说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呢？

白傻子（不大清楚）焦……焦大星？

仇 虎就是焦大。

白傻子（恍然）他呀！他刚娶个新媳妇，在家里抱孩子呢。

仇 虎又娶了个媳妇。

白傻子（呲着白牙）新媳妇长得美着呢，叫……叫金子。仇虎（惊愕）  
金子！金子！

白傻子嗯，你……你认识焦大？

仇 虎嗯，（狞笑）老朋友了，（回想）我们从小，这么大（用手比一下）就认识。

白傻子那我替你叫他来，（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他就住在那房子里。（向那房屋跑）

仇 虎（厉声）回来！

白傻子干——干什么？

仇 虎（伸出手）把斧头给我！

白傻子斧头？

仇 虎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

白傻子（又倔强起来）可这斧头是焦——焦——焦大妈的。仇虎（不等他说完，走上前去，抢斧头）给我。

白傻子（伸缩头，向后退）我！我不。（仇虎逼过去）仇虎（枪了斧头，按下白的头颈，似乎要斫下去）你——你这傻王八蛋。

〔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旁边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

白傻子（挣得脸通红）有——有人！

仇 虎（放下手倾听一刻，果然是）狗蛋，便宜你！

白傻子（遇了大赦）我走了？

仇 虎（又一把抓住他）走，你跟着我来！

〔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白狼狈地跟随着，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

〔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女人气冲冲地，一句话不肯说，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女人长得狠妖冶，乌黑的头发，厚嘴唇，长长的眉毛，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脸生得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身材不十分高，却也娉娉婷婷，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她穿着大红的裤袄，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男人（焦大星）约莫有三十岁上下，短打扮，满脸髭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很直爽明朗。脸色黧黑，眉目间有些忧郁，额上时尔颤跳着蛇似的青筋。左耳悬一只铜环，是他父亲——阎王——在神前为他求的。他的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他畏惧他的母亲，却十

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稳稳地迈着大步。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悬着银表链，戴一顶青毡帽，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棍，随着焦花氏走来。

焦大星（那男人）金子！

焦花氏（不理，仍然向前走）

焦大星（拉着她）金子，你站着。

焦花氏（甩开他）你干什么？

焦大星（恳求地）你为什么不说话。

焦花氏（瞋目地）说话？我还配说话？

焦大星（体贴地）金子，你又怎么啦？谁得罪了你？

焦花氏（立在轨道上）得罪了我？谁敢得罪了我！好，焦大的老婆，有谁敢得罪？

焦大星（放下包袱）好，你先别这么说话，咱们俩说明白，我再走。焦花氏（斜眼望着他）走？你还用着走？我看你还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妈去吧？

焦大星（明白了一半）妈又对你怎么啦？

焦花氏妈对我不怎么！（奚落地）哟，焦大多孝顺哪！你看，出了门那个舍不得妈丢不下妈的样子，告诉妈，吃这个，穿那个，说完了说，嘱咐，又嘱咐，就象你一出门，虎来了要把她叼了去一样。哼，你为什么不倒活几年长小了，长成（两手一比）这么点，到你妈怀里吃渣儿去呢！

焦大星（不好意思，反而解释地）妈——妈是个瞎子啊！

焦花氏（头一歪，狠狠地）我知道她是个瞎子！（又嘲笑地）哟，焦大真是个好孝子，妈妈长，妈妈短，跟妈带这个，跟妈带那个；我跟你到县里请一个孝子牌坊，好不好？（故意叹口气）唉，为什么我进门不就添个孩子呢？

焦大星（吃一惊）你说什么？进门添孩子？

焦花氏（瞟他一眼）你别吓一跳，我不是说旁的。我说进门就跟你添一个大小子，生个小焦大，好叫他象你这样地也孝顺孝顺我。哼，我要有儿子，我就要生你这样的，（故意看着焦大）是不错！

焦大星（想骂她，但又没有话）金子，你说话总是不小心，就这句话叫妈听见了又是麻烦。

焦花氏（强悍地）哼，你怕麻烦！我不怕！说话不小心，这还是好的，有一天，我还要做给她瞧瞧。焦大星（关心地）你——你说你做什么？

焦花氏（任性泼野）我做什么？我是狐狸精！她说我早晚就要养汉偷人，你看，我就做给她瞧瞧，哼，狐狸精？

焦大星（不高兴）怎么，你偷人难道也是做给我瞧瞧。

焦花氏你要是这么待我，我就偷——

焦大星（立起，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狠狠地）你偷谁？你要偷谁？

焦花氏（忽然笑咪咪地）别着急，我偷你，（指着她丈夫的胸）我偷你，我的小白脸，好不好？

焦大星（忍不住笑）金子，唉，一个妈，一个你，跟你们俩我真是没有

法子。

焦花氏（翻了脸）又是妈，又是你妈。你怎么张嘴闭嘴总离不开你妈，你妈是你的影子，怎么你到哪儿你妈也到哪儿呢？

焦大星（坐在包袱上，叹一口长气）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塘里青蛙又叫了几声，来了一阵风，远远传来野鸟的鸣声。〕

焦花氏（忽然拉起男人的手）我问你，大星，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仰着头）什么？

焦花氏（坐在他身旁）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羞涩地）我——我自然疼你。

焦花氏（贴近一些）那么，我问你一句话，我说完了你就得告诉我。别含糊！

焦大星可是你问——问什么话？

焦花氏你先别管，你到底疼我不？你说不说？

焦大星（摇摇头）好，好，我说。

焦花氏（指着男人的脸）一是一，二是二，我问出口，你就地就得说，别犹疑！

焦大星（急于知道）好，你快说吧。

焦花氏要是我掉在河里，——

焦大星嗯。

焦花氏你妈也掉在河里，——

焦大星（渐明白）哦。

焦花氏你在河边上，你先救哪一个？

焦大星（窘迫）我——我先救哪一个？

焦花氏（眼直盯着他）嗯，你先救哪一个，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我……我——（抬头望望她）

焦花氏（迫待着）嗯？快说，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急了）可——可哪会有这样的事？

焦花氏我知道是没有。（固执地）可要是有的话，要是有的话，你怎么办？

焦大星（苦笑）这——这不会的。

焦花氏你，你别含糊，我问你要真有这样的事呢？

焦大星要真有这样的事，（望望女人）那——那——

焦花氏那你怎么样？

焦大星（直快地）那我两个都救，（笑着）我（手势）我左手拉着妈，我右手拉着你。

焦花氏不，不成。我说只能救一个。那你救谁？（魅惑地）是我，还是你妈？

焦大星（苦恼）那我……那我……

焦花氏（激怒地）你当然是救你妈，不救我。

焦大星（老实地）不是不救你，不过妈是个——

焦花氏（想不到）瞎子！对不对？

焦大星（乞怜地望着她）嗯。瞎了眼自然得先救。

焦花氏（撅起嘴）对了，好极了，你去吧！（怨而恨地）你眼看着我要淹死，你都不救我，你都不救我！好！好！

焦大星（解释）可你并没有掉在河里——

焦花氏（索性诉起委屈）好，你要我死，（气愤地）你跟你妈一样，都盼我立刻死了，好称心，你好娶第三个老婆。你情愿淹死我，不救我。

焦大星（分辩地）可我没有说不救你。

焦花氏（紧问他）那么，你先救谁？

焦大星（问题又来了）我——我先——我先焦花氏你再说晚了，我们俩就完了。

焦大星（冒出嘴）我——我救你。

焦花氏（改正他）你先救我。

焦大星（机械地）我先救你！

焦花氏（眼里闪出胜利的光）你先救我！（追着，改了口）救我一个？

焦大星（糊涂地）嗯。

焦花氏（更说得清楚些）你“只”救我一个——

焦大星（顺嘴说）嗯。

焦花氏你“只”救我一个，不救她。

焦大星可是，金子，那——那——

焦花氏（逼得紧）你说了，你只救我一个，你不救她。

焦大星（气愤地立起）你为什么要淹死我妈呢？

焦花氏谁淹死她？你妈不是好好在家里？

焦大星（忍不下）那你为什么老逼我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呢？

焦花氏（反抗地）嗯，我听着痛快，你听着痛快！你说，你说给我听。

焦大星可是说什么？

焦花氏你说“淹死她！”

焦大星（故意避开）谁呀？

焦花氏你说“淹死我妈！”

焦大星（惊骇望着她）什么，淹死——？

焦花氏（期待得紧）你说呀，你说了我才疼你，爱你。（诱惑地）你说了，你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看，我先给你一个。

（贴着星的脸，热热地亲了一下）香不香？

焦大星（呆望着她）你——嗯！

焦花氏你说不说！来！（拉着星）你坐下！（把他推在大包袱上）你说呀！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

焦大星（傻气地）我说，我不说！

焦花氏（没想到）什么！（想翻脸，然而——笑下来，柔顺地）好，好，不说就不说吧！（忽然孩子似的语调）大星，你疼我不疼我？（随着坐在大星的膝上，紧紧抱着他的颈脖，脸贴脸，偎过来，擦过去）大星，你疼我不疼我？你爱我不爱？

焦大星（想躲开她，但为她紧紧抱住）你别——你别这样，有——有人看见。（四面望）

焦花氏我不怕。我跟我老头子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谁敢拦我？大星，我俊不俊？我美不美？

焦大星（不觉注视她）俊！——美！

焦花氏（蛇似的手抚摸他的脸，心，和头发）你走了，你想我不想我？

你要我不要我？

焦大星（不自主地紧紧握着她的手）要！

焦花氏（更魅惑地）你舍得我不舍得我？

焦大星（男人舐舐自己的嘴唇，低哑地）我——不——舍——得。（男人忽然翻过身，将花氏抱住，要把她——，喘着）我——

焦花氏（倏地用力推开他，笑着竖起了眉眼，慢慢地）你不舍得，你为什么不说？

焦大星（昏眩）说——说什么？

焦花氏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

〔一阵野风，吹得电线杆呜呜地响。焦花氏你说了我就让你。

焦大星（喘着）好，就——就淹死她，（几乎是抽咽）就淹淹死我——

〔由轨道后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约莫有六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额角上有一块紫疤，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棍，张大眼睛，里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上一层白纱，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一对失了眸子的眼里藏匿着什么神秘。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性情急躁；敏锐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谛听着。她的声音尖锐而肯定。她还穿着丈夫的孝，灰布褂，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灰布裤，从头到尾非常整洁。

她走到轨道上，一句话不说，用杖重重在铁轨上捣。

焦 母（冷峻地）哼！

焦花氏（吓了一跳）妈！（不自主地推开大星，立起）

焦大星（方才的情绪立刻消失。颤颤地）哦，妈！

焦 母（阴沉地）哼，狐狸精！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在说什么？

焦花氏（惶惑地）没……没说什么，妈。

焦 母大星，你说！

焦大星（低得听不见）是……是没说什么？

焦 母（回头，从牙缝里喷出来的话）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家里还迷不够，还要你跑到外面来迷。大星在哪儿？你为什么不做声？

焦大星（惶恐地）妈，在这儿。

焦 母（用杖指着他）死人！还不滚，还不滚到站上干事去，（狠恶地）你难道还想死在那骚娘儿们的手里！死人！你是一辈子没见过女人是什么样是怎么！你为什么不是你媳妇把你当元宵吞到肚里呢？我活这么大年纪，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你还配那死了的爸爸养活的？

焦大星（惧怯地）妈，那么（看看花氏）我走了。（花氏口里嘟哝着）

焦 母滚！滚！快滚！别叫我生气！——（忽然）金子，你嘴里念的什么咒。

焦花氏（遮掩）我没什么！那是风吹电线，您别这么疑东疑西的。

焦 母哼，（用手杖指着她，几乎戳着她的眼）你别看我瞅不见，我没有眼比有眼的还尖。大星——

焦大星妈，在这儿。我就走。（背起大包袱）

焦花氏大星，你去吧！

焦 母（回头）你别管！又要你拿话来迷他。（对自己的儿子）记着在

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有了钱吃上喝上不要心疼。听着！钱赚多了千万别要赌，寄给你妈，妈跟你存着，将来留着你这个没妈的儿子用。再告诉你，别听女人的话，女人真想跟你过的，用不着你拿钱买；不想跟你过，你就是死了，也买不了她的心。听明白了么？

焦大星听明白了。

焦母去，去。（忽然由手里扔出一袋钱，落在星的脚下）这是我的钱，你拿去用吧。

焦大星妈，我还有。

焦母拾起来拿走，不要跟我装模装样。我知道你手上那一点钱早就跟金子买手镯，打了环子了。（对着花）你个活妖精。

焦大星好，妈，我走了。您好好地保重身体，多穿衣服，门口就是火车，总少到铁道上来。

焦母（急躁地）知道，知道，不要废话，快走。

焦花氏哼，妈不希罕你说这一套，还不快走。

焦母谁说的？谁说不希罕？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说得好，我爱听，要你在我面前挑拨是非？大星，滚！滚！滚！别在我耳朵前面烦的慌。快走！

焦大星嗯！嗯，走了！（低声）金子，我走了。

〔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

焦母（忽然）回来！

焦大星干什么？

焦母（厉声）你回来！（星快快地又走回来）刚才我给你的钱呢。

焦大星（拿出来）在这儿。

焦母（伸手）给我，叫我再数一下。（星又把钱袋交给她，她很敏捷地摸着里面的钱数，口里念叨着）

焦花氏（狠狠地看她一眼）妈，您放心！大星不会给我的。

焦母（数好，把钱交给大星）拿去，快滚！（忽然回过头向金子，低声，狠狠地）哼，迷死男人的狐狸精。

〔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

焦母你看什么？

焦花氏谁看啦？

焦母天黑了没有？

焦花氏快黑了。

焦母白傻子！（喊叫）白傻子！白傻子！白傻子！（无人应声）

焦花氏您干什么？

焦母（自语）怪，天黑了，他该还给我们斧子了，哼，这王八蛋！又不知在哪儿死去了！——走，回家去，走！

焦花氏（失神地）嗯，回家。（手伸过去）让我扶您。

焦母（甩开她的手）去！我不要你扶，假殷勤！

〔焦氏向左面轨道走，花氏不动，立在后面。远远由右面又听见白傻子“漆叉卡叉，漆叉卡叉”起来，似乎很高兴地。〕

焦母金子！你还不走，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看见远远白傻子的怪样，不由笑出）妈，您听，火车头来了。

焦 母（怪癖地）你不走，你想等火车头压死你。

焦花氏不，我说是白傻子！

焦 母白傻子？

焦花氏嗯。

〔“火车”“吐兔图吐”地由右面轨道上跑进来，白傻子一双手疾迅地旋转，口里呜呜地吹着汽笛。〕

焦 母（听见是他，严厉地）狗蛋！

白傻子（瞥见焦大妈，斜着眼，火车由慢而渐渐停止）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焦 母狗蛋，你滚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望望焦，又望望花氏）我——我没有滚到哪儿去。

焦 母斧子呢？

白傻子（想起来，昏惑地）斧子？

焦花氏你想什么？问你斧子在哪儿呢？

焦 母（厉声）斧子呢？

白傻子（惧怕地）斧子叫——叫人家抢——抢去了。

焦 母什么？

白傻子一个瘸——瘸子抢——抢去了。

焦 母（低声）你过来。

白傻子（莫明其妙地走过去）干——干什么？

焦 母你在哪儿？

白傻子（笑嘻嘻地）这儿！

焦 母（照着那声音的来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脸上）这个傻王八蛋，带我去找那个瘸子去！

白傻子（摸着自己的脸，没想到）你打——打了我！

焦 母嗯，我打了你！（傻子哇地哭起来）你去不去？

白傻子我——我去！

焦 母走！（把拐杖举起一端，交给傻子，他拿起，于是他在前，瞎婆子在后走向右面去）

〔一阵野风，刮得电线又呜呜的，巨树矗立在原野，叶子哗哗地响，青蛙又在塘边咕噪起来。〕

〔焦花氏倚着巨树，凝望天际，这时天边的红云逐渐幻成乌云，四周景色翳翳，渐暗下去。大地更黑了。她走到轨道上，蹲坐着，拿起一块石头轻轻敲着铁轨。〕

〔由左面基道背后，蹑手蹑脚爬出来仇虎，他手里拿着那副敲断的铁镣，缓缓走到焦花氏的身后。焦花氏（察觉身旁有人，忽然站起）谁？〕

仇 虎我！

焦花氏（吓住）你是谁？

仇 虎（搓弄铁镣，阴沉地）我！——（慢慢地）你不认识我？

焦花氏（惊愕）不，我不认识。

仇 虎（低哑地）金子，你连我都忘了？

焦花氏（迫近，注视他，倒吸一口气）啊！

仇 虎（悻悻地）金子，我可没忘了你。

焦花氏什么，你——你是仇虎。

仇 虎嗯，（恫吓地）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四面望望）你回来干什么？

仇 虎（诱惑地）我回来看你。

焦花氏你看我？（不安地笑一下）你看我干什么——我早嫁人了。

仇 虎（低沉地）我知道，你嫁给焦大，我的好朋友。

焦花氏嗯。（忽然）你（半晌）从哪儿来？

仇 虎（指着天际）远，远，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你坐火车来的？

仇 虎嗯，（苍凉地）“吐兔图吐”，一会儿就到。

焦花氏你怎么出来的！这儿又没有个站。

仇 虎我从火车窗户跳出来，（指铁镣）带着这个。

焦花氏（有些惧怕）怎么，你——你吃了官司了。

仇 虎嗯！你看看！（退一步）我这副神，好不好？

焦花氏（才注意到）你——你瘸了。

仇 虎嗯，瘸了。（忽然）你心疼不心疼？

焦花氏心疼怎么样，不心疼怎么样？

仇 虎（狞笑）心疼你带我回家，不心疼我抢你走。

焦花氏（忽然来了勇气，泼野地）丑八怪，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小心叫火车压死。

仇 虎你叫我什么？

焦花氏丑八怪，又瘸又驼的短命鬼。

仇 虎（甜言蜜语，却说得诚恳）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这些年我没有死，我就为了你。

焦花氏（不在意，笑嘻嘻）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

仇 虎现在回来也不晚呀。（逼近想拉她的手）

焦花氏（甩开）滚！滚！滚！你少跟我说好听的，丑八怪。我不爱听。

仇 虎（狡黠地）我知道你不爱听，你人规矩，可你管不着我爱说真心话。

焦花氏（瞟他一眼）你说你的，谁管你呢？

仇 虎（低沉地）金子，这次回来，我要带你走。

焦花氏（睨视，叉住腰）你带我到哪儿？

仇 虎远，远，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老远的地方？

仇 虎嗯，坐火车还得七天七夜。那边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睁眼坐着，路会往后飞，那地方天天过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焦花氏（眼里闪着妒羨）你不用说，你不用说，我知道，我早知道，可是，虎子，就凭你——

仇 虎（捺住她）你别往下讲，我知道。你先看看这是什么！（由怀里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戒子，上面镶着宝石，举得高高的）这是什么？

焦花氏什么，（大惊异）金子！

仇 虎对了，这是真金子，你看，我口袋还有。



焦花氏（翻翻眼）你有，是你的。我不希罕这个。

仇 虎（故意地）我知道你不希罕这个，你是个规矩人。好，去吧！（一下扔在塘里）

焦花氏（惋惜）你——你丢了它干什么？

仇 虎你既然不希罕这个，我还要它有什么用。

焦花氏（笑起来）丑八怪！你真——

仇 虎（忙接）我真想你，金子，我心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你还要不要，我怀里还有的是。

焦花氏（骄傲地）我不要。

仇 虎你不要，我就都扔了它。

焦花氏（忙阻止他）虎子，你别！

仇 虎那么，你心疼我不心疼我？

焦花氏怎么？

仇 虎心疼就带我回家。

焦花氏不呢？

仇 虎我就跳这坑里淹死！

焦花氏你——你去吧！

仇 虎（故意相反解释）好，我就去！（跑到花氏后面，要往下跳）

焦花氏（一把拉住仇）你要做什么？

仇 虎（回头）你不是要我往下跳？

焦花氏谁说的？

仇 虎哦，你不！——那么，什么时候？

焦花氏（翻了脸，敛住笑容）干什么？

仇 虎（没想到）干什么？

焦花氏嗯？

仇 虎到——到你家去，我，我好跟你——

焦花氏你说怎么？

仇 虎我说好跟你讲讲，我来的那个好，好地方啊！

焦花氏（忽然忍不住，笑起来）哦，就这样啊！好，那么，就今天晚上。

仇 虎今天晚上？

焦花氏嗯，今天晚上。

仇 虎（大笑）我知道，金子，你一小就是个规矩人。

焦花氏（忽然听见右面有拐杖探路的声音，回过头看，惊慌地）我妈来了！丑八怪，快点跟我走。

仇 虎不，让我先看看她，现在成了什么样。

焦花氏不！（一把拉住仇虎）你跟我走。

〔仇虎慌慌张张地随着花氏下。〕

〔天大黑了，由右面走进焦氏，一手拿着斧子，一手是拐杖，后面跟随白傻子。〕

焦 母金子！金子！

白傻子（有了理，兴高采烈地）我就知道那斧子不会拿走，用完了，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儿。你看，可不是！

焦 母狗蛋，你少废话！（严厉地）金子，你记着，大星头一天不在家，今天晚上，门户要特别小心。今天就进了贼，掉了东西，（酷

毒地)我就拿针戳烂你的眼,叫你跟我一样地瞎,听见了没有?

白傻子唏!唏!唏!

焦 母狗蛋,你笑什么?

白傻子你……你家新媳妇早……早走了。

焦 母(立在铁轨后巨树前,森森然)哼,死不了的狐狸精。

[忽然远处一列火车驶来,轮声轧轧,响着汽笛。机车前的探路灯,象个怪物的眼,光芒万丈,由右面射入,渐行渐近。

白傻子(跑在道旁,跳跃欢呼)火车!火车!火车来了。

[机声更响,机车的探路灯由右面渐射满焦氏的侧面。

焦 母(立在巨树下面象一个死尸,喃喃地)哼!狐狸精,叫火车压死她!

[原野里一列急行火车如飞地奔驰。好大的野风!探路灯正照着巨树下的焦氏,看见她的白发和衣裾在疾风里乱抖。

——幕急落

## 第一幕

序幕后十天的傍晚，在焦大星的家里。

天色不早了，地上拖着阳光惨黄的影子。窗帘拉起来，望出去，展开一片莽莽苍苍的草原，有密云低低压着天边，黑森森的。屋内不见人，暮风吹着远处的电线杆，激出连续的凄厉的呜呜声音。外面有成群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不断地呼啸，……风声略息，甚至于听得见鸟的羽翼在空气里急促地振激。渐渐风息了，一线阳光也隐匿下去，外面升起秋天的雾，草原上灰沉沉的。厚雾里不知隐藏着些什么，暗寂无声。偶尔有一二只乌鸦在天空飞鸣，浓雾漫没了昏黑的原野。

是一间正房，两厢都有一扇门，正中的门通着外面，开门看见近的是篱墙，远的是草原、低云和铁道附近的黑烟。中门两旁各立一窗，窗向外开，都支起来，低低地可以望见远处的天色和巨树，正中右窗上悬一帧巨阔、油渍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地微笑着，而满脸杀气。旁边挂着一把锈损的军刀。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跌坐在红色的绸帘里。旁边立一焦氏祖先牌位。桌前有木鱼，有乌黑的香炉，蜡台和红拜垫，有一座巨大的铜磬，下面垫起褪色的红棉托，焦氏跪拜时，敲下去，发出阴沉沉的空洞的声音，仿佛就是从那菩萨的口里响了出来的。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烬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得油亮油亮的。烛台的蜡早灭了，剩下一段残骸，只有那像前的神灯放出微弱的火焰。左墙巍巍然竖立一只暗红的旧式立柜，柜顶几乎触到天花板，上下共两层，每层镶着巨大的圆铜片，上面有老旧的黄锁。门上贴着残破的钟馗捉妖图。右窗前有一架纺线机，左面是摇篮，里面的孩子已经睡着了。暗黑的墙上挂着些零星物事。在后立一张方桌，围着几张椅子和长凳。

〔开幕时，远处有急促的车笛声，仿佛有一列车隐隐驶过，风在吹，乌鸦在天空成群地呼唤，屋里没有一个人。〔渐渐由右屋传出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低低唱着：“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中间夹着粗野低沉的笑声。

〔里面男人的声音：（沉郁地）金子！金子！你过来！

〔里面女人的声音：（低低地）我不！我不呢！

〔里面男人的声音：（粗哑地）金子！你坐这儿！（仿佛一把拉住她）

〔里面女人的声音：（挣开）你放开我！你放下手，有人来！（忽然挣脱了）有人来！

〔花氏由右屋走出来，前额的黑发一绺一绺地垂着，盖住半边脸，眉眼更魅惑。她穿一件红绸袄，黑缎裤，发髻扎着红丝线，腕上的金色手镯铿铿地摆动着。

焦花氏（回过头笑）讨厌！丑八怪！（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额的黑发理上去又垂下来）出来！（顺使用墙上的镜子照一下，怪动人的！脸上浮满了笑容，她走向左面支起的窗前，屏住气息，望望。里面的男人又唱起小调。她伶俐地走到右门口，低声地）别唱

啦！外面没有人，还不滚出来！

〔由右面走出仇虎。仇虎改了打扮，黑缎袍，血红的里子，腰扎蓝线带，敞开领，扣子只系了几个，一手提着旧的绒帽，一手拈着一朵红花，一跛一跛地走出来。〕

焦花氏 走吧，天快黑了。

仇 虎（抬头望望远处的密云）天黑得真早啊！

焦花氏 立了秋快一个月了，快滚！滚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窝去吧，省得冬天来了冻死你这强盗。

仇 虎找窝？这儿就是我的窝。（盯住花氏）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窝。

焦花氏（低声地）我要走了呢？

仇 虎（扔下帽子）跟着你走。

焦花氏（狠狠地）死了呢？

仇 虎（抓着花氏的手）陪着你死！

焦花氏（故意呼痛）哟！（预备甩开手）

仇 虎你怎么啦？

焦花氏（意在言外）你抓得我好紧哪！

仇 虎（手没有放松）你痛么？

焦花氏（闪出魅惑，低声）痛！

仇 虎（微笑）痛——？你看，我更——（用力握住她的手）

焦花氏（痛得真大叫起来）你干什么，死鬼！

仇 虎（从牙缝里迸出）叫你痛，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更重了些）

焦花氏（痛得眼泪几乎流出）死鬼，你放开手。

仇 虎（反而更紧了些，咬着牙，一字一字地）我就这么抓紧了你，你一辈子也跑不了。你魂在哪儿，我也跟你哪儿。

焦花氏（脸都发了青）你放开我，我要死了。丑八怪。

〔仇虎脸上冒着汗珠，苦痛地望着花氏脸上的筋肉痉挛地抽动，他慢慢地放开手。〕

焦花氏（眼神冒着火。人一丝也不动）死鬼，你……

仇 虎（慢转过身，正脸凝望着花氏，苦痛地）你现在疼我不疼我？

焦花氏（咬住嘴唇。点点头）嗯！疼！（恶狠狠地望着他，慢而低地）我——就——这——么——（忽然向——仇虎的脸上——）疼你！（重重打下去）滚出去！

〔半晌。〕

仇 虎（一转不动，眼盯住她，渐低下头。走到方桌旁坐下，沉思地）哼，娘儿们的心变——变得真快！

焦花氏（立在那里，揉抚自己的手，一声不响）

仇 虎（站起来，眼也不眨）金子？

焦花氏（望望地，不回头）干什么？

仇 虎（举起手上的花，斜眼望着她）这是你要的那朵花，十五里地替你找来的。（递给她）

焦花氏（看了仇一眼，又回过头，不睬他）

仇 虎拾去！（把花扔在花氏面前）我走了。（走向中门）

焦花氏（忽然）回来，把花替我捡起来。

仇 虎没有工夫，你自己捡。

焦花氏（命令地）你替我捡！

仇 虎不愿意。

焦花氏（笑咪咪地）虎子，你真不捡？

仇 虎嗯，不捡，你还吃了我？

焦花氏（走到仇的面前，膘着他）谁敢吃你！我问你，你要不要我？

仇 虎我！（望花氏，不得已摇了摇头）我要不起你。

焦花氏（没想到）什么？

仇 虎（索性逼逼她）我不要你！

焦花氏（蓦然变了脸）什么？你不要我？你不要我？可你为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一条腿，罗锅腰，大头鬼，短命的猴崽子，骂不死的强盗。野地里找不出第二个“          ”鸟，外国鸡……（拳头雨似地打在仇 虎铁似的胸膛上）

仇 虎（用手支开她，然而依然乱鼓一般地捶下来）金子，金子，你放下手！不要喊，你听，外边有人！

焦花氏 我不管！我不怕！（迅疾地，头发几乎散下来）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你敢由你说不要我！你不要我，你为什么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闹！我不管！有人我也不怕！〔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大星媳妇！大星媳妇！”〕

仇 虎（摔开她，跑到窗前眺望）你看，有人，有人在篱笆门那儿叫！

焦花氏（突停）谁？（蹑足，迅疾地沿着墙走到窗前）这会儿会是谁？

仇 虎别嚷，你听！

〔有一个仿佛喝醉了的人，用他的破锣嗓子含糊地唱着：“送情郎送至在大门外，问一声我的郎，你多咱回来？回来不回给奴家一个信，免的是叫奴家挂在心怀！”〕

〔唱到最末一句，戛然停止，那人敲着篱笆门，喊：“大星媳妇，大星媳妇！开门哪。”〕

仇 虎你听，他在喊你！

焦花氏（看不清楚，纳闷）谁呢？（外面的人又在喊，“大星的媳妇！开门！”）哦，是他！这个老东西又喝多了。

仇 虎谁？

焦花氏 常 五！

仇 虎（诧异）什么，这个老家伙还没有死。

焦花氏就是他，（厌恶地）不知又来这儿探听什么来了。

仇 虎探听？

焦花氏 这两天他没事就到这儿来，说不定我婆婆托他来偷偷看我一个人在家做什么啦！

仇 虎好，金子，我进去，你先把他把打发走。

焦花氏（一把抓住他）不要紧，你先别走！（睨视）哼，就这么走了？

仇 虎（猜出，故意地）干什么？

焦花氏（指着地上的花）你跟我把花捡起来！

仇 虎我，我不捡。

---

“          ”鸟（原文为注音字母，汉语拼音为 shùn），北平土话，丑人的意思。——作者注

〔外面叫门叫得紧。

焦花氏（不动声色）你听！

〔外面的常五：（急躁地）大星媳妇，大星媳妇，焦大妈，开门！

开门！我就要进来了！

仇 虎（谛听，眼望着金子）他要进来！

焦花氏（乖张地）你不捡，开门就让他进来抓你。

仇 虎（猛然）你这娘儿们心好狠。

焦花氏狠？哼，狠的还在后头啦！

仇 虎（吃一惊）“狠的在后头！”好！这句话倒象是学着我说的。

（打量她一眼）

〔外面又在叫喊。

焦花氏（叉住腰）仇虎，你捡不捡？

仇 虎你看，（弯下腰）我这不是……（拾起那朵花，递给花氏）其实，你叫我捡，我就捡又算个什么？

焦花氏（一手抢过那朵花）我知道这不算什么。可我就是这点脾气，我说哪儿，就要做哪儿，（招手）你过来！

仇 虎（走近）干什么？

焦花氏跟我插上。（仇虎替她插好花，她忽然抱住仇虎怪异地）野鬼？我的丑八怪，这十天你可害苦了我，害苦了我了！疼死了我的活冤家，你这坏了心的种，（一面说一面昏迷似地亲着仇的颈脖，面颊）到今天你说你怎么能不要我，不要我，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你怎么能不要我，我的活冤家，（长长地亲着仇虎，含糊地）嗯——

〔外面的常五：（长悠悠地）大星的媳妇哟，你在干什么啦？快开门喽！

焦花氏（还抱着仇虎，闭着眼，慢慢推开他。蓦地回头向中门，放开嗓音，一句一句地，也长悠悠地）别忙噢！常五伯，我在念经呢，等等，我就念完喽。

〔外面的常五：（叹一口长气）

仇 虎（翻翻眼）念经？你念的是什么经？

焦花氏（推他）你别管，你进去，我来对付。这两天我婆婆常找他，瞎婆子不知存了什么心，说不定从他嘴里，探听出什么来，回头你好好在门口听，你看我怎么套他说话，你听着！（一面说，一面四处寻觅东西，找到绣成一半的孩子的鞋，摺好大半的锡箔筐箩，摆好了经卷，放正了椅子，都做好，一手数点东西，一面念）小黑子的鞋，——锡箔筐箩，——往神钱，——椅子摆正，……（没有弄错，向仇虎）怎么样？

仇 虎（赞美地，举起拇指）第一！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军师。

焦花氏好，我开门。你进屋子当皇上去。（一溜烟由中门跑出）〔半晌。

仇 虎（四周望望，满腔积恨，凝视正中右窗上的焦阎王半身像。阴沉沉地牙缝里挤出来）哼，你看，你看我做什么？仇虎够交情，说回来，准回来，没有忘记你待我一件一件的好处，十年哪！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血来，就等的是今天！阎王，你睁大了眼睛再看看我，（捶着自己的胸口）仇虎又回来了。（指像）你

别斜着眼看我，我仇虎对得起你，老鬼，我一进你焦家的门，就叫你的儿媳妇在你这老脸上打了一巴掌，哼，阎王，你还恬着脸，好意思对我笑？（狠毒地）你瞧着吧，这是头一下！“狠的还在后头呢。”老鬼，把眼睁得大大地看吧，仇虎不说一句瞎话，今天我就要报答你的恩典。现在——（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回头望一下，又抬头对着焦阎王恶笑）现在我先到你儿媳妇屋里当皇上去了。嗯！

〔仇虎走进右屋。立时由中门现出花氏，后面随着常五伯。常五年约有六十岁上下，一个矮胖子，从前有过好日子，现在虽不如往日了，却也乐天知命，整日有说有笑，嘴里安闲不住。好吹嘘，记性又不好，时常自己都不知扯到那里，心里倒是爽快老实。喜欢喝两盅酒，从前的放荡行为也并不隐瞒乱说出来，他是个过了时的乡下公子哥，老了还是那副不在乎的调调儿。他的须发，很别致，头已经露了顶，手里提着一只精细的鸟笼，天色晚，用绸罩盖起来。他穿一件古铜色的破旧的缎袍，套上个肥坎肩。兴致高，性情也极随和，他待着自己的鸟儿狗儿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

〔他喝了点晚酒，兴高采烈，迈进中门。〕

焦花氏 常五伯您进来！（指着方桌旁椅子）请坐吧。

常五不，我说说话，就走。

焦花氏 那么，您先放下您的鸟笼，歇歇。

常五（呵呵地）也好，先让我的鸟坐一会，叫它歇歇腿，我倒不累。（鸟笼放在桌上）

焦花氏 我跟您倒一杯茶。（倒茶）

常五不，不用了，不用了。（忽然想了一下）可也好，就来杯白水吧，喂喂我的鸟，这鸟跟我一天，也该喝点水。（花氏把水递给他。他接下添到鸟笼的水盂里。一面说）你们的门真不好叫，其实一个篱门还用上什么锁，这都是你的婆婆，事儿多，没事找事。我足足叫了好半天……大星媳妇，你在干什么？你刚才说你——（忽然一个喷嚏，几乎把水弄洒，杯子放在桌上，自己笑嘻嘻地）呵，百岁！呵（又一个喷嚏）呵，千岁！（又一个）呵，万岁！你看，这三个喷嚏叫我在这儿当了皇上了。

焦花氏（变了颜色，镇静一下，也笑嘻嘻地）您当皇上，我做您军师。

常五（倚老卖老）好，好，我封你为御前军师，管我的三宫六院。

焦花氏常五伯，您冻着了，我跟您拿点烧酒，驱驱寒。

常五不，用不着了，我刚喝了几盅晚酒。秋天到了，早晚气候凉。人老了，就有点挡不住这点寒气，不要紧，在屋里呆一会就好。多喝了，我话多还不要紧，说不定就走不动，回不了家。

焦花氏那怕什么？喝两盅，有了错，我叫狗蛋送您回家。

常五（望着花氏，想喝又有些犹疑，不好意思的样子）那么，你叫我喝两盅？

焦花氏（引逗他）家里有的是好汾酒，办喜事剩下来的。常五伯，我请您喝两盅。

常五（很慷慨地）好，那我就喝两盅！

焦花氏 好，（预备酒杯和酒）您坐呀！

常 五（坐在方桌旁）大星媳妇，你刚才说你……你念什么？

焦花氏 哦，刚才？我念经呢。（放下杯子）

常 五 念经？

焦花氏 嗯！（倒酒）

常 五（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巧啦，我刚买了一包大花生。（啜一口酒，剥花生）

焦花氏（低首敛眉）常五伯，对不起您！（走到香案前，叩了一个头，跪在红垫上，喃喃祷告！敲一下磬，低低敲着木鱼，虔心唱诵）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娑毗阿。弥利多，悉耽娑毗，阿尔利哆，毗迦兰帝，阿弥利哆，毗迦兰多，……”

常 五（诧异地应了起来，走近花氏）你在念些什么？

焦花氏（摇摇手，更虔诚地）“……，伽弥腻，伽伽那积多伽利，娑婆诃。”（又敲两下磬，深深拜三拜，肃穆地立起来）常五伯？

常 五（肃然起敬）我没有来，你一个人，就念这个？

焦花氏 嗯。

常 五 这叫什么？

焦花氏 我念的是往生咒，替我们公公超度呢！

常 五（咂咂嘴，摇头，赞叹地）好孝顺的媳妇，你想替阎王超度？

焦花氏（祥光满面）公公在世的时候杀过人。

常 五（爽直地笑起来）多多念吧，唉，我看不超度也罢，阎王倒也该进地狱下下油锅。

焦花氏 哟，菩萨！您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听得下去？

常 五 得罪，得罪！大星媳妇，阎王跟我是二十年老朋友，我这倒也说的是老实话。（剥开颗花生）你婆婆还没有回来？

焦花氏 这两天下半晌就出去，到了煞黑才回来。

常 五（有意义地）你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焦花氏（驯顺地）老人家的事情，我们做小辈的哪敢问。（探听一下）不过我仿佛听说她老人家时常找那庙里的会看香的老姑子，就是那个能念咒害死人的老神仙。

常 五（喝口酒）我也在那庙里看见她，奇怪，一个瞎老婆子在那里跟老姑子拜神念咒，闹些什么。唉，你们焦家人都有点猜不透，外面看着挺好，里面都不知玩的什么把戏。我就不爱看这个，——自然，金子，你除外。你是个正派人，不过你也得小心，年纪轻轻，长得又花儿似的，一个不留神，就会叫——哦，大星还没有回家。

焦花氏（严严警备，盯着他）大星刚出门不两天，哪能就回来。

常 五（四周望望，低声）大星的媳妇，我问你，你婆婆待你怎么样？

焦花氏 哦，（翻翻眼，心里打算）您问，我婆婆待我呀？

常 五 嗯？

焦花氏（忽然明快地）那自然不错，待我好着得呢？亲生亲养的妈待我也不过是这样。

常 五（咳嗽一声）可我……我总觉得你们婆媳俩有点不对付。



焦花氏谁说的？（拿起小黑子的鞋，一针一针做起来）过着好好的日子，这是谁说的？

常 五（又咳嗽一声，摇摇头）怪，怪，你们家里的事没法明白。

你说你婆婆好，你婆婆这两天当着人也说你不错，可背后，背后总——（忽然摇摇头）我不说了，我还是不说的好。

焦花氏（放下针线，笑着）说呀，常五伯，（眼偷偷地盯着）家务事说说讲讲有什么怕的？

常 五（醉意渐浓）不，不，不好。说了我就是搬弄是非，长舌头，我这个人顶不愿意管人家的家务事。

焦花氏常五伯，（走到方桌旁）您不是外人，我年纪小，刚做儿媳妇，有什么错，您不来开导开导，还有谁肯管哪？来，（斟一杯酒）常五伯，您再喝一盅。

常 五（笑咪咪地）好，好，我喝，我自己喝。（一口灌下）焦花氏嗯，（期盼地）常五伯，您说我婆婆背后怎么样？常五（望着她）你婆婆背后叫我——嗯，我看还是不说的好的，说了你婆婆又埋怨人。

焦花氏（停，悻悻地）好，不说就不说吧。（又走回去拿起针线）

常 五（搭讪着）你要我说？

焦花氏（又笑咪咪地）随便您，常五伯。

常 五（忍不住）好，好，我说，我说（罗嗦地）这可是你叫我说的。

焦花氏（挑她的花）常五伯，我可没有叫您说。

常 五 好，好，好，好，我自己愿意说。我告诉你，我不是搬弄是非，你婆婆背后叫我没事就看（读阴平）着你。焦花氏（咳嗽一声，慢慢地）哦，您看，（尖酸地）她老人家多疼我！常五不是看你，你听错了，是看（读阴平）着你。她说现在你们家里忽然有点——有点不大安静。

焦花氏哦！（领悟）不安静？

常 五 嗯，不大安静？她说她一个人，眼又瞎，看不见，很不放心。

焦花氏 家里有什么不安静？

常 五 说的是呀，我看，（四面望）怪好的，怪安静的。难道有你这贤慧媳妇，现在家里还会藏个野汉子。

焦花氏（翻翻眼）嗯，可那也难说。

常 五（吃了一惊）怎么？

焦花氏（警吓）您不是第一个就信她老人家的话，跑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来了么？

常 五（红了脸）吓，这是怎么说的。谁说信她的话，（指点着）她的话我这耳朵进去，这耳朵就出来。吓，这是怎么说的！

焦花氏（慢慢地）您不信就好了。您是年高有德的人，您公公道道地说一句胜过我们小人说一万句。

常 五（摸摸胡子）你说的不错，说的不错。我向来好说公道话，象你这样贤德媳妇，丈夫出了门，婆婆不在家，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家里念经做活，真是千中不挑一，万中不挑一。

焦花氏您多夸奖了。常五伯，您再喝一盅吧。

常 五好，好，我自己来。

焦花氏（故意吃了一惊）哟，酒还是凉的，您看我，真是！我跟您热热去。

常五（更愉快）不用，不用了。这样好，这样好。金子你，真是个好儿媳妇，又聪明又懂事，又孝顺，哼，我的儿子要娶了这么个儿媳妇，盖上棺材盖我都是乐呵呵的。（又半盅酒）回头，金子，大星一会儿回来，我一定得在他面前为你说几句公道话。

焦花氏（吃一惊）什么，您说什么？

常五（瞪瞪眼）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呀。

焦花氏（焦切地）您说大星一会儿就回家？

常五啊？你不知道？——（忽然想起）啊，（敲敲自己的脑袋）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我又说出来了。不过这也不怪我，（自解）喝点酒，话就多，那有什么法子？

焦花氏（冷不防）谁叫他回来的？

常五（冒失）自然是我！不，是你婆婆！是她托我去叫大星回家，赶快回家，——

焦花氏您就叫他去了？

常五（无可奈何的神气）嗯，我有什么法儿，谁叫我天生脾气好，好说话。你叫我去，我也不是一样地去，这……这也不能怪我。

焦花氏（压制笑）大星回家是个喜信，怎么提得上怪呢？哦，（仿佛不在意）大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

常五倒没说准，说不定是今天晚上？说不定是明天早上，也说不定就是这一会。

焦花氏哦！（沉思）讨厌，这针真不好使！哦，我婆婆托您的时候，没求您带个什么话？

常五也……也没说些什么！她就说家里乱哄哄的，仿佛半夜里直进人。

焦花氏（大惊失色）哦，进来人？（一针戳了拇指呼痛）哟！（放下针线）

常五怎么啦？

焦花氏针扎了手，不要紧的！哦，（沉静地）那会是谁呢？

常五说的是呀！她可说要大星赶快回来，说家里要有一双眼睛，才看得明白。

焦花氏（又拿起针线，笑笑）这不是一双眼睛？

常五说的是呀！你看，（指她）这不是眼？（指自己）这不是眼？反正，她说的是乱七八糟，胡说一大泡。你这个婆婆瞎了眼，疑心病就重，没有法子。

焦花氏您看，（抬头）我婆婆是不是犯了点疯病！

常五（很肯定地）嗯，有！有！有点！

焦花氏半……半夜里家里会进人，这不是疯话！

常五嗯，疯话！谁相信，可金子，你也得小心，年纪轻轻，长得挺俊，这里又四面不靠人家，——（忽然，咳嗽一下，四外望望，又重重咳嗽一声）

焦花氏您干什么？

常五（秘密低语）你——你们这屋子有人没有？

焦花氏（惊愕）人？

常 五怪，这屋子怪不对的。我问你，家里藏着什么人没有？

焦花氏（翻了脸）藏谁？青天白日，我一个妇道会藏谁？

常 五谁说你？大星媳妇，我说你一个人在屋里不小心，说不定就有强盗偷进来。

焦花氏强盗？哪个强盗敢偷焦阎王的家？

常 五金子，你不知道这个强盗专找你们家里来？

焦花氏哦，那会是谁？

常 五（指着花的活计）谁？我问你，你手里绣的是什么？

焦花氏小黑子的鞋。

常 五不，我说你绣的花？

焦花氏哦，这个？——虎！

常 五（低声）就是他——虎回来了！

焦花氏虎？谁呀？

常 五你不明白，虎！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佯做不知）仇虎？仇虎是干什么的？

常 五（诧异）你不知道？仇虎？你差一点都要嫁给他，你会不知道？

焦花氏常五伯，您喝酒就喝酒，别胡说八道的。

常 五真的！你爸爸十来年前就把你许给仇虎！

焦花氏哦。

常 五后来，仇虎家倒了，吃了官司，他才改了主意，把你又许给阎王当儿媳妇，这么要紧的事，你就会不知道。焦花氏我爹妈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提过。

常 五我告诉你，仇虎这次回来是要跟你们焦家大小算帐的。你可少惹他，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轻，阎王结下的仇可得由你们解了。

焦花氏不是大星就要回来么？

常 五（提起鸟笼）嗯，嗯，大星回来不也是白搭，窝囊废，他哪对付得了仇虎？（忽然回过回头）你见过仇虎么？

焦花氏没，没有。您从前见过？

常 五那还用说。我告诉你，要多丑就有多丑，罗锅腰，灶王脸，粗大个，满身黑毛。你见着他告诉我，送到侦缉队就是大洋钱，你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知道，知道。您要走了！

常 五（走到门口，又想起，低声）你知道仇虎回来的事是谁告诉我的？

焦花氏谁？

常 五你婆婆。

焦花氏（惧骇）什么，她！她怎么会知道。

常 五她说铁路上的人告诉她的。她说仇虎就躲在这一带，侦缉队正在搜着呢？

焦花氏哦！（小孩啼哭）常五伯，小黑子快醒了，我要看孩子，不送您老人家了。（走到摇篮那里轻轻推摇）

常 五哦，小黑子！（也走到摇篮旁边）哼，这孩子真象他死了的妈，怪可怜相的。（打了个呵欠）我走了，啊！（走到门口）哦，金子，乘你婆婆没回来，把那酒瓶里添足了凉水，别说我在你

这儿喝不花钱的酒来了。我在这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听见了没有？唏，唏，（打开门，外面笼满秋雾）呵，这是什么天气，好好地又下起雾来了。

〔常五提着鸟笼，兴高采烈地走出中门。出了门又听见他唱起“送情郎送至大门外……”〕

〔孩子又不哭了，花氏忙走到窗前，向外望了望，立刻走到右门旁。〕

焦花氏 仇虎！仇虎！

〔仇虎由右门走出。〕

仇 虎（愤恨地）他走了？

焦花氏 走了。（望望仇虎的脸）哦，你都听见了。

仇 虎 嗯，（阴沉地）他们知道我回来更好，（望着阎王的像）阎王你害了我一次，你还能害我两次，来吧！仇虎等死呢！

焦花氏 等死？等死？（徘徊，低声喃喃）为什么等死！为什么要等死？（摇头）不！不！不！我们，我们要——（慢慢抬头上望，忽然——）仇虎，仇虎！你看，你看……仇虎什么？

焦花氏（跑到仇虎身旁）你看！（恐怖地叫起来）你看，往上看。仇虎什么？

〔外面天更暗了。〕

焦花氏 相片！相片！（失了颜色）他看着我，他看着我。

仇 虎 谁？

焦花氏（低头，缩成一团）阎王，阎王的眼动起来，——他，——他活了，活了！

仇 虎（抱着花氏，眼盯着昏暗里的焦阎王的相片）胡说！胡说！还不是张相片，你别瞎见鬼。

焦花氏 真的！真的！（渐渐恢复自己的意识）虎子你没看见？真的，我方才真看见他对我笑，叫我。

仇 虎 呸！（向上啐了一口）阎王，你要真活了，你走下来，仇虎倒等着你呢。（推着花氏）你看，他还动不动？

焦花氏（偷偷抬起头望望）他……他不动了。

仇 虎（警告）金子，你以后别这样胡喊。

焦花氏 我向来不的，不过，刚才我实在是看见——

仇 虎 金子，不要再说了。

焦花氏 虎子，我……我有点怕。虎子，你到窗户那里看看去。

仇 虎 有什么？（走到窗前望望）外面什么也看不见，雾下大了。

焦花氏 下了雾？

仇 虎 嗯，大雾。

焦花氏（失神地）我怕的很！

仇 虎 怕什么？

焦花氏（沉思地）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来！

仇 虎 嗯？

焦花氏（一直沉思地）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说些什么？

仇 虎 哼，大星还有什么说的，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过来。

焦花氏（低头）不，不是他，这怪他爸爸，他原来并不肯要我。

仇 虎 哼！

焦花氏 虎子，你先走，你快走吧。省得他回来碰见你。

仇 虎 好，我走。可是金子你没有忘记你刚才对我说的话？

焦花氏（抬头）什么？

仇 虎 你说你要离开这儿？

焦花氏 嗯，我要走。这儿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雾。只有我那瞎子婆婆跟我在—块，她恨我，我恨她。大星是个窝囊废，没有一点本事。他是他妈的孝顺儿子，不是我的爷儿们。

〔雾里远远有火车汽笛声，急行火车由远渐近。〕

仇 虎 金子，你要上哪儿？

焦花氏 远，（长长地）远远的——（托着腮）就是你说那有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仇 虎（惨笑）黄金？哪里有黄金铺地的地方，我是骗你的。

焦花氏（摇头）不，你不知道，有的。人家告诉过我说。有！我梦见过。

仇 虎 金子，大星回来——

〔雾里的火车渐行渐远，远远有一声悠长的尖锐的车笛。〕

焦花氏（假想）你别说话，你听，到那个地方，就坐这个。“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坐着火车，一直开出去，开，开，开到天边外。哼，我死也不在这儿呆下去了。

仇 虎 金子，你知道，大星回来——

焦花氏（忽然）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么：有一天我梳着油亮亮两个小辫，在我家里小窗户下面纺着线等你？

仇 虎（眼睛发着光）嗯，那时，我爸爸还活着，我天天跟着爸爸在田里看地放牛。

焦花氏 我还记得那时我纺线时唱的歌呢：“大麦绿油油，红高粱漫过山头了，我从窗口还望不见你，我的心更愁了，更——”

仇 虎（忽然硬起来）别说了，你忘了大星要回来啦么？

焦花氏（从回忆中唤醒）哦，是，是。虎子，你快走吧！

仇 虎 金子，你是真想走么？

焦花氏（又恢复她平时硬朗朗的态度）谁骗你？

仇 虎 你记得我刚才对你说的药么？

焦花氏 嗯，你说给他那——那——不好。

仇 虎 金子，不要紧。吃下去，也就在床上糊涂一两天，叫他顾不了我们，不会死，你放心。

焦花氏 可是叫我婆婆知道呢？

仇 虎 她知道了我们早不在这儿了。

焦花氏 可……可是——

仇 虎（眼里冒出火）你就听我的，别胡思乱想，回头我就跟你送药来。

焦花氏 回头？不，那你千万别！大星就许回了家？

仇 虎 哦？

焦花氏 瞎子一定在屋里。

仇 虎 她敢怎么样？

焦花氏 敢怎么样？送你到侦缉队，怎么跑出来的再怎么送回去。

仇 虎 哼，（沉思地）瞎婆子！瞎婆子！（索性坐下）那我不走了！

看她怎么样？

焦花氏（抓着仇的臂膊）你干什么？

仇 虎（忽然立起）好，我们索性回屋里坐一会，我们俩再叙叙。

（拉着花氏的手）

焦花氏 不，你走，你别做死！

仇 虎（回头向中门）哼，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十寸的蜈蚣，今天我们谁也不含糊谁，我得先告诉她，我仇虎就在这儿。哼，明地来了不黑地里走。跟她先说个明白，叫她也吃一副开窍顺气丸，先有个底。

焦花氏 不，不，虎子，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听——听——听我的——

〔中门慢慢开了，花氏惧怕地回过头去。焦母扶着拐杖走进来，脸上罩上一层严霜，一声不响地立在门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红包袱，耳朵仿佛代替了眼睛四下搜查。〕

焦花氏（叹一口长气）哦，妈妈。

〔仇虎呆在那里。〕

焦 母（冷酷地）哼，你在念叨些什么？

〔半晌。仇虎正想大模大样地走近焦氏，焦花氏忙以手示意，求他快进右门。〕

〔仇虎望望焦氏，望望金子，蹑足向右门走去。〕

焦 母（忽然）站着！（仇虎又愣在那里）谁？

焦花氏 谁？（不安地笑着）还不是我！（忽然做出抱着孩子的样子，一面走，一面唱着催眠歌）嗯——嗯——嗯！听……听话呀，嗯——嗯——嗯！（恳求地望着仇虎，仇虎又想走近焦氏）小宝贝要听话呀，（一面又望焦氏）听话睡觉觉啊，嗯——嗯——嗯！（望仇虎）听话的宝贝有人疼啊，嗯——嗯——嗯！（望焦氏）小宝贝睡觉啊，嗯——嗯——嗯！（回头看仇虎慢慢迈入右门，紧张的脸显出一丝微笑，对着仇虎的背影）好孩子真听话呀，嗯——嗯——嗯！

（望着焦氏）好宝贝睡着了啊，嗯——嗯——嗯。

焦 母（谛听一刻，忽然）金子，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 我在哄孩子呢！（低声，孩子渐渐睡熟了）嗯——嗯。

焦 母 哄孩子？

焦花氏 妈，声音小点。孩子刚睡着！（更低柔）嗯——嗯——嗯。

焦 母（明白她的谎，指窗前的摇篮）哼，孩子在这边，我知道，我的祖奶奶！（正要向摇篮走去）

焦花氏（掩饰）我刚把孩子抱过来的，您没有看见。

焦 母（没有办法，严厉地）扯你娘的臊，你靠在桌子旁边干什么？

焦花氏（硬朗朗地）我渴，我先喝口水。

焦 母 你渴什么，桌上没有水！

焦花氏（没想到她知道这样清楚）哦，没——没有——可是——

焦 母（头歪过去）满嘴瞎话的狐狸精！（冷酷地）你过来。

焦花氏（慢吞吞地）嗯！（偏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花插正了）

焦 母（走到香案前，把红包袱放在上面）过来！

焦花氏（恶狠狠地望着焦母，低柔地）就来。

焦母 快过来，（拐杖在地上捣得山响）过来！（坐在香案旁的椅子上）

焦花氏（冷冷地）您要吓着孩子！（走过去）

焦母 假慈悲。（指摇篮）他不是你的儿子。

焦花氏 嗯，妈。（拖到焦母身旁）妈，我过来了。

焦母（一把拉住她的手）我摸摸你。

焦花氏（吃了一惊，但是——）您摸吧！

焦母 你穿的什么？

焦花氏（眼望前面）大红袄，黑缎裤，（故意说出）过节大星做的。

焦母（恨恶地）哦，手上是什么？

焦花氏（斜眼）包金镯子！白银戒子，过节大星买的。

焦母（厌恶地）哼！（探到头上，摸着仇虎的花，忽然）哦，这是什么？

焦花氏（不由得惊一下）哦，这个？——花，妈。

焦母（逼得紧）花？谁给你的？谁给你的？

焦花氏（眼神一转）谁给的？（故意反问）哼，天上掉下来的？地里头钻出来的？（斜视）我自个儿在门口买的。

焦母（被她冲撞回去，却莫明其妙来了一股火）买？买这个做什么？

焦花氏（望着她）咋儿格，我梦着大星回了家，——

焦母 谁告诉你大星要回家？

焦花氏 谁也没告诉我，我不是说做梦做梦么？

焦母 做梦，做什么梦？

焦花氏 大星到家门口，就跌一大跤，我才想戴个红花破破，取个吉利。

焦母 哼，做个梦，也要戴个花！丢了它，等我死了你再戴，大星娶了你这个狐狸精，魂都没有还，要你戴上花儿叶儿地来迷他。丢了它！

焦花氏（缓缓地）嗯！（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不觉取下花来）

焦母（严峻地）扔在哪儿？

焦花氏（没有办法，把花扔在脚下，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在您脚底下。（用脚点了点）这儿！

焦母（倏地立起，朝着那红花狠狠地踹了又踹）你戴！你戴！（弯下腰拾起花）拿去戴去！（把踢成纷乱了的花向花氏掷去，不想正打在花氏的脸上）死不要脸的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

焦花氏（气得脸发了青，躲在一旁，咬着牙。喃喃地）我当了阎王奶奶，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

焦母（听不清楚）你又叨叨些什么？

焦花氏 我念叨着婆婆好，阎王爷一辈子也不请您吃上席去。

焦母（猜得明白）嗯，我死不了，妖精，你等着，天有多长的命，我就有多长的命。你咒不死我，我送你们进棺材。

[远远又有火车在原野里的铁道上轰轰地弛过，不断地响着嘹亮的汽笛。

焦花氏 妈，您听！您听！（盯住焦氏）

〔远远火车汽笛声。〕

焦 母 听什么？金子，你的心又飞了，想坐火车飞到天边死去。

焦花氏 谁说啦？（急于想支使她出去）您不想出去坐坐，看看火车，火车在雾里飞，好看得着呢？

焦 母（用杖捣着地）我怎么看？我问你，我怎么看？

焦花氏（想起，支吾着）您——您不是说您没有眼比有眼还看得准。

焦 母（暗示地）嗯，我看得准，我看准了你是我们焦家的祸害。你的心一天变上十八个样，我告诉你，火车是一条龙，冒着毒火，早晚有一天它会吃了你，带你上西天朝佛爷去。

焦花氏 嗯，（厌恶地）您不喝口水，我跟您倒碗茶？

焦 母不用，我自己来。你少跟我装模装样，我不用你这么对我假门假事的。

焦花氏 那么，我回到我屋里去了。

焦 母 滚吧。（花氏忙忙走了一半）你站着，金子，我问你一句话。

焦花氏 嗯，妈。

焦 母（慢慢地）你这两天晚上打的什么吃怔？

焦花氏 谁，谁打吃怔啦？

焦 母 半夜里，你一个人在房里叽里呱啦地干什么？

焦花氏 我，我没有。

焦 母（疑惑地）没有？屋里面乱哄哄的，我走到门口又没有了，那是干什么？

焦花氏 哦，（似乎恍然）您说那个呀！（笑）那是耗子，半夜我起来捉耗子呢。

焦 母（低沉地）再以后要有耗子，你告诉我，你看见这个么？（指香案前的铁拐杖）我就用这条铁拐杖打死它。

焦花氏 嗯，妈。（要向右屋走）

焦 母 别走。你坐下。

焦花氏 嗯。（立在那里）

焦 母（冷酷地）坐下。

焦花氏 我坐下了。（还立在那里）

焦 母（严峻地）你没有，我知道。（用拐杖捣着地厉声）坐下。

焦花氏（恶恶生生地望着焦氏，不得已地坐下去）嗯，妈妈。

焦 母（露出一丝狞笑，暗示地）我告诉你一件事。

焦花氏 嗯，妈。

焦 母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焦花氏 哦，您也做了个噩梦？

焦 母（摸起锡箔，慢慢叠成元宝，一句一句地）我梦见你公公又活了，——

焦花氏 公公——活了？

焦 母（不慌不忙地）嗯，仿佛是他从远道回来，可是穿一件白孝衣，从上到下，满身都是血，——

焦花氏（不安地）血？

焦 母 嗯，血！他看见小黑子，一句话也不说，抱起来就不放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焦花氏 哦。

焦 母 我向前去劝，刚一叫他，忽然他变了个老虎，野老虎——

焦花氏（吃了一惊）老虎？

焦 母 嗯，野老虎，那老虎仿佛见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叼走了。

焦花氏 哦，这个梦凶——凶的很。

焦 母 谁说不是，“猛虎临门，家有凶神”。我看这两天家里要出事，金子，你说？

焦花氏 坐家里好好的，哪会出什么事？

焦 母（立起来，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对金子，仿佛不在意地）金子，你知道仇虎在哪儿？

焦花氏 仇虎？

焦 母 你别装不知道，我的干儿虎子回来了，你会不知道？过来，金子，（举起香）点上。

焦花氏（不安地，就桌上的长命灯颤巍巍地点起香，婆媳二人对着面）我倒是听说虎子回来了，可是谁晓得他躲在哪个窝里死去了！（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氏死尸一样的脸上）

焦 母 金子！（一把抓住金子的腕）

焦花氏（吓住）妈，干什么？

焦 母（凶神一般）你的手发抖。

焦花氏（声音有些颤）香火烫的，妈。

焦 母 他没有到我们家里来？

焦花氏 谁？妈？

焦 母 仇虎！

焦花氏 他怎敢来？（转动香火，火焰更旺）

焦 母 没有来望望你。说近些，差一点你们也是一对好夫妻。（指香炉）把香插上。

焦花氏（一面插香，一面说）妈，您别冤枉人！丑八怪，谁要他？他来了，我就报侦缉队把他抓去。

焦 母 你说了。

焦花氏 嗯。

焦 母 你公公（指右窗前的像）在上面可听见了的。

焦花氏 嗯。

焦 母 去吧。（花氏走到右门口，焦氏仿佛忽然想起一件事）金子，你的生日是五月初九，是不？

焦花氏 是。（不觉疑惑起来）干什么？

焦 母（温和地）你生下的时辰可是半夜子时？

焦花氏 嗯，您问这个干什么？

焦 母（不理她）我问你，是不是？

焦花氏 是，妈。

焦 母（恶狠地）我问问，算算你命里还有儿子不？

焦花氏（利嘴）没有，不用算。

焦 母（忽然柔和地）好，到屋里去吧，你去吧。

焦花氏 嗯。（怪异地盯焦氏一眼，转身入右门）

焦 母（听着花氏走出门，狠狠叹一口气）哼，死不了的败家精。  
〔外面雾里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凄惨地呼噪。远远电线杆呜呜地响着。

〔焦氏轻轻地走到右门口，聆听一刻，听不见什么，废然地走到香桌前。她忽然回头，朝右门愣一愣，没有人进来，她解开香案上的红包袱，里面裹着一个木刻的女人形，大眼睛，梳着盘髻，脸上涂着红胭脂，刻工粗拙，但还看得出来是金子的模样。木人肚上贴着素黄纸的咒文，写有金子的生辰八字，心口有朱红的鬼符，上面已扎进七口钢针。她用手摸摸木人的面庞，嘴里很神秘地不知数落些什么。

焦 母（摸着木人的轮廓，喃喃地）也许刻得不象她，（慢慢地）哼，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对的。（用手掐算）五——月——初九。（点点头）半夜里——子时生的。嗯，对的，上面没有写错。（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里，举了三举，头点三下，供在香案上。磬重重响了三下，她跪在案前，叩了三下，神色森严，依然跪着，嘴里念念有词，又叩了一个头，朝着木像，低声）金子，香是你自己点的。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说的。你金子要是一旦心痛归天，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又深深一拜，立起，又敲了一声磬，走到香案前，举起木人，从头上拔下一根钢针，对着心口，低声狠恶地呼唤）金子，金子，（第三声“哼！”地一声将针扎进）哼，金子！（叹一口气，她仿佛非常疲乏！慢慢数着针头，扬起头）已经八针，（胜利地）就剩一针了，金子。

（把木人又端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用红包袱盖上）

〔外面电线杆呜呜地响，隐约有人赶着羊群走近的声音，她不言不语走进左门。

〔立刻花氏由右门蹑足走进来。

焦花氏（低声对右门内）你先别来，听我咳嗽。

〔花氏走到中门，开门望望，外面一片大雾，看不见人。她回转身，望见桌前的红包袱，匆忙跑近掀开视。举起木人细看，立刻明白，厌恶地又放在案上。

焦花氏（向着左门，毒恶地）哼。（把木人盖上，忽然想起右门的仇虎，轻轻咳嗽一声。仇虎随着现在右门口，正要举足向中门走，——）

〔焦氏森严地由左门急出。

焦 母（怕花氏走进来）站住！

焦花氏（又轻咳一声，仇虎愕然，立在右门前，以手示意，叫他再进去）

焦 母（慢慢走至中门）谁？是谁？

焦花氏 是我，妈。

焦 母（厉声）还有谁？

焦花氏 还有？（以目示仇虎，令其毋做声）还有——（对仇虎噗哧一笑）有鬼！

焦 母 哦！

〔花令仇虎进门，他眈眈地望着焦氏，恨恨走出。〕

焦 母（没有办法，半晌）我当是老虎真来了呢。

焦花氏 妈，您不进屋去歇歇么！

焦 母 不，你不用管，我要在堂屋里坐坐。

焦花氏 好，您坐吧。（不甘心地走入右门）

〔焦氏候她出去，走到香案前，摸摸红包袱下面的木像，放了心，口里又不知数落些什么。〕

〔这时摇篮里忽而恐怖地哭起来了，她走到摇篮旁边，把孩子抱起来，悲哀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焦 母（又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小宝贝做了梦了！嗯——嗯！梦见了老虎来咬你呀，嗯——嗯？老虎不吃小黑子的，嗯——嗯！不要怕呀，嗯——嗯，奶奶一辈子守着你啊，嗯——嗯！不要怕呀，嗯——嗯。（抱着孩子进了左屋）〔外面仿佛羊群乱哄哄地奔踏过来，咩咩地哀叫。随着羊的乱窜声，有一个很愉快的喉咙在：“达，达，打——低——！达低达低达，达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更高兴）达，达，打——低——。达低达低达，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随着这抑扬顿挫的“洋号”，白傻子嘴里又打起威武的军鼓，舌头卷起嘟噜！“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得——儿锵！（拚了命！）得——儿锵锵锵！得——儿锵锵锵！锵——儿锵锵——得——儿锵！”他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地由中门操进来。“得——锵锵，得——儿锵！”两只手抡起想象的鼓槌向下打，头上流着热汗。好忙！——进门并没有看见焦大妈！由左门又走进来——嘴里还得吹洋号：“达，达，打——低——！”

〔忽而由身右面叫一声：

焦 母 谁？

白傻子（大吃一惊，鼓号俱停。看见焦氏。伸伸舌头，立刻转身就跑）

焦 母（立起）站住！谁？

白傻子（只好愣在那里）是，是——（咽下唾沫）是我！焦母我？（猜出多半是他）“我”是谁？

白傻子（结结巴巴，急得直眨眼）狗——狗蛋！焦大妈，（说完了又要跑）

焦 母别跑！你！你不放你的羊，你来这儿干什么！

白傻子不，不干什么。我（瞪着大眼）我看你家新媳妇来了。焦母新媳妇有你的什么？

白傻子（笑嘻嘻地，顺口一数落）“新媳妇好看，傻——傻子看了直打转；新媳妇丑，傻——傻子抹头往外走。”

焦 母 你也爱看好看的媳妇？

白傻子（翻翻眼看着焦大妈）嗯！（鼻孔顿时一吸，两条青龙呼地又缩进去）

焦 母狗蛋，你别看她，我家媳妇是个婊子，她是老虎，会吃人的。

白傻子 老虎？（不信地）嗯！我看过她！

焦 母 你看过老虎，你还来干什么？

白傻子（鼻涕又流下来，舌尖不觉翻上去舔）那——那我来看看，她会吃我不？（又抹一下鼻涕）

焦 母（可怜他）唉，狗蛋，你日后也要个老虎来吃你么？白傻子（老实地）老……虎要都是这样，我看还……还是老虎好。

焦 母（酸辛地）傻子，别娶好看的媳妇。“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

白傻子不……不要紧，我妈早死了。

焦 母（看看白，叹一口长气）嗯，孩子们长大了，都这样，心就变了。

白傻子 嗯？

焦 母（低声喃喃，辛痛地）忘记妈。什么辛苦都不记得了。（低白傻子（莫明其妙）你……你说什么？

焦 母（低头，以杖叩地，忽然）没说什么。嗯，傻子！你听屋里有人说话没有。

白傻子（伸长脖子，听了一会，糊里糊涂地摇摇头）没……没有。

焦 母（指右屋）不！我说西屋里。

白傻子（肯定地）嗯，我知道啊！（还是摇头）没……没有。

焦 母（不信地）你到那屋里去瞧瞧。

白傻子（点点头）嗯，我知道。（走了一步）

焦 母（一把抓住他，低声）轻轻地走，懂不懂？

白傻子（嫌她罗嗦，不耐烦的神气）我知道啊！

焦 母（不放心）狗蛋，你去看什么？

白傻子 嗯？——（才想起来）谁！谁知道你要我看什么？

焦 母（低声）哼，你去看看屋里有什么旁的人没有？

白傻子 嗯，嗯，（仿佛非常明白，点头）我知道。（走到右门前，由上看到下，回转身，走两步，摇着脑袋）门……门关上了。推……推不动。

焦 母（立起，惊愕，促急地）什么？门关上了？推不动？推开门，打进去！

白傻子（逡巡）我怕——我——

焦 母怕什么！出了事，有我。

白傻子我怕老虎吃——吃了我。

〔焦立刻抽出香案旁边通条似的铁拐杖。〕

焦 母（对白傻子）你跟我来。除了金子，有旁人，你跟我抓着他。

〔白点头，小心翼翼地随着焦氏，走到右门前，焦举起拐杖，正要向门上捣去。〕

〔花氏由右门跑出。〕

焦花氏（叫喊）妈，您在干什么？（以手抵住焦氏的手）妈，您放下！您要打谁？（咳嗽）

焦 母（察觉她有点蹊跷）贱婊子，（用力推开花氏）你放开手！（花氏摔倒墙根）

焦花氏（喊）妈！

焦 母 傻子，你跟我来！（走进右门）

焦花氏（咳嗽，大叫）妈！妈！

〔右屋里有焦氏铁棍落地、一个人在闪避的声音。〕

〔焦母的声音：（咻咻然。咬牙，举起铁杖向下击）妈的！妈的！妈的！〕

〔右屋里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氏，焦氏大叫一声，踮倒。跟着那人打破窗户，由窗口跳出去。〕

〔傻子吓得只看花氏发愣，似乎在地上生了根。〕

〔焦母的声音：（叫喊）我摔着了！傻子，有人打破了窗户跑了，快追呀，傻子！抓着他，傻子！傻子……〕

白傻子（不知怎么好，颤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然而依然没有动）

〔花氏听见里面的人跑了，立刻跑近中门，仇虎已由外面跑进来。〕

焦花氏（抓着仇的手，低声）怎么样？你摔着了没有？

仇 虎妈的，窗户太小，打破了窗户，腿还挤破了一块。

焦花氏 她呢？

仇 虎我推了她一把。她摔在地下。

〔里面焦氏的声音：金子！金子！〕

焦花氏（答应了一声，立刻要到右屋去）——妈！

仇 虎（抓着她）别去！（指着白）你看！他！

白傻子（摸着头顶，望仇虎，很低的声音，不觉喃喃地）“漆——叉——卡——叉（更低微）吐——兔——图——吐。”

焦花氏（与白同时说）这是狗——狗蛋！

仇 虎他认识我，你小心他。

焦花氏我明白。

〔焦氏由右门走出，脸上流着血。〕

焦花氏 妈！

焦 母（不理她）傻子！傻子！傻子！

〔白不敢答应。仇立刻由中门轻轻跑出。〕

焦花氏 妈！妈！

焦 母（切齿地）贱婊子！

焦花氏（不安地）妈，您摔破哪儿没有？

焦 母（急躁地）傻子！傻子在这儿没有？

白傻子（正看着花氏，不得已地）在——在这儿。干什么？（又望着花氏）

焦 母（恨极了，切齿）狗蛋！你瞧见什么没有？

白傻子我瞧见，瞧见（食指放在嘴里）老虎在这儿。

焦花氏（大惊）谁说的？

焦 母（明白白的話）死婊子，你别插嘴。还有谁？傻子，你说！

白傻子（惧怯地，看着花氏）还有——还有——还有一个——（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神情异外诱惑，在他的面颊上非常温柔地亲了一下，傻子仿佛失神落魄，立在那里）

焦 母（厉声）还有一个什么？

白傻子（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疼爱过，抚摸吻着的面颊）还有——老虎——老虎！

焦 母狐狸精，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我没有干什么？

〔左屋孩子很低微地哭啼起来。〕

焦母告诉我，狗蛋！（杖捣地）你们在干些什么？

〔花又亲热地吻他一下。〕

焦母狗蛋，你死了？

白傻子（不知所云）没——没有！老虎要吃——吃我。

〔左门孩子大哭起来。〕

焦花氏妈，您听，孩子醒了。

焦母你别管，狗蛋，你说，还有谁？

〔门里孩子更恐怖地哭，嚎，半晌，三人静听。〕

焦花氏（惊愕地）妈，孩子别有了病，（故意地）妈，您问他吧，我去瞅瞅。（就要走）

焦母（厉声）不要你去！毒手！你别害死了我的小黑子。（向左屋走了两步）我就来，狗蛋！别走，回头我还问你。

〔焦母由左屋下，听见她哄孩子的声音。〕

焦花氏（看见焦母进了门，走到方桌的长凳旁坐下，向白招手，魅惑地）狗蛋！你过来！

白傻子（莫明其妙）干——干什么？

焦花氏你过来，（低声）我跟你讲一句话。

白傻子（食指放在嘴里，本能地害羞起来）干——干什么呀？（不大好意思地走过去）

焦花氏（腾出身旁一块地方，拉着他的手）你坐在我旁边。你先把手指头放下。

白傻子（手放下来，羞赧地瞟她一眼，呵呵地傻笑）干——干什么？（不觉手又扔到了嘴里）

焦花氏（瞪了他一眼）把手指头放下！好好地听着！我跟你讲一句正经话。

白傻子（又将食指放下）嗯，好，你说吧！（舌尖又不自觉伸到鼻子下面卷舐）

焦花氏（低柔地）狗蛋，你听着，回头大妈再问你的时候，问你看见什么人没有了，你呀，你就说——

白傻子（眨眨眼，仿佛在研究什么，舌端在鼻下舐过来，卷过去。忽然，一个大发现，跳起来）新——新媳妇！（非常愉快地）你猜，你猜，鼻涕是什么味儿？

焦花氏（没想到）什么？鼻涕？

白傻子（紧张地）嗯，你说！是甜的，还是咸的？

焦花氏（气了）不知道。

白傻子（快乐得直打屁股）是咸的！咸的！你没有猜着吧，（又用舌头舐一下）咸丝丝儿的。

焦花氏（站起来）妈的，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笑嘻嘻地）唏，唏，你——你你叫我干什么？

〔焦大星背着包袱，提着点心，手里支着一根木棍，满脸风尘，很疲倦地迈过中门的门坎。〕

焦大星（脸上露出微笑）金子！（放下包袱）

焦花氏（平淡地）哦，是你。

焦大星（放下点心）妈呢？（掸掸身上的土）

焦花氏（望着他）不知道。（白躲在一旁，稀奇地望着）

焦大星（搁下木棍，用手绢把脸擦一擦）又到了家了！（抬头看花氏）  
家里怎么样？（关心地）还好么？

焦花氏（冷峻地）大星，谁叫你回来的？

焦大星（不自然地笑笑）没——没有谁。我自己想回来瞅瞅。

焦花氏（忽然）说什么？家里难道还会有人跑了？

焦大星（猜出婆媳二人又在斗气，歉然地）我不懂，金子，你又怎么？

焦花氏不怎么，我在家里偷人养汉，美得难受。

焦大星（避开）谁说这个啦！你说话别这样！这是咱们家，要叫妈听见

焦花氏叫妈听见，算什么！我都做给妈瞧啦。

焦大星（软弱地）金子，你进了我家的门，自然不象从前当闺女那样地舒服。可我从来也没埋怨过你，我事事替你想，买东买西，你为什么一见我，尽说这些难听的话呢？

焦花氏 哼，话难听？事才难听呢！我偷人养汉又不是一天的事，你不是不明白。我嫁你那天晚上就偷人。你出了门，我就天天找汉子，轧姘头，打野食，靠男人，我——

焦大星（痛苦地）金子，你这说的是什么？

焦花氏 我这说的是“一本正经”，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在娘家就关不住，名声就坏，可我没有要到你家里来，是你那阎王爸爸要的。我过了你家的门，我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不够——

焦大星（苦恼地）金子，唉，你这犯的是什么病！（颓然坐下）

焦花氏 我没有犯病，是那个一出门就想回来的人犯了病了；是那个回家就瞎疑心的人犯了病了；是那耳朵根子软，听什么话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是那个“瞎眉糊眼”，瞧见了什么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我告诉你，我没有犯病！我没有犯病！

焦大星真！奇怪！我疑心了什么？我瞧见了什么！我一进门，你就这样疯疯痴痴地乱说一大“泡”。你说，是我瞎疑心，还是你瞎疑心。

焦花氏 是我疑心，是我犯疑心病；我疑心我媳妇在家里偷人养汉，整天背着自己的男人不老实。

焦大星 可是谁提这个啦？是我听见什么啦？还是刚才瞧见什么啦！

焦花氏 你瞧不见，你还听不见。

焦大星（想不出办法）那么，白傻子，你听见什么，你刚才瞧见了什么啦？

白傻子（指自己）我——我——

焦大星（敷衍着花氏）好，我刚才不在家。你说，你瞧见了什么？

白傻子（结结巴巴）我——我刚才——瞧——瞧见——瞧见一个焦花氏（忙追到白的身边）去！去！去！活人的话都闹不清，还听死人的话？

白傻子（卖功）可我刚才——是——是瞧见一个——

焦大星（不信地）你说吧，什么呀？

白傻子 我……我瞧见一个——

焦花氏（蓦地在白脸上掴了一掌）去！去！你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莫明其妙）你打我？（抚摸自己的面颊）

焦花氏 嗯，打了你，你怎么样？

白傻子（咧开大嘴，哇一声）哦，妈呀！（哭啼啼地）你——你倒底是个老虎。（抽咽，向中门走）

焦大星（看着花氏，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去吧，狗蛋，快走吧，赶明儿别到这儿来了。

〔狗蛋手背抹着眼泪，由中门走下，一时又听见羊群咩咩奔踏过去的声音。〕

焦花氏（发野地）好，大星，你好！你好！你好！你不疑心！你不疑心！你回家以后，你东也问，西也问，你想从狗蛋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来我的短。好，你们一家人都来疑心我吧，你们母子二人都来逼我，逼死我吧。（大星几次想插进嘴去，但是她不由分辩地一句一句数落）我跟你讲，姓焦的，我嫁给你，我没有享过你一天福，你妈整天折磨我，不给我好气受。现在你也来，你也信你妈的话，也来逼我。（眼泪流下，抽咽）我们今天也算算账，我前辈子欠了你家的什么？我没有还清，今生要我卖了命来还。（抹着鼻涕）哼，我又偷人，又养汉，我整天地打野食，姘人，我没有脸。我是婊子，我这还有什么活头，哦，我的天哪！（扑在桌上，捶胸顿足，恸哭起来）

焦大星（不知怎么安慰好）可是，金子，谁说啦？谁这么说啦？不是你要问去？不是你自己要这么讲，喂，你看，我跟你带来多少好东西，别哭了，好吧？

焦花氏（还是抽咽）我不希罕，我不看。

焦大星 可你要这么说，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你自己要说你偷人，养汉的——

焦花氏（还是抽咽）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是你妈说，你妈说的。

焦大星（不信地）妈？妈哪对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焦花氏 你妈看我是“眼中钉”，你妈恨不得我就死，你妈硬说我半……半夜里留汉子，你妈把什么不要脸的话都骂到我头上。“婊子！贱货！败家精！偷汉婆！”这都是你妈说的，你妈说的。

焦大星（解释）我不信，我不信我妈她会——

〔焦母由左门走出。〕

焦 母（拐杖重重捣在地上，森严地）哦！（他们二人回过头）嗯！是我说的。金子，你跟你丈夫讲吧，我就是这么说的。

〔半晌。〕

焦大星（惶恐地）妈！（走过去扶她）

焦花氏（突然感到孤独，不觉立起）大星！

焦 母（严酷地）你说吧！你痛痛快快地说吧。你在你丈夫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状吧！金子，你说呀！你说呀！你长得好看，你又能说会道的。你丈夫今儿跟你买花，明儿为你买粉，你是你丈夫的



命根子，你说呀，你告我吧。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在都归了你了。

焦大星（哀诉地）妈。

焦母（辛酸地）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我现在是个老婆子，瞎了眼，看不见，又好唠叨，我是你们的累赘。我知道我该死，我早就该叫你们活埋了，金子，你说吧，你告我吧，我等你开刀呢！

焦花氏（怯惧地）妈，可我没有说您什么？大星，你听见了，我刚才说什么，大星，你——

焦母（爆发，厉声）婊子！贱货！狐狸精！你迷人迷不够，你还当着我面迷他么？不要脸，脸蛋子是屁股，满嘴瞎话的败家精。当着我，妈长妈短，你灌你丈夫迷魂汤；背着我，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你当我不知道，活妖精！你别欺负你丈夫老实，你放正良心说，你昨儿夜里干什么？你刚才是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白天关着房门？关了门噉噉嚙嚙地是谁跟你说话？我打进房去，是哪个野王八蛋跳了窗户跑了？你说，当着你的丈夫，你跟我们也讲明白，我是怎么逼了你，欺负你？

焦花氏谁听见我屋里有人说话？谁说我把门关上了？谁又从窗户跑了，妈，您别血口喷人，您可——

焦母（气得浑身发抖）这个死娘儿们，该雷劈的！（回头）狗蛋，狗蛋，你看见了，你说！

焦大星妈，他刚走。

焦母他走了？（忽然）狗蛋，狗蛋！（急速地走出中门）

〔外面听见焦氏连喊傻子。〕

焦大星金子！

焦花氏你去信你妈的话吧？

焦大星（低沉）你先到西屋去。

焦花氏干什么？我不去！

焦大星金子，你先别惹她。听我说，你先走。

焦花氏（瞪大星一眼）好，你们说。你们母子两个商量吧。叫你们算计我吧！好，我走！我就走！（由右门下）焦大星喂，金子！——

〔焦母由中门上。〕

焦母（颤巍巍地）这个傻王八蛋，又不见了，跑了。（复归正题，严峻地）好，你们夫妻俩商量好了，你们有良心就来算计我吧。

（猜到方才在她背后金子会叽咕些什么，尖酸地）嗯，金子，你是个正派人，刚才都是我瞎说，看你是眼中钉，故意造你的谣言。现在你丈夫来了，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风啦！（爆发，狠恶地）金子，你个下流种！我早就跟大星说过，要小心点，你别听你爸爸的话娶金子回家来，“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就丢了妈”，——

焦大星妈，金子不在这儿。

焦母走了，她到哪儿去了？

焦大星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焦 母 哦，你怕她受我的气，你叫她走了。

焦大星 不是的，妈，我怕您看着她不舒服，气大，省得她在您眼前厌气。

焦 母 我问你，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大星！现在你们两个都会故意气我没有眼！叫我听了好难过。——

焦大星（忍不住）我没有这么想，您别瞎疑心。

焦 母（勃然）我没有瞎疑心，我没有瞎疑心。哼，耳朵根子软，你媳妇的毒都传给你了。

焦大星 妈，您歇歇，别生气！她不好，她尽叫您生气。回头我就打她。

焦 母 我不生气，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气呢。

焦大星（没有办法）好，妈，我给您带来几样点心，都是您爱吃的！

焦 母（冷笑）不用，拿去孝敬屋里那个人吧。我不希罕。

焦大星（叹了一口气）妈，您要是处处都光存这个心，我怎么还说得了话？您想，我们家里也不算容易，老有老，小有小，丈夫成天地不在家，四外也没有什么邻舍亲戚。家里拢总不到三个半人，大家再还免不了小心眼，那——

焦 母 大星，你跟谁说话？你对谁？

焦大星 妈？（赔笑）我不敢劝您。

焦 母 哼，我小心眼？我看你也太大气了吧？

焦大星 好，好。妈，她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说明白呀！

焦 母 问你呀。

焦大星（惧怕地）妈，她真……真会有什么……我不在家。

焦 母 这两天晚上，半夜，我听见门外大树底下有人说话。

焦大星 有金子？

焦 母 嗯，半夜，金子跟一个人。

焦大星 她怎么啦？

焦 母 她怎么？说着，她把那个人就拉进来了。

焦大星 拉进来？

焦 母 拉到屋里去，两个人嘁嘁嚓嚓了半夜。

焦大星 一直到半夜？

焦 母 半夜？一直到天亮。

焦大星（疑信参半）那您为什么不抓着他们。

焦 母 我？（故意歪曲地讲）你把我真当作瞎子，我不知道你们这一对东西？那半夜的人不是你这个不值钱的丈夫，还是谁？

焦大星 是我？

焦 母（反而问起他，威吓地）你为什么又瞒着我回了家。我是怎么虐待你们，要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焦大星（恐怖地）那个人不是我。

焦 母 什么，（觉出他渐渐相信了，露出一丝微笑）不是你。

焦大星 嗯，不是。

焦 母 那么方才那个人。

焦大星 怎么方才还有一个人？

焦 母 方才那个人也不是你？

焦大星（苦痛地）不！不！

焦 母 哦？

焦大星（忽然）妈，您说的话是真的？

焦 母（冷静地）真的，你当真受你的媳妇的毒了么？

焦大星（内心如焚）她怎么会？金子怎么能这样？我为她费了多少心，生了多大气。她跟我起过誓，她以后要好好地过日子，她……她……

焦 母（残酷地）她起誓不是放屁！刚才我就知道那个人在里面，我打进了门，他正从窗户逃走，我一手抓着他的大襟，叫那个狗娘养的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跳出去走了。白傻子看见他，金子还跟他在门口说话，满不在意。你看，这是我脸上摔的伤，你进屋去看，窗户都破了。你看，你不在家，家里成了野汉子窝。大星，你说我怎么能不叫你回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傻子，（狠狠地）你的媳妇偷了人了，你的媳妇跟人家睡了，现在没有一个不骂你，不笑话你，不说你是个——

焦大星（疯狂一般捶击桌子）妈！妈！您别说了，别说了。我够了，我听够了。

焦 母（也翻了脸，拐杖重重在地上捣，粗野地）那你还不把她叫出来问，逼她来问，打她来问，要她亲口招出来，招出来！

（星扑在桌上，全身颤抖）

〔花氏由右门出。〕

焦花氏（厉色）你们不用叫！（立刻冷冷地）用不着你们母子喊，我自己出来了。

焦 母 好！你来得好！你来得好！大星，门后有你爸爸打人的皮鞭子。大星！你要是再心发软，我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走到后门，摸出皮鞭）

焦花氏（横了心）哼！

焦 母 好，你哼哼！大星，这是鞭子。我跟你锁上门。你问她！问她！问她！（把中门锁好）

焦大星（接下皮鞭，手发抖）金子——

焦 母 你快问她！快问！

焦大星 妈，我问！我问！

焦 母 叫她跪下！对着祖宗牌位！

焦花氏 怎么？

焦 母（雷霆）跪下！

〔花氏跪下。〕

焦大星（拿着皮鞭，脸上冒汗）我不在家，你是做……做了那……那样的事情么？

焦 母 你说，叫你说，败家精。

焦大星（用鞭指着地，狠了心）你——你说。

焦 母（厉声）说呀！

焦花氏（两面望望，恨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我不愿在你们焦家吃这碗厌气饭，我要找死，你们把我怎么样吧？

焦大星（失色）怎么，你——你承认你，——

焦花氏 嗯！我认了。你妈说的，句句对，没冤枉我，我是偷了人，我进

了你们家的门，我就没想好好过。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做人看。我告诉你，大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可是，为着你这个妈，我死也不跟这样的好人过，我是偷了人，你待我再好，早晚我也要跟你散。我跟你讲吧，我不喜欢你，你是个“窝囊废”，“受气包”，你是叫你妈妈哄，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你们打我吧，你们打死我吧！我认了。可是要说到你妈呀，天底下没有比你妈再毒的妇人，再不是人的婆婆，你看她——

焦大星（同时）金子，别说了！

焦母（气急败坏地）败家精，你还说！

焦花氏（跑到香案前，掀开红包袱，拿起扎穿钢针的木人）大星，你看！这是她做的事。你看，她要害死我！想出这么个绝子绝孙的法子来害我。你看，你们看吧！（把木人扔在地上）

焦母你……你……你！大星，你还不跟我打死这个淫妇，死婊子养的！打——打——打！

焦大星（迷乱地）妈！

焦母（暴雷一般）打死她！打死她！

焦大星嗯（麻痹）嗯，打！打！（举起皮鞭，想用力向金子身上——但是人仿佛凝成了冰，手举在空中，泪水盈眶，呆望着花氏冷酷无情的眼。静默。忽然扔下鞭子，扑在母亲足下恸哭起来）哦，妈呀！

焦母（推开她的儿子，骂）你还是人！死种！（抡起拐杖向花氏所在方向打去，花氏一手截住）

焦花氏（拚命）你……你敢——

焦母（不顾死活）我先打死你——

〔外面有人扣门甚急，大叫：“开门！开门！”〕

焦大星（在两个女人当中）谁？谁？

〔外面的声音：是我，我呀！〕

焦母（放下拐棍，听出声音蹊跷，停住）你？你是谁？

〔外面的声音：（狞笑）仇——虎！我是仇——虎。〕

焦母什么？虎子？

〔外面的声音：是我，干妈。〕

焦大星（惊愕）怪，虎子来了？（打开中门）

〔仇虎走进，大家恐惧地互视，半晌。〕

焦大星（阴沉地）虎子，你来干什么？

仇虎（狠毒地）跟干妈请安来了。

焦母（低幽地）请安？——

仇虎（点头）嗯。

焦大星（走到虎面前，明朗地）虎子，你怎么出来的？

焦母（阴郁地）大星，来！跟我到这屋里来。

焦大星（不大明白）妈？

焦母（厉声）来？

〔焦氏拄起拐杖向左屋走，后随大星，母子进了左屋。〕

〔半晌，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

焦花氏（低声）谁叫你回来的。

仇 虎（望外，阴沉地）外面有人跟着我。

焦花氏谁？

仇 虎 雾太大。看不出来。（忽然）你把蜡吹了。

焦花氏（惊）怎么？（把香案前的烛火吹灭）

〔屋内黑下来，从两面窗望出，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雾。远远听见火车驰过，一声孤寂的汽笛。仇虎蹑足走到窗前探望。〕

焦花氏（低声）怎么？你——

仇 虎 别说话，门外仿佛就有人走。你听！

焦花氏（谛听）不，这是风。

仇 虎 哦。

焦花氏 风吹着野草。

仇 虎（回头，望着左屋）奇怪，这半天他们在屋里做什么。

焦花氏 谁知道？

仇 虎 嗯，（阴沉地暗示）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

焦花氏（点头）我觉得。

仇 虎 金子，你怕么？

焦花氏（回头）怕？（转头望前面）不！

——幕急落

## 第二幕

〔同日，夜晚九点钟，依然在焦家那间正屋里。方桌上燃着一盏昏惨惨的煤油灯，黑影憧憧，庞杂地在窗棂上簇动着，在四周灰暗的墙壁上，移爬着。窗户深深掩下来，庞大的黑柜，是一座巨无霸，森森然矗立墙边，隐隐做了这座阴暗屋宇神秘的主宰。香案前熄灭了烛火，三首六臂的菩萨藏匿在黑暗里，只有神灯一丝荧荧的火光照在油亮的黑脸上，显得狰狞可怖。〕

〔焦氏立在香案旁，神色阴沉。盲人睁大一双不见眸子的眼眶，凝望前面，瞑然不知思念什么。她默默地敲撞铜磬，声翁翁然，仿佛发自神像的巨口里。桌前立一只肥大的泥缸，里面熊熊地烧起“黄钱”，那贿赂神灵，请求他除灾降福的“鬼币”。纸灰随着火星飞扬，跳耀的火焰向上翻。红光一闪一闪，射在焦氏严峻的脸上，象走马灯。影子穿梭似地在焦阎王狞恶的像上浮动，一阵黑，一阵亮，时而瞥见阎王的眼眈眈地探视下面，如同一幅煞神。〔在这里，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

〔瞎子卷起黄的纸填入土缸的肚子，火焰更凶猛地飞舞起来。她喃喃念着《往生咒文》，仿佛又在祈祷，朝着菩萨。〕

〔静了半晌，忽然黑暗的角落里有一稚弱的哭声，惊恐地抽咽，是小黑子在摇篮里由噩梦中吓醒，又看见一墙的黑影，更惧怕地哭嚎起来。瞎祖母走到摇篮边，抱起受了惊的孩子低声抚慰。〕

焦 母（轻轻拍抚孩子）不要怕呀，嗯——嗯——嗯——宝宝梦见了什么呀，嗯——嗯——嗯——。黑子，快回家呀，嗯——嗯。回家睡觉觉呀，嗯——嗯。不要怕呀，嗯——嗯。奶奶一辈子守着小孙孙呀，嗯——嗯。你就是奶奶的小命根呀，嗯——嗯——嗯——。谁也不敢来惹你呀，我的小孙孙，不要怕呀，嗯——嗯——嗯——。（孩子先还哽咽，渐渐睡着。焦氏正要放下孙儿，焦大星由左屋上。他的脸颊微红，神色不安，关上左门，又回顾一下，忽然咳嗽起来）

焦 母（低声）谁？

焦大星（啞哑）我，妈。（向焦氏走去）

焦 母（放下孩子）慢点走。孩子刚睡着。

焦大星（走到摇篮旁边，望望自己的儿子）黑子好点了么？

焦 母（摸摸瘦小的头，关心地）小脑袋还是热烘烘的。刚才黑子又不知叫什么东西吓醒了，又嚎了半天。

焦大星（烦恶地）哭！哭！哭！今天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简直象是哭我的丧。

焦 （又拈起一张黄纸，引起快熄的火）“猛虎临门，家有凶神”。哼，右屋里藏着个狐狸精，左屋躲着个野老虎，童男子眼最灵气，看见了这一对妖魔，魂都吓得离了壳，他怎么不哭？

〔这时左屋有男人学着女人的喉咙，忽而尖锐，忽而粗哑，惨厉地唱着《妓女告状》，一句一句，非常清晰。——

“……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殿前的判官呀

掌着生死的簿，……青脸的小鬼哟，手拿拘魂的牌。……”

〔焦氏不安地谛听着。大星坐在方桌旁，凝视土缸里的火焰。

焦 母 你听他又在唱。（低微）你听，他在我们家唱这个。你听！

（里面幽幽地唱着：“……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啊，吹了个女鬼来。……”）大星，他这是咒我们？

焦大星（替仇虎辩白）他高兴，他多年没见我，今天见着了，多喝两盅，他爱唱什么，就唱什么，您管他这个做什么。

焦 母 哼，他硬说你父亲害了他一家，（低沉地）你还看不出来，他这次回来没有安着好心。

焦大星 妈，您又来了，您先别疑神疑鬼。刚才他跟我说，他住两夜就走。

焦 母（不信地）就走？

焦大星 他是您的干儿，跟我又是从小的朋友，这次特来看看我们，我们跟人无仇无冤，疑心人家要害我们干什么？

焦 母 你不懂，不用管我。大星，你听。（里面又幽幽然唱着：“……阎王老爷当中坐，一阵哪阴风啊，吹了个女鬼来。……”）他老唱这两句，他老唱这两句。

焦大星 虎子现在无家无业，心里别扭，让他唱去。

焦 母 可是他为什么——

〔里面又从头重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焦 母 你听，他这不是有意地——〔小黑子又突然大嚎起来。

焦氏忙走到摇篮边，抚拍着孩子，里面也停止了唱声。

焦 母（恨恶地）你听，他这是存的什么心，孩子醒了，他也不唱了。（孩子继续地哭嚎）大星，你这做爸爸的也为你的孩子烧点纸，驱驱邪，我再跟孩子叫叫。

〔星不得已立起，走到香桌旁，烧黄钱。焦氏在摇篮旁，轻抚便咽着的孩子。

焦 母（非常悠远地，似从旷野里传送来的凄厉的声音）回家来——，黑子！黑子的魂回家来——，黑子！魂快回家——，黑子！奶奶等着你睡——，黑子！魂回家来——黑子。（孩子又不响，四周静寂，只有盲目的焦氏低声呼唤，催眠一般，大星的眼盯着泥缸的火。焦氏忽然——）大星，你看看黑子的眼，孩子真睡着了么？

焦大星（抬起头，望黑子）眼阖上了。（奇怪地）这孩子的睡相怎么这样——怕人——

焦 母 怎么？

焦大星（低声）——他仿佛死了似的。

焦 母（冒然）放你的屁！好好的孩子，你咒他什么？（又抚黑子）黑子，你不要怕，你爸爸跟你说着玩呢。你好好在我们家里住着，供你吃，供你住。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黑子，你住着，不要走。

焦大星 可是，妈，您看不见那小脸，眉毛狠命地皱，小嘴向下瘪。

（低微）阖上了眼，真象他是——

焦 母（恐惧地）少胡说，你今天喝多了。（想起来）也怪，刚才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孩子忽然地大嚎起来？

焦大星（无神地）不知道。我直望着孩子的眼，孩子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似的，那么死命地干嚎。

焦 母（忽然）我看我们赶快送她走。送她走，越早越好。焦大星让她就走？

焦 母 嗯。

焦大星（哀诉地）不，妈！再等一等，您让我想一想。

焦 母想什么？这个祸害不是早走了早好。

焦大星可是，她现在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您要她立刻走，这……这不是

焦 母那我哪管得了，我只求我家里安静。今天是晚了，明天一大清早，就送他上路。

焦大星妈，我们不能这么办。

焦 母（冷冷地）大星，那么你要怎么办？

焦大星妈，您不能这么赶她出去。这次是她做错了，她丢——丢了我——我们的脸，可妈您要现在就送她走，那不是逼着她走那一条路，叫她找她的那——那个人么？（苦痛地）妈，我知道她这次是真心地不——不要脸，不要脸，做了这么一件对——对不起我的事，可是，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错么？难道我们——

焦 母（厉色）混蛋！你想的是什么？你说谁？

焦大星（犹疑）您说的不是金子？

焦 母金子！金子！（叹了一口气）这个昏虫哟！死都临到头上，这个时候你还是金子金子地想着么。大星，我告诉你，老虎都进了门了，我说的是这屋里的老虎。老虎在你屋里吃饭，老虎在你房里都跟你的——（忽然止住）大星，你今天晚上偏要喝许多酒做什么？

焦大星（没有力气地）嗯，我喝了，妈。

焦 母叫你不喝你偏要喝，今天是什么鬼催着你，脾气都变了。

焦大星 嗯，我要变变。（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上）

焦 母（温慈地）大星，我的儿子，你过来。

焦大星（走过去）干什么，妈？

焦 母 大星，你心里难过么？

焦大星（望望焦氏，咬住唇）不，妈。

焦 母（执星的手）你是舍不得金子么？

焦大星（想抽出自己的手，烦恶地）谁说的？妈。（似乎恐怕为人发见了自己的短处，更烦躁）谁说的？谁告诉您的？

焦 母（明白她的儿子，暗暗刺激他的羞耻心）是，是的，象她这样一个烂货，淫妇，见着男人就要，（觉得大星在一旁神情苦恼，要截断她的话，然而她轻轻拍抚他的手，又慢慢地——）我要是个汉子，她走就走了，不一刀了啦她是便宜！

焦大星（忽然抽开自己的手，警戒地）妈！

焦 母（惊愕）大星，你——



焦大星 妈，您告诉我，那个人是谁？那个男人是谁，我得知道，我要知道。自小到大，您什么事都瞒着我，可是现在我是金子的丈夫，那个野种是谁，（迭连在桌上打）是谁！是谁？妈，您连这个都忍心瞒着我么？

焦 母（半晌，立起，沉重地）大星，你的手发抖。

焦大星 我……我心里有火。（捶胸部）我这里满……满是火！烧得难受。

焦 母（闭上眼，可怜）孩子，你是一根细草，你简直经不得风霜。

焦大星 可……可（喃喃地）我总应该知道他是谁，他是谁？焦 母（真看见了什么）孩子，你的脸怎么惨白惨白的？

焦大星（恨恶地）妈，您要是疼我，您该告诉我。

焦 母你的眼睛为什么发直？

焦大星（回首）怎么，妈，您怎么知道？

焦 母（摇头）妈瞎了眼，总看得见自己的儿子。可是（回首对大星）大星，你为什么直看着我？又象是怕看着我？

焦大星（惊怯）妈，没有，没有。

焦 母（肯定）你是！你是！大星，你现在想着什么？

焦大星我……我没有想什么！

焦 母不，大星，你又在瞒着我。我看得见你，我看见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恨着你的妈？

焦大星不，妈。

焦 母（阴沉地）恨着我夹在你们当中，恨我偏把这件事说穿了，叫你不能闭上眼做瞎子。

焦大星不，妈。我恨，我就恨那一个人。可是您不肯告诉我。

焦 母你为什么不问金子去？

焦大星金子着了那个人的迷，她不肯说。

焦 母她还没有说？

焦大星（恳切地）那么，妈，您看见了，还是您告诉我！

焦 母大星，你忘了，我是瞎子。

焦大星（忽然立起）那么，妈，我要出去。

焦 母（不安地）快半夜了，你上哪儿去？

焦大星这屋子我待不下去，待不下去。

焦 母为什么？

焦大星（对着墙上焦阎王的像）妈，您来，您快来看！

焦 母我看？

焦大星嗯，您看！您看墙上的爸爸都在笑话我。

〔大星由中门跑出。〕

焦 母（追着喊）大星！大星！（出中门）大星！

〔左屋里又以男人的粗嗓音低哑地唱起：“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阎王老爷哟当中的坐，一阵哪阴风吹了个女鬼来。”〕

〔老远有火车轰轰地驶过去。〕

〔从右屋里，走出花氏。花氏神色镇静，一绺头发由鬓角边垂下来，眼神提防着人。她提住脚跟，向左屋走。〕

焦花氏（低声）虎子！虎子！

〔焦氏由中门上。

焦 母（严厉地）金子！

焦花氏（极力做不在意的样子）干什么？

焦 母你上哪儿去？

焦花氏（退回来）我不上哪儿去。

焦 母金子，（慢慢地）你们预备怎么样？

焦花氏（吃了一惊）我们？

焦 母（索性说穿）你跟虎子。

焦花氏（狠狠地）不知道。

焦 母你不用装，我知道是仇虎。

焦花氏我没有装，事做得出来也就不怕知道。

焦 母金子，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出来？

焦花氏（翻翻眼）您问我？

焦 母虎子心里现在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要干点什么？

焦花氏不知道。

焦 母（咬住牙）你不知道？你是他肚里的蛔虫，心上的——

焦花氏（警告地）您说话留点神，撕破了脸我也会跟您说点好听的。

焦 母（仿佛明白花氏为什么忽然强硬，故意地）哦，你大概知道大星刚出门。

焦花氏嗯。

焦 母那屋里有虎子。家里就是我一个瞎婆婆，你现在可以——

焦花氏您别强说反话吓唬人！我知道，我们的命在您手里！

焦 母金子，（叹了一口气）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走？

焦花氏这大夜晚？

焦 母嗯？

焦花氏 您逼我投奔哪儿去？

焦 母（有意义地）我随便你！

焦花氏（觉出来一些）随便我？

焦 母 嗯，（低沉地）你走不走？

焦花氏不！

焦 母 哼，金子，你，你难道一点人心也没有？

焦花氏（憎恨地）婆婆，这话要问您呢！

焦 母（被冲撞，忍下去）好，我现在不跟你斗气，我认头，这次算你胜了。可是，金子，我是个有家有业，有过儿子的人，你没有养过孩子，你猜不透一个做妈的心里黑里白日地转些什么念头。（低声下气）好了，金子，你就看看我的岁数，我这半头的白头发，你说话也就不应该让给我三分？以前就譬若我错了，我待你不好，就照你说的吧，磨你，逼你，叫你在家里不得过。可到了现在，你，你做了这样的事，闹到这步，我们焦家人并没有把你怎么样。难道，到了现在，我们焦家（头不觉转向左屋）有——有了难，你还想趁火打一次劫么？

焦花氏（盯着焦氏）妈，您别绕弯子跟我说话，我金子也不是不明白。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次我做事不体面，可我既然做了，

我也想到以后我会怎么样。

焦 母（暗示地）你知道？

焦花氏 我不是傻子。

焦 母 那么，你说说，你们以后要怎么样？

焦花氏 我们？

焦 母 嗯，你同仇虎，虎子这孩子不能白找我们一趟。

焦花氏 自然，“猛虎临门，家有凶神。”可我怎么一定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焦 母（劝导地）金子！你虽然现在不愿再做焦家的人，可你总也算姓过焦家的姓。现在仇虎回来，要毁我们，你难道忍心瞪眼看着，不来帮我们一把手。

焦花氏（冷笑）您要我想法子？

焦 母 嗯，金子，你一向是有主意的。

焦花氏 大路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走？

焦 母（关切地）什么！你说！

焦花氏 报告侦缉队，把他枪毙。

焦 母（明白花氏的反话，故做不知地）你知道我不肯这么办，虎子到底是我的干儿。

焦花氏（尖酸地）您的干儿？哦，我忘了，您念了九年《大悲咒》，烧了十年的往生钱。真，大慈大悲观世音，我们焦家的人哪能做这样的事？

焦 母（忍下去）嗯，这一条路我不肯。

焦花氏 那么，（很正经地）我看，我还是跟您问问仇虎的生庚八字好。

焦 母 干什么？

焦花氏（狠恶地）跟您再做个木头人，叫您来扎死啊！

焦 母（勃然）贱货，死东西，（支起自己）你——（婆媳二人对视一刻，焦压抑下去）哦，我不发火，我还是不该发火。金子，我要跟你静下气来谈谈。

焦花氏 谈什么？您的儿子还是您的，焦家的天下原来是您的，还是归了您。您还要跟我谈什么？

焦 母 金子，你心里看我是眼中钉，我知道；我心里看你是怎么，你也明白。金子，你恨我恨得毒，可你总忘了我们两个疼的是一个。（花氏正要辩一句）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说，你现在跟大星也完了，是不是？可是，金子，你跟大星总算有过夫妻的情分，他待你不错。

焦花氏 我知道。

焦 母 那么，你待他呢？

焦花氏 就可怜他一辈子没有长大，总是个在妈怀里吃渣儿的孩子。

焦 母 好，这些事过去了，我们不谈。现在我求你一件事，你帮帮我，就算是帮帮他，也就算是帮帮你自个儿。

焦花氏 什么，您说吧。

焦 母 一会儿大星回来怎么问你，你也别说虎子就是那个人。

焦花氏 哼，我怎么会告诉他。

焦 母 可是大星见了你必定问，他怎么吓唬你，你也别说。

焦花氏 怎么？

焦 母 （恐惧地）说不定他刚才跑出去借家伙。

焦花氏 什么？（不信地）他敢借家伙想杀人？他？

焦 母 哼！你？他到底还是我的种。

焦花氏（半信半疑）哦，您说大星，他回来要找——

焦 母 金子，你别装！虎子早就告诉你——

焦花氏 他告诉我什么？

焦 母 哼，我猜透了他的心，他的心毒，他会叫你告诉大星就是他。

焦花氏 您想得怪。

焦 母 怪？他想叫大星先动手找他拚。他可以狠下心肠害——害了他的老把弟，哼，好弟兄！

焦花氏 对了！好弟兄！（森严地）好弟兄强占了人家的地——

焦 母（低得听不见。同时）什么？

焦花氏（紧接自己以前的话）——打断人家的腿，卖绝人家的姊妹，杀死人家的父亲？

焦 母（惊恐）什么，谁告诉你这个？

焦花氏 他都说出来了！

焦 母（颤栗）可是，这并不是大星做的，这是阎王，阎王，……

（指着墙上的像，忽然改了口）阎王的坏朋友，坏朋友，造出来的谣……谣言。不，不是真的。

焦花氏（不信地）不是真的？

焦 母（忽然一口咬定，森厉地）嗯！不是真的。（又软下去）那么，金子，你答应了我！

焦花氏 什么？

焦 母 大星怎么逼你，你也不告诉他是谁。你帮我们也就帮了你自个儿。

焦花氏 帮我自个儿？

焦 母 嗯，你劝仇虎明天天亮走路。你可以跟他走，过去的事情我们谁也不再提。

焦花氏 你让我跟虎子走？

焦 母 嗯，我焦氏让你走。没有钱，我来帮你。

焦花氏（翻翻眼）您还帮我？

焦 母 嗯，帮你！明天早上帮你偷偷同虎子一块走。

焦花氏 嗯，（斜眼看着她）您再偷偷报侦缉队来跟着我们。

焦 母 怎么？

焦花氏 仇虎离开了焦家的门，碰不着你的孙，害不着你的儿，你再一下子抓着两个，仇虎拐带，我是私奔，那个时候，还是天作保，地作保，还是找您婆婆来作保？

焦 母（狞笑一声）金子，你真毒，你要作婆婆，比瞎子心眼还想得狠。

焦花氏（鼻子嗤出声音）说句您不爱听的话，跟您住长了，什么事就不想，也得多担份心。

焦 母 可是，小奶奶，这次你可猜错了。我倒也是想报官，不过看见了大星，我又改了主意。我不想我的儿孙再受阎王的累，我不愿小黑子再叫仇家下代人恨。仇易结不易解，我为什么要下辈

人过不了太平日子。仇虎除非死了，虎子一天不死，我们焦家一天也没有安稳日子。

焦花氏 所以您才要他死。

焦 母 没有，王法既然不能叫他死，我为什么要虎子一次比一次恨我们呢。所以你金子爱信就信，不爱信也只得信，你现在替我叫虎子来，我自己跟他说话。

焦花氏 可是，您——

焦 母 （改了主意）哦，你别去，我自己来。（向左屋叫）虎子！虎子！

焦花氏 （向左屋，低声）虎子！

焦 母 他不答应。金子，你先回你屋，我一个人叫他。（走到左门前）虎子！虎子！

〔里面虎子的声音：（慢慢地）嗯。

〔仇虎由左门上，出门就望见花氏，愣了一下。金子指指她的婆婆，叫他小心。他敌对地望了焦氏一眼，挥手令金子出门。

焦 母 （觉出虎子已经出来）金子，你进去吧。

焦花氏 嗯。（花由右门下）

仇 虎 （狠恶地）干妈，您的干儿子来了。

焦 母 （沉静地）虎子，（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咱们娘儿俩谈谈。

仇 虎 （知道下面严重）好，谈谈！（坐在远处一条凳上）

焦 母 （半晌，突然）刚才你吃饱了？

仇 虎 （摸摸下巴，探视着她）吃饱了！见着干妈怎么不吃饱？

焦 母 虎子！（又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啊！

仇 虎 坐下了。（又望望她）

〔外面有辽远的火车笛声。

焦 母 不早了。

仇 虎 嗯，不早了，您怎么还不睡？

焦 母 人老了，到了夜里，人就睡不着。（极力想提起兴会）虎子，你这一向好？

仇 虎 还没有死，干妈。

焦 母 （缓和他的语气）话怎么说得不吉利。

仇 虎 哼，出门在外的人哪儿来的这么些讲究？（眼又偷看过去）

焦 母 你来！

仇 虎 怎么？（不安地走过去）

焦 母 你把手伸过来。

仇 虎 （疑惑地）干什么？

焦 母 好谈话，瞎子摸着手谈天，才放心。

仇 虎 哦，（想起从前她的习惯）您的那个老脾气还没有改。（伸手，焦氏握住。仇虎顺身坐下，与焦氏并肩坐在一条凳上，面对着观众）

焦 母 没改。（凝望前面）

仇 虎 您的手冰凉。

焦 母 （神秘地）干儿子，你闭上眼。

仇 虎 （望着她，猜疑地）我闭上了，干妈。

焦 母（摇头）你没有。

仇 虎（睁着眼，故意地）这次您猜错了，我是闭上了。

焦 母（点点头）瞎子跟瞎子谈心才明白。（忽然）虎子，你觉得眼前豁亮么？

仇 虎（疑惧地盯着她）嗯。

焦 母（幽沉地）你瞧见了什么？

仇 虎（不觉四面望望）我看不见，您呢？

焦 母（慢慢地）嗯，我瞧见，我瞧见。干儿子，（森厉地，指前指后）我瞧见你身旁站着有两三个屈死鬼，黑腾腾。你满脸都是杀气。

仇 虎（察觉她在说鬼话）你老人家好眼力。

焦 母可是你猜我还瞧见你什么？

仇 虎您还瞅见什么？

焦 母（放下手）我还瞅见你父亲的魂就在你身边。

仇 虎哦，我父亲的鬼？（嘲弄地）那一定是阎王爷今天放了他的假，他对着他亲家干妈直发乐。（“笑”的意思）

焦 母不，不。他满脸的眼泪。我看见他（立起）在你身边，（指着）就在这儿，对着你跪着，叩头，叩头，叩头。

仇 虎干什么？

焦 母他求你保下你们仇家后代根，千万不要任性发昏，害人害了自己。可是你不听！（仇虎仰望着焦氏捣鬼）你满脸都是杀气。哦，我看见，雾腾腾，好黑的天，啊，我看见你的头滚下去，鲜血从脖颈里喷出来。

仇 虎（憎恨地）干妈，您这段话比我说得还吉利。

焦 母虎子！（又拿起仇虎的手，警告地）你看，你的手发烫，你现在心里中了邪，你的血热，干儿，我看你得小心。

仇 虎（蓦地立起）干妈，您的手可发凉。（狞笑）我怕不是我血热，是您血冷，我看您得多穿点衣服。

焦 母 虎子，（极力拉拢）你现在学得真不错，居然学会了记挂着我。

仇 虎（警戒地）八年的工夫，干妈，我仇虎没有一天忘记您。

焦 母（强硬地笑了一下）好儿子！可是虎子，（着重地）我从前待你总算好。

仇 虎我也没有说您现在待我坏。

焦 母虎子，你看看墙上挂的是谁？

仇 虎（咬住牙）阎王，我干爹。

焦 母你干爹怎么看你？

仇 虎他看着我笑。

焦 母你看你干爹呢？

仇 虎（攥着拳头）我想哭。

焦 母怎么？

仇 虎没有赶上跟干爹见个活面，尽尽我八年心里这点孝心。

焦 母（又不自然地笑笑）好儿子！你猜我现在心里盘算着什么？

仇 虎自然盘算着您干儿。

焦 母盘算你？

仇 虎嗯！盘算！（佯笑）说不定您看干儿打着光棍，单身苦，——

焦 母 嗯？

仇 虎（嘲弄地）您要跟您干儿娶个好媳妇。

焦 母（以为他认真说，得意地笑）虎子，你现在是心眼机灵，没有猜错，（有意义地）我是想送给你一个好媳妇。

仇 虎（乖觉地）一个好媳妇？

焦 母（含蓄地）那么，你走不走。

仇 虎 上哪儿？

焦 母 要车有车。

仇 虎 车不用。

焦 母 要钱有钱。

仇 虎（斩钉截铁）钱我有。

焦 母（觉得空气紧张）哦，（短促地）那么，你要干妈的命，干妈的命就在这儿。

仇 虎（佯为恭谨）我不敢，干妈。您长命百岁，都死了，您不能死。

焦 母（忍不住，沉郁地）虎子，你来个痛快。上刀山，下油锅，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干妈的老命都陪着你。

仇 虎（眈眈探视，声音温和）干儿没有那样的心。虎子只想趁大星回家，在这儿也住两天，多孝敬孝敬您。

焦 母（渐渐被他的森严慑住）“孝敬”。虎子，你可听明白，干妈没有亏待你。（怯惧地）你这一套话要提也只该对死了的人提，活着的人都对得起你。

仇 虎（低幽幽）我也没说焦家有人亏待我。

焦 母 虎子，大星是你从小的好朋友。

仇 虎 大星是个傻好人，我知道。

焦 母 他为着你的官司，自己到衙门东托人，西送礼，钱同衣服不断地跟你送。

仇 虎 他对得起我，我知道。

焦 母 就说你干妈，我为你哭得死去活来多少次。

仇 虎 是，我明白。

焦 母 你干爹也是整天托衙门的人好好照应你，叫他们把你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看。

仇 虎 是，我记得。

焦 母 你说话口气不大对，虎子，你这是——

仇 虎 干妈，虎子傻，说话愣头愣脑，没分寸。

焦 母 嗯，（又接下去）就说你的爸爸，死的苦——

仇 虎（怨恨逼出来的嘲讽）哼，那老头死得俭省，活埋了，省了一副棺材。

焦 母（急辩）可是这不怪大星的爹，他跟洪老拚死拚活说价钱，说不妥，过了期，洪老就把你爸爸撕了票。

仇 虎（强行抑制）我爸爸交朋友瞎了眼，那怪他自己。

焦 母 你说谁？

仇 虎（改话）我说那洪老狗杂种。

焦 母 真是！干儿！就说你妹妹，她死的屈，十五岁的姑娘，就卖进了那种地方，活活叫人折磨死。

仇 虎（握着拳）那也是她“命该如此”。

焦 母 可怜那孩子，就说她，怎么能怪大星的爹。大星的爹为你妹妹把那人贩子打个半死，人找不着，十五岁的姑娘活活在那种地方糟蹋了，那可有什么法子。

仇 虎（颤栗）干妈，您别再提了。

焦 母 怕什么？

仇 虎 多提了，（阴沉地）小心您干儿的心会中邪。

焦 母（执拗地）不，虎子，白是白，黑是黑，里外话得说明白。我不能叫你干儿心里受委屈。你说你的官司打的多冤枉，无缘无故，叫人诬赖你是土匪。

仇 虎 八年的工夫，我瘸了腿，丢了地。

焦 母 是，这八年，你干爹东托人，西打听，无奈天高地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花钱托人也弄不出你这宝贝心肝儿子，不也是白费了干爹这一番心。

仇 虎（狠狠地）是，我夜夜忘不了干爹待我的好处。

焦 母（尽最后的力气来搬山，吃力地）虎子，就把你家的地做比，你也不能说你干爹心眼坏。是你爸爸好吃好赌，耍得一干二净，找到你干爹门上，你干爹拿出三倍价钱来买你们的地，你爸爸还占了两倍的便宜。

仇 虎 是我爸爸占了干爹的便宜。

焦 母 嗯！（口焦舌干，期望得着效果，说服虎子，关心地）怎么样？

仇 虎（点点头，不在意下）嗯，怎么样？

焦 母（忽然不豫）虎子，你——你——我费心用力说了半天，你是口服心不服。

仇 虎 谁说我心不服。（神色更阴沉）

焦 母 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仇 虎 我说过，（着重地）跟您报恩来啦。

焦 母（绝望）哦！报恩？（忽然）虎子，我听说你早回来了，为什么你单等大星回来，你才来？

仇 虎 小哥俩好久没见面，等他回来再看您也是图个齐全——

焦 母（疑惧）齐全？

仇 虎（忙改口）嗯，热闹！热闹！

焦 母（仿佛忽然想起）哦，这么说你是想长住在这儿？

仇 虎 嗯，侍奉您老人家到西天。（恶毒地）您什么时候归天，我什么时候走。

焦 母（呆了半天）好孝顺！我前生修来的。  
〔半晌，风吹电线呜呜的声响，象是妇人在哀怨地哭那样幽长。  
〔一个老青蛙粗哑地叫了几声。〕

仇 虎（仿佛无聊，逼紧了喉咙，声音幽涩，森森然地唱起）“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焦 母（怕听）别唱了，（立起）你也该睡了。

仇 虎（望望她，又继续唱）“……判官掌着哟生死的簿，……”

焦 母（有些惶惶然）不用唱了，虎子！

仇 虎（当做没听见）嗯，“……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



(仇虎走开)

焦母(四周静寂如死,忽然无名恐惧起来)虎子!(高声)虎子!你在哪儿?(四处摸索)你在哪儿?

仇虎(冷冷地望着她)这儿,干妈。(更幽长地)“……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

焦母(恐怖和愤怒,低声)虎子,别唱了!别唱了!

仇虎“……吹了个女鬼来!”

焦母(颤抖,恨极)虎子,谁教给你唱这些东西?

仇虎(故意说,低沉地)我那屈死的妹子,干妈。

焦母哦!(不觉忽然拿起桌角边那只铁拐杖)

仇虎(狞笑)您还愿意听么?

焦母(勃然)不用了。(扶着铁杖)

仇虎(看见那铁家伙)哦,干妈,您现在还是那么结实。

焦母怎么?

仇虎您这只拐杖(想顺手抓来)都还用的是铁的。

焦母嗯!(觉得仇虎的手在抓,又轻轻夺过来)铁的!(不动声色)我好用来打野狗的。

仇虎(明白)野狗?

焦母(重申一句)打野狗的。(摸索自己的铁杖,忽然)虎子,可怜,你瘦多了。

仇虎(莫明其妙)我瘦?

焦母可你现在也还是那么结实。

仇虎您怎么知道?

焦母(慢慢拿紧拐杖,怪异地)你忘了你在金子屋里踢的我那一脚啦?

仇虎(警惕)哦,没有忘,干妈。您的拐杖可也不含糊。(大声狞笑起来)

焦母(也大声跟着笑,脸上的筋肉不自然地痉拘着,似乎很随意地)你这淘气的孩子,你过来,干儿,你还不看你干妈脸上这一块伤,——

仇虎(防戒着)是,我来——(正向前走——)

焦母(忽然立起,抓起铁杖,厉声)虎子,你在哪儿?(就要举起铁杖——)

仇虎(几乎同时掏出手枪对她,立刻应声)这儿,干妈。(眈眈望着焦氏,二人对立不动。仇虎低哑地,一字一字由齿间迸出来)虎——子——在——这儿,干妈。

[静默。]

焦母(敏感地觉得对方有了准备,慢慢放下铁杖)哦!(长嘘一口气,坐下镇静地)虎子,你真想在此地住下去么?

仇虎(也慢慢放好枪)嗯,自然。咱们娘儿俩也该团圆团圆。

焦母(蓦地又立起,森厉地)虎子,不成!(恨极)你明天早上跟我滚蛋。

仇虎(嘲弄地)这么说,干妈,您不喜欢我?

焦母(也嘲弄地)不喜欢你?我跟你娶一房媳妇,叫你称心。

仇虎娶一房媳妇。

焦 母 嗯，金子，我们焦家不要了，你可以带着她走。

仇 虎 我带她走？

焦 母 嗯。

仇 虎（疑虑，藐笑）您好大方？

焦 母 你放心，虎子，你干妈决不追究。

仇 虎 可我要不走呢？

焦 母（暴恶地）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我报告侦缉队来抓你。

仇 虎 抓我？

焦 母 怎么样。

仇 虎 我怕——

焦 母 你怕什么？

仇 虎（威吓）我怕您——不——敢。

焦 母 不敢？

仇 虎 “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汉。”你忘了我身后跟着多少冤屈的鬼。我虎子是从死口逃出来的，并没打算活着回去。干妈，“狗急还会跳墙”，人急，就——。我想不用说您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焦 母 哦，（沉吟）那么，我的干儿，你已经打算进死口。

仇 虎（坚决）我打算——（忽然止住，改了语气）好，您先让我想想。

焦 母（聆听）那么，有商量？

仇 虎（斜眼望着她）嗯，有——商——量。

焦 母 好，我叫金子出来，趁大星没回，你们俩再合计合计。（走到右边）

仇 虎（嘲讽地）还是您疼我，您连大星的老婆都舍得。

焦 母 金子！金子！（忽然回头，对仇虎）有一件事，你自然明白，你不会叫大星猜出来你们偷偷地一块儿走。

仇 虎 那我怎么会，我的干妈。

焦 母 虎子，你真是我的明白孩子。（回头）金子！金子！金子！  
〔金子由右门出。〕

焦 花氏 干什么？

焦 母 金子，你跟我烧一炷香，敬敬菩萨。我到那屋子替虎子收拾收拾铺盖。我还一个人念念经，谁也不许进来，听见了没有？

焦 花氏 知道。

焦 母（走到左门前慢慢移向仇虎所在地）虎子，我进去了，你跟她说吧。  
〔焦氏由左门下。仇、花二人望一望，半晌。〕

仇 虎 你知道了？

焦 花氏 我知道。

仇 虎 她让我们走。

焦 花氏（不信地）你想有那么便宜的事么？

仇 虎（神秘地）也许就有。

焦 花氏（低声）虎子，我怕我们现在已经掉在她的网里了。

仇 虎 不会。哼，她送了我一次，还能送我第二次。

焦 花氏（关心地）你——你不该露面的。

仇 虎（沉痛地）不，我该露面的。这次我明地来不暗地里走。我仇虎

憋在肚里上十年的仇，我可怜的爸爸，屈死的妹妹，我这打瘸了的腿。金子，你看我现在干的是什么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我死了也不甘心的。

焦花氏可是（低声）阎王死了。

仇 虎（狠毒地）阎王死了，他有后代。

焦花氏可阎王后代没有害你。

仇 虎（恶狠地望着墙上的像）阎王害了我。（忽然低声，慢慢地）金子，今天夜里，你可得帮我。

焦花氏（掩住他的嘴）虎子！

仇 虎怎么？

焦花氏（由眼角偷望）小心他会听见。

仇 虎她关了门。

焦花氏不，他还在这儿？

仇 虎谁？

焦花氏（悸声）阎王，（二人回头望，阎王的眼森森射在他们身上，金子惧怖地）哦，虎子（投在他怀里）你到底想我不想。

仇 虎（热情地）金子，你——你是我的命。金子！

焦花氏那么，我们快快地走吧，我不能再待这儿，虎子，我……我现在有点担心，我怕迟了，再迟了要出事情的。

仇 虎（预言地）事情是要出的。

焦花氏我知道。可是……也……许，也许要应在我们身上。（忽然，恳切地请求他）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虎子，你说，你说！

仇 虎（沉静）今天半夜。

焦花氏那么走吧，我们走吧。

仇 虎（眼闪着恶恨，对前面，）不，办完事着！

焦花氏可——可是晚了呢？

仇 虎现在跑出去也没有火车。

焦花氏火车？

仇 虎嗯，我们办完事就走。外面下大雾，跑出去，谁也看不见，穿过了黑林。

焦花氏（有些怯）那黑树林？

仇 虎嗯，黑树林，也就十来里地，天没亮，赶到车站，再见了铁道，就是活路，活路！

焦花氏（半燃希望）活路！

仇 虎嗯，活路，那边有弟兄来接济我。

焦花氏那么，我们走了，（盼想燃着了真希望）我们到了那老远的地方，坐着火车，（低微地，但是非常亲切，而轻快地）“吐——兔——图——吐——兔——图——吐——”

（心已经被火车载走，她的眼望着前面）我们到了那黄金子铺的地，——

仇 虎嗯，（只好随声）那黄金子铺的地。

焦花氏（憧憬）房子会走，人会飞，……

仇 虎 嗯，嗯。

焦花氏 大人孩子大天在过年！

仇 虎 嗯，（惨然）天天过年！

焦花氏（抓着虎子的手）虎子！

仇 虎（忽然）不，你别动！

焦花氏干什么？

仇 虎你听！

焦花氏什么？

仇 虎有人。（低声）有人！

〔二人急跑至窗前。

焦花氏谁？谁？（谛听，无人应）没有！没——有。（望仇虎）今天你怎么？

〔这时窗外的草原上有“布谷”低声酣快地叫。

仇 虎（不安地望望）奇怪，我总觉得窗户外面有人，外面有人跟着我。

焦花氏（安慰他）哪里会？哪——里——（渐为“布谷”叫声吸住）你听！你听！

仇 虎（抓起手枪）什么？

焦花氏 不，不，不是这个。你听，这是什么！（模仿“布谷的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仇 虎 哦，（笑了笑）这个！它说：“光棍好苦，快娶媳妇。”

焦花氏（露出笑容，忘记了目前的苦难，模仿他）不，它说：“娶了媳妇，更苦更苦。”

〔二人对笑起来。

焦花氏（愉快后的不满足）以后我怕听不见：“咕咕，咕咕”啦。

仇 虎（诧异）为什么？

焦花氏（愉快地）我们不是要走了么？

仇 虎（忽然想起）嗯，走，对了。（阴郁地）可是今天半夜——

焦花氏（脸上又罩上一层阴影，恐怖地）今——天——半夜——？  
（叹了一口气）

仇 虎怎么？

焦花氏（哀诉地）天，黄金子铺的地方怎么难到么？

仇 虎你说——

焦花氏（痛苦地）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

仇 虎（疑心）金子！你——你已经怕了么？

焦花氏（悲哀地）怕什么？（忽然坚硬地）事情做到哪儿，就是哪儿！

仇 虎好！（伸出拇指）汉子！

焦花氏 还有多久？

仇 虎（仰天想）我想也就只有两个钟头。

焦花氏（低微地）两个钟头——时候是容易过的。

仇 虎（疑虑，想试探她）可万一不容易过呢？

焦花氏（抓着仇的手）虎子，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

仇 虎（被感动）金子，你——（眼里泛满了泪水）我觉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边，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她——他们会保佑你。

焦花氏可是（吁一口气）为什么今天呢？

仇 虎怎么？

焦花氏（同情地）可怜，大星刚回来。

仇 虎（阴沉地）嗯，等的是今天，因为他刚回来！

焦花氏（嗫嚅）可是，虎子，为——为什么偏偏是大星呢？难道一个瞎子不就够了。

仇 虎不，不！死了倒便宜她，（狠狠地）我要她活着，一个人活着！

焦花氏（委婉地）不过大星是个好人。

仇 虎（点头）是的，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可——（内心争战着）可是，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再婉转些）大，大星待你不错，你在外边，他总是跟我提你，虎子，他是你从小的好朋友，虎子！

仇 虎（点头）是，他从前看我象他的亲哥哥。（咬住嘴唇，忽然迸出）可是现在，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耐不下）不，仇虎！不成，你不能这样对大星，他待我也不错。

仇 虎（冒然）那我更要宰他！因为他——（低沉，苦痛地）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忽然）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动手？为什么不！

仇 虎（挣扎，慢慢地）嗯，动手的，我要动手的。（点头）嗯，我要杀他，我一定杀了他。

焦花氏（逼进一层）可是你没有，你没有，你的手下不去，虎子。

仇 虎（极力否认）不，不，金子！

焦花氏虎子，你说实话，你的心软了。

仇 虎（望着空际）不，不，我的爸爸，（哀痛地）我的心没有软，不能软的。（低下头）

焦花氏（哀恳地）虎子！你是个好人的！我知道你心里是个好人，你放了他吧！

仇 虎（慢慢望着前面，幽沉地）金子，这不成，这——不——成。我起过誓，我对我爸爸起过誓，（举拳向天）两代呀，两代的冤仇！我是不能饶他们的。

焦花氏（最后的哀求）那么，虎子，你看在我的分上，你把他放过吧！

仇 虎（疑心）看在你的分上？

焦花氏嗯，（不顾地）就看在我的分上吧！

仇 虎（忽然狞笑，慢慢地）哦，你现在要帮他说话啦？

焦花氏（惊愕，看出仇虎眼里的妒恨）你——你为什么这么看我？你——

仇 虎（蓦地抓住她的臂膊，死命握紧，前额皱起苦痛的纹）你原来为——为着他，你才——

焦花氏（闭目咬牙，万分痛楚）你放开，虎子，你要掐死我。

仇 虎（放下手，气喘，望得见胸间起伏，他抹去额上的汗，盯着她）你原来为着他，你才待我这样。现在你的真心才——才露出来。

焦花氏（望着他）你怎么这样不懂人心？

仇 虎不懂？

焦花氏（忽然，真挚地）难道我不是人么？掐了我，我会喊痛；扛了我，我会说痒；骂了我，我会生气；难道待我好的人，我就对他没有一点人心？在他面前，我跟你说话，不知为什么我真是打心窝里见着他厌气，看不上他，不喜欢他，可是背着替他想想，

就不由得可怜他，（轻微而迅快）唉，没法办他，（怜悯地笑）有时还盼着我走后还有个人来，真疼他。（看仇）哼，跟他做白头夫妻，现在说什么我也不干，可是象你说的，眼睁睁地要他——，你想，我怎么忍心！你——虎子，你难道忍心？

仇 虎（叹了一口气）是，金子，你的话不错。大星看我是他的好朋友，什么事都不瞒我。就是现在，他对我也还是——（停止，忽然）哼，不是为着他那副忠厚的脸，哦，前两个钟头，我就——

焦花氏（拉住仇的手）那么，我们先走吧，还是把他——

仇 虎 不不，那——我仇虎怎么有脸见我这死去的老小。不，不成！那，那太便宜阎王了。

焦花氏（废然）虎子，那你怎么办呢？

仇 虎（沉思着）我现在想，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他先动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

焦花氏（惊愕）什么？你叫他先——先来害你？

仇 虎 嗯。我知道我一手就可以把他象小羊似地宰了。可是（叹了一口气）我的手就——就下不去。

焦花氏（想着仇虎说的话，惧怕地）可是，虎子，万一你不成，你叫他先就——

仇 虎（摇头）那不会的，你放心，那不会的。

焦花氏（忽然大怖，抱着仇虎，躲在他的怀里）不，那不成，虎子，万一，我的虎子，你——，那我就太可怜了。

仇 虎（一面安慰，一面推开她）别，别，别。金子，别这样。（忽然）金子，你听。

焦花氏什么？（倏地推开他）

仇 虎有人！

焦花氏（惧怕地）不会是大星！

仇 虎我们看！

〔中门开启，焦大星上。大星有些张惶，左右探望，妒恨在胸里燃烧，眼睛布满红丝，头发散乱，声音有些哑，现在总觉得人背后讪笑他，似乎事情已经由金子报复似地乱说出来。他望着金子，是恨恶，是爱慕不得的痛苦，两种心情在他心里搅动着，使他举动神色都有些失常。他望着屋内两个人一丝不动，他沉郁地立在门口，胸前藏着一把刀，见着金子不自主地手摸上去。自己又仿佛觉出自己在做着怪异的举动，他又把手垂下来，望着这两个口悸目呆的人，自己似乎笑，又象哭的样子。仇虎望见他，本能地把手又放在那搁放枪的口袋里。〕

焦大星（对仇虎）哦，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

仇 虎（望金子，不语）

焦大星（望着金子）妈呢？

焦花氏在她屋里。（低下头）

焦大星（疑惑）你跟虎子谈些什么？

焦花氏不谈什么。

焦大星（跌坐在方桌旁，长呼出一口气）唉！（望着仇虎一肚子的苦痛）虎子，（觉得金子在旁望着他）拿酒来！

焦花氏（劝诫地）大星！

焦大星拿酒来！

〔花由香案后取出酒瓶，放在桌上。〕

焦花氏（不安地）仇大哥，（暗告他）大星喝多了，您多照应着他一点。

仇 虎（点点头，眼睛关照她）不要紧，弟妹！

焦花氏（盯着大星）大星，我走了。

焦大星（望望花氏，没有答声）

仇 虎您——您去吧，弟妹。

〔花氏由右门下。〕

焦大星（待她出去）虎子，你先坐下。（还没有待仇虎坐好，忽然）虎子，你刚才那么看我做什么？

仇 虎（镇静）我没有。

焦大星（以为花氏对仇虎诉委屈，把方才的丑事漏露出一些。疑忌地）那么，你看她做什么？

仇 虎（吃了一惊）我看她？（沉重）你说弟妹？怎么？

焦大星（苦痛地抓着自己的前额）哦，我的头，头里面乱哄哄的。（倒酒）虎子，刚才，我走了，我的妈跟你没谈什么？

仇 虎（望望阎王的像，决然）嗯，谈谈，谈你，谈我，还谈到金子！

焦大星（触了电）哦，金子！（立起）她说什么？她告诉你什么？

仇 虎（不得已）什么事？

焦大星（手在空中苦痛地乱绕，嗷嗷）金子，金子，她——她——（看见仇虎的脸没有反应）那么，她没有跟你提——提到金子今天在她屋里，在她屋里，她——。（忍不住，扑在桌上低叫）虎子，你说她……她……她会对我这样，做……做出来这样的事！你说：（敲着自己的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仇 虎（慢慢地）什么，你说什么？

焦大星（望着仇虎，挥挥手，羞惭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喝多了。（又喝一杯）

仇 虎大星！喝酒挡不了事情。

焦大星我知道。可是你不明白，我刚才一看见她，我心里难过发冷，仿佛是死就在我头上似的。

仇 虎（惊异）为什么？

焦大星（嘘出一口的酒气）也——也说不上为什么。（忽而，偷偷地）喂，你看见刚才金子看我的那个神气么？

仇 虎（低下头）没有看见。

焦大星她——（低声）她看着我厌气，我知道。

仇 虎 为什么？

焦大星娶了她三天，她忽然地跟我冷了，我就觉出来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我总待她好，我跟她弄这个，买那个，为她吃了许多苦。今天她，她居然当——当面跟我说，说她现在另外有一个人……她要走！（拍着桌子，辛酸地）这太——太难了，太难了。（倒酒）

仇 虎（激动地）大星，该动手就动手，男子汉，要有种！

焦大星没有种？（放下酒瓶，望仇虎，七分酒意）你看看我是谁！

仇 虎（低沉地）你是谁？

焦大星（指着墙上的像）阎王的儿子。

仇 虎那么，你预备怎么样？

焦大星我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仇 虎找出来你怎么样。

焦大星 我要（倏地取出尖刀，低沉地）杀了他！（插在桌上，举起酒杯）

仇 虎大星，你放下酒杯！

焦大星（不懂）干什么？

仇 虎（大声）你放下！（阴沉地）你看看我看看我是谁。

焦大星（放下酒杯，打量仇虎）你是谁？

仇 虎（点头）嗯。

焦大星（坦白地）你是我的——好朋友。（看了半天，恍然明白）哦，虎子，你要帮我；你想帮我来抓他，是不？你怕我动不下手，你怕我还是从前那个（嘲弄自己）“窝囊废”，（更痛恨地）还是那个连蚂蚁都怕踩的“受气包”？哼，这次我要给金子看看，我不是，我不是！我要一刀——，你看，我要叫她瞧瞧阎王的种。

仇 虎 可是，大星，你没有明白——

焦大星（感激地）我明白，我明白。虎子，我们是（用手比高矮）这么大的朋友，你是个血性汉子，我知道。吃了官司，瘸了腿，哼都不哼，现在你自己的事都没有完，又想把人家的事当做自己的管。

仇 虎（不忍再往下说）我，我，大星——

焦大星 你吃了官司，我爸爸只让我看了你两次，再找你，你就解走了。上十年找不着你。今天见了你，你还是我的热诚哥儿们。可是虎子，许你待你老弟好，就不许你老弟也有点心么，虎子，这是我的一件丢——丢人的事，我不愿意别人替我了。不过我找着他，万一对付不了他，我不成了，虎子，我死后你得替我——

仇 虎 嗯，——可是——

焦大星 那你不用说，我知道。万一我有了长短，虎子，我——仇虎可你应该认认他是谁？你……你为什么不问问金子！

焦大星（恨恨地）金子护着他，不肯说，不过我一会儿还要问她，她不说，一会儿白傻子会告诉我的。

仇 虎 什么？你刚才找了白傻子？

焦大星 我托人找了他，他就来。白傻子回头跟我一同去找，傻子认识他。

仇 虎 哦，（沉吟）他什么时候来？

焦大星 就来。

仇 虎 来了呢？

焦大星 就走。

仇 虎 那么，你喝多了，糊涂了。



焦大星糊涂了？

仇 虎事情用不着那么费事，你不明白。

焦大星（不信地）那么，你明白？

仇 虎嗯。

焦大星你说说。

仇 虎（斜看桌上插着匕首）你先把这个耍脑袋的家伙收起来，这么搁着我看着有点胆战，说不出话。

焦大星（望着觉得仇虎开玩笑，也笑出来）唏，笑话！（顺手把匕首放在腰里）

仇 虎笑话？好，就当作笑话说吧。可是这个笑话不一定叫你笑。（忽然严肃地说）这个笑话，（长嘘出一口气）大星，咱哥儿俩先得喝它一盅热烧酒。（拿起酒杯）这盅酒喝下去，你我的交情，（拍大星的肩）大星，……

焦大星（莫明其妙，拿起酒杯）怎么？

仇 虎好，也象这酒似的，（手势做出流入肚里，蒸发化成了乌有）变成什么就算什么吧。大星，干！

焦大星（不知用意所指，低微）干！

仇 虎大星，从前有一对好朋友，一小就在一处，就仿佛你我一样。

焦大星哦，也一兄一弟？

仇 虎嗯，一兄一弟！两个都是好汉子。偏偏那小兄弟的父亲是个恶霸，仗势欺人，压迫好百姓。他看上那老大哥的父亲有一片好田产，就串通土匪，硬把老大哥的父亲架走，活埋，强占那一大片好田地。

焦大星你说的是谁？

仇 虎你先听着！后来那小兄弟的父亲生怕那死人的后代有强人，就暗暗打通当地的官长，诬赖死人的儿子是土匪，抓到狱里，死人的女儿就由他变卖外县，流落为娼。

焦大星 可是那个朋友，小兄弟呢？

仇 虎 他不知道，他是个“傻子”，叫他父母瞒哄，满不知情，那老大哥自然也就不肯找他。

焦大星你……你说的跟，跟我们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仇 虎你慢慢地听啊！后来那个老大哥不要性命，逃回来了，瘸了一条腿，（星不觉望着仇的腿）嗯，就象我现在的腿一样。

焦大星他怎么跑的回来？

仇 虎唉！两代的冤仇在心里，劈天，天也得开。他要毁他仇人一家子。

焦大星（猜不出用意）不要朋友了。

仇 虎（低愤）朋友？世界上什么东西叫朋友？接二连三遭遇了这样的事，在狱里活受快上十年，上十年的地狱呀！他什么心都死了。他回来心里就有一个字。焦大星（为仇虎的热情吸住）什么？

仇 虎恨！他回到那个老地方，他忽然看见他从前下了定的姑娘也嫁给他仇人的儿子。

焦大星就那个小兄弟？

仇 虎嗯。

焦大星（纯真地）你这笑话越说越不象真的。

仇 虎（翻翻眼）谁说不是真的？

焦大星那么。那个小兄弟怎么能要她？

仇 虎（冷冷）他不知道！

焦大星怎么，他又不知道？

仇 虎 是啊，（望着星）我也奇怪呢！可是他妈看他是个奶孩子，他爸当他是姑娘。（望望大星耳上的环子，大星不自主地摸着那耳环）他媳妇也不肯把真事告诉他，因为他媳妇从那天嫁他起就瞧不上他，嫌他。

焦大星（同情地）什么，她也嫌他。

仇 虎 嗯，你听，那回来的人看见这小媳妇第一天，嗯，第一天，（狠心）就跟她睡了！

焦大星 什么？就……就那朋友？

仇 虎（进出）朋友？朋友早没有了！朋友就是仇人，我告诉你，（感情沸腾，激动得几乎说不成话）他的心只有恨，他专等着他那小兄弟等了十天，他想着一刀——（迅疾地）那家伙回来了，（望着星）两个人见了面，可是那家伙（疯狂地）是个糊涂虫！他朋友把他的媳妇都——都睡了，他还不明白，他还跟他讲朋友，论交情，他还——

焦大星（立起，倚着桌角，愤急）什么，你——

仇 虎（握紧拳头，狠毒地）大星，我跟你讲，我仿佛就是那个老大哥，你仿佛就是——

〔花氏由右屋跑出来。〕

焦花氏 虎子，别说了，（指星）他，他——

焦大星（眩惑）怎么，你……是你！虎子！

仇 虎（盯着他，阴沉地）你看明白了没有。

焦大星 不会的，不会的。金子。（抓着她的肩膀，摇撼）你说，你说，是他么？

焦花氏（望着星，不说话）

〔外面狗蛋在喊“焦大妈！焦大妈！”打着灯笼由中门跑

白傻子大妈！大妈！有人找你！（直向左屋跑）

焦大星（一把抓住白傻子）狗蛋，你为什么早不来？你看，（指仇虎，颤抖）是——是他么？

白傻子（望见仇虎，奇怪又在此地碰见他，仿佛遇着了老朋友，先惊喜，张着大嘴）哦，是漆叉卡叉呀，是，就是他！（说完回头向左屋）焦大妈，焦大妈！（由左屋下）

〔半晌。〕

焦大星（忽然举出匕首）虎子，你——

仇 虎（防备）大星，你先来吧。

焦花氏（靠着仇虎）大星，你——你放下刀。

焦大星（由牙齿间迸出）金子，你，你会喜欢他！

焦花氏 嗯，（横了心）我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这一个。（闭上眼，等仇动手）

焦大星（中了创伤）哦，金子，把刀给他吧。你这一句话比用刀刺了我还厉害。

仇 虎（不由得）大星！

焦大星（挥挥手，对仇虎）你——你先给我出去。（颓然坐在凳上）

〔白由左屋出。〕

白傻子（摇着头，诧异地）焦大妈，不——不在屋。

仇 虎咦，她刚才还在屋里。

白傻子（摇头）没！没有。

仇 虎干什么？

白傻子（怯惧地）不，不干什么。

仇 虎你说！

白傻子有！有人找她。

仇 虎谁。

白傻子他不叫我告诉你。

仇 虎你跟我来。（拉着白，一同由中门下）

〔半晌。〕

焦大星你——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焦花氏（失望的神色）没有。

焦大星金子，你现在想怎么样吧。

焦花氏（呆若木石）想走。

焦大星（忽然立起）怎么，你想走？金子。（拉她的手）

焦花氏（一个人面向大星，她更怨望，更厌恶，大星的手碰着她，有若生了癞疮一样，她喊起）你——你别碰我。

焦大星（吃了一惊）你怎么？

焦花氏我厌气！（忽然）你刚才为什么不动手！

焦大星金子！

焦花氏你这个“窝囊废！”

焦大星哼，你不要装，你心里喜欢。

焦花氏我不，我不。（低低地）那个时候，我横了心，你还不先动手，先动手——

焦大星（有一线希望便想汲起已失的爱恋）金子，那么方才你说的话是假的。

焦花氏（憎恨地）假的，天是假的，地是假的，你的媳妇跟人家睡了觉会是假的？

焦大星（痛苦万分）哦，你这不要脸的贼东西，狐狸精。（拿起匕首，向她来）

焦花氏（昂头）你杀。你杀，你杀不下去，你不是你爸爸的种。

〔星走到她面前。〕

焦大星（恶狠地举起匕首，睁圆了眼）金子，你看错了我。你看，（向下刺）我这一下子——

焦花氏（觉得情形可怖，本能地用手挡着他的腕。但是已经破了手背，流出血，喊出）你真——（推开他的腕，跑）

焦大星（脸上冒油）我真——（追去）

〔花氏围绕方桌躲，星在后面赶。〕

焦花氏（一面跑，一面喊）虎子，虎子！

焦大星（一面追，一面说）你跑不了，他走了，他不要你了！

〔星把花氏逼到墙角，抓着花氏。焦花氏（狂喊）虎子！虎子！  
焦大星（额上跳起青筋）你——你还喊他！你还喊——他！（举起匕首，向下——）

焦花氏 我，我的大星，你真忍心把我——（闭上眼）

焦大星（俯视花氏的脸，下不了手，哀怜地摇头）哦，金子，是你真忍心。（慢慢把匕首平放在自己的胸前）你——你怎么这样待我？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

焦花氏（慢慢睁开眼）大星，你怎么了！

焦大星（又举起匕首，花氏又闭上眼）我要把你的心一刀——。（忽尔颓然放下刀。花氏望着他。哀求地）哦，金子，我求求你，你不能这样没有良心。

焦花氏（明白他倒底是那么一个人）怎么？

焦大星（乞求地望着她）你别走。

焦花氏我是你的媳妇，我能上哪儿去？

焦大星我说你的心别走。

焦花氏哦，你要——

焦大星金子，你说成不成？金子，你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我待你不错。金子，我求求你，过去的我不提了，你答应我，你同那个，你同他从现在起就算完，完了。

焦花氏完了？

焦大星 嗯，完了，我明天打发他走，就当没有这么一件事。金子，我什么都可以依着你。你要衣服，我跟你从城里买；要首饰，我可以托人带；你要钱，我的钱都交给你。

焦花氏嗯，可是——

焦大星你不知道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跟我三心二意的。你说妈不好，我们想法，我们想法子。我——我可以叫她不跟你找别扭。我，我可以跟她闹。哦，我可以不理她。哦，你再不成，我们就一块走。我跟她分！分开了过都可以的。

焦花氏 可是（绝望地）你要了我，你图什么呢？

焦大星 嗯，我……我要你，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你。

焦花氏可是你要我干什么，我在这儿苦，我苦你不也苦，你苦，我不是也苦么？

焦大星 那么，金子，你不肯听我的。

焦花氏 我不是不听你的。我是替你想。我知道，你丢不开你的妈，你妈也丢不开你。你妈跟我，你明白，是死对头。今天妈为着我跟你吵，明天我为着妈也跟你吵，这么，白日夜里，她恨我，我恨她，你在中间两边讨不着好不也太苦了么？

焦大星 那么，你一定要走？

焦花氏我没有说。

焦大星（痛苦地）你一定要跟他走。

焦花氏我……我没有。

焦大星（怨望地）你骗我。

焦花氏（没有办法）我没有。

焦大星（坚决）你打心里说，我要你打心里说，你对我怎么样。你别再

骗我。

焦花氏你要我从心里说。

焦大星（烦躁地）告诉我你对我怎么样。

焦花氏你要我说？那么，（望着大星）我爱你，我疼你。我恨不得整天搂着你，叫你；拍着你，喊你；亲你，舐你。我整夜把你放在怀里抱着你，把你搁在嘴里含着你，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从早到晚都忘不了你，梦你，想你，念你，望你，盼你，说你，讲你……

焦大星（拍着桌子）别说了，别说了！金子！

焦花氏你现在听着舒服了吧。

焦大星（望着前面）哦，天哪！为什么一个男人偏偏非要个女人整天来苦他呢。

焦花氏问你呢。可我要是你呀。

焦大星怎么，金子！

焦花氏我一定把女人杀了。

焦大星（绝望摇头）那你不是男人。

焦花氏那么就不理她，让她走。

焦大星 让她走？不，不成，金子，你不能走。你还有个孩子，没了妈的孩子。

焦花氏那孩子不是我生的。

焦大星那么，金子，你还有我。我要你，我是你的丈夫，你不能走。

焦花氏丈夫不是我挑的。

焦大星那么，你不怕人说你，骂你，日后官来抓你。

焦花氏不用讲了，你要不让我走，你还是象刚才，你拿刀来，我人还可以不走。可你不能整天拿家伙来逼我，所以我必得还是要走的。大星，我是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将来也许野地里死。大星，一个人活着就是一次。在焦家，我是死了的。

焦大星那么，你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想了。可是金子，你总应该想想我待你这一点恩情，我待你不错，你总知道。

焦花氏（点头）我知道。

焦大星那么，我再求你一次。（肃穆地）这次，金子，我跪着来求你。金子，你长得这么好，你的心里总该也不坏的，你不能一点都没有。你看，（沉痛地跪下，沉痛地）我这么大的人在你面前跪下，你再想想，你刚才做了什么事，你做了妇道万不应该做的事。可是，金子，我是前生欠了你的债，我今生来还，我还是求你，求你千万不要走。你做的，我都忘了，虎子对不起我，我也忘掉，我给他钱，让他走。现在就看你，就看你！

焦花氏不，你起来。

焦大星（立起）怎么样。

焦花氏（坚决）不！

焦大星（哀痛地求她）不过，金子，你怎么会看得上他。那个丑——丑八怪，活妖精，脑袋象个大冬瓜，人象个长癞的活蛤蟆，腿又瘸，身子又——

焦花氏那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喜欢他，我还是要跟他走的。

焦大星什么，你还是跟他走。

焦花氏嗯。

焦大星为什么？

焦花氏他待我好。

焦大星（呆滞）哦！

焦花氏（横了心）我离不开他。

焦大星（机械地）离不开他？

焦花氏嗯！

焦大星（忽然疯狂地）那么，只要你在这儿，我可以叫他来，我情愿，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你……——（说不下去）

焦花氏（阴郁）什么？

焦大星为……为着你，我，……情愿！

焦花氏你放屁！

焦大星怎么！

焦花氏（恨恶到了极点）你当我是个猪，你这个天生的王八！

焦大星什么？

焦花氏你这个死乌龟！

〔星一掌掴在花氏的脸上。〕

焦大星你！（望着花氏，满眼眶的泪，闭上眼，泪水流下来，痛恨自己）  
我太爱你了。你真不配。（睁开眼）好，金子，你想跟他走么？  
你走吧。

焦花氏怎么样？

焦大星我杀了他！

焦花氏你不敢。

焦大星我干不了，侦缉队会干了他的。

焦花氏什么，你告了侦缉队。

焦大星嗯，告了。

焦花氏可是我们总会离开这个门的。

焦大星嗯，只有一个法子。

焦花氏什么？

焦大星你们先害死我！

〔焦氏由左门上。〕

焦母你们在这儿又喊喳什么？

焦花氏（惊怪焦氏由左门出）咦，您不是不在屋里么？焦母谁说我不在  
屋里？屋里没有第二个门，我上哪儿去。焦花氏您没有瞅见狗  
蛋进去找您。

焦母狗蛋，哦！

焦花氏嗯？

焦母虎子呢？

焦花氏刚出去。

焦母谁叫他出去啦？谁放他出去啦。

〔仇虎由左门上，花、星吃了一惊。仇虎（狡黠地）没有出去，  
干妈，我也在屋里呢。〕

焦母（同时）怎么？

焦花氏（同时）怎么？

仇 虎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正看见干妈也在外边，正在爬着屋里的窗户进来，我想，老的都不嫌费事！小的怕什么麻烦，我也就爬着窗户进来了。

焦 母 哦，那么，（不自然地）也好，就让你在我屋里，我在外边，金子，你把被都弄好了么？

焦花氏嗯。

焦 母 那么，你们都进屋睡去吧。

〔白傻子由中门忙跑进。〕

白傻子大妈，大妈。

焦 母 怎么？

白傻子常五，常五！

焦 母 不用说了。

白傻子（怯惧地）他——他又要找您出来。

仇 虎（明白一半）常五？

〔孩子哇的一声又从梦里大嚎起来。〕

焦 母 去！去！你们睡吧！睡吧！孩子又叫你们吓醒了。

〔花氏与焦大星入右屋，仇虎入左屋。〕

焦 母（对着狗蛋）滚！笨货！

〔光渐暗，舞台全黑。十秒钟后，舞台再亮，已经过了一小时，正是夜半。焦家的人都睡了，由左屋里传出仇虎的鼾声，右屋里大星睡着了，不断因为梦着噩梦，低低呻吟着。台上方桌的油灯捻下去，屋里更暗了，神前的灯放射昏惨惨的暗光。在黑影里焦氏坐在一张凳上，拍抚着孩子。旁边搭好一张狭木板床，上面铺着被褥。焦氏心里有事，方才躺在床上，又起来。外面有低低唱着的“布谷”，清脆而愉快的，但是只叫了一刻又不叫了。空中轻微地振动起辽远的电线可怖的呜呜声响。〕

焦 母（谛听着左面的鼾声，一面拍着孩子）嗯！——嗯，小黑子睡觉觉。嗯——嗯——嗯。（声音更低）睡呀——睡觉觉，嗯——嗯——嗯。（立起，耳伸向左面仔细听，走两步，口里还在——）嗯——嗯——嗯。

〔中门外有人低低敲门。〕

焦 母（摸到中门前）谁？

〔外面人声：我——常五。〕

焦 母 进来。

〔常五进，披着一件黑衣服，手提着红灯笼。〕

焦 母（低声）慢点。

常 五（怯惧地，指左边）怎么虎——虎子睡着了么？

焦 母 你听？

常 五（听见鼾声甚熟，快慰地）他睡死了。

焦 母（红灯反照着她的阴森森的脸）怎么样？

常 五（回头望望）我已经报了队上。

焦 母 这次你真去了？

常 五 自然是，他——他们说就来。

焦 母就来？

常 五（讨好地）就来！（忽然贪鄙地）可是焦大嫂那悬——悬的赏，那一百五十块钱。

焦 母都归了你。

常 五（想不到）您，您不要。

焦 母嗯，（阴沉地）赶快只要早除了我心上这一块祸害。（忽然）怎么，怎么队上还不见人来呢。

常 五快——快了。他们说人少，办不了他。他们说顶好是个死的。省得费事。

焦 母（忽然闪出一个主意）什么？死的他们也要？

常 五队上说的，“死活一样”！打死他，不偿命。可是（吝啬地）死的就一——一百块。

焦 母（咬紧牙）哦，打死不偿命！

常 五（不明白）怎么？

焦 母常五，你先跟我出去。

常 五出去。

焦 母看看人来了没有？

〔常五与焦氏由中门下。花氏由右门持烛火进，她穿一身血红色的紧身，头发散乱，眼里闪出惧人的凶光，她把手里的小包袱放在案上。慢慢走到左门旁，忽然打了一战，她回首向中门望去。正在这时，仇虎由右门出来，上身没有衣服，胸前黑茸茸的，筋肉紧张地暴出来。宽大的“腰里硬”斜插着半裹了红布的手枪，他一手拿着蓝布褂，一手轻轻向花氏肩上拍去。〕

仇 虎（低声）嗯！

焦花氏（吓得几乎叫起来，回头）啊！是你，可吓死我。

仇 虎（急迫地）把蜡烛吹灭。

焦花氏怎么，瞎子看不见。

仇 虎有人有眼睛的。

焦花氏哦，常五！（赶紧把烛吹灭）

仇 虎（严肃地）好黑！（二人屏息对立）

焦花氏（在黑暗里，急促地）事情更紧了。

仇 虎（森厉地）我知道。他们报了侦缉队。

焦花氏哦（痛恨地）那么，大星说的话真的。

仇 虎哦，大星他也在内。

焦花氏他说过，他说过。

仇 虎这么说，连他也完了。

焦花氏我怕我们逃不了，他说他死也不肯放了我们的。

仇 虎（警悟地）那么时候到了。

焦花氏（拉着仇的手，盼望地）你是说，应该走了？

仇 虎不，（眼里闪出惧人的凶光）该动手了。

焦花氏（恐怖地）虎子，你真地要——

仇 虎（点头）一辈子有几回这样的假事。（指摇篮）你把孩子抱进屋里。

焦花氏（走至摇篮前，望着仇）为——为什么？



仇 虎这孩子闹得怪，万一醒了，哭起来害事。

焦花氏（抱起小黑子）可是虎子——

仇 虎（挥她去）先把孩子抱进屋里。

〔花抱孩子由左门下。仇虎四处搜寻，没有获得，正寻觅中，花氏由左门上。〕

焦花氏你干什么？

仇 虎（望着花氏，忽然想通，指着前面）你看见了么？

焦花氏什么。

仇 虎（森森然）我的父亲就在这儿。

焦花氏（低声，急促地）虎子。

仇 虎（仿佛在看见了什么）他叫我去，他告诉我屋里有一把攘子。

焦花氏一把攘子？

仇 虎（望着花氏）就在眼前。

焦花氏（不自主地由怀里掏出来那把匕首）虎子，我——

仇 虎（伸手）拿给我。

焦花氏（先不肯，望着仇的脸，忽然，悍野地）好，拿去吧。快快地了

！

仇 虎（谛声）他睡着了？

焦花氏（低头，微细地）我——我哄他着（“睡熟了”的意思）了。

仇 虎你给我看着外面。（向左门蹶足走，低微地）大星！大星！

（里面仿佛呻吟，说着呓语，对花氏）你听！

〔里面的声音：（闷塞而急促地）……快！……快！金子

（无力地）我的刀，我的刀。（痛苦地）金子！（模糊下去）金子！……

焦花氏（耳语）这是他——他在梦里发呓怔。

仇 虎好可怕的梦话。（探向左门口，低声）大星。

〔里面的声音：（幽然长叹）好黑！好黑！（恐怖地呻吟）好黑的世界！（又苦痛地叹一口长气，以后寂然）

焦花氏（颤抖，低声）他——他象是为我们讲的。

仇 虎大星！（内无应声）大星！（仍无应声，忽然转前向空）爹呵，你要帮我！（立刻走进左门）

〔花氏在外候着，惧怖地谛听里面的声音。悄然。〕

〔外面还有野犬狂嚎，如一群饿狼。花氏不安地向外望。〕

里面突然听见一个人窒息地喘气，继而，闷塞地跌在地上。

焦花氏天！

〔仇虎由左屋蹒跚走入，睁着大眼，人似中了魔。〕

仇 虎（手里匕首涂满污血，声音几乎听不见）完了，连他也完了。

焦花氏（喘不出气，指着虎子的血手）哦，你的手，你的手。

仇 虎（举起一双颤抖的手，悔恨地）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由心脏内发出一声叹息）活着不算什么，死才是真的。（恐惧地）我刚才抓着他，他忽然地醒了，眼睛那么望着我。他不是怕，他喝

醉了，可是他看我，仿佛有一肚子的气话，直着眼瞪着我，（慢慢点着头，同情地）我知道他心里有委屈，说不出的委屈。（突然用力）我举起攥子，他才明白他就有这么一会工夫，他忽然怕极了，看了我一眼，（低声，慢慢）可是他喉咙里面笑了，笑得那么怪，他指指心，对我点一点——（忽然横了心，厉声）我就这么一下子！哼，（声忽然几乎听不见）他连哼都没有哼，闭上了眼。（匕首扔在地上）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

焦花氏你赶快把手洗洗。

仇 虎不用洗，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干净的。

焦花氏那么就走吧。

仇 虎（抬起头）走，（望着花）好，走！（走了两步）

焦花氏（忽然停下）你听！

仇 虎什么？

焦花氏有人！（跑到窗前，仇虎随在后面）红灯笼，红灯笼他——他们来了。

仇 虎（在窗前）不，不，是瞎子，仿佛在她身边是，是狗蛋，他打着灯笼。

焦花氏（点头）嗯！嗯！（忽然）瞎子，她——她走来了。

仇 虎嗯，她要来找我。

焦花氏（恐惧地）她一个人嘴里念叨什么？

仇 虎（恨恶地，低声）我知道！（慢慢地）打死不偿命！打死不偿命！

焦花氏别说话。

〔焦氏由中门走进。仇、花两人在窗前屏息仁立，望着她森严地踱到香桌旁，擎起沉重的铁杖，走到右门前，花氏几乎吓得喊出。瞎子听一下，倒锁右门。焦氏的脸忽然显出异常的凶恶，她轻轻拖着铁杖，向左门走。仇和花的眼随着焦氏，焦氏昂然走进了左门。〕

〔屋内无声，只远远听见野狗嗥如鬼如狼。花氏望着仇虎，仇虎盯着左门。〕

焦花氏（低声）怪，她进到里屋干什么？

仇 虎（按住她的手）她要打死我。

焦花氏（耳语）用——用什么。

仇 虎（急促地）你没有看见她拿着那根铁拐。

焦花氏怎么？

仇 虎也是（两手做击下状）这么一下子。

焦花氏（忽然想起，全身颤抖，低声急促地）那——那孩子就在你的床上。

仇 虎（吓着）什么？那孩子——

焦花氏（狂惧）孩子就在那——那床——

〔蓦地听见里面铁杖闷塞而沉重地捣在床上，仿佛有一个小动物轻嚎了一下，便没有声音。〕

仇 虎（同时）啊，天！

焦花氏〔左屋焦氏忽然尖锐地喊了一声。

焦 母（恐怖到了极点）哦——黑子，我的黑子！（又没有声音）

仇 虎（怵惧）晚了！

焦花氏（忽然地）走！快走。

仇 虎（自己也怕起来）黑子死了。

焦花氏快穿衣服，外面一定有人。你这样出去，准叫他们看出来。

〔她为仇虎套上小褂，便忙着拿包袱，拾匕首。仇虎的衣服没有扣了一半，焦氏由左门走出。她两手举起小黑子，上面盖上一层黑布褂。她的脸象一个悲哀的面具，锁住苦痛的眉头，口角垂下来，成两道深沟。她不哭，也不喊，象一座可怖的煞神站在左门门前。仇与花不觉怵然退后，紧紧挤在一角。

焦 母（不象人声）虎子！（停一下，不见人应）虎子！（仍无人应，森严地）我知道你在这儿，虎子。（忽然爆发地）你的心太狠了，虎子，天不容你呀！我们焦家是对不起你，可是你这一招可报得太损德了。（痛极欲狂）你猜对了，看！孩子我亲手打死的。可是这次我送到老神仙那里再救不活，虎子，（酷恨地）我会跟着你的，你到哪儿，我会跟你到哪儿的。（森严地）现在我要从你脸前过！（一面向中门走，一面说）你要打，就打死我吧！我告诉你，（刚走到中门前）侦缉队已经在外面把枪预备好，就要进来宰你的。

〔焦氏举着小黑子由中门出。二人僵立不动。外面听见焦氏低声叫：“狗蛋！”继而听见一种粗哑的怪声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二人回头谛听。

焦花氏（怯惧地）谁？谁这时候唱这个？

仇 虎（极力镇静）是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加惨厉）“……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

焦花氏（向上望，忽然大叫，指着）阎王的眼又动，动，起来了。

仇 虎（惊惧）什么？

焦花氏（怕极）他要说话！

〔仇虎抽出手枪向墙上的阎王的像，连发四枪，相框立刻落在地下。

焦花氏虎子！

〔外面以为仇虎攻出，枪向里面乱射。

仇 虎他们真来了。

〔枪声中，常五在外大喊：“后面不要放！不要放，我在前面。”失了魂似地跌进中门。

常 五（一见仇虎，吓得瘫在那里）天！（又想回身出门）

仇 虎（一把抓着常五）你来得好！（枪对着他）来得好。（向中门喊）弟兄们，别放！（外面仍在放射。转向常五）你跟他们说，叫他们别放。

常 五（斜对窗户，急喊）刘队长！刘队长！别放，是我，常五，常老五。

〔枪声突停。

仇 虎告诉他，你现在在我手里，叫他们别放枪，我要出去。

常 五（不成声）刘队长！我，我叫仇虎抓着了。我在他手里，刘队长，他拿着我，他要出去，你们千万别放枪。

仇 虎（高喊）弟兄们，我仇虎跟你们无冤无恨，到此地来也是报我两代似海的冤仇，讲交情，弟兄们，跟我让一条活路。要不卖面子，我先就拿你们的探子常五开刀。

常 五刘队长！刘队长！

仇 虎好，你们答应不答应？不说话？那么，你们要不答应，放一枪；答应放两枪。怎么样？

〔外面悄然无声。〕

常 五刘队长！刘队长！我常五家里孩子大人一大堆。我要死了，我家里的人就找你抵偿，刘队长！

〔外面发一枪。〕

仇 虎一枪。

常 五刘队长！刘——

〔外面又一枪。〕

仇 虎两枪！

常 五（嘘出一口气）啊！

仇 虎（枪抵住常五的背）走！（对花氏）我们走吧。

〔花氏拿着包袱跟着两个男人的后面，由中门走出。〕

〔屋内悄无一人，半晌。忽然听见远处两声枪响，又一声，接着枪声忽密，幕渐落，快闭时，枪声更密。〕

——幕落

## 第三幕

###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老朋友。  
各种幻相（不说话的）  
持伞提红灯的人。  
焦 母的人形。（举着小黑子）  
洪老。  
大汉甲、乙、丙。  
仇荣——仇虎的父亲。  
仇姑娘——十五岁，仇虎的妹妹。  
焦阎王——连长，大星的父亲。  
抬土囚犯火车头、老窝瓜、麻子爹、小寡妇、赛张飞、野驴……十数人。  
抬水囚犯二人。  
狱警。  
牛头、马面二人。  
判官。  
青面小鬼甲、乙。  
阎罗（地藏王）。

### 第一景

同日，夜半一时后，当仇虎跟花氏一同逃奔黑林子里。

林内岔路口，——森林黑幽幽，两丈外望见灰濛濛的细雾自野地升起，是一层阴暗的面纱，罩住森林里原始的残酷。森林是神秘的，在中间深邃的林丛中隐匿着乌黑的池沼，阴森森在林间透出一片粼粼的水光，怪异如夜半一个惨白女人的脸。森林充蓄原始的生命，森林向天冲，巨大的枝叶遮断天上的星辰。由池沼里返射来惨幽幽的水光，隐约看出眼前昏雾里是多年前磨场的废墟，小圆场生满半人高的白蒿，笨重的盘磨衰颓地睡在草莽上，野草间突起小土堆，下面或是昔日广场主人的白骨。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木似乎在草里伺藏着，象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右面树根下埋着一口死井，填满石块。井畔爬密了蔓草，奇形怪状的杈枝在灰雾里掩藏。举头望，不见天空，密匝匝的白杨树伸出巨大如龙鳞的树叶，风吹来时，满天响起那肃杀的“哗啦，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于是树叶的隙缝间渗

下来天光，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幽灵。右面引进来一条荒芜的草径，直通左面，中间有一条较宽的废路，引入更深邃的黑暗。在舞台的前面，下边立起参差不齐的怪石屏挡着，上边吊下来狰狞的杈枝，看进去象一个巨兽张开血腥的口。

〔开幕时，风吹过来，满天响起白杨树叶的杀声，林里黑影到处闪动着。这时雾渐散开，待到风息，昏雾又沉沉地遮掩下远方的景物。

〔风声静下来，远远听见断续的枪声，近处有些动物在蹿奔，低低地喘息。

〔花氏由右面荒径上踉跄走出，她背着小白包袱，树叶间漏下来的天光，闪见她满脸油亮，额上汗淋漓的。血红色的衣褂紧贴在身上，右襟扣脱开。她惊惶地喘息，象一只受伤的花豹，衣服有一处为荆棘撕裂，上面勾连着草梗和野刺。她立在当中，惶惑四顾，不知哪一条路可以引出黑林，她拿出一条大块花手绢擦抹眼前的汗珠。

焦花氏（喘息，呼出一口长气）啊！好黑！（惊疑地）这是什么地方！（忽而看见重甸甸的黑影里闪出条条白衣的东西，低声急促地）虎子！虎子！（等候答声，但是没有。远处发了一枪，流弹在空气里穿过，发出呜呜的啸声。她不敢再喊，她向后退，后背碰着了白皮的树干，她倏地回转身来探视。一阵疾风扫过来，满天响起那肃杀可怖，惨厉的声音，她仰头上望，身旁环立着白衣的树干，闪着光亮，四面乱抖森林野草的黑影，她惊恐地呼喊起来）虎子！虎——子！虎——子！（这阵风吹过去，树林忽而静下来，又低低而急促地）虎子！虎子！

〔静默。

〔右面传来的声音：（疲倦地叹出一口气）嗯！干什么？

焦花氏（向前进一步）虎子！你在哪儿？

〔右面的声音：（低哑地）就在这儿。金子，你先回来。

焦花氏（镇静自己）我看不见路，眼前没有一点亮。（却向右走）

〔右面的声音：（听是足步声，警告）你站好不用动。

焦花氏（低声）干什么？

〔右面的声音：（低声）象是我们后边跟着人。

焦花氏人？（大惧）跟了人！

〔右面的声音：（低沉）你看！灯！红灯！

焦花氏（向右望）红灯？（右面忽然有人狂叫）

〔右面的声音：（连接打着那狂叫人的嘴巴）你叫，你还叫！

〔顿时寂静若死。

焦花氏（急促地）怎么？怎么啦？

〔右面的声音：（镇静地）不要紧！是常五，常五想做死！

（忽然对常五，低声，猜猜地）

常五你叫，你再叫！妈的，

（又一巴掌）你只要重重喘一口气，我一枪就干了你！

焦花氏怎么，你还没有把他放走？

〔右面的声音：快出林子了！出林子就放他。（对常五）走！走！

〔仇虎由右面背着身走进来，右手托着枪，左手时而向后摸着那插在“腰里硬”的匕首，头不时向后瞥，仇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和调，衣服背面有个裂口，露出黑色的肌肉。长袖撕成散条，破布束着受伤的腕，粗大的臂膊如同两条铁的柱，魁伟的背微微地伛偻。后脑勺突成直角象个猿人，由后面望他，仿佛风卷过来一根乌烟旋成的柱。回转身，才看见他的大眼睛里藏蓄着警惕和惊惧。时尔，恐怖抓牢他的心灵，他忽尔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夜半的森野震战着，他的神色显出极端的不安。希望，追忆，恐怖，愤恨连续不断地袭击他的想象，使他的幻觉突然异乎常态地活动起来。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在这半夜的磨折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常五在仇虎后，正面出场。他的黑袍已经破碎，形色非常恐惧，拖着双手，呆望仇虎，蹒跚走入。

焦花氏虎子！虎子！你在哪儿？我瞧不见你。

仇虎（走进来，转过头）这儿。

焦花氏（跑到仇虎面前，抓着他）虎子，可怕死我了。

仇虎（一脸的汗水）金子，我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们。

焦花氏那会是谁？

仇虎（低声）我们走哪儿，那红灯也在哪儿。

焦花氏天，那不会是——

仇虎（睁大眼）你说——

〔远远有一声枪。

仇虎（忽然一手制住花氏）金子！

焦花氏走！走！他们又跟上来了。（常五提起精神听）

仇虎不！不！再听听。

〔远远又一声枪。

焦花氏他们就在后面！（拉着仇虎）赶快走。

常五（惧怯地）大星媳妇，这一气跑了二十来里，我……我再走不动了。

仇虎老鬼，你听着！（谛听）

〔远处又一枪，声更辽远。

仇虎（放了心）不要紧，这一帮狗离着我们远得很，他们奔向西了。

焦花氏（不安地）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出去呀？

仇虎快了！我想再走三里就差不多了。坐下！（坐在盘磨上，两手捧着头沉思）

常五仇……仇大爷，你……你们想把我带到哪儿去？

仇虎（抬起头）带你上西天。

常五大……大星媳妇，这个——你，你得替我说说，大星媳妇。

仇虎（爆发）老鬼！叫你不要提，不要提！

常 五（望着花氏）可是大星媳妇！——

仇 虎（倏地立起，举起枪对常五）你这个老东西！你大星大星地喊什么？

常 五哦，叫我不提大星呀！哦！那自然就不提，不提他！可是你说要我上西天，上西天，（对花氏）你说说，（不自主地）我的大星媳妇！

仇 虎（忍不下，向常五头上面立发一枪）你！

常 五（摸着自己）我——我的头。

焦花氏虎子，你怎么啦？你怎么又放枪？

仇 虎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提到他——他——我就（坐下）犯糊涂，犯——

焦花氏（撇开话头）虎子，你让常五伯回去吧？

仇 虎嗯，（低头）我是想让他回去。

常 五真的？

仇 虎嗯！

常 五现在？

仇 虎嗯。

焦花氏可是常五伯，大黑天，您——

常 五（连忙）不，不要紧，我可以宿在老神仙的土庙里。（向花氏）那么，回头见！我——我走了。（拔脚便走向右面）

仇 虎（忽然）站住！你说什么？你宿在哪儿？

常 五我说庙，我宿在老神仙的庙？

焦花氏（对常五）您——您走吧！

仇 虎（低声）老神仙？

常 五（莫明其妙）就是阎王老婆整天找的那个老神仙，他——他的庙。

仇 虎（忽然怪异地笑）金子，这黑林子我们进对了。

焦花氏怎么？

仇 虎（森严地）瞎子一定也在这林子里。

焦花氏嗯，我知道。

仇 虎（仿佛看见了）我总觉得她抱着黑子，会一步一步地跟着我们。（忽然打了个冷战）说不定，那，那红灯就是她！她！

焦花氏（望望他，又低下头）我——我早知道！

仇 虎你怎么早不说？

焦花氏我怕告诉你。

仇 虎怕！怕！（强自镇静）怕什么？

焦花氏（低声，恐怖地）她说过，孩子救不活，我们到哪儿，她也跟到哪儿。

仇 虎（迅速对常五）庙在哪儿？

常 五不远。就——就在旁边。

仇 虎（迅速地）你刚才看见瞎婆子抱着黑子出了门么？

常 五（向后退）看——看见。

仇 虎（抓着他的胳膊）上哪儿？

常 五（指着）上西。

仇 虎西是哪儿？



常 五（嘎嚅地）我看，狗蛋打着灯笼引她进——进了林子。

仇 虎进了林子？

常 五嗯。

仇 虎（放了手，回头望着更深的黑林）好！好！（走到井畔）

焦花氏常五伯，您，您走吧！（常五向右走）

常 五（低声问花氏）怎么，小——小黑子死了？

焦花氏（低声）小——小黑子——

仇 虎（跳起，狂乱地）你们说什么，说什么？小黑子不是我害的，小黑子不是我害的。（跳到井石上，举起两手）啊，天哪！我只杀了孩子的父亲，那是报我仇门两代的冤仇！我并没有害死孩子，叫孩子那么样死！我没有！天哪！（跳下，恳求地）黑子死的惨，是他奶奶动的手，不怪我，这不怪我！（坐在井石上低头）

焦花氏（觉得出常五惊吓的样子）常五伯，你快走吧，小心他——

常 五（连忙）是，是，我走！

仇 虎你说什么？

常 五（吓住）我——我没有说什么？

仇 虎（忽然立起）滚！快滚！

〔常五由右跑下，仇又坐在井石上。〕

焦花氏你怎么啦？

仇 虎我渴的很，（摸着自己的心）渴的很！（撕下身上的破布）哦，哪儿可以弄来一口水，一口凉水。（撕下来布，揩脸上的汗）

焦花氏（警告地）虎子，不要擦！不要擦！

仇 虎（望着她）怎么？

焦花氏小心你手上的血会擦到脸上。

仇 虎怕什么，这血擦在哪儿不是一样叫人看出来。血洗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啊，这林子好黑！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叹了一口气）

〔仇虎耳旁低微的声音：（如同第二幕末尾，大星在屋内梦呓。〕

叹口长气，似乎在答话，幽幽然）嗯，黑啊！好黑！

仇 虎（惊愕）你听！

焦花氏听什么？

仇 虎你……你没有听见——“黑——好黑”！

〔仇虎耳旁低声：（更幽幽地）“好黑！好黑的世界”！〕

仇 虎（如若催眠，喃喃地）嗯，“好黑的世界”！（恐惧地）天啊！

焦花氏（莫明其妙）虎子！你，你说什么？这——这是大——大星的话？

仇 虎怎么，你——你听不见？

焦花氏虎子，你别发糊涂！你听见了什么？

仇 虎没有什么。心里不知为什么只发慌？我——我象是——

焦花氏虎子，你怎么啦？你刚才为什么忽然跟常五说那一大堆子的话？

仇 虎我，我不知道。我口渴，我刚才头发昏。

焦花氏你为什么又提起大星，说你杀——杀了大——大星！

仇 虎（眩惑）我……我杀了大——大星？

〔仇虎耳旁低微声：（梦呓，窒塞地喘息）“……快……快！……”〕

我的刀！我的刀……”

仇 虎（喃喃地）“……我的刀！我的刀”！

焦花氏（几乎同时说）你又跟他提起小——小黑子。

仇 虎（低而慢地）小黑子？

〔仇虎耳旁低微声：“嗯——，好黑呀！”（苦痛地叹口长气）

仇 虎（忽然跳起，向着黑暗的林丛）啊，大星，我没有害死他，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大星，你不该跟着我？大星！我们俩是一小的好朋友，我现在害了你，不是我心黑，是你爹爹，你那阎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的惨，是你妈动的手！我仇 虎对得起你，你不能跟着我！你不能——（不知不觉拿出手枪）

焦花氏（吓得向后退，喘息）虎子，你——你怎么？你想着什么？小黑子不是你害的，天知道，地知道！你想这个做什么？你还不跑？我的命在你手里，虎子，自己别叫自己吓着，你别“磨烦”，（“迟延时间”的意思）再“磨烦”，天亮了，叫他们看见，我们两个就算完了。

仇 虎（望着黑暗）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悔恨地）小黑子——

焦花氏虎子，你还不快走！想什么？

仇 虎走！走！这不是个好地方，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焦花氏（支开他的想头）天亮就可以到车站。

仇 虎不等天亮就会到。

焦花氏（强作高兴）我们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仇 虎（打起精神）嗯，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焦花氏（忽然，指着辽远的处所）你听！

仇 虎什么！

〔渐渐听出远处火车在林外迅疾地奔驰。焦花氏车，火车。

仇 虎（谛听，点头）嗯，火车！（嘘出一口气）可离着我们还远着呢！

焦花氏那么，走，赶出林子。

仇 虎嗯，走！赶出林子就是活路。

〔一阵野风迅疾地从林间扫过，满天响起那肃杀可怖，“飒飒”的叶声，由上面漏下乱雨点般的天光，黑影在四处乱抖。

焦花氏天！（抓紧仇虎的腕）

仇 虎这是风！你怕？

焦花氏（挺起头）不，乘着树上漏下来这点亮，咱们跑！（二人携手跑，走了两步，花拉住仇虎，惊惧地叫喊）站住！虎子！（退了一步）虎子，（低声）你看，前面是什么？

仇 虎（凝定了神）树叶，草！

焦花氏（指着）不，那一堆一堆的。

仇 虎什么？

焦花氏（惧恐地）那一堆一堆的黑脑袋。

仇 虎（坚定地）那是石头。

焦花氏（指着那些在风里抖擞矮而胖的灌树，喘息）你看，那是什么？一堆一堆的黑圆圆的肉球，乱摇乱摆，向——向我们这边滚。

仇 虎瞎说，那是树！走！（二人轻悄悄地走了一步，仇虎忽然又停下。

由右面隐隐传来擂鼓的声音，非常单调，起首甚微弱，逐渐响起来，一直在这个景里响个不停）别动！

焦花氏怎么？

仇 虎你听，这是什么？

〔鼓声单调地在林中回响。

焦花氏（悸住）鼓！

仇 虎（有些惧怯，低声）鼓！

焦花氏（微弱地）庙里的鼓！

仇 虎（回首望花氏）半夜里这是干什么？

焦花氏（警惕地）瞎子进了庙了。

〔鼓声渐响。

仇 虎这鼓打得好瘁人！

焦花氏怪！鼓越打越响了。

仇 虎（深思）鼓能够把黑子打活了么？

焦花氏谁知道？这是那个怪物替瞎子做法呢。

仇 虎做什么法？

焦花氏（喃喃）念经，打鼓，拜斗，叫魂，一会儿她会出来叫的。

仇 虎（希望地）魂叫得回来么？

焦花氏叫不回来还叫不死么？

仇 虎（谛听，不自主地）这鼓！这鼓！

焦花氏（看他奇怪）你还听什么？还不快走，走！为什么你的脚在地上生了根！

仇 虎嗯，这个地方有点古怪！我们得走！我们得——

〔外面惨厉的声音：（远远地）回来呀！黑子！黑子你回来！

焦花氏（低声）天，她，她出来了！

〔外面的声音：（长悠悠地）孩子！回来！我的孩子，你回来！

仇 虎（怖惧地）她，她就离我们不远。

〔外面的声音：（几乎是嚎嚎）黑子！我的黑子！你回来！

焦花氏（忽然向右看）灯！红灯！

仇 虎（向右望）对。就是它，就是这个灯！

焦花氏（一面看一面说）前面那个人拿着灯笼！（对仇）他们越走越近了。（对仇）你看前面的是谁？

仇 虎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近）回来呀，小黑子！你不能不回来！黑子！

仇 虎（颤颤）她——她来了！

焦花氏（抓着仇虎）来！树后边！快！

〔二人躲在树后面。

〔狗蛋举着红灯笼领焦氏由右走出。焦氏头发散乱，衣服也被野生的荆棘刺破，她一手放在狗蛋的肩上，一手拖下来，两眼瞪视前面，泪水在眼下挂看，风过时，天光时尔由树上漏下，照见一个瞎子和一个白痴并肩而行，焦氏苦痛地锁住眉头，如一个悲哀的面具，狗蛋还是一副颠颠的行色，眼傻傻地偷看着焦氏，嘴里夹七夹八地不知念些什么。

焦 母（声音嘶哑，震颤出一种失望的鬼音）回来，黑子，我的心肝，

你回来！回来！我的肉，你快回来！（一面走，一面喊）你回来，我的小孙孙！我的小孙孙，（哭非哭，嚎非嚎的声音）你千万要回来呀！

〔狗蛋领她向左面走出。〕

仇 虎（由树隙露出头，恐惧）啊，这简直是到了地狱。焦花氏（也探出身子）走！

仇 虎（恐惧）走？可——你听！

〔外面狗蛋的声音：前边路不好走，还是回庙去，回庙去。〕

〔狗蛋又领焦氏由左上。〕

白傻子你听，鼓，鼓！别……别走远！回！回不去了。

焦 母（仍在嘶喊）回来！我的孙孙！不是奶奶害的你！回来，我的孙孙，是那个心毒的虎子，老天不容的鬼害的你。回来，我的黑子！奶奶等着你，我的孙孙，你回来！

〔狗蛋领着焦氏由右下。〕

焦花氏（由树丛中走出，低声）虎子！她走了！出来！

〔仇虎由树丛中走出。惊惧，悔恨，与原始的恐怖交替袭击他的心，在这一刹那间几乎使他整个变了性格，幻觉更敏锐起来，他仿佛成了个石人，呆立在那里。焦花氏走！〕

仇 虎走！（仍不动）

焦花氏（催促）走啊！

仇 虎（抬起头）你听，这是什么？

焦花氏鼓！

仇 虎嗯，鼓！鼓！（喃喃地仿效鼓声）“冬！冬！……”

焦花氏你为什么不走！

仇 虎（向左面看）你看，那面来了一个人！

焦花氏（莫明其妙）怎么？

仇 虎也打着个红灯笼。

焦花氏没有，黑烘烘的，哪儿来的灯笼。

仇 虎（坚决）有！有！怪，他还拿着一把伞。

焦花氏伞？（不相信地）大晴天拿着个伞干什么？

仇 虎嗯，他举着伞，提着灯笼，他朝我们这边走，这边走。（直眼望着）

焦花氏虎子，你——你别这样，你——

仇 虎真的，他——他来了！（更怪异地望着）

焦花氏（怯惧地）虎子！

仇 虎你看！

〔于是有个人形由左面悄悄移上，形容正如仇虎形容，举伞提灯笼，伞遮着上半身，看不见，只下半身露出一双蓝布的裤。那人形停住了步。〕

仇 虎喂，借光！弟兄！出这林子怎么走？

焦花氏虎子，你别吓唬我，你——你是跟谁说话？

仇 虎你没有看见眼面前有个人？

焦花氏没——没有。

仇 虎（指着那执伞的人形）怪，这不是！

焦花氏哪儿？

仇 虎（又指）这儿！（对着那个人形）喂，弟兄，你怎么不说话？

焦花氏（恳求）喂，虎子，你到底跟谁说话，你——你别吓唬我？

仇 虎怎么，你看不见，就在我们眼前！

焦花氏就在我们眼前？

仇 虎喂，弟兄，你别挡着自己的脸，你说话！出了林子得怎么走！

焦花氏虎子！

〔人形向仇虎身旁走去。

仇 虎你看，（回头向花氏）他走过来了。（在回头的时刻，那人形已走到仇虎的面前——伞挡着前面，观众看不见他——立好。仇虎回望正与此人打个对面。还看得不清楚，只嘘了一口气，倒退一步）喂，弟——兄！（那人形突然把红灯笼提到自己的脸上照，仇虎看个正好，虎子忽然惨厉地怪叫，声音幽长可怖，响彻林间）啊——啊——啊——啊！

〔随着喊声，那持伞举着红灯笼的人形倏地不见。蓦然野风疾迅地吹过来，满林顿时啸起肃杀的乱响，——

焦花氏（退后，惊惧）虎子！

仇 虎（睁大了恐怖的眼）走！快走！

焦花氏（在疾风中）你看见了什么？

仇 虎（悸住）走！说不得！走！走！

〔满林乱抖着重重的黑影，闪见仇虎拉着花氏由中间的荒路狂奔下。

〔鼓声单调地由远处传来。

## 第二景

〔在黑林子里——夜二时半。

〔林内一块洼地，地上长着青苔，平滑细软。在中间，远远立起一片连接不断的黑黝黝的丛林，左右伸出，把当中的低地圈在里面。看得见的是林前横着一段颓圮的土坡，有野蔓乱藤爬绕在上面。右边地势略高，立一棵雷火砸死的老树，骨棱棱的枝桠直插空际，木身烧焦只剩个空壳，原来树干已为啄木鸟朝夕啄成洞穴，现在满身是眼，更显得树形古怪。树下丛生野草和不知名的毒花，有秋天的虫在里面低唱。靠左地势渐低，孤孤单单地矗立一根电线杆，年久失修，有些倾斜。接连一根一根的木柱向中间远处引去，越过当中的土坡，直到看不清楚的林丛里。电线杆旁边横放几块大石，歪歪地横在洼地上。立在洼地中，可以望见漆黑的天空。惨森森的月亮，为黑云遮了一半，斜嵌在树林上，昏晕晕的白光照着中间的洼地，化成一片诡异如幽灵所居的境界。天上黑云连绵不断，如乌黑的山峦，和地上黑郁郁的树林混成一片原野的神秘。

〔风吹过来，电线微微发出呜呜的音浪。远处单调的鼓声甚为微弱，静下心来，才听得清楚。

〔仇虎由右面蹒跚跑上，喘息不停，一只鞋子已经不见，上身衣服几乎全为荆棘钩连，撕成乱条，脸上流满汗水，不时摸着腰

里插好的手枪和弹袋，神色恐慌，两只疑惧的眼四处探望。

仇 虎哦，妈啊！（用手背揩下额前的汗）我这是到了哪儿了？

（望望四周）

焦花氏（在外面）虎子，你把路认出来了么？

仇 虎（回头）看——看不大清楚。金子，你先来！月亮出来了，也许找得出路来。（他疲倦地靠在死树的枯干上）哦！渴！好渴！

（自己咽着吐沫）

〔花氏由右面低首上，支着一根粗树枝。她走进来，抬头，眼惊异地望着四周和天空的昏惨惨的月色。她的头发散乱地披下来，虽然不断地向后掠，走两步又固执地坠在额前。她也满身是汗，衣服紧贴前后，几处撕成破口。眼里交流着恐惧和希望，手里还拿着小包袱，焦灼地望着仇虎。〕

焦花氏（嘘出一口气，希望地）我们快走出林子了吧？

仇 虎（还倚在树旁，望着天）谁知道，大概快了！

焦花氏（燃着希望）快了？

仇 虎（点头，机械地）快了！

〔忽然树上的鸟连连啄木，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音。仇虎（忽然由树旁跳起）啊？（向上望）〕

焦花氏什么！什么！

仇 虎听！（树上又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音）

焦花氏什么？

仇 虎鸟！啄木鸟！

焦花氏哦，这林子会把我们吓死的。

仇 虎不，不，我们就要出去。你看，我们已经又走出十几里了。焦花氏那不早应该出去了么？

仇 虎嗯，可——可（忽然暴躁地）我们迷了路。

焦花氏（重复地叹息）迷了路，不认识道。

仇 虎迷了路！迷了路！（心如火焚）上哪儿走？（四面旋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啊，妈呀！我们上哪儿走？这大黑天，看不见路走，找不着人问。我从前走这条路的记号现在一个也找不着，走了十里，还在林子里！走了二十里，还在林子里！我们乱跑这半天，三十里也有了，可是还在这黑林子里。出不了林子，就见不了铁道；见不了铁道，就找不着活路；找不着活路，（忽然）啊！啊！啊！（一下，两下，三下把衣服撕去，露出黑茸茸的胸膛，抄起手枪，绝望地）好，来吧，你们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我仇虎生下地，就受尽了你们的委屈，冤枉，欺负，我虎子生来命不济，死总要得死得值！金子，再听见枪响，我们就冲，死就死了吧。

焦花氏虎子！（安慰地）你别急！你是渴了，我知道你的心里不自在。虎子，我们不该死的，不该死的，我们并不是坏人。虎子，你走这一条路不是人逼的么？我走这条路，不也是人逼的么？谁叫你杀了人，不是阎王逼你杀的么？谁叫我跟着你走，不也是阎王逼我做的么？我从前没有想嫁焦家，你从前也没有想害焦家，我们是一对可怜虫，谁也不能做了自己的主，我们现在就

是都错了，叫老天爷替我们想想，难道这些事都得由我们担待么？仇虎哼，老天爷会替有势力的人打算，不会替我们想的。  
焦花氏那么，天是没有眼睛的。

仇 虎谁又说他有呢。（机械地）走吧！

焦花氏走！上哪儿走？

仇 虎（喃喃地）上哪儿走？

焦花氏我们迷了路。

仇 虎（绝望）迷了路！

焦花氏（忽然，惧怕地）虎子，你听！

仇 虎（抬头）听什么？

焦花氏（对右面）向远处听。

仇 虎（还不大清楚）什——么？

焦花氏（低声）你没有听见？鼓！庙里的鼓。

仇 虎鼓？

〔单调的鼓声渐渐响起来。

仇 虎（愤恨地）对了，是鼓！是鼓！

焦花氏（低声）我们连庙旁边还没有走开。

仇 虎怎么，我们还在庙旁边打转转，还在这儿！还在这儿！

焦花氏（忍不下）哦，妈呀！我们这是怎么着啦！（抱着仇虎，摇撼他）  
我们这是怎么着啦？

〔树上啄木鸟又连声“剥剥”，音声空旷怪异，二人倏地分开，仰视树梢，这时由旷野深处传来辽远的凄厉的呼声，二人惊愕地回头，渐为呼声慑住，如被催眠。

〔远处的呼声：（凄厉而悠长）“回来！我的小孙孙！你快回来，我的小命根哪！回来，奶奶在等着你哟！（不象人声）回——来呀！——黑——子！你——快——回——来！”

仇 虎（慑住，喃喃地）小黑子！小黑子！

焦花氏哦，妈呀，（低声）她——她真地跟上我们了。

仇 虎（喃喃）小黑子！小黑子！

焦花氏你说什么？

仇 虎她——她又要来了。

焦花氏（望着仇虎，惧怯地）谁？

仇 虎她！她！（忽然向左望）你看！她！她来了。

〔由左面悄悄走上焦氏的人形，两手举着小黑子。闭着眼，向右面走，走到仇虎面前，面站。

仇 虎（惊恐，低声）你看，她又来找我！

焦花氏虎子，你怎么，你看见了什么？

〔焦氏的人形睁开了眼，瞪视花氏和仇虎。

仇 虎（摇头）我——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焦花氏你说，谁？虎子！

仇 虎（低哑失声）瞎子同——同小黑子就在你眼前。

焦花氏（大叫一声，跑到电线杆下面）虎子，你——你又中了邪啦。（焦氏的人形直瞪仇虎）

仇 虎（对着焦氏的人形，哀求地）不是我！不——不是我！我没有打

算害你的黑子，大星是我——我害的。可我——（喘息）我已经觉得够了，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并没害死你的子孙！我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愈说气力愈弱，那人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又悄悄向右方走下。虎子望着她消逝，揩着眼前的汗水）哦，天哪！

焦花氏（慢慢走向前）怎么啦？

仇 虎她走了。

焦花氏（忽起疑惑，抓住仇虎）虎子，你告诉我小黑子究竟怎么死的？

仇 虎（机械地）他奶奶打死的。

焦花氏我知道。可你叫我把黑子抱到屋里是怎么回事？

仇 虎唔，（低沉）一网打尽，一个不留。

焦花氏为什么？

仇 虎焦家害我比这个毒。

焦花氏那么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里。

仇 虎（苦痛）嗯，成心！

焦花氏你早知道瞎子会拿棍子到你屋里去。

仇 虎知道。

焦花氏你是想害死黑子！

仇 虎嗯！

焦花氏你想到她一铁棍会把孩子打——

仇 虎（爆发）不，不，没有，没有。我没想到，我原来只是恨瞎子！我只想把她顶疼的人亲手毁了，我再走路，可是大星死后我就不成了，那会儿工夫，我什么心事都没有了，我忘了屋里有个黑子，我看见她走进来，妈的！（敲自己的脑袋）我就忘记黑子这段事情，等到你一提醒，可是已经“砰”一下子——（痛苦地）你看，这怪我！这怪得了我么？

焦花氏那么，你还老想着这个做什么？

仇 虎（苦闷地）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他们总在我眼前晃。你听，这鼓，这催命的鼓！它这不是叫黑子的魂，它是催我的命。

焦花氏（想转开他的想念，大声）虎子，你忘了你的爹爹了么？仇 虎对！没有！

焦花氏虎子，你还记得你的妹妹么？

仇 虎对，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死得委屈，（喃喃）对！对！对！我那年迈的爹叫阎王活埋，十五岁的妹妹叫他卖，对！卖死在那个——

〔啄木鸟又“剥剥”地发出空洞的啄木声。焦花氏你听！这是什么？

仇 虎（不顾她）叫他卖死在那个烟花巷。嗯，对！我在狱里做苦力，叫人骗了老婆，占了地，打瘸了腿，嗯，对！对！我仇虎是好百姓，苦汉子，受了多少欺负，冤枉，委屈，对！对！对！我现在杀他焦家一个算什么？杀他两个算什么？就杀了他全家算什么？对！对！大星死了，我为什么要担待？对！他儿子死了，我为什么要担待？对！我为什么要心里犯糊涂，老想着焦家祖孙



三代这三个死鬼，对！对！我自己那年迈的爹爹，头发都白了，（忽然看见右面昏黑里出现了什么，不知不觉地慢下来）人都快走不动了。

〔黑暗里，由右面冉冉飞舞过一只青蓝光焰的萤火虫，向土坡上飞去。〕

焦花氏（仍想转开他的思念）虎子，你看，萤火虫，萤火虫！

仇虎（瞪目张口，望着萤火虫后面的人群，口里慢慢地）人都快走不动了，他们还串通土匪，对！对！拿来——

〔萤火虫摇摇向土坡飞，随在后面是一堆无声的人群，静悄悄地也向土坡走。前面是三个短打扮的狰狞大汉，拿着铁铲木棍，迈着大步，殿压后面是洪老，一个圆缸粗细的黑矮胖子，手摇芭蕉扇，脸上流汗，一边揩，一面喘，象是走了多少路程。中间押着一个白发的农人，——仇荣——身量瘦小，伛偻着终年辛苦的背影，惧怯地随着大汉步行，时而回头望着洪老，眼里露出哀恳乞怜的神色。单调的鼓声愈击愈响，这一堆人形随着鼓声象一群木偶在薄雾里呆板地移行。昏黄的月色照着土坡，黑云布满了天空，地上半是阴影。在土坡高处忽而渐渐显出一个背立的彪悍的人形，披着黑斗篷，底下仿佛穿着黄呢军裤，但是看不清楚。人押到坡上，洪老很恭谨地对那个背立的人形说话，洪老的脸正对观众。这时那白发的农人低头默立一旁。〕

焦花氏虎子，你在看什么？

仇虎（低声）那——那不是洪老？他，他们来这儿是干什么？

焦花氏（望着虎子）在哪儿？

仇虎土坡——土坡上。（呆望着那人群）

〔那背立的人形仿佛告诉洪老多少话，洪老连连点头。于是转过身，对着那垂首的老者举手威吓，两个大汉一起围起那老人，似乎也在逼迫。内中一个大汉在掘土挖坑，一时，由老人怀里搜出东西，由洪老交给那背立的，那背立的人摇头，把东西扔下。〕

焦花氏虎子！

仇虎（倒吸一口气）这个老头别是我爹？可是他死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洪老继续搜索，两个壮汉叫老人背过脸，合同刑逼，老人先只垂首不语，最后似乎痛极而呼。忽然由左面跑来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忍不下去，似乎狂呼而出，手里拿着字据，交与那背立的人形，哀求他释放老人。仇虎哦，妈！这不是我的妹妹！妹……妹！〕

焦花氏（拉着仇虎）虎子，你怎么啦！你忍忍！你忍忍！

〔洪老见得着字据，大喜。那小姑娘走到老人面前跪下，老人骂责她不该出来。那背立人形吩咐洪老拉开他们，叫两个大汉动手埋人。一个壮汉捉住小姑娘，那两个抓住老人的背膊，洪老狞恶地指着土坑告诉老人，小姑娘听见便哭，老人转过身来仰天大嚎，脸正向仇虎。仇虎（突由催眠状态醒起，看明白，狂呼）爹！爹爹！我的爹爹！〕

焦花氏虎子，（拉住他）你别中了邪，你叫谁？

仇 虎爹！爹爹。虎子在这儿！虎子在这里！（回首对花氏）你放开我！

（一手甩开花氏，抽出手枪，向土坡奔去，对着那背立的人形，暴怒地）你这个土匪，你——（忽然那背立的人形转过身来，焦阎王如同那图像所摹的刻下一般。穿着连长的军装，森厉地立在那里。惨月昏昏地射照他的脸，浓眉下两只可怖的黑眼射出惧人的凶光。仇虎愣了一下，狠毒地）阎王！

焦花氏（在下面，吓昏了）阎王？

仇 虎（野兽一般）我可碰着了你！（对着阎王连放三枪。那群人形倏地不见）

焦花氏虎子！虎子！

〔黑云遮满了月光，地下又突然黑起来。仇虎金子！金子！你在哪儿！

焦花氏这儿！

仇 虎（奔下来）你看见他们没有？

焦花氏（恐惧）没有！

仇 虎快走！地上又没有亮了。

〔仇虎拉着花氏由左面奔下。鼓仍单调地由林中传来。

### 第三景

〔在黑林子里——夜三时。

〔林内一片水塘边。水塘后面仍是暗黑的林丛，水面很宽阔，望得见天上的星云返射浮光上。天上乌云并未散开，月色却毫无遮掩。半圆的月沉沉浮在天空，薄雾笼罩地面，一切的氛围仍然是诡异幽寂，有青蛙在长着芦苇的浅水地带低声聒聒不停。水畔靠左伸出一段腐旧的木板曾经用来洗衣淘米，现在走上人便摇摇欲断。水塘右岸低低斜伸一棵古老的柳树，柳枝垂拂水面。塘前是一块草地，靠左立一排破烂的栅栏，栏门歪歪的。右边茁生人高的野蒿，蒿旁有一棵小树，几块石头。

〔远处隐隐传来微弱的单调的鼓声，风吹来，才听得略微清晰，渐渐又听不见。

〔一刻，右面野蒿里有慌乱的奔跑与痛苦的喘息声，蛙声骤而停止，仇虎和花氏由右面野蒿中钻出来，二人疲乏欲死，仇虎的腿上满是刺伤，血殷殷流下。他肩上背着小包袱，手里拿着一根树杆，他的形状更象个野人，头发藏满草梗，汗珠向下滴，两脚赤光光，脚趾为硬石磨破，裹着破布条。黑茸茸的胸膛沾腻一块一块的泥土，如同一个恐怖的困兽，他的胸剧烈地起伏着。花氏的眼警惕地随着仇虎的足迹，她的衣袖为野蒿勾破，撕成碎条，于是腕上两副的金亮亮的手镯更露得清楚，随着她的机警的行动颤栗着。奔跑使她昏晕欲倒。头发为汗水浸湿，黏连几处。她的脸象洗过一样，颈下两三个扣子解开，上衣只掩盖着胸乳，裤腿卷上去，如同涉过浅河。

〔仇虎一手拉出花氏，把树干扔在一旁倚着小树的干，仰天喘息。二人的视线为蒿遮住，看不见水塘。

仇 虎哦，天！（用手背揩擦脸上的汗）

焦花氏（几乎晕倒，立在仇旁）哦，可走出来了。

仇 虎（苦痛地摇头，闭着眼）从蒿子里算跑出来了，可是我们还在林子里！

焦花氏（惨痛地）还在林子里！哦，妈呀！（滑倒，跌坐在石头上）

仇 虎（忙去扶她，焦灼地）金子！金子！你怎么啦？

焦花氏（推开他）没有什么，我就走不动了！

仇 虎走不动？

焦花氏我头昏，我想喝水，喝口水！

仇 虎（失望地）水！水！

焦花氏（喘息）哪里有水，就一口水，（低声）就一口水！

仇 虎（颓然坐在一个较高的石上。两手捧着腮骨，暗哑地）哪里有水！哪里有水！（苦痛地摸着喉咙，咽着唾沫）哦，我拿一桶金子换一桶水！可——（喘息）哪儿有水？焦花氏（咬住牙）哦，我的脚！

仇 虎怎么？

焦花氏这一脚都是泡，痛得钻心。

仇 虎（暗郁）金子！

焦花氏什么？

仇 虎你跟我跑出来只有苦。

焦花氏可我——我心里是舒服的。

仇 虎人家看我是个强盗。

焦花氏（斩钉截铁）我是强盗婆。

仇 虎人家逮着我就砍。

焦花氏我跟你生下儿子报你的仇。

仇 虎可你——（感激地望着她，忽然）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焦花氏（执意地）我跟你一同到那黄金铺的地。

仇 虎（低头，看自己的丑陋）为什么单挑上我？

焦花氏（肯定地）就你配去，我——（低声）配去。

仇 虎可是世上并没有黄金铺的城。

焦花氏有，有。你不知道，我梦见过。（忽然）你听！（远远似乎有火车疾弛的声音）

仇 虎什么？

焦花氏我们快出林子了！

仇 虎怎么？

焦花氏（浮出一丝笑的影）火车？“吐——图——突——吐！吐——图——突——吐！”你听不见？

仇 虎（奇怪地望着她）听不见，你在做梦。

焦花氏谁做梦？你听！（仿佛那火车愈驰愈远的渐渐消逝的声音）“吐——图——突——吐，吐——图——突——吐！”你听，慢慢就没有了，（忽对仇虎）现在就没有了。

仇 虎（明白这些声音都是她脑内的幻相，哀怜地唉口气）嗯，金子，也许我到过那黄金铺的好地方。可（愤恨地）我就想到我在那块地方整年整月地日里夜里受的罪，我做苦力，挑土块，挨鞭

子，一直等到我腿打瘸，人得了病，解到旁处，我才逃出来。那里的弟兄跟我一样受着罪，死的死，病的病，那里黄金子倒是有，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弟兄一个一个瘦得象个鬼，（声音渐小）象个鬼，苦，——苦，——苦，……

〔塘边忽而青蛙叫起来。〕

焦花氏 你听！这不是蛤蟆叫！

仇 虎（谛听）是，是蛤蟆！那么（狂喜）有水啦！

焦花氏（叫起）水！（忽而现出野蒿所遮掩的地带，望见一片水塘，颤抖地）哦，虎子！水！水（仇也跑出，花氏跑到塘边跪下取水，但为芦苇挡住，下不得手）

仇 虎（颤颤地）水！水！金子，那儿有板！（指塘边的条板）上去，趴在上面喝，你喝够了我再喝。（金子奔上巍巍的木板，趴在上面喝水，仇虎在塘畔芦苇旁焦灼地等候。这时由左面慢慢起一种含糊的一面“哼”一面和的多少人的工作声，观众听得见的，单调而沉闷，在月光下，传到耳里，其声诡异，不似人音。仿佛有许多冤苦的幽魂在呻喊，而又不敢放声。仇虎耳朵竖起，忽然转过身来，出神谛听）

焦花氏（在木板上）虎子！虎子！你也来，有地方，我捧着水，你喝。

仇 虎（目不转睛望着左面，机械地）嗯！

〔由左缓缓踱出一对一对的人形，都是囚犯的模样，灰衣赤足，汗淋漓的，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光着秃顶，有的执着汗巾。或者腰上挂系着铁链，或者足踝上拴着铁链，多半瘦若枯柴，每两个系在一起。二人共抬一大筐土块。约莫有十人的光景，一个个低下头，慢慢地前面“哼”后面“唉”，离着仇 虎有半丈的距离，一对一对走过去。〕

仇 虎（张口）天！这不是他们？！

焦花氏（由木板走过来）虎子！虎子！你怎么不喝水！

仇 虎（悸住）别说话，你听！

〔由左面又走出一对囚犯，抬着水桶，桶上浮着瓢。前面的人拿铁铲，后面的拖着铁锄头。“哼啊！”“唷啊！”“哼啊！”“唷啊！”〕

焦花氏听什么？

仇 虎（仍然注视他们）听不见？就这样！就这样！“哼啊！”“唷啊！”

焦花氏（明白了他又生了幻相）哦，虎子！

〔由左面走出一个魁伟的大汉，光着头，胳膊肘挂着狱警的黄制服，帽子放在手里，一只手提着皮鞭，身上只穿一件背心，汗水流下来。西瓜大的光头油亮亮，凶恶的眼睛前瞻后望，时尔摸着身上的手枪。回头向左瞻望，后面还有多少囚犯，在幽暗的左面低沉冤愤地“哼啊！”“唷啊！”工作着，一直不停。这时前面的囚犯已把土筐放下，大家揩汗，拿帽子当扇扇。〕

仇 虎哦，（望着那狱警，不寒而栗地）他！他还没有死！焦花氏虎子，走！走！你又看见什么？

仇 虎（摇手）不，不。

〔在右面休息的囚犯，有坐的，有蹲的，有斜靠在土筐上的，有

立在那里偷偷与同伴说话的，有低头不语的，有暗暗擦着眼泪的。这时中间有个满脸疤痕，一双长腿的壮年囚犯，看见了仇虎一个人指指点点仿佛谈他。于是那有疤痕的汉子似乎招呼仇虎，象在叫：“虎子，你，你怎么不来！弟兄们都在这儿。”

仇 虎（忽然看见了他）这不是火车头么？（惊喜）火车头，火车头。（那有疤痕的火车头连连答应招手，并且告诉其他的囚犯）我是虎子——小虎子！

焦花氏（拉着仇虎）虎子，你——你别这样！

仇 虎（不顾她，他看见那帮囚犯一个一个向他望，都是惊喜而悲哀的神色，有的向他招手，有的叫他不要来。仇虎举起双手，对着他们。内中有一个大鼻头的瘦个儿，举动滑稽，对他拍手做脸，叫他快来）这不是老窝瓜么？老窝瓜，你们好么？（许多人都悲哀地摇摇头，老窝瓜又在招手，一个小矮个满脸麻子的人劝阻他）不要紧，麻子爹，我不去的，我逃出来了。（忽然对着那个擦眼泪的瘦弱的囚犯）喂，小寡妇，你怎么还是在哭呀！（小寡妇招头望望他，又低头哭泣。这时忽而一个满脸髭须的黑汉子抄起一根扁担，仿佛要跑向仇虎，对他打去，旁边一个大嘴小眼睛的囚犯接住他）赛张飞，你还记着那段仇，要打我么？野驴，你不用拉他，他打不着我，我逃出来了！（愉快地）我逃出来了。（囚犯里似乎愈闹愈凶，那狱警蓦然回头，举起皮鞭向囚犯们乱抽下去。内中有人拉住狱卒，指着仇虎告诉这次争吵是为了他。那狱卒听见便回首盯着仇虎，仇虎惧极，反身想跑，然而狱警仿佛一声大叫，虎子便如老鼠僵立不动，那狱卒以鞭指他又指右面的囚犯，意思叫他赶快回来做活，似乎在喊：“滚过来！”

仇 虎！”虎子一旁颤抖，低头）我去！我去！我去！

焦花氏（惊极）虎子，你别去！你别去！（但是看着仇虎恐怖的眼，只得放手，呆立在那里）

〔仇虎走进囚犯群，狱警吩咐他们与仇虎上了脚铐，令一个囚犯下来执鞭催促，仇抬起土筐，随在后面走，一不小心，狱警呼打，那执鞭的囚犯就狠命打下。仇虎（每打一下，不自主摸着背脊，喊出）啊！啊！啊！

焦花氏（苦痛地）哦！虎子！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仇 虎（低声对着旁边的人）他打瘸了我一条腿，又想打瘸了我第二条腿。（前面的囚犯由右面走下，一个囚犯放下土担子，到水桶前喝水，又一个也在喝，又一个……又一个，仇虎在一旁羡慕，实在忍不下心里的渴，跑到水桶前面，拿起瓢取水。忽而那狱警似乎大吼一声，走到面前，抢过皮鞭，把瓢子打下来，向仇虎乱抽去。仇虎忽而硬起来，一声不哼。在狱卒喘息间，他忽而抢下他的鞭子，向狱卒打下）

仇 虎我拚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狱卒忽而抽出身上的手枪，向仇施放，但是不见响声，枪子放不出去。

仇 虎（狂笑）你也有这么一天，你的枪也不灵了。你还欺负我们，你

还欺负我们！现在你看我的！（抽出自己腰里的手枪，那些囚犯都退在后面，缩成一团。狱警大惊，四处奔跑，仇虎连对他放了两枪，“砰！砰！”一切人形忽然不见。仇虎惊愕地瞩目四周，望望月亮，俯视自己的脚下，并无脚镣的痕迹）哦，天啊！

焦花氏（一直被仇虎独自呼号迷惑住，现在才醒，捧一口水慢慢走过来）虎子，你喝口水。

仇 虎（机械地）喝口水？（刚想低首喝——）  
〔忽然一阵风吹过来，很清晰的鼓声一下一下打入人的耳鼓，森然可畏。〕

仇 虎（对着花氏）鼓！鼓！鼓！（忽然）什么，还在这儿，还在这儿？  
（大叫）我们中了邪了！（推开花氏捧水的手，拉住她由左面跑下）  
〔鼓声在这一场单调地响着。〕

#### 第四景

〔在黑林子里——夜四时半。〕

〔林内小破庙旁。四面围起黑压压的林丛，由当中望进去，深邃可怖，一条蜿蜒的草径从那黑洞似的树林里引到眼前。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在那短短的野草下藏匿着秋虫纵情地低唱。沿着那草径筑起粗细不匀的电线杆，靠外面的还清楚，里面的很象那黑洞口里的长牙。靠右偏后立起一座颓落的半人高的小土厢，里面曾经供祀个神祇，如今完全荒废。小庙前面一尺高的小土台原为插放香火，多少年风吹雨打，逐渐夷平。小庙的土顶已经歪斜，远看，小庙象个座椅，前面的土台仿佛是个小桌，有几块石头在旁边树立着。靠左偏前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杨，树叶在上面萧瑟作响。树前横放一块平整的长石，上面长满青苔，不知哪年香火盛时，虔诚的香客派来石工凿成平面，为人休息的。满林树叶甚密，只正中留一线天空，而天空又为黑云遮满，不见月色，于是这里黑漆漆的，幽森可畏。偶尔风吹过来，树叶和电线的响声同时齐作，仿佛有野生的动物在林中穿过。〕

〔仇虎扶着花氏由当中深邃的草径一步一步地拖过来，两人都是一身水泥。仇虎只剩下一条短短沿边撕成犬齿的布裤，花氏的鞋也在水里失去，衣裙滴下水，裤子卷得更高。包袱是在手里。仇虎一手举着手枪和弹袋，一手扶着花氏，眼里忽然烧起反抗的怒火，浑身水淋淋的。他回头呆望着更深的黑暗，打了一个寒战。忙匆匆地走进。〕

仇 虎哦！好黑，（不觉又怕起来）怎么又走进来这么个黑地方。金子，（觉得花氏向下溜）金子！金子！

焦花氏（抬头，把眼前的头发掠过去）我——我真走不动了。

仇 虎（指着眼前一块石头）那么，你坐下。（扶着她坐下）

焦花氏（打了个寒战）好冷！（希望地）赶过了这道水也许快出林子了吧。

仇 虎（坐下）也许吧，赶过了河，路好象平整了点似的。

焦花氏（回头望）我们走的象是一条大路。

仇 虎（叹了一口气）反正鼓是听不见了。

焦花氏嗯，鼓没有了，（振作地）我们就要出林子。

仇 虎（忽然兴奋地立起）嗯，出林子，出林子！出林子赶上火车也许——也许天还没亮。（忽然仰望天空）怪，天上又不见月亮了。

焦花氏（不自主地也望上去）嗯，刚才好好的，怎么一会儿连个星星也没有？

仇 虎（忽而惊吓失声）金子！

焦花氏怎么？

仇 虎真的，一个星星也没有。

焦花氏我们不还有一盒洋火。

仇 虎洋火只剩下两——两根了。

焦花氏那么我们怎么走？怎么走？

仇 虎嗯，（失望地）怎么走？（坐在石头上）黑，黑，黑得连颗星星的亮都没有。怎么走？怎么走？

焦花氏（喃喃地）怎么走？（忽然走到白杨树下，跪下）哦，天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再露一会儿月亮吧，再施舍给我们一点点儿的亮吧！（哀恳地）哦，就一会儿，一小会儿，天，可怜可怜我们这一对走投无路——

仇 虎（暴声）金子，你求什么？你求什么？天，天，天，什么天？（暴躁地乱动着两手）没有，没有，没有！我恨这个天，我恨这个天。你别求它，叫你别求它！

焦花氏（觉得身上有洒下来的雨点）虎子！

仇 虎什么？

焦花氏（慢慢地）天下了雨了。

仇 虎你说你身上洒下来了雨点？

焦花氏嗯，我脸上也有。

仇 虎那是我的血，我胳膊上的血甩出来的。

焦花氏（惊愕地）你又流了血了。

仇 虎嗯！（暗郁地）这就是天！你求它做什么。

焦花氏（摇头）可怜，虎子，（坐在杨树前的长石上）今天一夜把你都逼疯了。

仇 虎（愤恨）疯？哼，我得个疯。今天一天我过了一辈子，我仇虎生来是个明白人，死也做个明白鬼。要我今天死了，我死了见了五殿阎罗，我也得问个清楚：我仇虎为什么生下来就得叫人欺负冤枉，打到阎罗宝殿，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个明白。

焦花氏（怕他又说胡话）虎子，你听草里头！  
〔草里秋虫低吟。〕

仇 虎什么！

焦花氏蚰蚰！

仇 虎嗯。

〔处远传来“布谷”的鸣声。〕

焦花氏（忽然愉快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仇 虎（听了一刻，忽然，叹了一口气）完了！没有了！

焦花氏（明白他的意思所指，然而——）为什么？

〔不等问毕，一阵风吹来，电线鸣响起来，白杨树叶“哗哗”地乱嚎，风飕飕的。〕

焦花氏（打寒战）哦，虎子！

仇 虎你别怕。

焦花氏（掩饰，打个寒战）不，好冷。（指着右面的荒址上）那——那是什么？

仇 虎破庙。

焦花氏虎子，我们走吧。

〔风吹过去，忽由远处幽长地呼出惨厉的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那声音：（因为辽远而有些含糊，凄厉地）回来呀，我的黑子！快回来吧！我的小黑子。〕

仇 虎（突然变了声音，暗哑地）你听，你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那声音：（更凄寂地，渐近）回来，我的孙孙！快回来吧，我的小小孙孙。〕

焦花氏（惊恐）她！——她！——她！

仇 虎她又跟上我们了。

〔那声音：（怪厉。不似人声，渐远）魂快回来，我的黑子！

你魂快回来，我的心肝孙孙。〕

焦花氏（忽然抱住仇虎）哦，天！

仇 虎（颤抖）我们快——快走吧。

焦花氏嗯，（刚走了两步，一脚踏在软而有刺的东西上，大叫起来）啊！虎子，我的脚！

仇 虎什么？

焦花氏脚底下，软几几的，刺！刺！乱动！

仇 虎（由弹袋里取出洋火划燃，二人往下看）哪儿？

焦花氏这儿！这儿！

仇 虎（二人围着那个东西，一只火照着他们恐怖的脸）刺猬！

焦花氏（放下心）刺猬。

〔这时由当中远处怪异地唱起一句“初一十五庙门开”。仇虎蓦然回头。〕

仇 虎这是谁？

焦花氏象——象狗蛋！

〔顿时四处和唱着一群低沉幽森的声音：“初一十五庙门开”，如同有多少被压迫冤屈的幽灵。仇虎金子，你听，这是哪一堆人唱。〕

焦花氏现在？

仇 虎嗯！

焦花氏（摇头）没有，——没有人唱。

〔接着，当中远处又在森厉可怖地唱：“牛头马面两边排。”〕

仇 虎谁——谁又在唱？

焦花氏（谛听）是——是狗蛋。

〔跟随，四面又唱起多少低沉的声音，哀悼地重复着：“牛头马



面两边排！”这时仇虎忽而看见在右边破庙前黑暗里冉冉立起牛头和马面，如同一对泥傀儡，相对而立。

仇 虎（惊愕，低声）这——是——什——么？

焦花氏（不明白）什么？

仇 虎（更低声）你没看见？

〔当中远处又唱：“殿前的判官哟，掌着生死的簿。”仇虎你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嗯，听见，这一定是狗蛋学的你。

〔紧接，四外阴沉沉地合唱“殿前的判官哟掌着生死的簿”。仇虎的眼里又在庙前边土台旁幻出一个披戴青纱，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象个泥胎，悄悄地立在那里。仇虎（倒呼出一口气）怎——么——回——事？

焦花氏虎子！

仇 虎妈呀！

〔不间断地当中远处又唱：“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

焦花氏（拉着仇虎）走吧！虎子（仇虎不动）

〔立时，四边和起：“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仇虎望见黑地里冉冉冒出一个手执拘牌的青脸的小鬼，立在土台之旁，恰如泥像。

仇 虎哦！（揩揩头上的汗）

〔当中远处又唱，但是此次威森森地：“阎王老爷哟当中坐。”〔立刻仿佛四面八方和起那沉重而森严的句子，如若地下多少声音一齐苦痛而畏惧地低吼出来：“阎王老爷哟当中坐。”似乎都等待着那最后的审判。仇虎望见一片昏黑的惨阴阴的雾里渐渐显出一个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端坐小土庙之上，前面的土台成了判桌。阎罗正如庙里所见，一丝不动，塑好的泥胎。

仇 虎（目瞪口呆）哦，妈！

焦花氏（更低的声音，为仇虎的森严态度慑吸）虎子，你——看——见——什么！

仇 虎说，说不得。

〔当中远处幽远而悲悼地唱：“一阵阴风哟吹了个女鬼来！”

〔立刻，仿佛四面簌落簌落风声阴沉沉地吹起，四处幽长而哀伤地和唱，此次大半是女子的低声：“一阵哪阴风哟吹了个女鬼来！”随着四面的风声怨声，一个瘦小，穿着一身月白纺绸衣衫姑娘，轻悄悄由黑暗里露出来。这姑娘的相貌和第二景的所见的毫无二致，只是更为怯弱苍白，鬓角贴上两张薄荷膏，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她轻飘飘地移过去，象是一阵风，不沾尘埃，到了判桌前面跪下。仇虎（惊愕）哦，我的屈死的妹妹。（花氏一声不响，看着仇虎，惊恐万分，不知怎样对他好）

〔于是阎罗开始审问，他的动作非常象个傀儡，判官在一旁查看手执的案卷。四方仿佛有多少无告的幽灵在呜咽哀嚎，后面有许多幽昧不明的人形移动，那绸衣的姑娘似乎哀痛地诉说自己生前的悲惨的遭遇，眼泪汪汪，告诉怎样父亲死，哥哥下了狱，

自己也卖到妓院，怎样窑主客人一天一天地逼得吊死。说完深深叩头，哀请阎罗做主。仇虎（含着眼泪听她申诉，不自主地泪水流下，他揩了又揩，很低）哦，妹妹！我的可怜的妹妹，你死得好惨！好委屈呀！〔阎罗似乎对判官略略商议，便命传仇荣过审。桌前的青面小鬼将拘魂牌向里面一举，嘴里仿佛在喊些什么，立时四面八方多少幽灵哀悼地低声应和，于是由黑暗里走出另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带着白发龙钟的老农人，踱到桌前。那老头手铐脚镣，看见女儿，二人抱头大哭——无声。——判官似乎大吼一声，两人同时跪下，那老者叩头如捣蒜、哀哀凄凄地把自己如何被阎王逼死的情形申诉个完全，说完又叩头无数。

仇 虎（愤恨）哦，爹爹，我的苦命的爹爹！今天我们仇家人再得不到公道，那么世上就没有天理了。

〔这时忽然阎罗拍下惊堂木，对着仇虎叫了一声，仇虎抬头。所有判官、小鬼、牛头、马面、阎罗……都一齐恶森森地注视他。他几乎吓得不敢动转。四面的声音阴沉沉喊起，那青面的小鬼把拘魂牌对仇虎一举，仇虎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走去。

焦花氏 虎子，虎子！你上哪儿去！（拉不住他，由他走去）〔仇虎看见父妹，忍下眼泪，点点头便跪在案前。阎罗开始询问，四周喊喳喳有多少低低的议论。

仇 虎（低头，声音诡异）小人仇虎身有两代似海的冤仇，前在阳世，上有老父年迈，下有弱妹幼小，都为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所害，死于非命。我的老父弱妹两口，现已拘在阴曹地府，方才他们所供句句是真，无一是假。我在阳间，又被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勾结那贪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狱八年，害成残废。杀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断小人的大腿，强占小人的田产，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连长。小人仇虎此番供禀句句是真，无一是假，如若有半句瞎话，小人情愿上刀山，下油锅，单凭判官大人明断，小人决不埋怨。可是小人两代似海的仇冤，千万请阎王老爷做主，阎王老爷做主。（深深叩头）

〔阎罗突然传叫焦连长。小鬼一呼，堂下幽灵齐声怒吼。这时焦连长由黑暗中走出，神色非常骄悍。他依然穿着连长的制服，挂军刀，穿马靴，很威武地走到阎罗案前，并不跪下。

〔仇虎见着焦连长，想站起动手，为判官喝住又跪下。

〔阎多仿佛以仇虎的话询问焦连长，焦连长句句否认，加以驳斥。

仇 虎（叩头）启禀阎王老爷，他的话是狡辩，一面之词。

〔焦连长又要申说。

仇 虎（立刻叩头）小人仇虎没有说错。

〔焦连长又要辩白。

仇 虎（又叩头）请阎王老爷把他立刻判罪，不要再听他的。

〔阎罗拍惊堂木令他不要说话。焦连长走上前去，又发议论，阎罗频频点头，表示赞可。

仇 虎（窥见连喊）阎王老爷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

的，他在阳间自己就是阎王。

〔阎罗勃然变色，令判官对仇虎的父亲、妹妹宣判。判后二人大哭，为小鬼们拖去。〕

仇 虎（大愤）什么，我的爹还要上刀山，我的妹妹还要下地狱。你们这简直是——（被牛头一叉刺背，伏地不语）〔阎罗又令判官宣判。焦连长得意洋洋，仇虎气得浑身发抖。〕

仇 虎（跳起）阿，你们还要拔我的舌头，永世再下阴间的地狱。叫他（指焦阎王），叫他上天堂。他上天堂（暴躁地乱喊）你们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法律？

〔忽然马面一叉把他刺倒地下。这时焦连长大声——听得见的一一怪笑起来，每个“鬼”以至于阎罗都狞恶地得意地狂笑，声震天地。仇虎慢慢由地上抬起头来看牛头，牛头止笑，牛头的脸变成焦阎王狞恶的脸；转头看马面，马面止笑，马面也换为焦阎王狞恶的脸；转视小鬼，小鬼止笑，小鬼也化为焦阎王狞恶的脸；回转身望见判官，判官止笑，判官也改为焦阎王狞恶的脸；正面注视阎罗，阎罗止笑，阎罗就是焦阎王狞恶的自己。全场无声，仇虎环顾四面焦阎王的脸，向后退。〕

仇 虎（咬牙切齿，低声）好，好，阎王！阎王！原来就是你！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对着那穿军服的阎王，恶狠地）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突然，四面的焦阎王们又得意地大声狞笑起来，声响如滚雷。〕

仇 虎（忽而抽出手枪，对准他们，连发三枪）你们这群骗子！强盗！你们笑！你们笑！你们笑！

〔一切景物又埋入黑暗里。〕

焦花氏（苦痛地）虎子，你这是闹些什么哟？快走吧？

仇 虎我！我！（摸着自己的头）

〔远处鸡鸣一声。〕

焦花氏（惊吓）天快亮了！

仇 虎快亮——

〔忽而由右面射来一枪，流弹鸣地飞过。〕

焦花氏枪！

〔继而由中间向他们身旁射一枪。〕

仇 虎（谛听）糟了？侦缉大概又找着我们了。

〔忽而由右中枪声乱发。〕

焦花氏哦，（抓住虎子）他们要围上我们。

仇 虎（拉着花氏）冲上去！管他妈！跟他们拚！——（向前放一枪，四周枪声更密）

〔二人由左面跑下。〕

## 第五景

〔同序幕，原野铁道旁——破晓，六点钟的光景。〕

〔天空现了曙白，大地依然莽莽苍苍的一片。天际外仿佛放了一把野火，沿着阔远的天线冉冉烧起一道红光。乌云透了亮了，

幻成一片淡淡的墨海，象一条火龙从海底向上翻，云海的边缘逐渐染透艳丽的金红。浮云散开，云缝里斑斑点点地露出了蔚蓝，左半个天悬着半轮晓月，如同一张薄纸。微风不断地吹着野地。

〔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样严肃，险恶地矗立当中，仍是一个反抗的魂灵。四周草尖光熠熠的，乌黑铁道闪着亮。远处有野鸟和布谷在草里酣畅地欢鸣。〕

〔铁道旁哩石后面白傻子呼呼地打着鼾，侧身靠倚哩石，身旁有熄了火的纸灯笼歪歪地躺在土上。傻子的衣服也为荆棘勾破，脸上沾腻上许多土，脚光光的，破鞋乱放在一旁。傻子多年做着甜美的梦，脸上是平静而愉快的微笑。〕

〔远处鸡很畅快地叫了一声。〕

白傻子（在梦里，模糊地）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远处火车笛声。〕

白傻子（酣睡，含混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

〔远处忽有枪一响，流弹由空气穿过，呜呜地。白傻子（吓醒，立起，揉揉眼睛，四面望望，莫明其妙，看见地上的纸灯笼，拿起来，突然想起半夜在林子领着焦氏，把焦氏丢在后面，以后找不着她的事。惊惧地）哦，坏了！（提着灯笼向东跑，）焦大妈，狗蛋在这儿！（想想，方向不对，又向西跑）焦大妈！焦大妈！狗蛋跟灯笼在这儿。焦大妈！〕

（没有应声，愣住，慢慢踱回铁轨当中，摸摸脑袋回想，忽然转过身，向天际喊，对着野塘）焦大妈！焦大妈！（举着灯笼说）灯笼在这儿！（拍拍自己）狗蛋也在这儿，（仍然没有应声，忽然）去你的！（顺着语气，不知地把灯笼扔入塘里）她也许死了！（才望见塘里有自己的灯笼，浮在水面，惊吓）哎呀！水！灯笼！她的灯笼！水！水！（连忙跳下铁轨基道，奔到野塘边，听是狗蛋在那里“扑腾扑腾”的声音）

〔常五由左面慌慌张张地走上。衣领没有系好，仿佛刚起来的样子。〕

常 五（喊）焦大妈！焦大妈！焦大妈！（擦着汗，一个人念叨着）妈，我早就说过那个老神仙是个骗子手，小的在庙里没有活，老的出去叫了一夜的魂也叫不见了。念咒！打鼓！念咒！打鼓！念他妈的咒！（喊）焦大妈，打她妈的鼓！（四处喊）焦大妈！焦大妈！（没有应声，纳闷）怪，狗蛋这孩子领她跑到哪儿去了呢？（冒叫一声）狗蛋！

白傻子（忽然由铁轨基道跳出，下半身淋漓着水滴，右手提着浸透了的灯笼，左手拿着十日前仇虎投入塘里的铁镣。笑嘻嘻地）嗯，干什么？

常 五（吓了一跳，似称呼又似骂）狗蛋！你怎么早不答应我。

白傻子（唏唏地）你，你刚才就，就没有叫我。

常 五没有叫你，你就——（忽然转了语气）焦大妈呢？

白傻子（举起那水淋淋的灯笼）嗯！这儿！

常 五干什么？

白傻子这，这是她的灯笼。

常 五（不耐烦）知道！个傻王八蛋！我问你，焦大妈呢？这一夜晚，你领她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哦，哦！昨儿格夜晚！（张目阖眼）她……她叫小黑子，嗯，叫小黑子。我掌灯笼。我，我在前面，她——她在后面，她走，我——我也走，我走，她也就跟着走。……

常 五（嫌他说得罗嗦）知道！知道！

白傻子（指手划脚）先，先是我扶她。后来她——她就扶着我。她，她越叫越高兴，她，她就不扶我，不扶我。原来我在前面走，她总是跟着我走。后来呀，我，我就——常五（急不可耐）你跑了。

白傻子（摇头）没，没有。我还是在前面走，可是我一回头，——

常 五嗯！

白傻子她没有跟着我走。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常 五后来你就没有找她？

白傻子谁说的？我找，我找，黑天野地里瞎找，找到这儿，我就——（不好意思地）我就睡着了。常五个傻王八蛋，走吧！

白傻子走？

常 五快走！现在四面是官兵，拿着枪搜仇虎，还不快走！一枪把你打死！

白傻子（惧怯地）又到庙里去？

常 五到庙？庙里的神仙都叫人逮了！

白傻子怎么？

常 五那庙里的老家伙是个人贩子，拐人的。县里派人把他抓走了。走吧，跟你说，你也不懂。白傻子到哪儿？

常 五找人！（指着白手里的铁镣）咦，你从哪儿找来这个？

白傻子你说这副镯子？水塘里捡的，（举起）你不要？

常 五混蛋！放下！（白扔在铁道里）

常 五走！（向左走）

〔忽然由左面响了一枪又一枪。四周忽然悄寂。〕

白傻子什么？

常 五（提起脚望，惊慌地，低声）那虎子，虎子！

白傻子（不懂）老虎？

常 五（拉起白）快走！

〔常、白二人反身右面下。〕

〔枪声再发，流弹呜呜飞过。花氏低腰由左面跑入。仇虎一面回头一面扶她向前走，仇虎驼着背，满脸汗，仿佛肩着千斤的重量。臂上肌肉愤怒地突起，两只眼暴出来，一手托着枪，插在腰里的匕首闪着光。现在他更象个野人，在和四周的仇敌争死活。看见了巨树，眉目间露出来好的计算，沉定地望着前面。花氏拿着包袱，痛苦地迈着艰难的步，一夜的磨难，使她胆大起来，紧张而沉着地向四面顾望。〕

仇 虎（回首恨恨地）这帮狗杂种！四面围上了。

焦花氏（喘息）虎子，走！向前走。

仇 虎不用走，前面也是卡子！你刚才没听见四面都放枪？

焦花氏（抓着他）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仇 虎一会儿他们就来搜的。

焦花氏（恳求）那么，还不快走！

仇 虎（摇头）不，不走了，多走两步也是一样地——（忽然）我逃够了！

焦花氏虎子，怕什么，我们还有枪。

仇 虎枪是有的，可是不能——再放了。

焦花氏（惊悸）你说子弹已经——

仇 虎嗯，就剩下两粒了。

焦花氏两粒？

仇 虎在这儿只要放一枪，他们听着声音都会来的。

焦花氏虎子，难道我们就——就在这儿完了完了！

仇 虎不！不！不能完，我完了还有弟兄，弟兄完了，还有弟兄。我们不能子子孙孙生下来就受人欺负。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焦花氏你说——不，虎子，不能够，我不去。我不离开你。

仇 虎金子，你去！你一个人可以逃得出去，他们并不是抓你。我们都认识！你先走，包袱里有钱。

焦花氏虎子，你要我走！

仇 虎（不顾地）走。

焦花氏（眼泪流出来）虎子，可你叫我到哪儿去？

仇 虎（坚硬地）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焦花氏你——你那帮朋友靠得住么？

仇 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弟兄，干嘛行的都有，告诉他们我仇虎不孬头，告诉他们我仇虎走到头，没说过一句求人可怜的话。告诉他们现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信地，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拚，准能活，一个人拚就会死。叫他们别怕势力，别怕难，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拚得出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的。

焦花氏虎子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走的。

仇 虎金子！（抓住花氏）你忘了你跟我说的话啦？

焦花氏（不明白）我说了什么？

仇 虎你说我跟你这些天里头你也许，——

焦花氏哦，那个！

仇 虎说不定的，也许有。（忽然更迫切地）哦，金子，我信一定会有。你要是不走，连——连这个没出世的也——也

焦花氏可是，虎子——

仇 虎（忽然看见脚下的东西）金子！这是什么？

焦花氏（惊愕）铁镣！

仇 虎（拿起来看）嗯，老朋友！（辛酸地）我的老朋友又来了。金子，你知道，（以后一直拿着铁镣）它找我干什么吗？

焦花氏（故作不知）那干什么？

仇 虎这次它要找我陪它一辈子。

焦花氏（忽然抱住仇虎）不，虎子，你不能走。

仇虎（怪异地看着花氏）我！我是不走。

焦花氏你不走？

〔青蛙忽而由塘边咕噪起来。〕

仇虎嗯，不走，（忽然望望巨树和野塘）怪，你还记得这块地方么？

焦花氏记得。

仇虎现在又来了。

焦花氏（悲哀）十天——象一眨巴眼。

仇虎嗯，一眨巴眼。那天我解开这个东西（指铁镣）今天又要戴上了。

金子，你后悔么？

焦花氏后悔？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象活了十天。哼，后悔！

仇虎可是现在——

〔近处有布谷鸟酣适地唱起来。〕

焦花氏你听！

仇虎（一丝微笑）“咕咕咕咕！”

焦花氏虎子，你听着这个，你不想去？

仇虎想去什么？

焦花氏那黄金子铺的地方？

仇虎（凄然）嗯，现在那黄金子铺的地方只有你一个人配去了。

焦花氏（大惊）你说什么？

仇虎（忽然举起金子的包袱，坚硬地）金子，我要你走！

焦花氏（收下包袱）虎子？

仇虎你走！

焦花氏我不。

仇虎不走，（用下策逼她离开）我就放枪。（向天举枪）

焦花氏干什么！

仇虎叫他们来。

焦花氏不，虎子。

仇虎（痛苦地喊出来）走！（对天连放二枪，随把手枪扔在塘里，立时有一枪回过来）啊！金子（紧接枪声数响，俱向这边飞来）快跑！金子！

焦花氏（喊起）哦，我的虎子。

仇虎（一手握住匕首，顿足）金子，你不走，我死也不饶你的。

焦花氏（知道没有办法，眼泪顿时涌出，两手伸出，一面后退，一面望着仇虎）嗯，我走，我走。（枪声更密）

仇虎（看着花氏，满眶眼泪）记住，金子！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告诉弟兄们仇虎不肯（举起铁镣）戴这个东西，他情愿这么——（忽用匕首向心口一扎）死的！（停在巨树，挺身不肯倒下）

焦花氏（大叫，跑回来，抱着仇虎）虎子！我的虎子？仇虎（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咬住嘴唇）跑啊！金子，告诉弟兄们我的话。

焦花氏（泣不可抑，匍匐在足下）哦，你，你！（枪声更近）

仇虎（喘息）快跑，枪近了，我看着你走。（忽然由花氏脑后鸣地飞过一颗流弹，中在她的左臂上，花氏回头，仇虎大喊）

你还不——（一脚把花氏踢在基道下）走！

〔花氏滚在下面，抬头望仇虎。仇虎回首不顾。她才用手蒙着眼睛，不忍再看，由左跑下。仇虎（待她离开，忽然回头望着她的背影，看她平安跑走。枪声四下更密更近，他忽然把铁镣举到眼前，狞笑，而快意地——）哼！（一转身，用力把铁镣掷到远远铁轨上，铛螂一声。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

——幕落

（原载《文丛》，1937年4月~7月，1卷2号~5号）

### 《原野》附记

又是非常仓促地把这个戏写完，内中错误失漏随意就可便发现不少。希望日后能随时更正过来。好在这只是个未定的草稿，还容我有一点点修改的可能。写第三幕比较麻烦，其中有两个手法，一个是鼓声，一个是有两景用放枪的尾，我采取了欧尼尔氏在《琼斯皇帝》所用的，原来我不觉得，写完了，读两遍，我忽然发现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这两个手法确实是欧尼尔的，我应该在此地声明，如若用得适当，这是欧尼尔的天才，不是我的创造。至于那些人形，我再三申诉，并不是鬼。为着表明这是仇虎的幻相，我利用了第二个人。花氏在他的身旁。除了她在森林里的恐惧她是一点也未觉出那些幻相的存在的。这个戏的演出比较难，第一，角色便难找，仇虎，焦氏，金子，大星都极重，尤以焦氏不易，怎样把演员分配得均匀，各人能在每个角色的心理上展每人的长处，是很费思索的；第二，布景，灯光都相当地繁重，外景太多，而且又需要换得快，如第三幕那连续的五景，每景变换应以二十秒钟为准，不应再多，不然会丢了连续失去情调，并且每个外景的范围也是极难处理，所以如果这幼稚的剧本能荣幸地为一些演出的朋友们喜欢，想把它搬到舞台，我很希望能多加考虑，无妨再三斟酌这剧本本身所有的舞台上的“失败性”，而后再决定演出与否，这样便可免去演后的懊悔和痛苦。

（原载《文丛》1937年一卷5号）



北京人  
(三幕剧)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

人 物

曾 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年六十三。曾文清——他的长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长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儿，三十三岁。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八。

曾 霆——他的孙子，文清与思懿的儿子，十七岁。

曾瑞贞——他的孙媳，霆儿的媳妇，十八岁。

愫 方——他的姨侄女，三十上下。

陈奶妈——哺养过曾文清的老奶妈，年六十上下。

小柱儿——她的孙儿，年十五。

张 顺——曾家的仆人。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年三十八。

袁 圆——他的独女，十六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一个修理卡车的巨人。

寿木商人——甲，乙，丙，丁。

警 察

地 点

第一幕 中秋节。在北平曾家小花厅里。

第二幕 当夜十一点钟的光景，曾宅小花厅里。

第三幕 仍在曾宅小花厅。

第一景——离第一幕约有一月，某一天的傍晚。

第二景——翌日五点钟左右，天尚未亮的时候。

第一幕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厅里，一切都还是静幽幽的。屋中悄无一人，只听见靠右墙长条案上一条方楞楞的古老苏钟迟缓低郁地迈着它“滴滴答答”的衰弱步子。屋外主人蓄养的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秋风吹下一片冷冷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这银笛一般的天上音乐使久羁在暗屋里的病人也不禁抬起头来望望，后面大花厅一排明净的敞窗里，正有三两朵白云悠然浮过蔚蓝的天空。

这间小花厅是上房大客厅和前后院朝东的厢房相聚的所在，屋内一共有四个出入的门路。屋右一门通大奶奶的卧室，门前悬挂一簇精细无比的翠绿纱帘。屋左一门通入姑奶奶——曾文

彩嫁与留过洋江泰先生的——的睡房，门前没有挂着什么，门框较小，门也比较腌脏，似乎里面的屋子也不甚讲究。小花厅的后墙几乎完全为一排狭长的纸糊的门扇和壁橱似的小书斋占满。这排纸糊的隔扇，是上房的侧门，占有小花厅后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门槛离地约有一尺，踏上一步石台阶，便迈入门内的大客厅里。天色好，这几扇狭长的纸糊隔扇也完全推开，望见上房的气象果然轩豁宽畅，正是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门第。里面大客厅的门窗都开在右面，向前院的门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绿荫荫的枣树藤箩和白杨。此时耀目的阳光透过里屋（即大客厅）一列明亮的净窗，洒满了一地，又返射上去，屋内尘影浮沉，如在水中，连暗淡失色的梁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脱落的藻饰也在回照里熠熠发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观众眼目的小花厅确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气，屋主人便将这大半壁通大客厅的门扇整个掩闭，只容左后壁小书斋内一扇圆月形的纱窗漏进一些光亮，这半暗的小花厅便显得荫凉可喜。屋里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欢离开后院的寝室的，但有时也不免到此地来养息。这小书斋居然也有一个名儿，门额上主人用篆书题了“养心斋”三个大字的横匾。其实它只是小花厅的壁橱，占了小花厅后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厅的耳室。书斋里正面一窗，可以望见后院老槐树的树枝。右面一门（几乎是看不见的）正通后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爷的寝室。这耳室里沿墙是一列书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籍。窗前有主人心爱的楠木书案，紫檀八仙凳子，案上放着笔墨画砚，磁器古董，都是极其古雅而精致。这一代的主人们有时在这里作画吟诗，有时在这里读经清谈，有时在这里卜卜课，无味了就打瞌睡。

讲起来这小花厅原是昔日一个谈机密话的地方。当着曾家家运旺盛的时代，宾客盈门，敬德公，这位起家立业的祖先，创下了一条规矩：体己的亲友们都照例请到此地来坐候，待到他朝中归来，或者请入养心斋来密谈，或者由养心斋绕到后院的签押房里来长叙，以别于在大客厅候事的后生们。那时这已经鬓发斑白的老翁还年青，正是翩翩贵胄，意气轩昂，每日逐花问柳，养雀听歌，过着公子哥儿的太平年月。

如今过了几十年了。这间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孙们聚谈的所在。因为一则家世的光辉和祖宗的遗爱都仿佛集中在这块地方，不肖的子孙纵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样光大门第，而缅怀已逝的繁华，对于这间笑谈坐息过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则统管家务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孙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边隔壁，吩咐和商量自然逃不开这个地方。加以这间房屋四通八达，盖得十分讲究，我们现在还看得出栋梁上往日金碧辉煌的痕迹。所以至今虽然家道衰微，以至于连大客厅和西厢房都不得已让租与一个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但这一面的房屋再也不肯轻轻送给外人居用，这是曾家最后的一座堡垒。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褪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

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的。

其实暮看这间屋子决不露一点寒伦模样，我们说过那沉重的苏钟就装璜得十分堂皇，钟后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与屋之间也有玻璃窗，）里面深掩着杏色的幔子，——大奶奶的脾气素来不肯让人看见她在房里做些什么——仿佛锁藏着无限的隐秘。钟前横放一架金锦包裹的玉如意，祖传下来为子孙下定的东西。两旁摆列着盆景兰草和一对二十年前做为大奶奶陪嫁的宝石红的古瓶。条案前立一张红木方桌，有些旧损，上面铺着紫线毯，开饭时便抬出来当做饭桌。现在放着一大盘冰糖葫芦，有山楂红的，紫葡萄的，生荸荠的，胡桃仁的，山药豆的，黑枣的，梨片的，大红橘子瓣的，那鲜艳的颜色使人看着几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两三把椅子和一只矮凳，擦得都很洁净。左墙边上倚一张半月式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门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几只绿绢包好的鼻烟瓶，两本古书。当中一只透明的琉璃缸，有金鱼在水藻里悠然游漾。桌前有两三把小沙发和一个矮几，大约是留学生江泰出的主意，摆的较为别致。这面墙上悬挂一张董其昌的行书条幅，装裱颇古。近养心斋的墙角处，倒悬一张素锦套着的七弦琴，橙黄的丝穗重重地垂下来。后面在养心斋与通大客厅的隔扇之间，空着一块白墙，一幅淡远秀劲的墨竹挂在那儿，这看来似乎装裱得不久。在这幅竹子的右边，立一个五尺高的乌木雕龙灯座，龙嘴衔一个四方的纱灯，灯纱是深蓝色的，画着彩色的花鸟。左边放一个白底蓝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里面斜插了十几轴画。缸边放两张方凳，凳上正搁着一只皮箱，虚掩着箱盖。

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仿佛有一个人很吃力地缓缓推着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嶙嶙不平石铺的狭道上一直是单调地“孜扭扭，孜扭扭”地呻嘶着。这郁塞的轮轴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中间偶尔夹杂了挑担子的剃头师傅打着“唤头”（一种熟铁做成巨镊似的东西，以一巨钉自镊隙中打出，便发出                    的金属音）如同巨蜂鸣唱一般嗡嗡的声响，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哈哈”地吼叫，冲破了单调的沉闷。

屋内悄然无人。淡琥珀色的宫瓷盆内蓄养着紫素兰，静静散发着幽香，微风吹来，窗外也送进来桂花甜沁沁的气息。半晌。

远远自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曾大奶奶和张顺，他们匆匆穿过大花厅，踱入眼前这间屋子。张顺，一个三十上下的北平仆人，恭谨而又有些焦灼地随在后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熏陶出来的女人。

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剑，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道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

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较量着“不能栽了跟头”。一向是猜忌多疑的，偏偏误认那是自己感觉的敏锐：任何一段谈话，她都听得出是恶意的攻讦，背后一定含有阴谋，计算。成天战战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权诈，诡秘的空气中钩心斗角。言辞间尽性矫揉造作，显露她那种谦和，孝顺，仁爱……种种一个贤良妇人应有的美德，藉此想在曾家亲友中，博得一个贤慧的名声，但这些亲友们没有一个不暗暗憎厌她。狡诈的狐狸时常要露出令人齿冷的尾巴的。她绝不仁孝，（她恨极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爷！）还夸口自己是稀见的儿妇；贪财若命，却好说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简直成了癖性，而偏爱赞美自己的口德；几乎是虐待眼前的子媳，但总在人前叹惜自己待人过于厚道。有人说她阴狠，又有人说她不然，骂她阴狠的，是恨她笑里藏刀，胸怀不知多么偏狭诡秘；看她不然的是谅她胆小如鼠，怕贼，怕穷，怕死，怕一切的恶人和小小的灾难。因为瞥见墙边一棵弱草，她不知哪里来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绝了根苗，而遇着了那能螫噬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旁，称赞自己的涵养。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只可惜错嫁在一个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为什么偏偏生成是一个妇道。她身材不高，兔眼睛微微有点斜。宽前额，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齿向前暴突，两条乌黑的细眉，像刀斩一般地涂得又齐又狠。说话时，极好暗地窥看对方的神色，举止言谈都非常机警。她不到四十岁的模样，身体已经发胖，脸上仿佛有些浮肿。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碎花旗袍，金绣缎鞋，腋下系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手里拿着账单，眉宇间是恼怒的。

张 顺（陪着笑脸）您瞅怎么办好，大奶奶？

曾思懿（嘴唇一呶）你叫他们在门房里等着去吧。

张 顺可是他们说这账现在要付——

曾思懿（斜着眼睛）现在没有。

张 顺他们说，（颇难为情地）他们说——

曾思懿（眉头一皱）说什么？

张 顺他们说，漆棺材的时候，老太爷挑那个，选这个，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现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寿材也抬进来了，（赔笑）跟大奶奶要钱，钱就——

曾思懿（狡黠地笑出声来）你叫他们跟老太爷要去呀，你告诉他们，棺材并不是大奶奶睡的。他们要等不及，请他们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摆在家里我还嫌闷气呢。

张 顺（老老实实）我看借给他们点吧，大八月节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曾思懿（翻了脸）油漆店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这么帮着这些要账的，混账东西说话。

张 顺（笑脸，解释）不是，大奶奶，您瞅啊——

〔陈奶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颤巍巍地走进来，她是曾家多年的佣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

哺养大的。四十年前她就进了曾家的门，在曾家全盛的时代，她是死去老太太得力的女仆。她来自田间，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肉。最近因自己的儿子屡次接她回乡，她才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记她主人的子女，时常带些土礼回来探望。这一次她又带着自己的孙儿刚由乡下来拜节，虽然步伐已经欠稳，头发已经斑白，但面色却白里透红，说话声音也十分响亮，都显出她仍然是很健壮。耳微聋，脸上常浮泛着欢愉的笑容。她的家里如今倒是十分地好过。她心地慈祥，口里唠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话就说，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面套了青织贡呢的坎肩，黑裤子，黑老布鞋。灰白的小髻上斜插一朵小小的红花。

张 顺（惊讶）哟，陈奶奶，您来了。

陈奶奶（急急忙忙，探探身算是行了礼）大奶奶，真是的，要节账也有这么要的，做买卖人也许这么要账的！（回头，气呼呼地）

张 顺，你出去让他们滚蛋！我可没见过，大奶奶。（气得还在喘。）

曾思懿（打起一脸笑容）您什么时候来的，陈奶奶？张顺（抱歉的口气）怎么啦，陈奶奶？

陈奶奶（指着）你让他们跟我滚蛋！（回头对大奶奶半笑半怒的神色）我真没有见过，可把我气着了。大奶奶，你看可有堵着门要账的吗？（转身对张顺又怒冲冲地）你告诉他们，这是曾家大公馆。要是老太太在，这么没规没矩！送个名片就把他们押起来。别说这几个大钱，就是整千整万的银子，连我这穷老婆子都经过手，（气愤）真，他们敢堵着门口不让我进来。

曾思懿（听出头绪，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讨她的欢喜，对着张顺）天啊，那个敢这么大胆，连我们陈大奶奶都不认得？

陈奶奶（笑逐颜开）不是这么说，大奶奶，他们认得我不认得我不关紧，他们不认识这门口，真叫人生气，这门口我刚来的时候，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对张顺）就你爷爷老张才，一年到头单这大小官的门包钱，就够买地，娶媳妇，生儿子，添孙子！（笑指着）冒出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张 顺（遇见了爷爷辈的这般以老卖老的同事，只好顺嘴胡溜，嘻嘻地）是啊是啊，陈奶奶。

曾思懿坐吧，陈奶奶。

陈奶奶哼，谁认得这一群琉璃球嘎杂子，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还在当少爷呢。（一比）大爷才这么点大，那时候——曾思懿（推她坐，一面劝着）坐下吧，别生气啦，陈奶奶，究竟怎么啦。

陈奶奶哼，一到过八月节——

曾思懿陈奶奶，他们究竟对您老人家怎么啦？

陈奶奶（听不清楚）啊？

张 顺她耳朵聋，没听见。大奶奶，您别理她，理她没完。

陈奶奶你说什么？

张 顺（大声）大奶奶问您那要账的究竟怎么欺负您老人家啦？

陈奶奶（听明白，立刻从衣袋取出一些白账单）您瞅，他们拦着门口，就把这些行子塞在我手里，非叫我拿进来不可。

曾思懿（拿在手里）哦，这个！

陈奶妈（敲着手心）您瞧，这些东西哪是个东西呀！

曾思懿（正在翻阅那账单）哼，裱画铺也有了帐了。张顺，你告诉大树斋的伙计们，说大爷不在家。

陈奶妈啊，怎么，清少爷！

曾思懿（拿出钱来）叫他先拿二十块钱去。你可少扣人家底子钱！等大爷回来看看这一节字画是不是裱了那么多，再给他算清。

张顺可是那裁缝铺的，果子局的，还有那油漆棺材的——曾思懿（不耐烦）回头说，回头说，等会见了老太爷再说吧。

张顺（指左面的门低声）大奶奶，这边姑老爷又闹了一早上啦，说他那屋过道士墙要塌了，问还收拾不收拾？

曾思懿（沉下脸）你跟姑老爷说不是不收拾，是收拾不起。请他老人家将就点住，老太爷正打算着卖房子呢。

张顺（不识相）大奶奶，下房也漏雨，昨天晚上——

曾思懿（冷冷地）对不起，我没有钱，一会儿我跟老太爷讲，特为给你盖的洋楼住。

〔张正在进退不得，外面有——

人声 张爷，张爷！

张顺来了！——

〔张由通大花厅的门下。

曾思懿（转脸亲热非常）陈奶妈，您这一路上走累了，没有热着吧？

陈奶妈（希望而又不甘心相信的神气）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爷不在家——

曾思懿别着急，你的清少爷（指右门）在屋里还没起来，他就要出来给他奶妈拜节呢。

陈奶妈（笑呵呵）大奶奶，您别说笑话了，就说是奶妈，也奴是奴，主是主，哪有叫快四十，都有儿媳妇的老爷给我——曾思懿（喜欢这样做做）那么，奶妈，让我先给您拜吧！陈奶妈（慌忙立起，拉住）得，得，折死我了，您大奶奶都是做婆婆的人，哎，哪——（二人略略争让一会，大奶奶自然不想真拜，于是——）

曾思懿（一笑结束）哎，真是的。

陈奶妈（十分高兴）是呀，我刚才听了一楞，心想进城走这么远的路就为的是——

曾思懿（插嘴）看清少爷。

陈奶妈（被人道中来意，楞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您啊，真机伶！咳，我也是想看您大奶奶，愆小姐，老太爷，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您想，这一大家子的人，我没看见就走——

曾思懿怎么？

陈奶妈我晚上就回去，我跟我儿媳妇说好的——

曾思懿那怎么成，好容易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一趟，哪能不住就走？

陈奶妈（又自负又伤感）咳，四十年我都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儿子娶媳妇我都没回去。您看，哪儿是我的家呀？大奶奶，我叫我的孙子给您捎了点乡下玩意儿。曾思懿真是，陈奶妈，那么客气

作什么？

陈奶妈（诚挚地）嗨，一点东西。（一面走向那大客厅，一面笑着说）要不是我脸皮厚，这点东西早就——（遍找不见）小柱儿，小柱儿！这孩子一眨巴眼又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小柱儿！小柱儿！（喊着喊着就走出大客厅到前院子里找去了。）

〔天上鸽群的竹哨响，恬适而安闲。〕

〔远远在墙外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那是一对小酒盅似的黄晶晶的铜器，叠在掌中，可互击作响——丁冷有声，清圆而浏亮，那声节是“叮嚒叮嚒，叮叮嚒，嚒嚒叮叮嚒。”操着清脆的北平口音，似乎非常愉快地喊卖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弄）碗尝一尝！（到了此地索性提高嗓门有调有板的唱起来）酸梅的汤儿来（读若雷）哎另一个味的呀！”冰盏又继续簸弄着“叮嚒嚒，叮嚒嚒，嚒嚒叮叮嚒。”〕

〔此时曾思懿悄悄走到皮箱前，慢慢整理衣服。〕

曾思懿（突然向右回头）文清，你起来了没有？

〔里面无应声。〕

曾思懿文清，你的奶妈来了。

曾文清在右面屋内的声音（空洞乏力）知道了，为什么不请她进来呀？

曾思懿请她进来？一嘴的臭蒜气，到了我们屋子，臭气薰天，你受的了，我可受不了，你今天究竟走不走，出门的衣服我可都给你收拾好了。

声音（慢悠悠地）鸽子都飞起来了么？

曾思懿（不理他）我问你究竟想走不想走？

声音（入了神似地）今天鸽子飞得真高啊！哨子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曾思懿（向右门走着）喂，你到底心里头打算什么？你究竟——

声音（苦恼地拖着长声）我走，我走，我走，我是要走的。

曾思懿（走到卧室门前，掀起门帘，把门推开，仿佛突然在里面看见什么不祥之物，惊叫一声）啊，怎么你又——

〔这时大客厅里听见陈奶妈正迈步进来，放声说话，思懿连忙回头谛听，那两扇房门立刻由里面霍地关上。〕

〔陈奶妈携着小柱儿走进来。小柱儿年约十四五，穿一身乡下孩子过年过节才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那套新衣裳。布袜子，布鞋，扎腿，毛蓝土布的长衫，短袖肥领，下摆盖不住膝盖。长衫洗得有些褪了颜色，领后正中有一块小红补钉。衣服早缩了水——有一个地方突然凸成一个包——紧紧箍在身上，显得他圆粗粗地茁壮可爱。进门来，一对圆溜溜的黑眼珠不安地四下乱望，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在衣裳下面腾腾跳动着，活像刚从林中跃出来的一只小鹿。光葫芦头，滚圆的脸红得有些发紫，塌鼻子，小翘嘴，一脸憨厚的傻像，眉眼中，偶尔流露一点顽皮神色。他一手拿着一具泥土塑成的“括打嘴”兔儿爷或猪八戒——“括打嘴”兔儿爷是白脸空膛的，活安上唇，中系以线，下面扯着线，嘴唇就刮打刮打的乱捣起来。如果是黑脸，红舌头的猪八戒，那手也是活的，扯起线来，那头顶僧帽身披袈裟的猪八戒

就会敲着木鱼打着钹，长嘴巴也仿佛念经似的“刮打”乱动，很可笑的。——一手挟着一个老母鸡，提着一个蓄鸽子的长方空竹笼。后面跟随张顺，两手抱着一个大筐子，里面放着母鸡，鸡蛋，白菜，小米，芹菜等等。两个人都汗淋淋地傻站在一旁。

陈奶妈 走，走，走啊！（唠唠叨叨）这孩子，你这孩子！出了一身汗，哪个叫你喝酸梅汤？立了秋再喝这些冰凉的东西，要闹肚子的。（回头对张顺）张顺，你在旁边也不说着点！由他的性！（指着）你这刮打嘴是谁给你买的？

小柱儿（斜眼，看了看张顺）他——张爷。

陈奶妈（回头对张顺，一半笑，一半埋怨）你别笑！你买了东西，我也不领你的情。

曾思懿 得了，别骂他了。

陈奶妈 小柱儿，你还不给大奶奶磕头。把东西放下，放下。（小柱儿连忙放下空鸽笼，母鸡也搁在张顺抱着的大筐子里。）

曾思懿 别磕了，别磕了，老远来的怪累的。

陈奶妈（看看小柱儿舍不得放下那“括打嘴，”一手抢过来）把那“括打嘴”放下，没人抢你的。（顺手又交给张顺。张顺狼狈不堪，抱满了一大堆东西。）

曾思懿 别磕了，怪麻烦的。

陈奶妈（笑着说）您看这乡下孩子！教了一路上，到了城里都忘了。（上前按着他）磕头，我的小祖宗！

〔小柱儿回头望望他的祖母，仿佛发楞；待陈奶妈放开手，他蓦地扑在地上磕了一个头，一骨碌就起来。〕

曾思懿（早已拿出一个为着过节赏人的小红纸包）小柱儿，保佑你日后狗头狗脑的，长命百岁，来，拿着，买点儿点心吃。（小柱儿傻站着。）

陈奶妈 嘻，真是的，又叫您花钱，（对孙儿）拿着吧，不要紧的，这也是你奶奶的亲人给的。（小柱儿上前接在手里）谢谢呀，你！（小柱儿翻身又从张顺手里拿下他的“括打嘴，”低头傻笑）这孩子站没站像，坐没坐像，磕头也没磕头像。大奶奶，您坐呀。嘻，路远天热（拉出一个凳子就坐）我就一路上跟小柱儿跑——

张 顺（忍不住）陈奶奶，我这儿还抱着呢！

陈奶妈（回头大笑）哼，您瞅我这记性！大奶奶，（把她拉过来，一面说一面在筐里翻）乡下没什么好吃的，我就从地里摘（读若哉）了点菲菜，芹菜，苕蓝（读若辣），黄瓜，青椒，豇豆，这点东西——

曾思懿 太多了，太多了。

陈奶妈 哦，还有点子小米，鸡蛋，俩啊老母鸡。

曾思懿 您这简直是搬家了。真是的，大老远的带了来，又不能——（回头对张顺）张顺，就拿下去吧。

陈奶妈（对张顺）还有给你带了两个大萝卜。（乱找。）

张 顺（笑着）您别找了，早下了肚了。

〔张连忙抱着那大筐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去。小柱儿（秘密地）



奶奶。

陈奶妈 干什么？

小柱儿（低声）拿出来不拿出来？

陈奶妈（莫明其妙）什么？

小柱儿（忽然伶俐地望着他的祖母，提了提那鸽笼。）

陈奶妈（突然想起来）哦！（非常着急）哪儿啦？哪儿啦？

小柱儿（仿佛很抱歉的样子由衣下掏出一只小小的灰鸽子，顶毛高翘，羽色油润润的，周身有几颗紫点。看去异常玲珑，一望便知是个珍种）这儿！

陈奶妈（捧起那只小鸽，快乐得连声音都有些颤动，对那鸽子）乖，我的亲儿子，你在这儿啦！怪不得我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大奶奶）您瞅这孩子！原来是一对的，我特意为我的清少爷“学磨”（“访求”的意思）来的。好好放在笼里，半路上他非要都拿出来玩，哗的，就飞了一个。倒是我清少爷运气好，剩下的是个好看的，大奶奶，您摸摸这毛，（硬要塞在大奶奶的手中）这小心还直跳呢！

曾思懿（本能地厌恶鸽子这一类的小生命，向后躲避，强打着笑容）好，好，好。（对左门喊）文清，陈奶妈又给你带鸽子来啦！

陈奶妈（不由得随着喊）清少爷。

曾文清在屋内的声音 陈奶妈。

陈奶妈（捧着鸽子，立刻就想到她的清少爷面前献宝）我进门给他看看！（说着就走。）

曾思懿（连忙）您别进去。

陈奶妈（一楞）怎么？

曾思懿 他，他还没起。

陈奶妈（依然兴高采烈）那怕什么的，我跟清少爷就在床边上谈谈。（又走。）

曾思懿别去吧。屋子里怪脏的。

陈奶妈（温爱地）嘻，不要紧的。（又走。）

曾思懿（叫）文清，你衣服换好了没有？

文清在屋内应声 我正在换呢！

陈奶妈（直爽地笑着）嘻，我这么大年纪还怕你。（走到门前推门。）

文清在内（大声）别进来，别进来。

曾思懿（拦住她）就等会吧，他换衣服就怕见人——

陈奶妈（有点失望）好，那就算了吧，脾气做成就改不了啦，（慈爱地）大奶奶，清少爷十六岁还是我给他换小褂裤呢。（把鸽子交给小柱儿）好，放回去吧！（但是又忍不住对着门喊）清少爷，你这一向好啊？

曾思懿（同时拉出一个凳子）坐着说吧。

文清的声音（亲热地）好，您老人家呢？

陈奶妈（大声）好！（脸上又浮起光彩）我又添了一个孙女。

〔这时小柱儿悄悄把鸽子放入笼里。文清的声音恭喜你啊。〕

陈奶妈（大声）可不是，胖着哪！（说完坐下。）

曾思懿他说恭喜您。

陈奶妈 嘻，恭什么喜，一个丫头子！

文清的声音 你这次得多住几天。

陈奶妈（伸长颈子，大声）嗯，快满月了。

曾思懿他请你多住几天。

陈奶妈（摇头）不，我就走。

文清的声音（没听见）啊？

陈奶妈（立起大声）我就走，清少爷。

文清的声音 干嘛那么慌啊？

陈奶妈啊？

文清的声音（大声）干什么那么忙？

陈奶妈（还未听见）什么？

小柱儿（忍不住憨笑起来）奶奶，您真聋，他问你忙什么？

陈奶妈（喊昏了，迷惘地重复一遍）忙什么？（十分懊恼，半笑道）嘻，这么谈，可鳖扭死啦。得了，等他出来谈吧。大奶奶，我先到里院看看愆小姐去！

曾思懿也好，一会儿我叫人请您。（由方桌上盘中取下一串山渣红的糖葫芦）小柱儿，你拿串糖葫芦吃。（递给他。）陈奶妈你还不谢谢！（小柱儿傻嘻嘻地接下，就放在嘴里。）又吃！又吃！（猛可从他口里抽出来）别吃！看着！（小柱儿馋滴滴地望着手中红艳艳的糖葫芦）把那“刮打嘴”放下，跟奶奶来！

〔小柱儿放下那“刮打嘴，”还恋恋不舍，奶奶拉着他的手，由养心斋的小门下。

曾思懿真讨厌！（把那五颜六色的“刮打嘴”放在一边，又提起那鸽笼——）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 陈奶妈！

曾思懿出去了。

〔曾文清——她的丈夫——由右边卧室门踱出。他是个在诗人中也难得有的这般清俊飘逸的骨相：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懒散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他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微微在额前凸起。

〔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

〔又是从小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语音清虚，行动飘然。小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儿时即有“神童”之誉。但如今三十六岁了，却故我依然，活得却那般无能力，无魂魄，终日像落掉了什么。他风趣不凡，谈吐也好，分明是个温爱可亲的性格。然而他给与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的懒散之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

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虽然他很温文有礼的，时尔神采焕发，清奇飘逸。这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

〔他是有他的难言之痛的。〕

〔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幽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所憬悟。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静默中相通的。他们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鸟知晓归去。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是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的接受这难以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同龃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而不可能。一年年忍哀耐痛的打发着这渺茫无限的寂寞日子，以至于最后他索性自暴自弃，怯弱的沉溺在一种不良的嗜好里来摧毁自己。〕

〔如今他已是中年人了，那枝幽兰也行将凋落。多年瞩目的子息也奉命结婚，自己所身受的苦痛，眼看着十七岁的孩子重蹈覆辙。而且家道衰落，已往的好年月仿佛完全过去。逐渐逼来的困窘，使这懒散惯了的灵魂，也怵目惊心，屡次决意跳出这狭窄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小鸟简直失去了勇气再学习飞翔，他怕，他思虑，他莫名其妙地在家里踟蹰。他多年厌恶这个家庭的，如今要分别了，却又意外无力地沉默起来，仿佛突然中了瘫痪。时间的蛀虫，已逐渐啮耗了他的心灵，他隐隐感觉到暗痛，却又寻不出在什么地方。〔他进了屋还在扣系他的夹绸衫上的纽襟。〕

曾文清（笑颜隐失）她真的去了，你怎么不留她一会儿？

曾思懿（不理他）这是她送给你的鸽子。（递过去。）

曾文清（提起那只鸽笼）可怜，让她老人家走这么远的路。（望着那鸽子，赞赏地）啊，这还是个“凤头！”“短嘴！”（欣喜地）这应该是一对的，怎么——（抬头，一副铁青的脸望着他。）

曾思懿 文清，你又把那灯点起来干什么？

曾文清（乌云罩住了脸，慢慢把那鸽笼放下。）曾思懿（叨叨地）昨儿格，老头还问我你最近怎么样？那套烟灯，烟家伙扔了没有。我可告诉他早扔了。（尖厉的喉咙）怪事！怪事！苦也吃了，烟也戒了，临走，临走，你难道还想闹场乱子？

曾文清（长叹，坐下）哎，别管我，你让我就点着灯看看。

曾思懿（轻蔑地）谁要管你？大家住在一起，也就顾的是这点面子，你真要你那好妹夫姑爷说中了，说你再也出不了门，做不得事，只会在家里抽两口烟，喝会子茶，玩玩鸽子，画画画，恍惚了这一辈子！

曾文清（淡悠悠）管人家怎么说呢，我不就要走了么？

曾思懿 你要走，你就给我留点面子，别再昏天黑地的。

曾文清（苦恼地）我不是处处听了你的话么？你还要怎么样？

（又呆呆望着前面。）

曾思懿（冷冷地挑剔）请你别做那付可怜相。我不是母夜叉，你别做得叫人以为我多么厉害，仿佛我天天欺负丈夫，我可背不起这个名誉。（走到箱子前面。）

曾文清（无神地凝望那笼里的鸽子）别说了，晚上我就不在家了。

曾思懿（掀開箱盖，回头）你听明白，我可没逼你做事。你别叫人说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出去。外头有什么不舒服，叫亲戚们骂我逼丈夫出门受苦，自己享福，又是大奶奶不贤慧。（唠唠叨叨，一面整理箱中曾文清出门的衣服）我在你们家里气可受够了，哼！有婆婆的时候，受婆婆的气，没有婆婆了，受媳妇的气，老的老，小的小，中间还有你这位——

曾文清（早已厌倦，只好另外找一个题目截住她的无尽无休的话）咦，这幅墨竹挂起来了。

曾思懿（斜着眼）挂起来了——曾文清（走到画前）裱得还不错。

曾思懿（尖酸地）我看画得才好呢！真地多雅致！一个画画，一个题字，真是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

曾文清（气闷）你别无中生有，拿恁小姐开心。

曾思懿（鄙夷地）咦，奇怪，你看你这做贼心虚的劲儿。我说你们怎么啦！恁小姐画张画也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又赋诗，又题字，又亲自送去裱。我告诉你，我不是个小气人，丈夫讨小老婆我一百个赞成。（夸张地）我要是个男人，我就讨个七八个小老婆。男人嚯！不争个酒色财气，争什么？可是有一样，（尖刻地）像恁小姐这样的人——

曾文清（有点恼怒）你不要这样乱说人家，人家是个没出嫁的姑娘！

曾思懿奇怪，（刁钻古怪地笑起来）你是她的什么？要你这么护着她。

曾文清（诚挚地）人家无父无母的住在我们家里，你难道一点不怜恤人家？

曾思懿（狡猾地把嘴唇一咧）你怜恤人家，人家可不怜恤你，（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她一句话不说，仿佛厚厚道道，没心没意的。（精明自负）我可看得出这样的女人！（絮絮叨叨）这样女人一肚子坏水，话越少，心眼越多，人家为什么不嫁，陪着你们老太爷？人家不瘸不瞎，能写能画，为什么偏偏要当老姑娘，受活罪，陪着老头？（冷笑）我可不愿拿坏心眼乱猜人，你心里想去罢。

曾文清（冷冷地望着她）我想不出来。

曾思懿（爆发）你想不出来，那你是个笨蛋！

曾文清（眉头上涌起寂寞的忧伤）唉，不要太聪明了，（低头踱到养心斋里，在画桌前，仿佛在找什么。）

曾思懿（更惹起她的委曲）我聪明？哼，聪明人也不会是你们家里苦待二十年了。我早就该学那些新派的太太们，自己下下馆子，看看戏，把这个家交给儿媳妇管，省得老头一看见我就皱眉头，像欠了他的阎王债似的。（自诩）哎，我是个富贵脾气丫头命，快四十的人还得上孝顺公公，下侍候媳妇，中间还得看你老人

家颜色。（端起一杯参汤）得了，得了，参汤都凉了，你老人家快喝罢。

曾文清（一直皱着眉头，忍耐地听着，翻着，突然由书桌抽屉里抖出一幅尚未装裱的山水，急得脸通红）你看，你看，这是谁做的事？（果然那幅山水的边缘被什么动物啮成犬牙的形状，正中竟然咬破一个掌大的洞。）

曾思懿（放下杯子）怎么？

曾文清（抖动那幅山水）你看，你看啊！

曾思懿（幸灾乐祸，淡淡地）这别是我们姑老爷干的吧。

曾文清（回到桌前，又查视那抽屉）这是耗子！这是耗子！（走近思懿，忍不住挥起那幅画）我早就说过，房子老，耗子多，要买点耗子药，你总是不肯。

曾思懿（老爷子，买过了。（嘲弄）现在的耗子跟从前不一样，鬼得多，放了耗子药，它就不吃，专找人心疼的东西祸害。

曾文清（伤心）这幅画就算完了。

曾思懿（刻薄尖酸）这有什么希奇，叫恁小姐再画一张不结了么？

曾文清（耐不下，大声）你——（突然想起和她解释也是枉然，一种麻木的失望之感又蠕蠕爬上心头。他默默端相那张已经破碎的山水，木然坐下，低头沉重地）这是我画的。

曾思懿（也有些吃惊，但仍坚持她的冷冷的语调）奇怪，一张画叫几个小耗子咬了，也值得这么着急！家里这所房子，产业，成年叫外来一群大耗子啃得都空了心了，你到像没事人似的。

曾文清（长叹一声，把那张画扔在地上，立起来苦笑）哎，有饭大家吃。

曾思懿（悻悻然）有饭大家吃？你祖上留给你多少产业，你夸得下这种口。现在老头在，东西还算一半是你的，等到有一天老头归了天——

〔突然由左边屋里发出一种混浊而急躁的骂人声音，口气高傲，骂得十分顺口，有那种久于呼奴使婢骂惯了下人的派头。〕

左屋内的声音滚！滚！滚！真是混账王八蛋，一群狗杂种。

曾思懿（对文）你听。

左屋内的声音（仿佛打开窗，对后院的天井乱喊）张顺，张顺！林妈！林妈！

曾文清（走到大花厅门口，想替他喊叫）张顺，张——

曾思懿（嘴一咧瞪起眼睛挑衅的样子）叫什么？（文清于是嘿然，思懿低声）让他叫去，成天打鸡骂狗的，（切齿而笑）哼，这是他给你送行呢！

左屋内的声音（咻咻然）张顺，八月节，你们都死了，死绝了！

曾思懿（盛气反而使她沉稳起来，狞笑）你听！

左屋内的声音（拖长）张——顺！

曾文清（忍不住又进前）张——

曾思懿（拦住他，坚决）别叫，看我们姑老爷要发多大脾气！

〔砰啷一声，碗碟摔个粉碎，立刻有女人隐泣的声音。〕

〔半晌。〕

曾文清（低声）妹妹刚病好，又哭起来了。

曾思懿（轻蔑的冷笑）没本事，就知道欺负老婆。还留学生呢，狗屁！

屋内的声音（随她的话后）混账王八蛋！

〔砰哪一声，又碎了些陶瓷。〕

屋内的声音（吼叫）这一家人都死绝了？

曾思懿（火从心上起，迈步向前）真是太把人不放在眼里了！我们家的东西，不是拿钱买的是怎么？曾文清（拦劝，低声）思懿，不要跟他吵。

〔张顺慌忙由通大客厅门口上。〕

张 顺（仓皇）是姑老爷叫我？

曾文清快进去吧。

〔张顺忙着跑进左屋里。〕

曾思懿（盛怒）“有饭大家吃，”（对文清）给这种狼虎吃了，他会感激你么？什么了不起的人？赚钱舞弊，叫人四下里通缉的，躲在丈人家，就得用姑老爷的臭架子啦？（指着门）一到过年过节他就要摔点东西纪念纪念，我真不知道——

〔曾霆——思懿和文清生的儿子——汗涔涔地由通大客厅的门很兴奋地急步走进来。〕

〔曾霆，这十七岁的孩子，已经做了两年多的丈夫了。他的妻比他大一岁，在他们还在奶妈的怀抱时，双方的祖父就认为门当户对，替他们缔了婚姻，日后年年祖父祖母眼巴巴地望着重孙，在曾霆入了中学的前二年，一般孩子还在幸福地抛篮球，打雪仗，斗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便挑选一个黄道吉日要为他们了却终身大事。于是在沸天震地的锣鼓鞭炮中，这一对小人儿——他十五，她十六——如一双临刑的羔羊，昏惑而惊惧地被人笑嘻嘻地推到焰光熊熊的龙凤喜烛之前：一拜再拜三拜……从此就在一间冰冷的新房里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重孙还没有降世，祖老太太就在他们新婚第一个月升了天，而曾霆和他的妻就一直是形同路人，十天半月说不上一句话，喑哑一般的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对遭人虐待的牲畜。每天晚上他由书房归来，必须在祖父屋里背些《昭明文选》、《龙文鞭影》之类的文章，偶尔还要临摹碑帖，对些于涩的聪明对子。打过二更他才无精打彩地回到房里，昏灯下望见那为妻的依然沉默地坐着，他也就一言不发地拉开了被沉沉睡去。他原来就是过于早熟的，如今这强勉的成人生活更使他仰郁不伸。这么点的孩儿，时常出神发楞，默想着往日偷偷读过的那些《西厢》，《红楼》这一类文章毕竟都是一团美丽的谎话。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进了学校七个月才使他略微有些异样，同伴们野马似的生活，使他多少恢复他应有的活泼，家人才发现这个文静的小大人原来也有些痴呆的孩子气。这突如其来的天真甚至于浮躁，不但引起家里长辈们的不满，连远房的亲属也大为惊异，因为一向是曾家的婴儿们仿佛生下来就该长满了胡须，迈着四方步的。户外生活逐渐对他是个巨大的诱惑。他开始爱风，爱日光，爱小动物，爱看人爬树打枣，甚至爱独自走到护城河畔放风筝。尤其因为最近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人类学者的女儿，她居然引动

他陪着做起各种顽皮的嬉戏。莫名其妙地他暗自追随这个明快爽利，有若男孩的女孩子身后，像在黑夜里跟从一束熊熊的火焰。她和他玩，她喋喋不休地问他不知多少难以回答的有趣的傻话。曾霆心里开始感觉生命中展开了一片新的世界，他的心里忽然奔突起来有如一个初恋的男子。——事实上他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他逐渐忘却他那循规蹈矩的步伐，有时居然被她的活泼激动得和她一同跳跃起来，甚至被她强逼着也羞涩地和她比武相扑，简直忘却他已有十七岁的年龄，如他祖父与母亲时常告诫的，是个“有家室之累”的大人了。

〔他生得文弱清秀，一若他的父亲。苍白而瘦削的脸上，深湛的黑眼睛有若一泓澄静的古潭。他穿一身淡色的夹长衫，便鞋，漂白布单裤，眉尖上微微有点汗。

曾 霆（突然瞥见他的母亲，止住脚）妈！

曾文清下学啦？

曾 霆嗯，爹。

曾思懿（继续她的牢骚）霆儿，你记着，再穷也别学你姑丈，有本事饿死也别吃丈人家里的饭。看住在我们家的袁伯伯，到月头给房钱，吃饭给饭钱，再古怪也有人看得起。真是没见过我们这位江姑老爷，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前院一个女孩的声音（愉快地）曾霆！曾霆！

曾文清你听，谁叫你？

前院女孩声 曾霆，曾霆！

曾 霆（不得已只好当着母亲答应）啊！——

前院女孩声 （笑喊）曾霆，我的衣服脱完了，你来呀！

曾思懿（厉声）这是谁！

曾 霆袁伯伯的女儿。

曾思懿她叫你干什么？

曾 霆（有些羞涩）她，她要泼水玩。

曾思懿（大吃一惊）什么，脱了衣服泼水，一个大姑娘家！

曾 霆（解释地）她，她常这样。

曾思懿（申斥里藏着嘲讽）你也陪着她？

曾 霆（恹然）她，她说的。

曾思懿（突然严峻）不许去！八月节泼凉水，发疯了！我就不喜欢袁家人这点，无法无天，把个女儿惯得一点人样都没有。

女孩声（高声）曾——霆！

曾 霆（应声一半）哎！

曾思懿（立刻截住）别答理她！

曾 霆（想去告诉她）那么让我（未走一步）——

曾思懿（又扯住他）不许走！（对霆）你当你还小吗！十七岁！成了家的人了。你爷爷在你那么大，都养了家了！（突兀）你的媳妇回来了没有？

曾 霆（一直很痛苦地听着她的话，微声）打了电话了。

曾思懿她怎么说？

曾 霆（畏缩）不是我打的，我托恸姨打的。

曾思懿（怒）你为什么不打，叫你去打，你怎么不打？

女孩声（几乎同时）曾霆，你藏到哪儿去了？

曾霆（昏惑地，不知答覆哪面好）恹姨原来就要托她买檀香的。

女孩声（着急）你再不答应，我可生气了。

曾思懿（看出霆的心又在摇动。霆还没走半步，立刻气愤愤地）别动，恹姨叫她买檀香，叫她买去好了。（固执地）可我叫你自己给瑞贞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打？我问你，你为什么总是不听？不听？

曾霆（偷偷望一眼，又低头无语。）

曾文清（悠然长叹）他们夫妻俩没话说，就少让他说几句，何必勉强呢？凡事勉强就不好。

女孩声（高声大叫）曾——霆！

曾思懿（突对哪声音来处）讨厌！（转向文）“勉强就不好”，什么事都叫你这么纵容坏了的，我问你，八月节大清早回娘家，这是哪家的规矩？她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家里景况不好，下人少，连我也不是下厨房帮着张顺做饭。（刻薄地）哼，娘家也没有钱，可一小就养成千金小姐的脾气！（对曾霆咻咻然）你告诉她，到哪儿，说哪儿，嫁到我们这读书的世家，我们家里什么都不讲究，就讲究这点臭规矩！

〔由通大花厅的门跑进来雄赳赳的袁圆小姐，这个一生致力于“人类学”的学者十分钟爱的独女。她手提一桶冷水，穿着男孩儿的西式短裤，露出小牛一般茁壮的圆腿，气昂昂地来到门槛上张望。她满脸顽皮相，整天在家里翻天覆地，没有一丝儿安闲。时常和男孩儿们一同玩耍嬉戏，简直忘却自己还是个千金的女儿。她现在十六岁了，看起来，有时比这大，有时比这小。论身体的发育，十七八岁的女孩也没有她这般丰满，论她的心理，则如夏午的乌云，阴晴万变。正哭得伤心，转眼就开怀大笑，笑得高兴时忽然面颊上又挂起可笑的泪珠，活脱脱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娃娃。但她一切都来得自然简单，率真爽朗，无论如何顽皮，绝无一丝不快的造作之感。〕

〔她幼年丧母，哺养教育都归思想“古怪”的父亲一手包办。“人类学”者的家教和世代书香的曾家是大不相同的。有时在屋里，当着袁博士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原始“北京人”的头骨的时候，在他的圆儿的想象中，小屋子早变成四十万年前民德尔冰期的森林，她持弓挟矢，光腿赤脚，半裸着上身，披起原来铺在地下的虎皮，在地板上扮起日常父亲描述得活灵活现的猿人模样。叫嚣奔腾，一如最可怕的野兽。末了一个飞石几乎投中了学者的头骨，而学者只抬起头来，莞然微笑，神色怡如也。这样的父女当然谈不上知道曾家家教中所宝贵的“人情世故”的。有一天大奶奶，瞅见圆儿在郁热的夏天倾盆暴雨下立在院中淋雨，跑去好心好意地告诉她的父亲，不料一会儿这父亲也笑嘻嘻地光着上身拿着手中和他女儿在急雨里对淋起来。这是一对古怪的鸟儿，在大奶奶的眼里，是不吃寻常的食的。〕

〔她穿着短袖洋衬衣，胶鞋，短裤。头发短短的汗淋的脸上红喷



喷的。

袁 圆（指着曾霆）曾霆，好，闹了归齐，你在这儿！（说着就提起那桶水笑嘻嘻地追赶上去，弄得曾霆十分困窘，在母亲面前，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曾 霆（大叫）水！水！（不知不觉躲在父亲后面。）

曾思懿（惊吓）凉水浇不得！（拉住她）袁小姐我问你一句话。

袁 圆（回转身，笑呵呵地）什么？

曾思懿（随嘴乱问）你父亲呢？

袁 圆（放下水桶，故意沉稳地）在屋里画“北京人”呢。（突然大叫一声猫捉耗子似的把曾霆捉住）你跑？看你跑到那里！

曾 霆（笑得狼狈）你，你放掉我。

袁 圆（兴奋地）走，我们出去算账。

曾思懿（大不高兴）袁小姐！

袁 圆走！

曾文清（笑嘻嘻地）袁圆，你要一个东西不？

袁 圆（突想起来，不觉放掉曾霆）啊，曾伯伯，你欠了我一个大风筝，你说你有，你给我找的。

曾文清（笑着）秋天放不起风筝的。

袁 圆（固执）可你答应了我，我要放，我要放！

曾文清（微笑）我倒是给你找着一个大蜈蚣。

袁 圆（跳起来）在哪儿？（伸手）给我！

曾文清（不得已）蜈蚣叫耗子咬了。

袁 圆（黠巧地）你骗我。

曾文清有什么法子，耗子饿极了，蜈蚣上的浆糊都叫耗子吃光了。

袁 圆（顿足）你看你！（眼里要挂小灯笼。）

曾文清（安慰）别哭，别哭，还有一个。

袁 圆（泪光中闪出一丝笑容）嗯，我不相信。

曾文清霆儿，你到书房（指养心斋）里把那个大金鱼拿过来。

曾 霆（几乎是跳跃地）我拿去。

曾思懿（吼住他）霆儿，跳什么？

〔曾霆又抑压自己的欢欣，大人似的走向书斋。〕

袁 圆（追上去）曾霆！（拉着他的手）快点，你！（把他拉到书斋里，瞥见那只五颜六色上面有些灰尘的风筝，忍不住惊喜地尖叫一声）啊，这么大！（立刻就要抢过来。）

曾 霆（脸上也浮起异常兴奋的笑容，颤抖地）你别拿，我来！（举起那风筝。）

袁 圆（争执）你别拿，我来！

曾 霆你毛手毛脚地弄坏了。

袁 圆（连喊）我来！我来！我来！你爹爹为我糊的。

〔二人都在争抢着那金鱼。〕

曾思懿（同时）霆儿！

曾 霆（喘着气喊）不，不（目不转睛望着她，兴奋而快乐地和袁圆争抢，十个苍白得几乎透明的手指握着那风筝的竹篾，被圆儿粗壮的手腕左右摇甩，几乎按不住那风筝。）

袁 圆（同时不住地叫）我来，我来！

曾 霆（蓦然大叫一声，放下那风筝，呆望自己流血的手指。）

袁 圆（吃一惊）怎么？

曾思懿（埋怨）你看！（走到他面前申斥）你看出了血了！

曾文清（望着霆）扎破了？曾霆（握着手指）嗯。

袁 圆（关怀地）痛不痛？

曾 霆（惶惑）有一点。

曾思懿（拉着曾霆）快去，上点七厘散。

袁 圆（满有把握地）不用！（陡然低下头吮吸他手上的伤口。）

曾 霆（吃了一惊）啊！（一阵感激的兴奋在脸上掠过，他忸怩地拒绝母亲的手）妈，不用了，妈——

袁 圆（唾出一口涎水，愉快地把他的手放开）得，还痛不痛？

曾 霆（恹然低声）不痛了。

袁 圆（指着那受伤的手指，仿佛对那手指说话）哼，你再痛，我一斧头把你砍下来。

曾文清（开玩笑地）好凶！

袁 圆（突然由地上提起那桶凉水。）

曾 霆（同时紧张）啊！

曾思懿（同时紧张）啊！

袁 圆（对曾霆笑着）饶了你，这一桶水，我不泼你了。（推着他）走，我们放风筝去。（曾霆立刻顺手拿起风筝）再见！曾妈妈。  
〔圆儿跳跳蹦蹦地推着曾霆出了门，水洒了一地。〕

曾思懿霆儿！

曾文清（解劝地）让他们去吧！

曾思懿你别管！（对外）霆儿！  
〔霆儿只好又从外面走进来，后随那莫名其妙的袁圆。曾霆（望着母亲。）〕

曾思懿（端起那碗参汤）把这碗参汤喝了它，你爹不喝了。

袁 圆（圆眼一睁，惊讶地羡慕）参汤！

曾 霆我不喝！

曾思懿（厉声）喝掉！

曾 霆（拿起就喝了一口，立刻吐出）真的，坏了。

曾思懿胡说！（自己拿过来尝了一口，果然觉得口味不对，放下）哼！  
〔这时袁圆顽皮地向霆招手，又轻悄悄颠着脚步推着霆的背走出。霆迈出门槛，袁圆只差一步——〕

曾思懿（忽然）袁小姐！

袁 圆（吃一惊）啊！（回头。）

曾思懿你过来！

袁 圆（走过来）干什么？

曾思懿（满脸笑容）今天我们家里，请你同你父亲一同过来过节，你对他说过么？

袁 圆（白眼）请我们吃中饭？

曾思懿（异常讨好的神色）啊，特为请你这位顶好看的袁小姐。

袁 圆（愣头愣脑）你胡扯！你们请的爸爸跟袁小姐，我知道。

曾思懿哪个说的？

袁 圆（自负）江姑老爷跟我都说了。

曾思懿（和颜悦色）那么你想要新妈妈不？

袁 圆我没妈妈，我也不要。

曾思懿（劝导地）有妈好，你喜欢愫小姐做你的妈妈不？

袁 圆（莫明其妙）我？

前院子里曾霆的声音 袁圆，快来，有风了！

袁 圆（冷不防递给思懿一个纸包）给你！

曾思懿（吃了一惊）什么？

袁 圆爸爸给你的房租钱！

〔袁圆由通大客厅门跑下。〕

曾思懿（鄙恶）这种孩子，真是没家教！

曾文清（不安地）你，你跟江泰闹的什么把戏？你们要把愫方怎么样？

曾思懿（翻翻眼）怎么样？人家要嫁人，人家不能当一辈子老姑娘，侍候你们老太爷一辈子。

曾文清她没有说，你们怎么知道她要嫁人？

曾思懿（嘴角又咧下来）看不出来，还猜不出来！我前生没做好事，今生可要积积德，我可不想坑人家一辈子。

曾文清嫁人当然好，不过嫁给这种整天就懂研究死人脑袋壳的袁博士——

曾思懿她嫁谁有你的什么？你关的什么心？（恶毒地）你老人家是想当陪房丫头一块嫁过去，好成天给人家端砚台拿纸啊，还是给人家铺床叠被到了晚上当姨老爷啊？

曾文清（气愤）你是人是鬼，你这样背后欺负人家？

曾思懿（也怒）你放屁！我问“你”是人是鬼，用着你这样偏向着人家！

曾文清她是个老姑娘，住在我们家里侍候爹这么些年——

曾思懿（索性说出来）我就恨一个老姑娘死拖活赖住在我们家里，成天画图写字，陪老太爷，仿佛她一个人顶聪明。

曾文清唉，反正我要走了，只要爹爹肯，你们——

曾思懿他不肯也得肯，一则家里没有钱，连大客厅都租给外人，再也养不住闲亲戚，再则（斜眼望着他，刻薄地）人家自己要嫁人，你不愿意她嫁呀——

曾文清（忍无可忍，急躁）谁说我不愿意她嫁？谁说我不愿意她嫁？谁说不愿意她嫁？

曾思懿（一眼瞥见愫小姐由养心斋的小门走进来，恰如猫弄老鼠一般地诡笑起来）别跟我吵，我的老爷，人家愫小姐来了！

〔愫方这个名字是不足以表现进来这位苍白女子的性格的。她也就有三十岁上下的模样，出身在江南的名门世家，父亲也是个名士。名士风流，身后非常萧条；后来寡母弃世，自己的姨母派人接来，从此就遵守母亲的遗嘱，长住在北平曾家，再没有回过江南。曾老太太在时，婉顺的愫小姐是她的爱宠；这个刚强的老妇人死后，愫方又成了她姨父曾老太爷的拐杖。他走到哪里，她必须随到哪里。在老太爷日渐衰颓的暮年里，愫方是他眼前必不可少的慰藉，而愫方的将来，则渺茫如天际的白云，

在悠忽的岁月中，很少人为她恳切地想一想。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出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

〔伶仃孤独，多年寄居在亲戚家中的生活养成她一种惊人的耐性，她低着眉头，听着许多刺耳的话。只有在偶尔和文清的诗画往还中，她几乎不自知地淡淡泄出一点抑郁的情感。她充分了解这个整日在沉溺中生活着的中年人。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毛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暮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曾思懿（对着愫小姐，满脸的笑容）你看，愫妹妹，你看他多么厉害，临走临走，都要恶凶凶地对我发一顿脾气，（又是那一套言不由衷的鬼话）不知道的，都看我这样子像是有点厉害，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恶呢！知道的，都明白，我是个受气包：我天天受他（指曾文清）的气，受老爷子的气，受我们姑奶奶姑老爷的气，（可怜的委曲样）连儿子媳妇的气我都受啊！（亲热地）真是，这一家子，就是愫妹妹你，心地厚道，一个人待我好，待我——

愫方（莫明其妙谛听这潮涌似的话，恬静地微笑着。）

曾文清（忍不住，插进嘴去）爹起来了？

〔曾思懿才停止嘴。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愫方（安祥地）姨父早起来了。（望见地上那张破碎的山水，弯身拾起）这不是表哥画的那张画？

曾思懿（又叨叨起来）是呀，就因为这张画叫耗子咬了，他老人家跟我闹了一早上啦。

愫方（衷心的善意）不要紧，我拿进去给表哥补补。

曾文清（谦笑）算了吧，值不得。

曾思懿（似笑非笑对文清眄视一下）不，叫愫妹妹补吧。（对愫方）你们俩位一向是一唱一和的，临走了，也该留点纪念。

愫方（听出她的语气，不知放下好，不放下好，嗫嚅）那我，我——

曾文清（过来解围）还是请愫妹妹动动手补补吧，怪可惜的。

曾思懿（眼一翻）真是怪可惜的。（自叹）我呀，我一直就想着也有愫妹妹这双巧手，针线好，字画好。说句笑话，（不自然地笑起来）有时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微笑的眼光里突然闪出可怕的恶毒）把你这两只巧手（狠重）斫下来给我

接上。

慷 方（惊恐）啊！（不觉缩进去那双苍白的腕腕。）

曾文清你这叫什么笑话。

曾思懿（得意大笑）我可是个粗枝大叶，有嘴无心的人。（拿起慷小姐的手，轻轻抚弄着）慷妹妹，你可别介意啊，我心直口快，学不出一点文绉绉的秀气样子，我常跟文清说（邪睨着文清）我要是个男人，我就不要像我这样的老婆，（更亲昵地）慷妹妹，你说是不是？你说我——

〔正当着慷方惶惑无主，不知如何答覆的时候，曾瑞贞——大奶奶的儿媳妇——提着一大包檀香木和柱香由通大客厅的门慌慌张张走进来。

〔曾瑞贞只有十八岁，却面容已经看得有些苍老，使人不相信她是不到二十的年青女子。她无时不在极度的压抑中生活。生成一种好强的心性，反抗的根苗虽然藏在心里，在生人前口上决不泄露一丝痕迹。眼神中望得出抑郁，不满，怨恨。嘴角总绷得紧紧的，不见一丝女人的柔媚。她不肯涂红抹粉，也不愿穿鲜艳的衣裳，虽然屡次她的婆婆，这样吩咐她，当她未如她的意时，为着这件事詈骂她。

〔当她无端遭她婆婆猜疑然辱骂时，她只是冷冷地对看着。她并不惧怕，仿佛是故意地对她漠然。她决不在她所厌恶的人的面前哭泣，示出自己的怯弱，虽然她心里是忧苦的。在孤寂的空房中，她念起日后这漫漫的岁月，有时痛不欲生，几要自杀，既而又愤怒地想定：这幽灵似的门庭必须步出，一个女人，该谋寻自己的生路。

〔当她还在十六岁的时候——想起来，仿佛隔现在有几十年——她进了中学只有二年，就胡里胡涂地被人送进了这个精神上的樊笼。在这个书香门第里，她仿佛在短短一个夜晚从少女的天真的懵懂中赶出来蓦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忧虑的成年妇人。她这样快地饱尝到作人的艰苦和忧郁的沉默使她以往的朋友们惊叹一个少女怎会变得这样突然。她的小丈夫和她谈不上话来。她又不屑于学习那谄媚阿谀的妾妇之道来换取婆婆的欢心。她勉强做着曾家孙媳妇应守的繁缛的礼节。她心里知道长久生活在这样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在布满愁云一般的家庭里，只有慷姨是她的朋友。她间或在她面前默默流着眼泪，她也同情怜惜着慷姨嚶嚶隐泣时发自内心的哀痛。但她和慷姨是两个时代的妇女。她怀抱着希望，她逐渐看出她的将来不在这狭小的世界里，而慷姨的思想情感却跳不出曾家的圈栏。她好读书。书籍教她认识现在的世界，也帮她获得几个热心为她介绍书籍以及帮助她认识其他方面的诚恳朋友。这一方面的生活她只偶尔讲与慷姨听，曾家其他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些天她的面色不好，为着突如其来的一种身体上的变化，她的心里激荡着可怕的矛盾。她寝馈不安为着一个未来的小小的生命，更深切地感到自己懵懵懂懂在这个家庭是怎样不幸，更

想不明白为什么嫁与这个小人，目前又将糊糊涂涂为这个小人添了一个更小的生命。为着这个不可解决的疑难，她时常出门，她日夜愁思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她进门有些犹疑。她晓得她穿的颜色暗淡的衣服先使婆婆看着不快。

曾瑞贞妈！爹！

曾思懿（嘲弄地）居然打电话把您请回来啦。我正在跟愫姨说，想叫辆汽车催请呢。

曾瑞贞我，我身上有点不舒服。

曾思懿（刁钻古怪地尖声笑着）难道这儿不是家？我就不能侍候您少奶奶啦。

愫方（替瑞贞说话）表嫂，她是有点不舒服。

曾思懿（勉强的问）好了没有？

曾瑞贞（低声）好了。

曾思懿（狠狠看了她一眼）请吧，我怕你——快敬祖宗去吧。

曾瑞贞嗯。（就转身向养心斋走。）

曾思懿（满面笑容对愫方）我这个人就是心软，顶不会当婆婆了。一看——（突然转身对瑞贞）喂，瑞贞，你怎么连你爹都不叫一声就走了。

曾瑞贞叫过了。

曾思懿（嫌她顶撞，登时沉下脸对文清）你听见了？（不容文清答声，立刻转对瑞贞）我没听见。

曾瑞贞（冷冷望着她，转又对文）爹爹！

曾文清（不忍）快走，快走吧！

曾思懿（对瑞）愫姨呢？

曾瑞贞（机械地）愫姨。

曾思懿（对愫又似谦和又似示威地阴笑）你看我们这位少奶奶简直是一点规矩也不懂。（转对瑞非常慈祥的样子）你还不谢谢愫姨，愫姨疼你，刚才电话是愫姨打的。

曾瑞贞谢谢愫姨。

曾思懿你知道霍儿从学校回来了么？

曾瑞贞知道。

曾思懿你看见他跟袁小姐放风筝了么？

曾瑞贞（低声）看见了。

曾思懿（对愫指着瑞）您瞅，有这种傻人不？知道了，也看见了。（忽然转对瑞）那你为什么不赶紧回来看（读阴平，“守”着的意思）着他。（自以为聪明的告诫）别糊涂，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辈子靠山。

曾文清（寂寞地）小孩子们，一块玩玩，你总是大惊小怪地说这些话。

曾思懿（故意）谁大惊小怪，你就会替这种女人说偏心话。（不自主地往愫方身上一瞟）这种女人看见就知道想勾引男人，心里顶下作啦。瑞贞你收拾好神桌，赶快叫霍儿穿马褂敬祖宗，少跟那个疯小姐混。

〔瑞又提起那一大包檀香木和柱香。

曾思懿回来，哪个叫你买这些檀香木？

曾瑞贞（不语）

愫方（低声）表嫂——

曾思懿（佯未听见，仍对瑞）你发财啦，谁叫你买这么一大堆废东西？  
哪个那么讨厌，多事？

愫方（镇静地）是我，表嫂。

〔静默。〕

〔瑞由养心斋小门下。〕

曾思懿（沉闷中笑出来）哎，真是的，你看我这个人，可不是心直口快，有口无心。莽张飞，心里一点事都存不住。（似乎是抱歉）哎，我要早知道是愫妹吩咐的——愫方（沉静）姨，姨父说买来为晚上自己念经用的。

曾文清爹前几天就说要人买了。

曾思懿（顺嘴人情）我们这位老太爷，就是脾气怪，难侍候。早对我吩咐下来，不早就买啦。（又亲热地）哎，愫妹妹，你不知道，文清跟我多么感激你。这家里要没有你，老太爷不知道要对我这做儿媳妇的发多少次脾气啦。（非常关心的口气，低声）昨天晚上是老太爷又不舒服了吧？愫方（微颌首）嗯。

曾思懿（对文，得意地）你看，可不是！（对愫）我就听老爷子屋里“喀儿喀儿”直咳嗽。我就跟文清说“可怜，老爷子大概又在气喘呢！”（满脸忧虑的神气）我一听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直推着文清说：“你听，大半夜了，愫妹妹还下厨房拿水，给爹灌汤婆子呢。真是的……曾文清爹爹犯什么病？”

愫方（无力地）腿痛，要人捶，他说心里头气闷。

曾思懿（口快）那一定是——

曾文清（怨艾地）于是他老人家就叫你捶了一晚上？

愫方（悲哀的微笑）捶捶，姨父就多睡一会。

曾思懿（惊讶）啊，怪不得一早上我看见愫妹还在捶呢。

曾文清（深沉的同情）那么，你到现在还没有睡？

曾思懿（挤起舌头）通宵不睡觉怎么成！（疼惜的样子）哎，你怎么不叫我来替呀。真是的，快回屋睡一会。（推着愫）你身子又单薄，哪经得住熬夜。（一肚子的关怀的心肠）哎，这是怎么说的。走，我的好妹妹，睡一会，回头真病了，我真要急死啦。

愫方（哀婉地）不用，我睡不着。

曾思懿文清，你看真是再没有比愫妹再孝心的人了。我就爱愫妹这样的脾气，（对着愫方夸赞）不说话，待人好，心地厚道，总是和和气气，不言不语的。（忽转对文）文清，我要是男的，我就娶愫妹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是福气。

曾文清（解救）愫妹，你不是给爹拿参汤的么？

愫方哦，哦，是的。

曾思懿你早说呀，我早就预备好了。（端起那碗参汤。）

曾文清刚才霆儿不是说这碗参汤——

曾思懿你少听他胡扯。咳，还是我热热拿去吧！（笑嘻嘻）这才叫作“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呢！”再丑再不爱看，也是没法子啦。（走了）

两步，回头)哦，厨房那两碗菜是不是你做给文清在路上吃的？

慷 方啊——嗯——

曾思懿(尖刻)文清，你看你多福气，慷妹待你多好啊！临走临走，慷妹一夜没睡，还赶着做两碗菜给你吃，你还不谢谢！

〔思懿笑着由养心斋小门走下。

〔静默，窗外天空断断续续地传来愉快的鸽哨响。

曾文清(感愧的眼光满眼含着泪，低声)慷方，我，我——慷方(低头不语)

曾文清(望望她也低下头，嗫嚅)陈奶妈来，来看我们来了。

慷 方(忍着自己的哀痛)她，她在前院。

〔思懿蓦然又从书斋的小门匆忙探出身来。

曾思懿(满面笑容，招手)文清，陈奶妈在外面找你呢。你快走了，还不跟她老人家说两句话？来呀，文清！

〔慷方望着文清，毫无生气地随着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冷冷鸽哨响。

〔嶙嶙石道上独轮水车，单调的轮轴声。

〔远处算命瞎子悠缓的铜钲声。

〔一两句遥远市街上的“酸梅的汤儿来……”

〔慷方伫立发痴，蓦然坐在一张孤另另的矮凳上嚶嚶隐泣起来。

〔微风吹来，响动着墙上挂的画。外面圆儿的声音(放着风筝，拍手喊)飞呀，飞呀，向上飞呀！

〔陈奶妈带着小柱儿由大花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小柱儿目不转睛地回头望着半空中的纸鸢，阳光迎面射着一张通红的圆脸。

陈奶妈慷小姐！

小柱儿(情不自禁，拍手)奶奶，金鱼上天了！金鱼上天了！（指着窗外的天空惋惜大叫）哎呀，金鱼又从天上摔下来了。金鱼——

陈奶妈(望见慷方独自在哭，回首，低声)别嚷嚷，你出去看去吧！

〔小柱儿喜出望外，三脚两步走出去。陈奶妈悄悄走到慷方面前。

陈奶妈(缓缓地)慷小姐，你怎么啦？

慷 方(低头)我，我——(又低声抽咽。)

〔半晌。

陈奶妈(叹了一口气，怜惜地把手放在她微微在抽动着的身上)慷小姐，别哭了，我走了大半年了，怎么我回来你还是在哭呀？

慷 方(抬头)我真是想大哭一场，奶妈，这样活着，是干什么呀！

(扑在桌上哭起来。)

陈奶妈(低下头，眼泪几乎也流下来)别哭了，我的慷小姐，去年我就劝你多少次了。(沉痛地)嫁了吧，还是嫁人好。就是给人填房都好。(一面擦着自己的泪水，一面强笑着)我可说话没轻没重的，一个大姑娘在姨父家混一辈子成怎么回事啊。(慷方又隐泣起来)好歹嫁了吧，我的慷小姐，人家的家总不是自己的家呀！（慷方哭出声来，陈奶妈低声秘密地）那位袁先生我刚才到前院偷偷相了一下，人倒是——

慷 方(抽咽)奶妈，你，你别说这个。

陈奶妈(温慈地)是，八字都拿去合了么？



慷 方（恳求她不要再说下去）奶妈。

陈奶妈（摇头）我们这位大奶奶是不容人的。我看，清少爷，可怜，天天受她的气，我一想起来，心里真是总说不出的心疼啊。（忧伤地）哎，世上真是没有如意的事啊，你看，你跟清少爷，你们这一对——

〔瑞贞由养心斋小门匆忙上。〕

曾瑞贞 慷姨，爷爷叫你。

慷 方哦！（忙立起身，擦擦眼睛，就低首向书斋走。）

曾瑞贞 爷爷在前面厢房里，（慷方又低头转身向通大客厅的门走，瑞贞看出她在哭，就随在后面，低声）慷姨，你——（慷依然低头向前走。）

〔后院大奶奶在喊——〕

后院大奶奶声 瑞贞！

曾瑞贞（停步应声）哎！

后院大奶奶声（尖厉）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瑞贞？

曾瑞贞在这儿！（依然随着慷后面走。）

慷 方（在大客厅门槛上停步）你去吧！

曾瑞贞不，（慷方又走，二人走进大客厅内，慷方先由通前院的门走出去。）

〔大奶奶由养心斋小门上。〕

曾思懿 瑞贞，你——（瞥见陈奶妈）啊，陈奶妈，（满脸笑容，指着后院）快去吧，你的清少爷正到处找你呢！

陈奶妈（喜不自禁）清少爷？哪儿？

曾思懿 院子里。

〔陈奶妈又非常高兴地颤巍巍地由书斋走下。瑞贞从通大客厅的门悄悄走上来。〕

曾瑞贞妈。

曾思懿（狠狠钉着她）你耳朵聋了！（四下一望）我叫你喊的人呢！

曾瑞贞我，我——

曾思懿（厉声）滚！死人！（瑞贞低首由她面前走过，切齿）看你那死样子，（顿足）你怎么不死啊！

〔瑞贞默默由书斋小门下。〕

曾思懿（同时走到大客厅喊）霆儿，霆儿！

〔曾霆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上。〕

曾 霆（一脸汗）妈。

曾思懿（责备，冷冷地）妈叫你，知道么？

曾 霆（歉笑）知道。

曾思懿（气消了一半）快穿好袍子马褂，给祖先上供去！（曾霆立刻转身向书斋走，思懿一手拉住他，异常和蔼地）孩子，以后你别跟那个袁小姐玩，野姑娘，没规没矩的。（一半鼓励，一半泄愤的样子）你要是嫌瑞贞不好，你中学毕了业，我给你再娶一个。好好念书，为你妈妈挣气，将来——

〔曾霆正听得不耐烦时，张顺由左边姑老爷的卧室走出。〕

曾 霆乘机由书斋小门溜下！

左面卧室内（门开时）混蛋！滚！滚！（砰地门随着关上。）

曾思懿什么事，张顺？

张顺（也气呼呼地）大奶奶，张顺想跟您请长假。

曾思懿又怎么啦？

张顺（指手画脚）我侍候不了这位姑老爷，一天百事不做，专找着我们当下人的祖宗八代地乱卷。（“骂”的意思。）

曾思懿（愤愤）他是条疯狗，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

张顺（盛气难息）不，您另找人吧，我每天搪帐不必说——〔突然又由隔壁传来一声“混账！”一个女人喊着说：“你别去！别去！”男人暴叫：“撒开手，我要见她！”

曾思懿（仿佛感到什么，立刻低声）张顺，这边来说，让他来喊去。

〔张随着大奶奶由书斋内小门走出。

〔同时几乎一阵闯进来的是扭持着的姑老爷和姑太太。江泰登时甩开手，曾文彩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手握着一束钞票，气呼呼地乱指。

〔姑老爷江泰是个专攻“化学”的老留学生，到了北平，纵情欢乐，尽量享受北平舒适的生活，几乎和北平土生的公子哥儿的神气，毫无二致。他有三十七岁，神色带着几分潦倒模样。人看来是很精明的，却仿佛走到社会里就比不过与他同样聪明的朋友们。以是他时时刻刻想占些小便宜，而总不断地在大处吃了人的亏。他心地并不算奸恶，回国后，颇想大大发展一下。他不知为什么抛弃本行，洋洋自喜地做了官。做了几次官都不十分得意，在最后一任里，他拉下很大的亏空，并且据说有侵吞公款的嫌疑，非常不名誉地下了任。他没剩多少钱，就和太太寄居在丈人家里，成天牢骚满腹，喝了两杯酒就在丈人家里使气。人愈穷，气愈盛，拍桌骂人，摔碟子摔碗是常有的事。〔但他也不是没有可爱的地方，他很直率，肯说老实话，有时也很公平，固然他常欺蔑他的病妻，在太太偶尔高兴，开始发两句和他不同的议论的时候，他总是轻蔑地对她说：“你懂得什么？”他还有一件长处，北平的饭馆戏园各种游乐的场所他几乎处处知道门路。而且他最讲究吃，他是个有名的饕餮，精于品味食物的美恶，举凡一切烹调秘方，他都讲得头头是道，说得有声有色，简直像一篇袁子才的小品散文。他也好吹嘘，总爱夸显过去他若何的阔绰豪放，怎样得到朋友们的崇拜和称赞，有时说得使人难以置信。

〔通常他是无时无刻不在谈着发财的门径的。但多半是纸上谈兵的谈话，只图口头上快意，决不想到实行。只有一次，他说要办实业，想开一个一本万利的肥皂厂，就在曾家的破花窖里砌炉举火，克日动工，熬开一大锅黄澄澄的浓汤，但制成时一块块胰子软几几的像牛油，原来他的化学教科书不好，那节肥皂的制造方法，没有写明白，于是那些锅儿灶儿就一直扔在破花窖里，再没有人提。〔经过这一次失败后，有一阵他绝口不谈发财。但不久躲在房里又忍不住和他的妻轻轻叹息说：“总有一天我能发明一种像万金油似的药，那我就——”于是连续地

他又有许多发财的梦，但始终都是梦，看相批命也不甚灵，命中该交财运的年头，事实都不如此。最近他才忽然想起一个巨大的计划，他要经商，他劝他丈人拿钱到上海做出口生意，并且如果一时手下不便，可以先卖了房子，做为营利的资本。但他的岳父照例地以为不可。却又怕他的“姑老爷”的脾气发作，就对他唯唯否否，弄得他十分不快。

〔他身材不高，宽前额，丰满的鼻翼，一付宽大的厚嘴唇，唇上微微有些黑髭，很漂亮的。他眼神有些浮动，和他举止说话一样。〕

〔他穿一套棕色西服，货料和剪裁都好，领带拖在前面。一绺头发在顶上翘起来，通身上下都不整齐。〕

〔他的夫人曾文彩有三十四岁，十年前是一位有名娇滴滴的蜡美人，温厚娴静，婚后数年颇得他丈夫的宠爱。后来一直卧病，容颜顿改，人也憔悴瘦弱，脸色比曾家一般人还要苍白，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昔日的风韵。她非常懦弱，任何事她都拿不定主意。在旧书房里读了几年书，她简直是崇拜她的丈夫，总是百依百顺地听她丈夫的吩咐，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数年的轻蔑和欺凌。病久了，她进门有些颤抖，唇惨白失色，头发微乱，她穿一件半旧蓝灰色羽纱旗袍，青缎鞋也有些破旧。〕

曾文彩（哀求他）你这样去，成什么样子？

江泰（睁圆了眼）给他钱，什么样子？住房，给房钱，吃饭，给饭钱。

曾文彩（怯弱地）你不要这么嚷，弄得底下人听见笑话。江泰（愤慨）这有什么可笑话！给完了钱，我们就搬家。（举起那钞票乱甩，怒喊）我叫你给他钱，你为什么不去？（拔步就走）我自己去交给你父亲！

曾文彩（死命拉住他，颤抖像一只将死的蝴蝶）江泰，你给我留点面子，这是我的娘家！

〔思懿偷偷由书斋小门冒出头窃听。江泰（唾了一口涎水）娘家，我看还不及住旅馆有情份呢。（指着后院）老头死了，你要是拿他一个大钱，我立刻就跟你离婚。〕

曾文彩（哀诉地）你从哪儿听的这些闲话？哪个告诉你说嫂嫂嫌我们住在此地，又是谁说你想着你岳父的钱哪？

江泰（傲慢地）奇怪，我贪这几个钱？（愤恨）你们家里的人一个个都是混蛋，小人，没见过钱的，第一你那个大嫂！

曾文彩（低声，怯惧地）你喊什么？她说不定就在隔壁！江泰（痛快淋漓）我喊，我就是给她听，看她怎么样？看她敢怎么样？我要打死她，我要一枪打死她！

〔大奶奶先真要挺身而出，听见这么可怕的恐吓，又悄悄退回去。〕

曾文彩（叹息）再怎么说是亲戚。

江泰什么亲戚？（牢骚满腹）亲戚是狗屎！我有钱，我得意的时候，认识我。没有钱，下了台，你看他们那付鬼脸子！（愈想愈恨）混账！借我钱，买田产的时候，你问问他们记得不记得？我叫他们累得丢了官，下了台，你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昨天我就跟老头通融三千块钱，你看老头——

曾文彩（连忙）回头我跟爹说！

江 泰（怒冲冲）你不要去！你少给我丢脸！你以为你父亲吃斋念佛就有人心么？伤天害理，自己的棺材抬在家里，漆都漆好了，偏把人家老姑娘坑在家里，不许嫁人！

曾文彩（弱声弱气）你不要这样胡说！

江泰哼，（凶横地）我问你，他怕死不怕死？

曾文彩（枯笑）老人家哪个不怕死？

江 泰那么，他既然知道他要死了，为什么屡次有人给恁小姐提婚，他总是东不是西不是挑剔，反对？曾文彩（忠厚地）那也是为她好。

江 泰（睁圆眼睛）你胡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一句话，眼不见为净，我立刻走！我立刻就滚蛋，滚他妈的蛋！

〔曾霆由书斋小门上。

曾 霆姑姑，姑丈，爷爷请您二位敬祖去。

江 泰我不去。

曾文彩霆儿，你别听他的，我们就去。

曾 霆妈说等着姑姑跟姑丈点蜡呢。

江 泰我不去，我江家的祖宗还没有祭呢。

曾文彩（哀恳地）走，把衣服换了，穿上袍子马褂！

〔恁方由书斋小门上。她手里拿着一包婴儿的衣服。

恁 方（找着）瑞贞呢！

曾文彩不在这儿。

恁 方表姐夫还不去，姨父都在祖先堂屋等着呢！

曾文彩（几乎是乞怜）看我的份上，你去一趟吧！

江 泰（翻翻眼）你告诉他我没有工夫侍候。

〔江泰头也不回，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下。

曾文彩（追在后面）江泰，你别走，你听我说。

〔文彩追下。

〔曾霆欲由大客厅走出去。

恁 方（哀恳地）霆儿，你别走。

曾 霆恁姨。

恁 方你——（欲说又止）

曾 霆什么？

恁 方（终于）你为什么不跟瑞贞好呢？

曾 霆（不语）

恁 方（沉重）你们是夫妻呀。

曾 霆（痛苦地）您别提这句话吧。

恁 方譬，譬如她是你的妹妹，你忍心成天——

曾 霆（哀恳地）恁姨！

〔他们觉得有人来，回头看见瑞贞低着头仿佛忍着极端的苦痛，匆匆由书斋小门走进。

曾瑞贞（抬头，突然望见霆）哦，你，你在这儿。

恁 方（立刻）你们谈谈吧。（急向大客厅那面走。）

〔前院袁圆在叫——

袁圆的喊声 快来呀，曾霆！

〔曾霆原来与瑞贞相对无语，听见喊声，立刻抢在愫方的前面，疾步走进大客厅。

愫方 霆儿，你——

〔曾霆不回顾，忙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出，愫方回过头，脸上罩满哀伤，慢慢向瑞贞走来。

曾瑞贞 愫姨！（扑在愫方的怀里哭泣起来。）

愫方（低声抚慰）不要哭，瑞贞。

曾瑞贞（忍不住地抽咽）我，我不，我不。

愫方（拉着她）我看你回屋躺一躺去吧。

曾瑞贞（摇头）不，他母亲还叫我侍候开饭呢？

愫方（不安地探问着）你怎么一早就出去了？

曾瑞贞 我有，有点事。

愫方（摸着她的脸，哀怜地）我看你睡一会吧，你的眼通红的。

曾瑞贞（惨凄）不，那他母亲更要以为我是装病了。

愫方（同情地）你还吐么？

曾瑞贞 还好。

愫方（无意地）瑞贞，还是让我，我替你说了吧。

曾瑞贞（坚决）不，不。

愫方 那么先告诉霆儿吧。

曾瑞贞（抑郁）他懂什么？他是个孩子。

愫方（劝解）可为什么不说呢？

曾瑞贞（摇头）愫姨，你不明白。

愫方（不了解）为什么呢？（欣悦之色）这又不是什么怕人晓得的事。

曾瑞贞（痛苦地望着愫方）愫姨，我要是能像你一样，一辈子不结婚多好啊。

愫方（哀静地凝视）你怎么说些小孩子话？

曾瑞贞（痛心）愫姨，我们是小孩子啊，到了年底我十八，曾霆才十七呀。我同他糊糊涂涂叫人送到一处。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情感，我们在房里连话都没有说的。过了两年了，（痛苦地）可现在，现在又要——愫方（醇厚地）那你的爷爷才喜欢呢。

曾瑞贞 是呀，愫姨，我就是问为什么呀？为什么爷爷要抱重孙子，就要拉上我们这两个可怜虫再生些小可怜虫呢？

愫方（安慰）人家说有了小孩就好了，有了小孩夫妻的情感就会好了的。

曾瑞贞（沉重地摇着头）不，愫姨，我不相信，我们不会好的。（肯定）即便曾霆又待我好，我在这样的家庭也活不下去的。

（憎恶地）我真是从心里怕看见这些长辈们的脸哪，（拉着愫方的手）愫姨，如果这家里再没有你，我早就死了。

愫方（感动地）不要这么说话。你还小，生了小孩子大家就高兴了。

曾瑞贞（哀愁）愫姨，怎么会高兴？杜家的帐到现在没法子还，爷爷都说要卖房子——

愫方（低头）嗯。

曾瑞贞多一个就多一个负担，曾霆连中学都还没毕业。

慷方（慈爱地笑着）不要像个大人似的想下去了，活着吃苦不为着小孩子，还为什么呢？毛毛生下来，我来替你喂。我来帮你，不要怕，真到了没路可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留下一点钱，我们还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

曾瑞贞（十分感动）慷姨，你，你的心真是——

慷方（高兴得流眼泪）那么，瑞贞，我一会儿替你说了吧，我替你告诉，先告诉表嫂，她想着要抱孙孙，就不会待你那样了。曾瑞贞（连忙）不，不，你不懂，我就不愿意告诉我这位婆婆。不，不，你千万谁也不要告诉（激动地）慷姨，只有你，只有你——啊，慷姨，我心里乱慌慌的，昨天晚上我梦见我的母亲又活起来了，我还在家当女孩子，（痛苦地）哦，慷姨，我要是永远不嫁人，永远不长大多好啊，多好啊！（又抽咽起来。）

慷方（抚慰）不要哭，不要再流眼泪了。我给你看一点东西吧！

（打开那个包，露出美丽的小婴儿绒线衣服）瑞贞，你看能用么？

曾瑞贞（望着那件玲珑的小衣服，说不出话来）啊？

慷方喜欢么？

曾瑞贞（颤抖着）怎么你连这个都预备了？（虽然有些羞赧，但也忍不住欣欣笑起来）还，还早的很呢。慷方做着玩玩，我也是学着做。

曾瑞贞（一件一件地翻弄，欣喜地）好看，好看，真好看。（陡然放下衣服）可慷姨，你没有钱，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为，为着——

慷方（哀矜地）为着我爱你，瑞贞，你不生气吧。我们都是无父无母，看人家眼色过日子的人。

曾瑞贞（低下头，紧紧握住慷方的手）慷姨。（泪泫然流下来。）

慷方（哀婉地）你现在快做母亲了，要成大人了，为什么想不要孩子呢？有了孩子，他就会慢慢待你好的。（手帕轻轻擦着瑞贞眼眶下面的泪水）顺着他一点，他还是个小孩呢！

（摇头，哀伤地）唉，你们俩个都是小孩子，十七八岁的人，懂得什么哟。（慢慢握紧瑞贞的手，诚挚地）瑞贞，昨天晚上你对我讲的话，那是万万做不得的。

曾瑞贞（低声）为什么要这个小东西呢？（凝视）他是不喜欢我的。

慷方（恳切地）瑞贞，他再怎么不喜欢你，孩子是没有罪过的，岁数大了，心思就变了，有个小孩家里再怎么不好？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凝望着她）你真想听你那个女朋友的话到什么地方去么？（悲哀地）哎，哪里又真是我们的家呀？

曾瑞贞（愤慨）我不要家，我不要这个家。

慷方（立刻按住她的手，摇头）不，你小，你不明白没有家的女人是怎么过的？（泫然）那心里头老是非常地寂寞的。（不能自己）我自小就——（突然又抑制住自己的愁苦，急转，哀痛地）瑞贞，你听我的话，你决不要做那样的事，万不要打掉那孩子。

曾瑞贞嗯。

慷方你刚才是不是又找那个坏医生去了？

曾瑞贞（不语）

〔后院文清喊——

文清声瑞贞！

愫方你要对我说实话。

曾瑞贞（望她）嗯。

文清声瑞贞！

愫方那你以后再也不要去了。

曾瑞贞（哀痛地）嗯！

愫方（沉挚）你说定了！

〔正当瑞贞微微颌首的时候，文清低首由书斋小门上。

曾文清（扬头突见愫方）哦，你在这儿！（对瑞贞）瑞贞，你给我拿马褂来。

曾瑞贞是，爹！

〔瑞贞进了文清的卧室。

〔半晌，二人相对无语。

曾文清（长叹一声）愫方，我要走了，以后，你，你一个人——

〔蓦然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袁圆。

袁圆（连喊）曾伯伯，曾伯伯！

曾文清（转身笑着）什么？

袁圆小柱儿说他奶奶送给你一对顶好看的鸽子。

曾文清（指那笼子里的鸽子）在哪里。

袁圆（提起来）咦，怎么就剩下一个啦？

曾文清（哀痛）那个在半路上飞了。

袁圆（赞美地指着笼里的鸽子，天真地）这个有名字不？

曾文清（缓缓点头）有。

袁圆（恳切地）叫什么？

曾文清（沉静地）它，它叫“孤独。”

袁圆真好看！（撒娇似地央求着）曾伯伯，你送给我？

曾文清好。

袁圆（大喜）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伯伯！（提着鸽笼跳起就跑）小柱儿！小柱儿！

〔袁圆一路喊着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出去。

〔静默。天空鸽哨声。

曾文清（费力地）谢谢你送给我的画。

愫方（低头不语。）

曾文清（慢慢由身上取出一张淡雅的信笺）昨天晚上我作了几首小东西，（有些羞怯地递到她的面前）在，在这里。

愫方（接在手中。）

曾文清（温厚地）回头看吧。

愫方（望着他）一会儿，我不能送行了。

〔思懿突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惊讶）哟，你们在这儿。（对愫）老爷子叫你呢。

愫方（仍然很大方地拿着那张纸）哦。（立刻走向书斋。）

曾思懿（瞥见她手上的诗笺，忽然眼珠一转）啊呀，地上还有一张纸！

慷 方（不觉得回头）啊？

曾文清（惴惴然）哪儿？（忙在地上寻望。）

曾思懿（尖刻笑）哦，就一张！（望着慷）原来在手上呢！外面曾老太爷的声音（苍老地）慷方哪！

慷 方 ！

〔慷方由书斋小门下。〕

曾思懿（脸沉下来）你们又在我背后闹些什么把戏！

曾文清（惶然）怎么——没有。

曾思懿你刚才给她什么？

曾文清（推诿）没有什么。

曾思懿（厉声）你放屁，你瞒不了我！你说，她手里拿的是什么？你说——

曾文清我——

〔瑞贞由右边卧室拿着马褂走出来。〕

曾瑞贞爹，马褂！（文清接下。）

曾思懿（对瑞贞恶烦）快去吧，你的慷姨等着你。

〔瑞贞由书斋小门下。〕

〔文清默默穿马褂。〕

曾思懿（叨叨）我一辈子是大方人，吃大方的亏。我不管你们在我背后闹些什么，（百般忍顺的模样）反正这家里早已不成一个家。

“树倒猢猻散，”房子一卖，你带你的儿子媳妇一齐去过（“生活”的意思）也好，或者带你的宝贝慷妹妹过也好，我一个人到城外尼姑庵一进。带发修行，四大皆空。（怕他不信）你别以为我在跟你说白话，我早已看好了尼姑庵，都跟老尼姑说好了。

曾文清（明知她说的是一套恐吓的假话，然而也忍不住气闷，颤抖地）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

曾思懿（诉苦）我也算替你们曾家生儿养女，辛苦了一场，我上上下下对得起你们曾家的人！过了八月节，这八月节，我把这家交给姑奶奶，明天我就进庙。（向卧室走。）

〔张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急进。〕

张 顺（急促）大奶奶，那漆棺材的要账的伙计——

曾思懿叫他们找老太爷去！

张 顺（狼狈）可他们非请大奶奶——

曾思懿（眼一翻）跟他们说大奶奶死了，刚断了气！

〔思懿进了卧室。〕

曾文清（望着卧室的门。）

〔张顺叹一口气由大客厅通前院门下。〕

曾文清思懿！（推卧室门）开门！开门！你在干什么？

曾思懿（气愤的口气）我在上吊！

曾文清（敲门）你开门！开门！你心里在想着什么？你说呀，你打算——（回头一望，低声）爹来了！

〔果然是由书斋小门，瑞贞，慷方和陈奶妈簇拥着曾皓走进来。〕

〔曾皓，至多看来不过六十五，鬓发斑白，身体虚弱，肿胀的黄



脸上，微微有几根稀落惨灰的短须。一对昏瞆而无精神的眼睛，时常流着泪水，只在偶尔振起精神谈话时才约莫寻得出曾家人通有的清秀之气。他吝啬，自私，非常怕死，整天进吃补药，相信一切益寿延年的偏方。过去一直在家里享用祖上的遗产，过了几十年的舒适日子。偶尔出门做官，补过几次缺，都不久挂冠引退，重回到北平关门纳福。老境坎坷，现在才逐渐感到困苦，子女们尤其使他失望。家中的房产，也所剩无几，自己又无什么治生的本领，所以心中百般懊恼。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的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但心中颇怕他的长媳。他晓得大奶奶尽管外表上对他作“奉承”文章，心里不知打些什么算盘。他也厌恶他的女婿的嚣张横肆，一年到头，总听见他在吵，在出主意，在高谈阔论种种营利的勾当。曾老太爷一直不说他有钱的，但现在也不敢说没有钱。他的家几乎完全操在大奶奶的手心里，哭穷固然可以应付女婿，但真要是穷得露了骨，他想得到大奶奶的颜色是很难看的，虽然到现在为止大奶奶还不敢对自己的公公当面有若何轻视的表示。然而他很怕，担心有一天子女就会因为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做出一种可怕的颜色给他看。

〔自然，这也许是他神经过敏，但他确实感到贫穷，对他，一个士大夫家庭中家长的地位都成了莫大的威胁。他有时几乎不相信诗书礼仪对他的子女究竟施了多大的教化和影响。他想最稳妥的方法是“容忍，”然而“容忍”久了也使他气郁，所以终不免时尔唠唠叨叨，牢骚一发，便不能自止，但多半时间他愿装痴扮聋，隐忍不讲，他的需要倒也简单，除了漆寿木，吃补药两点他不让步外，其余他尽量使自己不成为子孙的赘疣。他躲在屋内，写字读佛，不见无欲，既省钱，也省力。却有时事情常闹到头上来，那么他就把多年忍住的脾气发作一下，但也与年壮气盛时大不相同，连发作的神情都很萎缩。他埋怨一切，他仿佛有一肚子的委曲要控诉，咒骂着子女们的不孝无能，叹惜着家庭不昌，毁谤着邻居们的粗野无礼，间或免不了这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教养，趣味种种，他惟一留下来的一点骄傲也行将消散。

〔他的自私常是不自觉的。譬如他对愫方，总以自己在护养着一个无告的孤女。事实上愫方哀怜他，沉默地庇护他，多少烦恼的事隐瞒着他，为他遮蔽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风雨。当他有时觉出她的心有些摇动时，他便猝然张皇得不能自主，几乎是下意识地故意慌乱而过份地显露老人失倚的种种衰弱和苦痛，期想更深地撼动她的情感，成为他永远的奴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怜悯着自己，这使他除了自己的不幸外，看不清其他周围的人也在痛苦。

〔他穿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肥大宽适。上套着一件愫方为他缝制的轻软的马褂——他是异常地怕冷的——都没有系领扣，下面穿着洋式翻口绒鞋，灰缎带扎着腿。他手里拿着一串精细的念

珠。

〔懔方和瑞贞扶掖着他，旁边陈奶妈捧着盖碗。〕

曾 皓（闭着眼睛，听什么，连连点着头）嗯，嗯。

曾文清（不安地）爹。

曾 皓（陷在沉思里，似乎没有听见。）

陈奶妈（边说边笑，大家暂停住步子，听她的话。她很兴奋地对懔方）

我一算可不是有十五年了？（对曾皓）这付棺材漆了十五年！

（惊羨地）哎，这可漆了多少道漆呀？

曾 皓（快慰）已经一百多道了。（被他们扶掖向长几那边走。）

陈奶妈（赞叹）怪不得那漆看着有（手一比）两三寸厚呢！（放下盖碗。）

〔思懿由卧室走出，满面和顺的笑容，仿佛忘记刚才那一件事。〕

曾思懿爹来了。（赶上扶着曾皓）这边坐吧，爹，舒服点，（把曾皓又

扶到沙发那边，忙对瑞贞）少奶奶，把躺椅搬正！（扶曾皓坐

下，思懿对文清）你还不把靠垫拿过来。

曾文清哦！（到书斋内取靠垫，瑞贞也跟着拿。）

曾 皓（闭目，模弄着佛珠）慢慢漆吧！再漆上四五年也就勉强可以睡了。

〔瑞贞由书斋内拿来椅垫。〕

曾思懿（指着，和蔼地）掖在背后，少奶奶。（仿佛看瑞贞掖得不好，弯下腰）嗒，我来吧。（对瑞贞）你去拿床毛毯，给爹盖上。

曾 皓（睁眼）不用了。（又闭目养神。）

曾思懿（更谦顺）您现在觉着好一点了吧。

曾 皓还好。

曾文清（走上前）爹。

曾 皓（微颌首）嗯，（几乎是故意惊讶地）哦，你还没有走？

曾思懿（望文清一眼，对皓）文清一会儿就要上车了。

曾 皓（对文清）你给祖先磕了头没有？

曾文清没有。

曾 皓（不高兴）去，去，快去，拜完祖先再说。（咳嗽。）

曾文清是，爹。（向书斋小门走。）

陈奶妈（又得着一个机会和文清谈话）嗒，清少爷，我再陪陪你。

〔文清与陈奶妈同由书斋小门下。〕

曾 皓懔方，你出去把我的痰罐拿过来。

〔懔方刚转身举步向书斋走——〕

曾思懿（立刻笑着说）别再劳累懔妹妹啦，我屋里有，瑞贞，你给爷拿去。（把盖碗茶捧给曾皓）爹，您喝茶吧！

〔瑞贞进思懿的卧室。〕

曾 皓（用茶嗽口，懔方拿过一个痰桶，皓吐入）口苦的很！（又瞌眼。）

懔 方您还晕么？

曾 皓（望望她，又闭上眼，一半自语地）头昏口苦，这是肝阴不足啊！所以痰多气闷！

（枯手慢推摩自己的胸口。）

曾思懿（殷勤）我看给爹请个西医看看吧。

曾 皓（睁开眼，烦恶）哪个说的？

曾思懿要不叫张顺请罗太医来！

曾 皓（启目，摇头）不，罗太医好用唐朝的古方，那种金石虎狼之药，我的年纪，体质——（不愿说下去，叹口气，闭眼轻咳。）  
〔瑞贞由思懿的卧室上，把小痰罐递与曾皓，曾皓又一口粘痰吐进去，把痰桶拿在手中。〕

曾思懿隔壁杜家又派一个账房来要那五万块钱啦。

曾 皓哦！

曾思懿还有今年这一年漆寿木的钱——

曾 皓（烦躁）钱，钱！牛马，牛马，做一辈子的牛马，连病中还要操心，当牛马。

〔思懿也沉下脸。半晌。〕

慷 方（安慰地）今年那寿木倒是漆得挺好的。

曾 皓（不肯使大奶奶太难看，点头，微露喜色）嗯，嗯，等吧，等到明年春天再漆上两道川漆，再设法把杜家这笔账还清楚，我这孽就算做完了。（不觉叹一口气，望着瑞贞）那么运气好，明年里头我再能看见重孙——

曾思懿（打起欢喜的笑容）是啊，刚才给祖先磕头，我还叫瑞贞心里念叨着：求祖宗保佑她早点有喜，好给爷爷抱重孙呢。

曾 皓（浮肿的面孔泛着欣喜的皱纹）瑞贞，你心里说了没有？

曾瑞贞（低头。）

曾思懿（推她，尖声）爷爷问你心里说了没有？

曾瑞贞（背转。）

慷 方（劝慰）瑞贞！

曾瑞贞（回头）说了，爷爷。

曾 皓（满意地笑）说了就好。

外面曾文彩声江泰，江泰！

曾思懿（咕噜着）你瞅，这孩子，你哭什么！

〔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拉拉扯扯地走进来文彩和江泰。〕

曾文彩（央求）江泰！江泰！（拉他走进。）

江 泰（说着走着，气愤愤地）好，我来，我来！你别拉着我！

〔大家都回头望他们，他们走到近前。〕

曾 皓怎么啦？

曾文彩爹！（回头低声对江泰）就这样跪着磕吧，别换衣服啦。

曾思懿（故意笑着说出来）姑老爷给爹拜节呢。

曾 皓（探身，手势要人扶起，以为他要磕头）哎，不用了，不用了，拜什么节哟！

〔江泰狠狠盯了思懿一眼，在曾皓已经欠起半身的时候，似拜不拜地懒懒鞠了个半躬，自己就先坐下。〕

江 泰（候曾皓坐定，四面望一望，立刻）好，我有一句话，（指看）我屋旁边那土墙要塌了，你们想收拾不收拾？——

曾文彩（低声，急促地）你又怎么了？

江 泰（对曾文彩）你别管！（转对思懿和曾皓）你们收拾不收拾？不收拾我就卷铺盖滚蛋。

曾 皓（莫明其妙）怎么？

曾思懿（软里透硬）不是这么说，姑老爷，我没有敢说不收拾，不过我听说爹要卖房子，做买卖，所以——

曾 皓（挺身不悦）卖房子？

曾思懿卖给隔壁杜家。

曾 皓（微怒）哪个说的？这是哪个人说的？

曾思懿（眼向江泰一膘，冷笑）谁知道谁说的？

江 泰（冒然）我说的！（望着曾皓，轻蔑的神色）我也不知道哪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对我说的。

曾 皓（在自己家里，当着自己的儿妇受这样抢白，实在有些忍不住）江泰，你这不是对长辈说话的样子。

江 泰 好，那么我走。（拔脚就走。）

曾文彩（低声，几乎要哭出来）江泰，你还不坐下。

慷 方（央求地）表姐夫！

〔江泰被他们暗暗拉着，不甘愿地又坐下。〕

〔半晌。沉静中文清由书斋小门悄悄走进来，站在一旁。〕

曾 皓（望了文清一眼，颤抖）好，我说过，我说过，我是为我这些不肖的子孙才说的。现在家里景况不好，没有一个人能赚钱，（望文清愤愤地）大儿子第一个就不中用！隔壁那个暴发户杜家天天逼我们的债，他们硬要买我们的房子，难道我们就听他们再给一两万块钱，乖乖把房子送给他们么？（越说越气）这种开纱厂的暴发户，仗势欺人，什么东西都以为可以拿钱买，他连我这漆了十五年的寿木都托人要拿钱来买，（气得发抖）这种人真是一点书都没有读过。难道我自己要睡的棺材都要卖给他？（望文彩）文彩，你说，（对文清）文清，你这个做长子的人也讲讲！（文清低头）你们这做儿子的——

〔由书斋小门走进来陈奶妈。〕

陈奶妈（高兴地）清少爷！——（看见大奶奶对她指着曾皓摆手，吓得没有说出来，就偷偷从通大客厅的门走出去。）曾皓这房子是先人的产业，一草一木都是祖上敬德公惨淡经营留下的心血，我们食于斯，居于斯，自小到大都是倚赖祖宗留下来这点福气，吃住不生问题。（拍着那沙发的扶手）你们纵然不知道爱惜，难道我忍心肯把房子卖给这种暴发户，卖给这种——

江 泰（把手一举）我声明，不要把我算在里面，你们房子卖不卖，我从来没有想过。

曾 皓（楞一楞继续愤慨地）这种开纱厂的暴发户，这种连人家棺木都想买的东西，这种——

〔突然从隔墙邻院袭来震耳的鞭炮声。〕

曾 皓（惊吓）这是什么？（几乎要起来，仿佛神经受不住这刺激）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慷 方（在鞭炮响声里，用力喊出）不要紧，这是放鞭！

曾 皓（掩盖自己的耳朵，紧张地）关上门，关上门！

〔文清与瑞贞赶紧跑去关上通大客厅的门扇，鞭炮声略远，但仍不断爆响，半天才歇。〕

曾文彩（爆竹声中倒吸一口长气）谁家放这么长的爆竹？

江 泰（冷笑）哼！就是那暴发户的杜家放的。

曾 皓（摇头）看着这暴发户！过一回八月节都要闹得像嫁女儿  
〔陈奶妈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陈奶妈（拍手笑）恁小姐，这一家子可有趣！女儿管爹叫“老猴，”爹管女儿叫“小猴，”屋里还坐着一个像猩猩似的野东西，老猴画画，小猴直要爬到老猴头上翻筋斗，（笑着前翻后仰）屋里闹得要翻了天——

曾 皓（莫明其妙）谁？

陈奶妈还不是袁先生跟那位袁小姐，我看袁先生人脾气怪好的，直傻呵呵地笑——

曾思懿陈奶妈，你到厨房看看去，赶快摆桌子开饭，今天老大爷正为着恁小姐请袁先生呢？

陈奶妈哦，哦，好，好！

〔陈奶妈十分欢喜地由通大客厅的门走下。〕

曾思懿（提出正事）媳妇听说袁先生不几天就要走了，不知道恁妹妹的婚事爹觉得——

曾 皓（摇头，轻蔑地）这个人，我看——（江泰早猜中他的心思，异常不满地由鼻孔“哼”了一声，曾皓回头望他一眼，气愤地立刻对那正要走开的恁方）好，恁方，你先别走。乘你在这儿，我们大家谈谈。

恁 方我要给姨父煎药去。

江 泰（善意地嘲讽）咳，我的恁小姐，这药您还没有煎够？（迭连快说）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恁方又勉强坐下。〕

曾 皓恁方，你觉得怎么样？

恁 方（低头不语。）

曾 皓恁方，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不要想到我，你应该替你自己想，我这个当姨父的，恐怕也照拂不了你几天了，不过照我看，袁先生这个人哪——

曾思懿（连忙）是呀，恁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屡次辜负姨父的好意。以后真是耽误了自己——

曾 皓（也抢着说）思懿，你让她自己想想。这是她一辈子的事情，答应不答应都在她自己，（假笑）我们最好只做个参谋。恁方，你自己说，你以为如何？

江 泰（忍不住）这有什么问题？袁先生并不是个可怕的怪物！他是研究人类学的学者，第一人好，第二有学问，第三有进款，这，这自然是——

曾 皓（带着那种“稍安勿躁”的神色）不，不，你让她自己考虑。（转对恁方焦急地）恁方，你要知道，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姨侄女，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看，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也一样养么？——

曾思懿（抢说）就是啊，我的恁妹妹，嫁不了的女儿也不是——

曾文清（再也忍不下去，只好拔起脚就向书斋走——）

曾思懿（邪睨着文清）咦，走什么？走什么？

〔文清不顾由书斋小门下。〕

曾 皓文清怎么？

曾思懿（冷笑）大概他也是想给爹煎药呢！（回头对懔又万分亲热地）懔妹妹，你放心，大家提这件事也是为着你想。你就在曾家住一辈子谁也不能说半句闲话。（阴毒地）嫁不出去的女儿不也是一样得养么？何况懔妹妹你父母不在，家里原底就没有一个亲人——

曾 皓（当然听出她话里的根苗，不等她说完——）好了，好了，大奶奶，请你不要说这么一大堆好心话吧。（曾思懿的脸突然罩上一层霜，曾皓转对懔方）那么懔方，你自己有个决定不？

曾思懿（着急，对懔方）你说呀！

曾文彩（听了半天，一直都在点头，突然也和蔼地）说吧，懔妹妹，我看——

江 泰（猝然，对自己的妻）你少说话！

〔曾文彩嘿然，懔方默默立起，低头向通大客厅的门走。〕

曾 皓懔方，你说话呀，小姐。你也说说你的意思呀。

懔 方（摇头）我，我没有意思。

〔懔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这种事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江 泰（耐不下）你们要我说话不？

曾 皓怎么？

江 泰要我说，我就说。不要我说，我就走。

曾 皓好，你说呀，你当然说说你的意见。

江 泰（痛痛快快）那我就请你们不要再跟懔方为难，懔方心里怎么回事，难道你们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你一句我一句欺负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小姐？为什么——

曾思懿欺负？

曾文彩江泰。

江 泰（盛怒）我就是说你们欺负她，她这些年侍候你们老的少的，活的，死的，老太爷，老太太，少奶奶，小少爷，一直都是她一个人管。她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为什么还拉着她，不放她，这是干什么？

曾 皓你——

曾文彩江泰！

江 泰难道还要她陪着一同进棺材，把她烧成灰供祖宗？拿出点良心来！我说一个人要有点良心。我走了，这儿有封信，（把信硬塞在曾皓的膝上）你们拿去看吧。

曾文彩江泰！

〔江泰气呼呼地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满腹不快）这，这说的是什么？我，我从来没听见这种野话。（同时颤抖地拆开信，露出来钞票和简短的信纸。）

〔曾皓看信时张顺拿着碗筷悄悄走进来，瑞贞也走来帮他方桌静静抬出，默默摆碗筷和凳子。〕

曾 皓（匆促地读完那短信，气得脸发了青）这是什么意思？（举着那

钞票)他要拿这几个房租钱给我?(对曾思懿)思懿,这是怎么回事?

曾思懿(冷笑)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又犯了些什么神经病?

曾文彩(早已立起,看着那信,惶惑不安,哀诉着)爹,您千万别介他的意,他心里不快活,他这几年——

曾 皓(愤然)江泰,我不说他,就说女婿是半子吧,他也是外姓人。(对文彩)你是我的女儿,你当然知道我们曾家人的脾气都是读书第一,从来没有谈过钱的话。好,你们愿意住在此地就住下去,不愿意住也随意,也无须乎拿什么房钱,饭钱,给父亲看——

曾文彩(抽咽)爹,您就当错生了我这女儿,你就当——

曾 皓(气得颤巍巍)呃,呃,在我们曾家甩这种阔女婿架子!

曾文彩(早忍不下,啜地哭起来)哦,妈,你为什么丢下我死了,我的妈呀!

曾思懿姑奶奶!

〔文彩哭着跑进自己的卧室。〕

曾 皓(长叹一声)一群冤孽!说都说不得的。开饭,张顺,请袁先生来。

〔张顺由通大客厅门下。〕

〔文清由书斋小门上。〕

曾文清爹!

曾 皓要走了么?

曾文清一点钟就上车。

曾 皓你的烟戒了?

曾文清(低头)戒了。

曾 皓确实戒了?

曾文清(赧然)确实戒了。

曾 皓纸烟呢?

曾文清(低头)也不抽了。

曾 皓(望着他的黄黄的手指)又说瞎话,(训责地)你看,你的手指头叫纸烟薰成什么样子?(摇头叹息)你,你这样子怎么能见人做事?

曾文清(不自觉看看手指)回,回头说。

曾 皓霆儿呢?

曾思懿(连忙跑到通大客厅门前喊)霆儿!你爷爷叫你。

曾 皓他在干什么?

曾文清大概陪袁小姐放风筝呢。

曾 皓放风筝。为什么放着《昭明文选》不读,放什么风筝?

曾文清霆儿!

〔曾霆慌慌张张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上。〕

曾 皓(厉容)跑什么,哪里学来这些野相?

曾 霆(又正步)爷爷,袁伯伯正在画“北京人,”说就来。

曾 皓哦,(对瑞贞)把酒筛好。

曾 霆袁伯伯说还想带一位客人来吃饭。

曾 皓当然好，你告诉他就一点家常菜，不嫌弃，就请过来。

曾 霆哦！（立刻就走，走了一半又转身，顾虑地）不过，爷爷，他是“北京人。”

曾 皓北京人不更好。（对文清又申斥地）你看你管的什么儿子，到现在这孩子理路还是毫不清楚。

曾 霆（踌躇）袁伯伯说要他换换衣服？

曾 皓（烦恶）换什么衣服，你就请过来吧，你父亲一点钟就要上车的。  
〔曾霆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奇怪，慷方上哪里去了？

曾 思懿大概为着袁先生做菜呢。

曾 皓哦。  
〔曾霆在门外大客厅内大喊。〕

曾 霆的声音我爷爷在屋里！我爷爷在屋里！

袁 圆的声音你跑！你跑！  
〔砰地通大客厅的门扇大开，曾霆一边喊着一边走进来，圆儿满头水淋漓的，提着一个空桶手里拿着一串点着了的鞭炮。小柱儿也随在后面，一手拿着一根燃着的香，一手抱着那只鸽子。〕

曾 霆（跑着）爷爷，她，她——

袁 圆（笑喊）你跑！你跑！看你朝哪里跑……  
〔待曾霆几乎躲在曾皓坐的沙发背后，她把鞭炮扔在他们身下，就听着一串“劈啪”乱响，曾霆和曾皓都吓得大叫起来。袁圆大笑，小柱儿站在门口也哈哈不止。〕

曾 皓你这，这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袁 圆曾爷爷！

曾 皓你怎么这样子胡闹？

袁 圆（撒娇）你看，曾爷爷，（把湿漉漉的头发伸给他看，指曾霆）他先泼我这一桶水！

外面男人声音（带着笑）小猴子，你到那儿去了！

袁 圆（顽皮地）老猴儿！我在这儿呢。  
〔圆儿笑着，跳着，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去，小柱儿连忙也跟出去。〕

曾 皓（对思懿）你看，这种家教怎么配得上慷方，（转身对曾霆）刚才不是你泼了她一桶水？

曾 霆（怯惧地）她，她叫我泼她的。

曾 皓跪下！

曾 思懿我看，爷爷——

曾 皓跪下。（曾霆只得直挺挺跪下）也叫袁家人看看我们曾家的家教。  
〔圆儿拉着她的“老猴儿”人类学者袁任敢兴高采烈地走进来。〕  
〔“老猴儿”实在并不老，看去只有四十岁模样，不过老早就秃了顶，头顶油光光的只有几根毛，横梳过去，表示曾经还有过头发。他身材不高，可是红光满面，胸挺腰圆，穿着一身旧黄马裤，泥污的黑马靴，配上一件散领棕色衬衣，活像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但是他有一付幽默而聪明的眼睛，眼里时常闪出一种嘲讽的目光，偶尔也泄露着学者们常有的那种凝神入化的〕



神思。嘴角常在微笑，仿佛他不只是研究人类的祖先，同时也嘲笑着人类何以又变得这般堕落。他有一付大耳轮，宽大的前额，衬上一对大耳朵，陷塌的狮子鼻，有时看来像一个小丑。  
〔关于他个人的事，揣测很多，有的人说他结过婚，有的说他根本没有，圆儿只是个私生女。问起来他总一律神秘地微笑。他一生的生活是研究“北京人”的头骨，组织学术考察队到西藏、蒙古掘化石，其余的时间拿来和自己的女儿嬉皮笑脸没命地傻顽，似乎这个女儿也是从化石里蹦出来的。看他的样子，真不像懂得什么叫做男女的情感的事情。〕

袁 圆（一路上谈）爹，小柱儿就给我拿来一根香，我就把鞭点上，爹，我就追，我就照他的腿上——

袁任敢（点头，笑着听着）嗯，嗯，哦——（望见曾皓已经立起来欢迎他）曾老伯，真是谢谢，今天我们又来吃你来了。

曾 皓过节，随便吃一点，（让坐）请袁先生上坐，上坐，上坐。

袁 圆（望见了霆儿突然矮了一截，大喊）爹，你看，你看，他跪在地上呢！

曾 皓别管他，请坐吧！

袁任敢（望着霆儿大惊）怎么？

曾 皓我这小孙儿年幼无知，说是在令媛头上泼了一桶水——

袁 圆（歉笑）哎呀，起来吧，起来吧，那桶水是我递给他泼的——

曾 皓（惊愕）你？——

曾思懿（忍不住）起来吧，霆儿，谢谢袁老伯！

曾 霆（立刻站起）谢谢袁老伯。

袁任敢（对曾霆）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你来泼我！

曾 皓袁先生的客人呢？

袁 圆（惊呼）爹，“北京人”还在屋里呢。

袁任敢（粗豪地）我以为他已经来了。

〔圆儿说完撒“鸭子”就跑出去。〕

曾 皓（十分客气）啊，快请进来。（立起走向通大客厅的门。）

袁任敢您叫我们的时候，我正在画，我原来要他换好了衣服来的，可（指曾霆）他说您——

曾 皓（又客气地）我就说吃便饭，换什么衣服，真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袁任敢是啊，所以我就没有——

〔圆儿由通大客厅的门——这门已关上的——跳出来。〕

袁 圆（仿佛通报贵宾，大喊）“北京人”到！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站起伫望。〕

曾 皓啊。（对着门，满脸笑容）请，请，（话犹未了——）

〔蓦然门开，如一个巨灵自天而降，陡地出现了这个“猩猩似的野东西。”〕

〔他约莫有七尺多高，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两眼炯炯发光，嵌在深陷的眼眶内，塌鼻子，大嘴，下巴伸出去有如人猿，头发也似人猿一样低低压在黑而浓的粗眉上。深褐色的皮肤下，筋肉一粒一粒凸出有如棕色的

枣栗。他的巨大的手掌似乎轻轻一扭便可握断了任何敌人的脖颈。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人身内藏蓄着。

〔曾家的人——除了瑞贞——都有些惊吓。曾皓（没想到，几乎吓昏了）啊！（退后。）

袁任敢（忙走上前介绍）这是曾老太爷。

北京人（点头）

曾皓这位是——

袁任敢（笑着）这是我的伙伴，最近就要跟我们一块到蒙古去的。

〔“北京人”走到台中，森森然望着曾皓和曾皓的子孙们。

袁圆（同时，指着）曾爷爷，他是人类的祖先。曾爷爷，你的祖先就是这样！

袁任敢（笑着）别胡扯，圆儿！（对曾皓）曾老伯，您不要生气！四十四万年前的北京人倒是这样。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

曾皓（惊惧）怎么这是北京人！

袁任敢（有力地）真正的“北京人！”（忽然笑起来）哦，曾老伯，您不要闹糊涂了，这是假扮的，请来给我们研究队画的。他原来是我们队里一个顶好的机器工匠，因为他的体格头骨有点像顶早的“北京人”——

曾皓（清醒了一点）哦，哦，哦，那么请坐吧！（硬着头皮对“北京人”）请坐吧。

袁任敢对不起，他是个哑吧，不会说话。（这时大家均按序入座，低声）他脾气有点暴躁，说打人就打人，还是不理他好。

曾皓（毛骨悚然）哦，哦（忙对瑞贞霍儿）瑞贞，你们这边点坐，这边点坐！

〔“北京人”了无笑容地端坐在上首，面对观众。

〔张顺端进来一碗热菜，搁好即下。

曾皓（举杯）今天一则因为过节，二则也因为大小儿要离开家，一直没跟袁先生领教，也就乘这个机会跟袁先生多叙叙，来，请，请，（望“北京人”）呃，令友——袁任敢多谢！

北京人（望一望，一饮而尽，大家惊讶。）

袁任敢我听说曾大先生非常懂得喝茶的道理——

〔外面争吵声。

曾皓瑞贞，你看看，这是谁？吵什么？

袁圆（对瑞贞）我替你看看去！

〔曾思懿对曾文清耳语，曾文清站起执酒壶，思懿随后向曾皓身边走来。袁圆早放下筷子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下。

曾思懿（持杯）媳妇给爹敬酒。

曾皓（仍坐）不用了。

曾思懿（恭顺的样子）文清跟爹辞行啦。

曾文清（低声）爹，跟您辞行！

〔文清跪下三叩首，瑞贞和霍儿都立起，“北京人”与袁任敢瞪眼，互相望着。外面在他们一个端坐一个跪叩的时候，又讥诮

地怒骂起来。外面三四个人谩骂声（你一句，我一句）你们给钱不给钱。大八月节，等了一大清早上了。这么大门口也不是白盖的。有钱还再欠账，没有钱，你欠的什么账，别丢人！……

曾 皓这是什么？

曾思懿隔壁人家吵嘴吧。

曾 皓（安下心，对袁任敢等）请，请哪！（“北京人”又独自喝下一盅，曾皓对曾霆与瑞贞，和蔼地）你们也该给你们父亲送行哪！（于是——）

〔瑞贞、曾霆复立起来，执酒壶，到文清面前，斟酒。〕

曾思懿（非常精明练达的样子，教他们说）说爹一路平安。

曾 霆（同时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曾瑞贞（同时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曾思懿说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曾 霆（同时呆滞地）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曾瑞贞（同时呆滞地）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曾思懿（又教他们）儿子，儿媳妇不能常侍候你老人家了。

曾 霆（又言不由衷地）儿子，儿媳妇不能常侍候你老人家了。

曾瑞贞（又言不由衷地）儿子，儿媳妇不能常侍候你老人家了。

〔说完了就要回坐。〕

曾思懿（连忙）磕头啊，傻孩子！（很得意地望望袁任敢。）

〔曾霆与瑞贞双双跪下三叩首。文清立起，“北京人”与袁任敢瞪眼对望着，呼地又喝了一盅酒，袁任敢为他斟满，他又喝空。沉静的磕头中，外面又开始咒骂——外面咒骂声（还是你一嘴我一嘴，逐渐凶横）你们过的什么节？有钱过节，没有钱跟我们这小买卖人打什么哈哈。五月节的账到现在还没有还清，现在还一个“文”儿（“钱”的意思）不给。不到一千块就这么为难哪。〕

张 顺的声音（一面劝着）你们别在这儿嚷嚷，走！走！老太爷在这儿……

外面咒骂声（讥讽地）老太爷就凶了，这摆的什么阔气。没有钱，还不跟我们一样！破落户！（一直吵下去，不断——）

〔袁任敢也回头谛听。〕

曾 皓这究竟是什么？

曾思懿别是隔壁的——

〔外面争吵声中，愫方忙由通大客厅的门疾步进来。〕

曾 皓是谁？

愫 方（喘息着，闪烁其词）没有谁。

曾思懿（奸笑）袁先生，我介绍一下，这是愫小姐！（袁任敢立起，曾思懿又转对愫方）袁先生！

〔由通大客厅的门陈奶妈围着一个旧围裙，端一大盘菜急急慌慌走进来，后随着小柱儿，一手抱着鸽子，一手拉着他祖母的衣裾。〕

陈奶妈（边说边走，烦躁地）别拉着，小柱儿，讨厌，别拉着我！

（把菜放在桌上几乎烫熟了手，连甩手）好烫！愫方（低声）表嫂！

曾思懿（举筷）袁先生，这碗菜是恁小姐——（恁方拉她的衣裾，思懿回头对恁方）啊？

曾 皓（举箸）请！请！

恁 方（同时惶惑）漆，漆棺材的——他，他们——

〔门蓦地大开，那一群矮胖凶恶的小商人甲乙丙丁挤进来。张顺还在抵挡，圆儿也夹在后面。张顺不成，不成，屋里有客！

甲乙丙丁（同时闯进来，凶横的野狗似地乱吠）你别管，我们要钱，不是要命——老太爷——大奶奶！——老太爷，你有钱就拿出来，——没有钱——

曾 皓下去！混账！

曾思懿（同时厉声）回头说，滚出去！

〔文彩也从卧室里走出来，惊望。

甲乙丙丁（逼上前来混杂地）我们为什么滚？——欠钱还账，没钱就别造这个孽，——我们是小买卖人！——五月节的账都还没清，——别甩臭架子，——还钱，还钱！（曾皓气得发了呆，思懿冷笑，曾家的人都瘫了一般，甲乙吼叫更逼近）别不言语，别装傻，（甲喊）你有钱漆棺材！（乙喊）没有钱漆的什么棺材！（丙喊）我们家也有父有母，死了情愿拿芦席一卷！（甲喊，指着曾家的人）也不肯这么坐着挺尸！

〔袁任敢与“北京人”一直望着他们，这时——袁任敢（大吼一声）出去！

甲（吓住）怎么？

袁任敢（笑）我给你钱！

甲乙丙丁（固执）我们找（指曾皓）——

北京人（慢慢立起，一个巨无霸似的人猿，森然怒视，猥猥然沉重地向外挥手。）

甲乙丙丁（倒吸一口气）好，给钱就得！给钱就得！（仓皇退出。）

〔北京人笨重地跨着巨步，跟着出去。袁圆也出去，袁任敢跟在后面。

曾 霆（焦急）袁伯伯！

袁任敢（点头微笑，摇摇手，颇有把握的样子。）

〔袁任敢走出。

曾 皓怎，怎么回事？

〔突然听见外面一掌打在肉堆上的声音，接着一句惊愕的“你怎么打人！”接着东西摔破，一片乱糟糟叫喊，咒骂，揍打呼痛的器声。

〔屋里人吓成一团。

曾 皓关门！关门！

〔思懿赶紧跑去关门。

袁 圆的声音（仿佛在观战，狂喊助威）好，再一拳！再一拳！打得好！向后边揍！脚，脚踢！对，捶！再一捶！对呀！

咳，咬，用劲，再一拳！（最后胜利的大叫）好啊！（突然安静下来。）

曾 霆（忍不住走到门口，想开门外看。）

曾思懿（低声，紧张地）别出去，你要找死啊？

〔大家都屏息静听。袁任敢头发微乱，掬起袖管，满面浮着笑容，走进来。〕

袁任敢（慢慢地又把袖管掬下来。）

〔“北京人”更蛮野可怖，脸上流着鲜血，跨着巨步，若无其事地走进来。后面袁圆满面崇拜的神色，跟着这个可怖的英雄。〕

曾 皓（低声）都，都走了。

袁任敢打跑了！

袁 圆（突然站在椅上，把“北京人”的巨臂举起来）我们的“北京人”打的！

〔“北京人”转过头，第一次温和地露出狞笑，大家竦然望着他。曾皓痴坐如同得了瘫痪。〕

曾思懿（突然打破这沉闷，快意地笑着。）快吃吧。（对袁任敢）这两碗菜是（指着）愔小姐下厨房特为袁先生做的！（不觉对文清笑了一下。）

〔大家又开始入坐。〕

（闭 幕）

## 第二幕

当天夜晚，约有十一点钟的光景，依然在曾宅小客厅里。

曾宅的近周，沉寂若死，远远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钲，仿佛正缓步踱回家去。间或也有女人或者小孩的声音，这是在远远寥落的长街上凄凉地喊着的漫长的叫卖声。

屋内纱灯罩里的电灯，暗暗的投下一个不大的光圈，四壁的字画古玩，都隐隐的随着翳入黑暗里。墙上的墨竹也更显得模糊，有窗帷的地方都密密地拉严。从旧纱灯里一个宽缝露出一道灯光，正射在那通大客厅的门上。那些白纸糊的隔子门，每扇都已关好。从头至地，除了每个隔扇下半截有段极短的木质雕饰外，现在是整个成了一片雪白而巨大的纸幕。隔扇与隔扇的隙间泄进来一丝微光，纸幕上似乎有淡漠的人影隐约浮动。偶尔听见里面（大客厅）有人轻咳和谈话的声音。

靠左墙长条案上放着几只蜡台，有一只插着半截残烬的洋蜡。屋正中添了一个矮几子，几上搁了一个小小的红泥火炉，非常洁净。炉上座着一把小洋铁水壶，炉火融融，在小炉口里闪烁着。水在壶里呻吟，像里面羁困着一个小人儿在哀哭。旁边有一张纤巧的红木桌，上面放着小而精致的茶具。围炉坐着苍白脸的文清，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出神。对面移过来一张小沙发，陈奶妈坐在那里，正拿着一把剪刀为坐在小凳上的小柱儿剪指甲。小柱儿打着盹。

书斋内有一盏孤零零的暗灯，灯下望见曾霆恹恹地独自低声诵读《秋声赋》。

远远在深巷的尽头有打更的声音。

陈奶妈（一面剪着，一面念叨）真的，清少爷，你明天还是要走吗？

曾文清（颌首。）

陈奶妈我看算了吧，既然误了一趟车，就索性在家里等两三天，看袁先生跟愫小姐这段事有了眉目再走。

曾文清（摇首。）

陈奶妈你说袁先生今天看出来不？

曾文清（低着头勉强回答）我没留神。

陈奶妈（笑着）我瞅袁先生看出来，吃饭的时候他老望着愫小姐这边看。

曾文清（望着奶妈，仿佛不明白她的话。）

陈奶妈清少爷，你说这件事——

曾文清（不觉长叹一声。）

陈奶妈（望了曾文清一下，又说不出。）

〔小柱儿一瞌头，突由微盹中醒来，打一个呵欠，嘴里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又昏昏忽忽地打起盹。〕

陈奶妈（剪着小柱儿的指甲）唉，我也该回家的。（指小柱儿）他妈还在盼着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呢。（小柱儿头又往前一瞌，她扶住他说）别动，我的肉，小心奶奶剪着你！（怜爱地）唉，这孩

子也真是累乏了，走了一早晨，又跟着这位袁小姐玩了一天，乡下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真不像——（望着书斋内的霆儿，怜惜地，低声）孙少爷，孙少爷！

曾 霆（一直在低诵）“……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

曾文清让他读书吧，一会儿他爷爷要问他的。

〔深巷的更声。〕

陈奶妈这么晚了还念书！大八月节的，哎，打三更了吧。曾文清嗯。可不是打三更了。

陈奶妈乡下孩子到了这个时候都睡了大半觉了。（剪完了最后一个手指）好啦，起来睡去吧，别在这儿受罪了。

小柱儿（擦擦眼睛）我不，我不想睡。

曾文清（微笑）不早了，快十一点钟啦。

小柱儿（抖擞精神）我不困。

陈奶妈（又是生气，又是爱）好，你就一晚上别睡。（对文清）真是乡下孩子进城，什么都新鲜，你看他就舍不得睡觉。

〔小柱儿由口袋取出一块花生糖放在嘴里，不觉又把身旁那个括打嘴抱起来看。〕

陈奶妈唉，这个八月节晚上，又没有月亮。——怎么回事？大奶奶怎么又不肯出来。（叫）大奶奶！（对文清）她这阵子在屋里干什么？（立起）大奶奶，大奶奶！

曾文清别，别叫她。

陈奶妈清少爷，那，那你就进去吧。

曾文清（摇头，哀伤地低声独自吟起陆游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陈奶妈（叹了一口气）哎，这也是冤孽，清少爷，你是前生欠了大奶奶的债，今生该她来磨你。可，可到底怎么啦，她这一晚上一句话也没说，——她要干什么？

曾文清谁知道？她说胃里不舒服，想吐。

陈奶妈（回头瞥见小柱儿又闲不住手，开始摸那红木矮几的茶壶，叱责地）小柱儿，你放下，你屁股又痒痒啦！（小柱儿又规规矩矩地放好，陈奶妈转对文清）也怪，姑老爷不是嚷嚷今天晚上就要搬出去么？怎么现在——

曾文清哎，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忽然口气里带着怨情）他也是跟我一样，我不说话，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他吵得凶，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

〔文彩由书斋小门走进，手里拿着一只没点的蜡烛和一付筷子，一碟从稻香村买来的清酱肉，酱黄豆，杂香之类的小菜。〕

曾文彩（倦怠地）奶妈，你还没有睡！

陈奶妈没有，怎么姑老爷又要喝酒了？

曾文彩（掩饰）不，他不，是我。

曾文清你？——哎，别再让他喝了吧。

曾文彩（叹了一口气，放下那菜碟子和筷子）哥哥，他今天晚上又对我

哭起来了。

陈奶妈姑老爷？

曾文彩（忍不住掏出手帕，一眼眶的泪）他说他对不起我，他心里难过，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完了。我看他那个可怜样子，我就觉得是我累的他。哎，是我的命不好，才叫他亏了款，丢了事，（眼泪流下来）奶妈，洋火呢？

陈奶妈让我找——

曾文清（由红木几上拿起一盒火柴）这儿！

〔陈奶妈接下，走起替文彩点上洋蜡。〕

曾文彩（由桌上拿起一个铜蜡台）他说闷得很，他想夜里喝一点酒。你想，哥哥，他心里又这么不快活，我——

曾文清（长嘘一声）喝吧，一个人能喝酒也是好的。

陈奶妈（把点好的蜡烛递给文彩）老爷子还是到十一点就关电灯么？

曾文彩（把烛按在烛台里）嗯。（体贴地）给他先点上蜡好。别待会儿喝了一半灯抽冷子灭了，他又不高兴。

陈奶妈我帮你拿吧。

曾文彩不用了。

〔文彩拿着点燃的蜡烛和筷子菜碟走进自己的房里。〕

陈奶妈（摇头）唉，做女人的心肠总是苦的。

〔文彩放下东西，又忙忙自卧室走出。〕

曾文彩江泰呢？

陈奶妈刚进大客厅。

曾文清大概正跟袁先生闲谈呢？

曾文彩（已走到火炉旁边）哥哥，这开水你要不？

曾文清（摇头，倦怠地）文彩，小心你的身体，不要太辛苦了。

曾文彩（悲哀地微笑）不。

〔曾文彩提着开水壶由卧室下。文清又把一个宜兴泥的水罐放在炉上，慢吞吞地拨着火。〕

曾 霆（早已拿起书本，立起）爹，我到爷爷屋里去了。

曾文清（低头放着他的泥罐）去吧。

陈奶妈（走上前）孙少爷！（低声）你爷爷要问你爹，你可别说你爹没有走成。

小柱儿（正好坐着，忽然回头，机灵地）就说老早赶上火车走了。

陈奶妈（好笑）谁告诉你的？

小柱儿（小眼一挤）你自个儿告诉我的。

陈奶妈这孩子！（对曾霆）走吧，孙少爷你背完书，就回屋睡觉去。老爷子再要上书，就说陈奶妈催你歇着呢！

曾 霆嗯。（向书斋走。）

曾文清霆儿！

曾 霆干嘛，爹？

曾文清（关心地）你这两天怎么啦？

曾 霆（闪避）没有怎么，爹。

〔曾霆由书斋小门快快下。〕

陈奶妈（看曾霆走出去，赞叹的样子，不觉回首指着小柱儿）你也学学



人家，人家比你也就大两岁，念的书比你吃的饭米粒还要多。

你呢，一顿就四大碗干饭，肚子里尽装的是——

小柱儿（突然）奶奶，你听，谁在叫我呢？

陈奶妈放屁，你别当我耳朵聋，听不见。

小柱儿真的，你听呵，这不是袁小姐——

陈奶妈哪儿？

小柱儿你听。

陈奶妈（谛听）人家袁小姐帮他父亲画画呢。

小柱儿（故意捉弄他的祖母）真地，你听！“小柱儿！小柱儿！”这不是袁小姐。你听：“小柱儿，你给我喂鸽子来！”（突然满脸顽皮的笑容）真的，奶奶，她叫我喂鸽子。（立刻“撒鸭子”就向大客厅跑。）

陈奶妈（追在后面笑着）这皮猴又想骗你奶奶。

〔小柱儿连笑带跑，正跑到那巨幕似的隔扇门前。接着曾宅到十一点就得灭灯的习惯，突然全屋黑暗。在那雪白而宽大的纸幕上由后面蓦地现出一个体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得渺小而萎缩。只有那微弱的小炉里的火照着人们的脸。〕

小柱儿（望见，吓得大叫）奶奶，（跑到奶奶怀里。）

陈奶妈哎哟！这，这是什么？

曾文清（依然偎坐在小炉旁）不用怕，这是“北京人”的影子。

里面袁任敢的沉重的声音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猛地隔扇打开了一扇，大客厅里的煤油灯洒进一片光，江泰拿着一根点好的小半截残蜡，和袁任敢走进来。江泰穿一件洋服坎肩，袁任敢还是那件棕色衬衣，袖口又撩起，口里叼着一个烟斗，冒出一缕缕的浓烟。〕

江泰（有些微醺，应着方才最后一句话，非常赞同地）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曾文清（立起，对奶妈）点上蜡吧。

陈奶妈嗯。（走去点蜡。）

在大客厅里的袁圆（同时）小柱儿，你来看。

小柱儿。（抽个空儿跑进大客厅。他顺手关了隔扇门，那一片巨大的白幕上又踞伏着那小山一样的“北京人”的巨影。）

江泰（兴奋地放下蜡烛，咀嚼方才那一段话的意味，不觉连连地）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对！对！袁先生，你的话真对，简直是不可更对。你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成天垂头丧气，要不就成天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愁精神上没有出路，愁活着没有饭吃，愁死了没有棺材睡，成天

的希望，希望，而永远没有希望，譬如，（指文清）他——  
曾文清别再发牢骚，叫袁先生笑话了。

江 泰（肯定）不，不，袁先生是个研究人类的学者，他不会笑话我们人的弱点的。坐，坐，袁先生！坐坐，坐着谈。（他与袁任敢围炉坐下，由红木几上拿起一枝香烟，忽然）咦，刚才我说到那里了？

袁任敢（微笑）你说，（指着）譬如他吧！

江 泰哦，譬如他吧，哦，（对文清，苦恼地）我真不喜欢发牢骚，可你再不让我说几句，可我，我还有什么？我活着还有什么？（对袁任敢）好，譬如他，我这位内兄，好人，一百二十分的好人，我知道他就有情感上的苦闷。

曾文清你别胡说啦。

江 泰（苦笑）啊，你瞒不过我，我又不是傻子。（指文清对袁任敢爽快）他有情感上的苦闷，他希望有一个满意的家庭，有一个真了解他的女人共处一生。（兴奋地）这点希望当然是自然的，对的，合理的，值得同情的，可是在二十年前他就发现了一个了解他的女人。但是他就因为胆小，而不敢找她；找到了她，又不敢要她。他就让这个女人由小孩而少女，由少女而老女，像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闷死，他忍心让自己苦，人家苦，一直到今天，现在这个女人还在——

曾文清（忍不住）你真喝多了！

江 泰（笑着摇手）放心，没喝多，我只讲到这点为止，决不多讲。（对袁任敢）你想，让这么个女人，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这不是堕落，人类的堕落。那么，（指着自已）就譬如我——（划地一声点着了烟，边吸边讲）读了二十多年的书——

袁任敢（叨着烟斗，微笑）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江 泰（滔滔不绝）自然，我决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吧，我爱钱，我想钱，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我要把我的钱，送给朋友用，散给穷人花。我要像杜甫的诗说的盖起无数的高楼大厦，叫天下的穷朋友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所喜欢的，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可是，袁先生，我的运气不好，处处倒霉，碰钉子，事业一到我手里就莫名其妙地弄得一塌糊涂。我们成天在天上计划，而成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一句话，你说的，（指着自已的胸）像我们这样的才真是（指那“北京人”的巨影）他的不肖的子孙！

袁任敢（一直十分幽默地点着头，此时举起茶杯微笑）请喝茶！

江 泰（接下茶杯）对了，譬如喝茶吧，我的这位内兄最讲究喝茶。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

山水，江水，井水，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茶对我们只是解渴的，可一到他口里，就会有无数的什么雅啦，俗啦的这些个道理。然而，这有什么用？他不会种茶，他不会开茶叶公司，不会做出口生意，就会一样，“喝茶”！喝茶喝得再怎么精，怎么好，还不是喝茶，有什么用？请问，有什么用？

〔文彩由卧室出。〕

曾文彩泰！

江 泰我就来！

陈奶妈（走去推他）快去吧，姑老爷！

江 泰（立起，仍舍不得就走）譬如我吧——

陈奶妈别老“譬如我”“譬如我”地说个没完了，袁先生都快嫌你唠叨了。

江 泰喂，袁博士，你不介意我再发挥几句吧。

袁任敢（微笑）哦，当然不，请“发挥！”

江 泰所以譬如——（文彩又走来拉他回屋，他对文彩几乎是恳求地）

文彩，你让我说，你就让我说说吧！（对袁任敢）譬如我吧，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种顶好的地方去吃。（颇为自负，一串珠子似地讲下去）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小地方哪，像灶温的烂肉面，穆家寨的抄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

文彩走吧！

江 泰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三妙堂的合碗酪，思德元的包子，沙锅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这些个地方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没有一个掌灶的，跑堂的，站柜台的我不知道，然而有什么用？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开馆子，我不会在人家外国开一个顶大的李鸿章杂碎，赚外国人的钱。我就会吃，就会吃！（不觉谈到自己的痛处，捶胸）我做什么就失败什么。做官亏款，做生意赔钱，读书对我毫无用处。（痛苦地）我成天住在丈人家里混，好说话，好牢骚，好批评，又好骂人，简直管不住自己，专说人家不爱听的话。

曾文彩（插嘴）泰！

江 泰（有些抽噎）成天叫人家看着我不快活，不成材，背后骂我是个废物，呵，文彩，我真是一个大废物，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你！（突然不自禁的哭出）累赘你！

曾文彩（连叫）泰，泰！别难过，是我不好，我累了你。

陈奶妈进去吧，又喝多了。

江 泰（摇头）我没有，我没有，我心里难过，我心里难过啊——

〔陈奶妈与文彩扶江泰由卧室下。〕

曾文清（叹口气）您喝杯茶吧。

袁任敢我已经灌了好几大碗凉开水了，我今天午饭吃多了，曾先生，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曾文清是——

袁任敢我——

〔慷方一手持一床毛毯，一手持蜡烛，由书斋小门上。〕

袁任敢慷小姐。

慷方（点头。）

曾文清爹睡着了？

慷方（摇头。）

曾文清袁先生，您的事？

〔江泰又由卧室走出，手里握着半瓶白兰地。〕

江泰（笑着）袁先生进来喝两杯不？

袁任敢不，（指巨影）他还在等着我呢！

江泰（举瓶）好白兰地，文清，你——

曾文清（不语，望了望慷方。）

江泰（莫名其妙）哦，怎么你们三位——

陈奶妈在卧室内姑老爷！

江泰（摇头，叹了口气）唉，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理我的。

〔江泰由卧室下。〕

曾文清袁先生，你方才说——

袁圆在屋内的声音爹，爹！你快来看，“北京人”的影子，我剪好了。

袁任敢（望望慷方与文清）回头说吧。（幽默而又懂事地）没有什么事，我的小猴子叫我呢。

〔袁任敢打开那巨幕一般的门扇走进去。跟着泄出一道光，又关上，白纸幕上依然映现出那个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黑影。〕

〔寂静，远处更锣声。〕

曾文清（期待地）奶妈把纸条给你了？

慷方（默默点头。）

曾文清（低声）我，我就想再见你一面，我好走。

慷方（无意中望着文清的卧室的门。）

曾文清（指门）她关上门睡觉呢。（低头。）

慷方（坐下。）

曾文清（突然）慷方！

慷方（又立起。）

曾文清怎么？

慷方姨父叫我拿医书来的。

〔陈奶妈由文彩卧室走出。〕

陈奶妈慷小姐，您来了。（立刻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奶妈上哪儿去？

陈奶妈（掩饰）我去瞅瞅孙少爷书背完了不？

〔陈由书斋小门下。远远又是两下凄凉的更锣声。〕

曾文清慷方，明天我一定走了，这个家（顿）我不想再回来了。

慷方（肯定地）不回来是对的。

曾文清嗯，我决不回来了，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觉得是我，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害了己，都因为我总在想，总想着有一天，我们——（望见慷方蹙起眉头，轻轻抚摸着前额）慷

方，你怎么了？

愫方（疲倦地）我累的很。

曾文清（惘然）可怜，愫方，我不敢想，我简直不敢再想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就像那只鸽子似的，孤孤单单地困在笼子里，等，等，等到有一天——

愫方（摇头）不，不要说了！

曾文清（伤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地这么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两个翅膀，一块儿飞出去呢？（摇着头）啊，我真是不甘心哪！

愫方（忧郁）这还不够么？要怎么样才甘心呢！

曾文清（突然）愫方，你跟我一道到南方去吧！（立刻眉梢又有些踌躇）走吧！

愫方（摇头，哀伤地）还提这些事吗？

曾文清（悔痛，低头缓缓地）要不你就，你就答应今天早上那件事吧。

愫方（楞住）为——为什么？

曾文清（望着愫方，嘴角痛苦地拖下来）这次我出去，我一辈子也不想回来的。愫方，我就求你这一件事，你就答应我吧。你千万不要再在这个家里住下去。（恳切地）想想这所屋子除了啃我们字画的耗子还有什么？（愫方的眼睛悲哀地痴视着他）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等着什么？你别再不说话，你对我说呀，（蓦然鼓起勇气，冒然）愫方，你，你还是嫁，嫁了吧，你赶快也离开这个牢吧。我看袁先生人是可托的，你——

愫方（缓缓立起。）

曾文清（也立起哀求）你究竟怎么打算，你说呀。

愫方（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沉痛地）你不能不说就走，“是”“不是”你要对我说一句啊。

愫方（转身）文清！（手里递给他一封信，缓缓的走开，文清昏惑地把信接在手里。）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急上。〕

陈奶妈（迫切地）老爷子来了，就在后面。（推着文清）进去，进去，省得麻烦。进去……

曾文清奶妈，我——

〔陈奶妈嘴里唠唠叨叨地把文清推着进到他的卧室，愫方呆立在那里。〕

〔曾皓由书斋小门上，他穿一件棉袍，围着一条绒围巾，拖着趿鞋，扶拐杖，提着一个小油灯走进。〕

曾皓（看见愫方，急切地）我等你好半天了——（对陈奶妈）刚才谁进去了？

陈奶妈大奶奶。

曾皓（望见那红泥火炉）那么，谁又在这里烧茶了？

陈奶妈姑老爷，他刚才陪着袁先生在这里品茶呢。

曾皓（藐笑）哧，这两个人懂得什么品茶！（突然望见门上的巨影）这是什么？

陈奶妈袁先生画那个“北京人”呢。

曾 皓（鄙夷地）什么“北京人，”简直是闹鬼。

陈奶妈老爷子，回屋睡去吧。

曾 皓不，我要在这儿看看，你睡去吧。

慷 方奶妈，我给你把被铺叠好了。

陈奶妈嗯，嗯。（感动）哎，慷小姐，你——（欣喜）好，我看看去。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下。曾皓开始每晚照例的巡视。〕

慷 方（随着曾皓的后面）姨父，不早了，睡去吧，还看什么？

曾 皓（一面在角落里探找，一面说）祖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房子，晚上火烛第一要小心，小心。（忽然）你看那地上冒着烟，红红的是什么？

慷 方是烟头。

曾 皓（警惕）你看这多危险！这一定又是江泰干的。总是这样，烟头总不肯灭掉。

慷 方（拾起烟头，预备扔在火炉里。）

曾 皓这么长一节就不抽了，真是糟蹋东西！（回头嗅闻）慷方，你闻闻仿佛有什么香味没有？

慷 方没有。

曾 皓刚才没有人来过么？

慷 方没谁。

曾 皓（嗅闻，）怪的很，仿佛有鸦，鸦片烟的味道。

慷 方别是您，今天水烟抽多了。

曾 皓 老了，连鼻子都不中用了。（突然）究竟文清走了没有？

慷 方走了。

曾 皓你可不要骗我。

慷 方是走了。

曾 皓唉，走了就好。这一个大儿子也够把我气坏了，烟就戒了多次，现在他好容易把烟戒了，离开了家——

慷 方不早了，睡去吧。

曾 皓（坐在沙发里怨诉）他们整天的骗我，上了年纪的人活着真是没意思。儿孙不肖，没有一个孩子替我想。（凄惨地）家里没有一个体恤我，可怜我，心疼我。我牛马也做了几十年了，现在倒个个人都盼我早死。

慷 方姨父，您别这么想。

曾 皓我晓得，我晓得。（怨恨地）我的大儿媳妇第一个不是东西，她就知道想法弄我的钱。今天正午我知道是她故意引这帮流氓进门，存心给我难堪。（切齿）你知道她连那寿木都不肯放在家里。父亲的寿木，这种不孝的人，这种没有一点心肝的女人，她还是书香门第的闺秀，她还是〔外面风雨袭来，树叶飒飒地响着。〕

曾 皓她自己还想做人的父母，她——

慷 方（由书斋小窗谛听）雨都下下来了，姨父，睡吧，别再说了。

曾 皓（摇头）不，我睡不着。老了，儿孙不肖，一个人真可怜，半夜连一个侍候我的人都没有。（痛苦的摸着腿）啊！

慷 方怎么了？

曾 皓（微呻）痛啊，腿痛的很！  
〔外面更锣声。〕

慷 方（拿来一个矮凳放好他的腿，把毛毯盖上，又拉过一个矮凳坐在旁边，为他轻轻捶腿）好点吧？

曾 皓（呻吟）好，好。脚冷得像冰似的。慷方，你把我的汤婆子灌好了没有？

慷 方灌好了。

曾 皓（回忆）你姨妈生前顶好了，晚上有点凉，立刻就给我生起炭盆，热好了黄酒，总是老早把我的被先温好——（似乎突然记起来）我的汤婆子，你放在哪里了？

慷 方（捶着腿）已经放在你的被里了。（呵欠。）

曾 皓（快慰）啊，老年人心里没有什么。第一就是温饱，其次就是顺心。你看，（又不自觉牢骚起来）他们哪一个是想顺我的心？哪一个不是阴阳怪气？哪一个肯听我的话，肯为着老人家想一想？（望见慷方沉沉低下头去）慷方，你想睡了么？

慷 方（由微盹中惊醒）没有。

曾 皓（同情地）你真是累很了，昨天一夜没有睡，今天白天又侍候我一天，也难怪你现在累了。你睡去吧。（语声中带着怨望）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了。

慷 方（擦擦眼睛，微微打了一个呵欠）不，姨父，我不要睡，我是在听呢。

曾 皓（又忍不住埋怨）难怪你，他们都睡了，老运不好，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肯陪着我，嫌我烦厌——

慷 方（低头）不，姨父，我没有觉得，我没有——

曾 皓（唠叨）慷方，你不要骗我，我也晓得。他们就是不在你的面前说些话，我也知道你早就耐不下去了。（呻吟）哎哟，我的头好昏哪。

慷 方没，并没有人在我面前说什么。我，我刚才只是有点困了。

曾 皓（絮絮叨叨）你年纪轻轻的，陪着我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心里委曲，我是知道的。（长叹）唉，跟着我有什么好处？一个钱没有，眼前固然没有快乐可言，以后也说不上有什么希望。（嗟怨）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棺材，我——（捶着自己的腿）啊！

慷 方（捶重些，只好再解释）真的，姨父，我刚才就是一阵子有点困了。

曾 皓（一眶眼泪，望着慷方）你瞒不了我，慷方，（一半责怨，一半诉苦）我知道你心里在怨我，你不是小孩子——

慷 方姨父，我是愿意侍候您的。

曾 皓（摇手）慷方，你别捶了。

慷 方我不累。

曾 皓（把她的手按住）不，别。你让我对你说几句话。（唠叨）我不是想苦你一辈子。我是在替你打算，你真的嫁了一个可靠的好人，我就是再没有人管，（慷方不觉把手抽出来）我也觉得心安，觉得对得起你，对得起你的母亲，我——

慷 方不，姨父。（缓缓立起。）

曾 皓可是——（突然阴沉地）你的年纪说年轻也不算很——

慷 方（低首痛心）姨父，您别说了，我并没有想离开您。

曾 皓（狠心地）你让我说，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一个老姑娘嫁人，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可是做填房如果遇见前妻的子女好倒也罢了，万一碰见尽是些不好的，你自己手上再没有钱，那种日子——

慷 方（实在听不下去）姨父，我，我真是没有想过——

曾 皓（苦笑）不过，给人做填房总比在家里待一辈子要好得多，我明白。

慷 方（哀痛）我，我——

曾 皓（絮烦）我明白，一个女人岁数一天一天地大了，高不成，低不就，人到了三十岁了，（一句比一句狠重）父母不在，也没有人做主，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体己的人，真是有一天，老了，没有人管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亲戚，老，老，老得像我——

慷 方（悲哀而恐惧的目光，一直低声念着）不，不（到此地突然大声哭起来）姨父，您为什么也这么说话，我并没有想离开您老人家呀。

曾 皓（苦痛地）我是替你想啊，替你想啊！

慷 方（抽咽）姨父，不要替我想吧，我说过我是一辈子也不嫁人的呀！

曾 皓（长叹一声）慷方，你不要哭，姨父也活不长了。  
〔幽长的胡同内又有算命的瞎子寂寞地敲着铜钹走过去。曾皓这是什么？〕

慷 方算命的瞎子回家了。（默默擦着泪水。）

曾 皓不要哭啦，我也活不了几年了，我就是再麻烦你，也拖不了你几年了。我知道思懿，江泰他们心里都盼我死，死了好分我的钱，慷方，只有你是一个忠厚孩子！

慷 方您，您不会的。（低泣起来）为什么您老是这么想，我今天没有冒犯您老人家啊！

曾 皓（抚着慷方的手）不，你好，你是好孩子，可他们都以为姨父是有钱的，（慷方又缓缓把手抽回去）他们看着我脸上都贴的是钞票。我的肚子里装的不是做父母的心肠，都装的是洋钱元宝啊，（咳）他们都等着我死，哎，上了年纪的人活着真没有意思啊，（抚摩自己的头）头也这么痛。（想立起。）

慷 方（扶起他）睡去吧。

曾 皓（坐起，在袋里四下摸索）可我早就没有钱。我的钱早为你的姨母出殡，修坟，修补房子，为着每年漆我的寿木早用光了。（从袋里取出一本红色的银行存折）这是思懿天天想偷看的银行存折。（递在她的眼前）你看这里还有什么？慷方，可怜我死后连给你都没留多少钱（立起）——

慷 方（哀痛地）姨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您的钱哪！  
〔瑞贞由书斋小门上。〕

曾 瑞贞爷爷，药煎好了，在您屋里。



曾 皓哦！

〔更声。深巷的犬吠声。〕

曾 皓走吧。（瑞贞和慷方扶着他向书斋小门走。）

〔曾霆拿着一本线装书由书斋小门走进。〕

曾 霆爷爷，抄完了，您还讲吧？

曾 皓（摇头）不早了，（转头对瑞贞）瑞贞也不要来了，你们两个都回屋睡去吧。

〔慷方扶曾皓由书斋小门下，瑞贞呆望着那炉火。曾霆走到那巨影的下面，望了一望，又复逡巡踱回。〕

曾 霆（找话说）妈妈没有睡么？

曾瑞贞大概睡了吧。

曾 霆（犹疑）你怎么还不睡？

曾瑞贞我刚给爷爷煎好药，（忽想呕吐，不觉坐下。）

曾 霆（有点焦急）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曾瑞贞（手摸着胸口）没有什么，（失望地）要我走么？

曾 霆（耐下）不，不。

〔淅沥的雨声，凄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曾 霆（望着窗外）雨下大了。

曾瑞贞嗯，大了。

〔深巷中凄寂而沉重的声音喊着“硬面饽饽！”〕

曾 霆（寂寞地）卖硬面饽饽的老头儿又来了。

曾瑞贞（抬头）饿了么？

曾 霆不。

曾瑞贞（立起）你，你不要回屋去睡么？

曾 霆我，我不。你累，你回去吧。

曾瑞贞（低头）好。（缓缓向书斋小门走。）

曾 霆你哭，哭什么？

曾瑞贞我没有。

曾 霆（忽然同情地一句一顿）你要钱，——妈今天给我二十块钱——在屋里枕头上——你拿去吧。

曾瑞贞（绝望地叹息）嗯。

曾 霆（怜矜的神色，微微带着勉强）你，你要不愿一个人回屋，你就在这里坐会儿。

曾瑞贞不，我是要回屋的。（曾霆打了半个喷嚏，又忍住，瑞贞回头）你衣服穿少了吧？

曾 霆我不冷。（瑞贞又向书斋小门走，曾霆忽然记起）哦，妈刚才说——

曾瑞贞妈说什么？

曾 霆妈说要你给她捶腿。

曾瑞贞嗯，（转身向文清卧室走。）

曾 霆（突然止住她）不，你不要去。

曾瑞贞（无神地）怎么？

曾 霆（希望得着同感）你恨，恨这个家吧？

曾瑞贞我？

曾 霆（追问）你？

曾瑞贞（抑郁地低下头来。）

曾 霆（失望，低声）你去吧。

〔瑞贞走了一半，忽然回头。〕

曾瑞贞（一半希冀，一半耽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曾 霆什么事？

曾瑞贞（有些赧然）我，我最近身上不大舒服。

曾 霆（连忙）你为什么不早说？

曾瑞贞我，我有点怕——

曾 霆（爽快地）怕什么，你怎么不舒服？

曾瑞贞（嗫嚅）我常常想吐，我觉得——

曾 霆（懵懂）啊，就是吐啊，（立刻叫）妈！

曾瑞贞（立刻止住他）你干什么？

曾 霆妈屋里有八卦丹，吃点就好。

曾瑞贞（埋怨地）你！

曾 霆（莫明其妙）怎么，说吧，还有什么不舒服？

曾瑞贞（失望）没有什么，我我——（向卧室走。）

曾 霆你又哭什么？

曾瑞贞（止步）我，我没有哭。（突然抬头望曾霆，哀伤地）霆，你一点不知道你是个大人么？霆，我们是——曾霆（急促地解释）我们是朋友。你跟我也说过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结婚不是自由的。你的女朋友说的对，我不是你的奴隶，你也不是我的奴隶。我们顶多是朋友，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各走各的路。你，你自己也相信这句话是吧？

曾瑞贞（忽然坚决地）嗯，我相信！

〔由右面大奶奶卧室内思懿的喊声瑞贞，瑞贞！〕

曾 霆妈叫你。

曾瑞贞（愣一愣，转对曾霆）那么，我去了。

曾 霆嗯。

〔瑞贞走入右面卧室。〕

曾 霆（抬头望望那巨大的猿人的影子，鼓起勇气，走到那巨影的前面，对着那隔扇门的隙缝，低声）袁圆！袁圆！

〔瑞贞又从大奶奶卧室走出。〕

曾 霆（有些狼狈）怎么你——

曾瑞贞妈叫我找恻姨。

〔瑞贞由书斋小门下，曾霆有些犹豫，叹了一口气，又——〕

曾 霆袁圆！袁圆！

〔隔扇门打开，泄出一道灯光，袁圆走出来。圆头插着花朵，身披着铺在地下的兽皮，短裤赤腿，上身几乎一半是裸露着，一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剪成人猿模样的马粪纸，笑嘻嘻地招呼着曾霆。〕

袁 圆咦，你又来了？

曾 霆你，你这是——

袁 圆（不觉得）我在剪“北京人”的影子呢，（举着那“猿人”的纸

模)你看!

曾 霆(望着圆,目不转睛)不,不,我说你的衣服穿得太少,你,你会冻着的。

袁 圆(忽然放下那纸模和剪刀,叉着腰)你看我好看不?

曾 霆(昏惑)好看。

袁 圆(背着手)能够吃你的肉不?

曾 霆(为她的神采所夺,不知所云地)能。

袁 圆(进前)能够喝你的血不?

曾 霆(嗫嚅)能。

袁 圆(大叫一声由身后边取出一把可怕的玩具斧头,扬起来,跳在霆儿的面前长啸)“呵,喝,啊!”(俨然是个可怕的母猿。)

曾 霆(吓糊涂)你要干什么?

袁 圆(笑起来)我要杀人,你怕不怕?我像不像(指影)他?

曾 霆(惊异)你要像他,——这个野东西?

袁 圆(一把拉着曾霆)走,进去看看。

曾 霆(妒嫉地)不,我不,我不去。

曾 圆(赞美地)进去看看,他真是一身都是毛,毛——(拉曾霆到门前。)

曾 霆不,不。

袁 圆走,进去!

[隔扇门忽然开了一扇,小柱儿也被袁家父女儿乎剥成精光,装扮成一个小“原始人”模样走出来。他一手拿着一封信,臂上搭着自己的衣服,一手抱着袁圆叫他去喂的鸽子,露出一一种不知是笑是哭的那份尴尬样子。门立刻关上,纸幕上又映出那个巨影。

曾 霆啊,这是怎么?

袁 圆(嘻笑)这是他(指影)的弟弟小“北京人。”

小柱儿(憋气)袁小姐,(举着信)你的信,你掉在地上的信。

袁 圆信?

曾 霆(猛然由他手里把信抢过来,低头。)

小柱儿(圆眼一睁,大叫)你抢什么?

袁 圆(对小柱儿解释)这是他写的信,(轻轻把小柱儿的手按下)小柱儿,别生气,我喜欢你。

小柱儿(天真地)我也喜欢你!

曾 霆(申斥)小柱儿!

小柱儿(睁圆了眼)怎么喳。

袁 圆(回头对曾霆,委婉地)曾霆,我也喜欢你,(走到两个中间)赶明儿个我们三个人老在一块玩,好不好?

小柱儿(粗率)好。

袁 圆曾霆,你呢?

曾 霆(婉转对小柱儿)你,你睡去吧!

小柱儿(莽冲)你去睡,我不睡!

[陈奶妈已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听见)哪个说不睡?

小柱儿（惊怯回头）奶奶。

陈奶妈（才看清楚小柱儿的模样，吃惊）你这是干什么，小柱儿，你怎么把衣裳都脱了？

小柱儿（指袁圆）她叫我脱的。

陈奶妈袁小姐你怎么教他脱衣裳？

袁圆（很自然地）一个人为什么要穿那么多衣服呢？

陈奶妈（冲到她面前，明明要发一顿脾气，但想不到袁圆依然在傻笑，只好毫无办法地）我的袁小姐！（又气又恼地）我看你怎么了啊！（转身拉着小柱儿）走，睡觉去。

小柱儿（一边走一边回头乞援）袁小姐！袁小姐！

袁圆（万分同情）去吧，（摇头叹气）玩不成了。

小柱儿奶奶！（眼泪几乎流出来。）

陈奶妈走，还玩呢！

小柱儿不，奶奶等等，还有（举着那鸽子）袁小姐的“孤独。”

陈奶妈什么“鼓肚？”

小柱儿（举起鸽子点指。）

袁圆（跑过来）我的鸽子，我的小“孤独！”（一手由小柱儿手里取过来那鸽子）可怜的小柱儿，明天我带你玩，带你去爬山浮水，你带我去放牛，耕地，打野鸟。这会儿你就跟你这狠心的奶奶睡觉去吧！（望着小柱儿眼泪汪汪，随着奶奶倒退一步）哦，我的可怜的小“北京人！”（突然拉转小柱儿摇着他，在他脸上清脆而响亮的吻了一下。）

陈奶妈（怒）袁小姐！（对小柱儿）快走！

〔陈奶妈立刻拉起小柱儿，像逃避魔鬼似的，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曾霆（愤愤）你，你怎么这样子？亲——

袁圆（莫名其妙）我不能亲小柱儿么？

曾霆（难忍）袁圆，你明天不带他？

袁圆为什么不带他？

曾霆（说不出理由，只好重复）不带他。

袁圆（眼一霎）那么我们带他，（指影）带这个大“北京人？”

曾霆（摇头）不，也不带他。

袁圆（头一歪）为什么连他也不带？（突然想起一件事）啊，曾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大秘密。（抱着鸽子跑到巨影下面的台阶前）你过来。

曾霆（拿着蜡烛跑过来）什么？（袁圆拉着他并坐在台阶上。这两个小孩就在那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黑影下低低交谈起来。）

袁圆（低声）我爸爸刚才问我是“北京人”好玩，你好玩。

曾霆（心跳）他怎么问这个？他知道我——

袁圆你别管，爸爸就是这样。（轻轻点着他的颊，笑着）我就说你好玩。

曾霆（喜不自禁）真的？

袁圆（肯定）当然。

曾霆（连忙）我，我写的（略举信）这信，你看见了？

袁圆（兴奋地）你别插嘴哪，后来，爸又问我：“你爱哪一个？”曾

霆（紧张）你，你怎么说？

袁 圆（扬头问）你猜我怎么说？

曾 霆我，（羞赧）我猜，猜不出。

袁 圆（伶俐地）我说我不知道。

曾 霆（松了一口气然而欣愉地）你答得真好。

袁 圆后来他就问我“你大了愿意嫁给那一个？”（昂首指着那巨影）是这个样子的“北京人，”还是曾家的孙少爷？

曾 霆（惶惑，也仰起头来，那“北京人”的影子也转了转身，仿佛低头望着这两个小孩，曾霆不觉吓了一跳，低声，恐怖）嫁给这个“北京人，”还是——

袁 圆（点头）就是他，还是（一手指点着他的心口）你？

曾 霆你——说——呢？

袁 圆我说，（吻了一下那“孤独，”）——你不要生气，我说（直截了当）我要嫁给他，嫁给这个大猩猩！

曾 霆为，为什么？

袁 圆（崇拜地）他大，他是条老虎，他一拳能打死一百个人。

曾 霆（想不到）可，可我——

袁 圆你呀，（带着轻蔑地）你是呀——（猛然跳起来，站在台阶上，大叫起来）耗子啊！

曾 霆（也跳在一旁，震抖地）什么？什么？

袁 圆（向墙边指）那儿，那儿！

曾 霆哪儿？哪儿？

袁 圆啊，进去了！（紧张地）刚才一个（比着）那么点的小耗子从我脚背上“出溜”一下穿过去。

曾 霆（放下心，笑着）哦，耗子啊！你这么怕，我们家里多的是！

袁 圆（忽有所得）啊，我想起来了，（高兴地拍手）你呀，就是这么一个小耗子！（拍他的肩）小耗子！曾霆（不快）我，我想——

袁 圆你想什么？

曾 霆（冒然）你不，你不喜欢我么？

袁 圆嗯，我喜欢你，当然喜欢你！（不觉又吻一下那“孤独。”）你就是它！（指着那鸽子）你听话，你是这鸽子，你是我的“小可怜！”（坐在阶上又吻起那“孤独。”）

曾 霆（十分感动，随着坐在阶上）那么你看了我这封长信——

袁 圆（又闪来一个念头，忽然立起）曾霆，你想，那个小耗子，再下小耗子，那个小小耗子有多小啊！

曾 霆（痛苦地）袁家妹妹，你怎么只谈这个？我，我的信你看完了，（低头，又立刻抬起）你，你的心（低头）——

袁 圆（懵懂地摸着自己）我的心？——

曾 霆（突然）你读了我给你的诗，我信里面的诗了么？

袁 圆（点头，天真地）念了！

曾 霆（欣喜）念了？

袁 圆（点头）嗯，我爸爸说你的字比我写得好。

曾 霆（惊吓）你给你父亲看了？

袁 圆（忽然聪明起来）你别红脸，我的小可怜，爸爸说你就写了两个白（别）字，比我好。

曾 霆那么，我给你的诗，你也——

袁 圆（点头）嗯。我看不懂，我给爸爸看了，叫他讲给我听！

曾 霆（更惊）他讲给你听？

袁 圆（不懂）怎么？

曾 霆没什么。你父亲，他，他，他讲给你听没有？

袁 圆（摇头）没有，他就说不像活人作的。古，古的很。（抱歉地）他说，他也看不懂。

曾 霆那么他还说什么？

〔瑞贞和愫方由书斋小门上。刚要走出书斋，瑞贞突然瞥见曾霆和袁圆。不由已的停住脚，哀伤地呆立在书斋里，方手里握着一件婴儿的绒线衣服，也默然伫立。〕

袁 圆（嗫嚅）他说（冒然）他叫我以后别跟你一块儿玩了。

曾 霆（昏惑）以后不跟你在——

袁 圆（安慰）不理他，明天我们俩还是一块儿放风筝去。

曾 霆（低语）可，可是为什么？

袁 圆（随口）愫姨刚才找我爸爸来了。

曾 霆（吃惊）干什么？

袁 圆她说你的太太已经有了小毛毛了。

曾 霆（晴天里的霹雳）什么？

袁 圆她说你就快成父亲了。（好奇地）真的么？

曾 霆（落在雾里）我？

袁 圆我爸爸等愫姨走了，就跟我讲，叫我以后别跟你玩了。

曾 霆（依然晕眩）当父亲？

袁 圆（忽然）我十五，你十几？

曾 霆（发痴）十七。

袁 圆（想引起他的笑颜）啊，十七岁你就要当父亲了。（拍手）十七岁的小父亲——你想（忽然拉着他的手）小耗子再生下小小耗子多好玩啊。你说多——

曾 霆（突然呜呜地哭起来。）

袁 圆别哭，曾霆，我们还是一块玩，不听我那个坏爸爸的话。（低声）你别哭，明天我给你买可可糖，我们一块放风筝，不带小柱儿，也不带“北京人。”

曾 霆（哭）不，不，我不想去。

袁 圆别哭了，你再哭，我生气了。

曾 霆（依然痛苦着。）

袁 圆曾霆，别哭了，你看，我把我的鸽子都送给你。（把“孤独”在他的面前举起。）

曾 霆（推开）不。（又抽噎。）

袁 圆那我就答应你，我一定不嫁给“北京人，”行不行？

曾 霆（摇头）不，不，我想哭啊！

袁 圆（劝慰地）真的，我不骗你，等我长大一点，就大一点点，我一定嫁给你，一定！

曾 霆（摇头）不，你不懂！（低声呜咽，慢慢把信撕碎。）

袁 圆（天真地）你信上不是说要我吗？要我嫁给——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袁 圆（低声）我爸爸叫我了，明天见，我明天等你一块放风筝，钓鱼，  
好吧？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袁 圆来了，爸。（忙回头在曾霆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曾霆！我的可  
怜的小耗子！（曾霆抬头，望着她跑走。）

〔圆儿打开隔扇门，跑进门又倏的关上。

〔斜风细雨，深巷里传来苍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曾 霆（又扑倒哭泣起来。）

〔瑞贞缓缓由书斋走出来，愫方依然在书斋内发痴。

曾瑞贞（走到曾霆的身后，略弯身，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哀怜地）不要  
哭了，袁小姐走了。

曾 霆（抬头）愫，愫姨的话是真的？

曾瑞贞（望着他，深深一声叹气。）

曾 霆（大恸，怨愤地）哦，是哪个人硬要把我们俩个拖在一起，（立  
起）我真是想（顿足）死啊！

〔曾霆向书斋小门跑去。

愫 方霆儿！

〔曾霆头也不回，夺门而出。

曾瑞贞（呆呆跌坐在凳子上。）

愫 方（走过来）瑞贞！

曾瑞贞愫姨！

愫 方（抚着她的头发）你，你别——

曾瑞贞（猛然抱着愫方）我也真是想死啊！

愫 方（温和地）瑞贞，我的妹妹。

曾瑞贞（忍不住一面流泪，一面怨诉着）愫姨，你为什么要告诉袁家伯  
伯呢？为什么要叫袁家小姐不跟他来往呢？

愫 方（悲哀地）瑞贞，我太爱你，我看你苦，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昏  
惑地）我不知道我怎么跑去说的，我像个傻子似的跑去见了袁  
先生。我几乎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又昏昏糊糊跑出来了。

瑞贞，如果霆儿从这以后能够——

曾瑞贞（沉痛）你真傻呀，愫姨，他是不喜欢我的。你看不出来？他是  
一点也不喜欢我的！

愫 方（哀伤地）不，他是孩子，他有一天就会对你好的。唉，瑞贞，  
等吧，慢慢地等吧，日子总是有尽的。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受苦，  
留给旁人一点快乐，还有什么更大的道理呢？等吧，他总会—  
—

曾瑞贞（立起摇头，沉缓地）不，愫姨，我等不下去了。我要走，我已  
经等了两年了。

外面曾皓声 愫方！愫方！

愫 方你上哪里去？

曾瑞贞（痴望）我那女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

悛 方（哀缓地）可是你的孩子，（把那小衣服递在瑞贞的眼前。）

曾瑞贞（接下看着）那孩子，（长叹一声，不觉把衣服掷落地上。）  
〔由书斋小门露出曾皓的上半身。〕

曾 皓（举着蜡炬）悛方，汤婆子漏了，一床上都是水。  
〔悛方与曾皓由书斋小门下。〕  
〔思懿拿着账本由自己的卧室走出，瑞贞连忙从地上拾起小衣服藏起。〕

曾思懿（瞥见悛方的背影）悛小姐！悛小姐！（对瑞贞）那不是你的悛姨么？

曾瑞贞嗯。

曾思懿怎么看见我又走了？

曾瑞贞爷叫她有事。

曾思懿（厉声）去找她来，说你爹找她有事。  
〔瑞贞低头由书斋小门下。远处更声。文清由卧房走进，思懿走到八仙桌前数钱。〕

曾文清（焦急地）你究竟要怎么样？

曾思懿（翻眼）我不要怎么样。

曾文清你要怎么样？你说呀，说呀！

曾思懿（故意作出一种忍顺的神色）我什么都看开了。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眼一瞪，什么都是假的。  
（走向自己的卧室。）

曾文清你要干什么？

曾思懿（回头）干什么？我拿账本交账。  
〔思懿走进屋内。〕

曾文清（对门）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说呀！  
〔思懿拿着账本又由卧室走进。〕

曾思懿（翻眼）我不想怎么样？我只要你日后想着我这个老实人待你的好处。明天一见亮，我就进尼姑庵，我已经托人送信了。

曾文清哦，天哪，请你老实说了吧？你的真意思是怎么会子事？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处了二十年，你何苦这样？何苦这样？

曾思懿（拿出方才悛方给文的信，带着嘲蔑）哼，她当我这么好欺负，在我眼前就敢信啊诗啊地给你递起来。（突然狠恶地）还是那句话，我要你自己当着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样退给她。

曾文清（闪避地）我，我明天就会走了。

曾思懿（严厉）那么就现在退给她。我已经替你请她来了。

曾文清（惊恐）她，她来干什么？

曾思懿（讥刺地）拿你写给她的情书啊！

曾文清（苦闷地叫了一声）哦！（就想回转身跑到卧室。）

曾思懿（厉声）敢走！（文清停住脚，思懿切齿）不会偷油的耗子，就少在猫面前做饶相。这一点点颜色我要她——  
〔蓦地大客厅里的灯熄灭，那巨影也突然消失，袁圆换了睡衣，抱着那“孤独，”举着蜡，打开一扇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袁 圆（活泼地）哟，（递信给文清）曾伯伯，我爸爸给你的信！



(转对思懿指着)你们俩还没有睡,我们都要睡了。

〔袁圆转身就跳着进了屋,门倏地关上。〕

曾文清(读完信,长叹一声,)嗯。

曾思懿怎么?

曾文清(递信给她)袁先生说他的未婚妻就要到。

曾思懿他有未婚妻?

曾文清嗯,他请你替他找所好房子。

曾思懿(读完,嘲讽地)哼,这么说,我们的愫小姐这次又——

〔愫方拿着蜡烛由书斋小门上。〕

愫方(低声)表哥,找我?

曾文清我——

曾思懿是,愫妹,(把信递给文清)怎么样?

曾文清哦。(想走。)

曾思懿(厉声)站住!你真的要逼我撒野?

曾文清(哀恳地)愫方,你走吧,别听她。

愫方(回头望思懿,想转身。)

曾思懿(对愫方)别动!(对文清阴沉地)拿着还给她。(文清屈服地伸手接下。)

愫方(痛苦地望着文清,僵立不动。)

曾思懿(狞笑)这是愫妹妹给文清的信吧?文清说当不起,请你收回。

愫方(颤抖地伸出手把文清手中的信接下。)

曾文清(低头。)

〔静寂。〕

〔愫方默默地由书斋小门走出。〕

曾文清(回头望愫方走出门,忍不住倒坐在沙发上哽咽。)

曾思懿(低声,狠恶地)哭什么,你爹死了?

曾文清(摇头)你不要这么逼我,我是活不久的。

曾思懿(长叹一声)隔壁杜家的账房晚上又来逼账了,老头拿住银行折子,一个钱也不拿出来。文清,我们看谁先死吧,我也快叫人逼疯了。

〔思懿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文清失神地站起来,缓缓地向自己的卧室走,那边门内砰然一声,像是木杖掷在门上的声音,文彩喊着由她的卧室跑出。〕

曾文彩(低声,恐惧地)哥哥!

曾文清怎么?

曾文彩他,他又发酒疯了?

曾文清(无力地)那我,我怎么办?

曾文彩(急促)哥哥,怎么办,你看怎么办?

〔突然屋内又有摔东西的声音,和谩骂人的声音。〕

曾文彩(拉着文清的臂)你听他又摔东西了。

曾文清(捧着自己的头)唉,让他摔去得了。

曾文彩(心痛地)他,他疯了,他要打我,他要离婚——

曾文清(惨笑)离婚?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拍桌)文彩!文彩!

曾文彩哥哥。

江 泰在屋内的声音（拍桌大喊）文彩！文彩！文彩！

曾文彩（拉着他）哥哥，你听！

曾文清你别拉着我吧！

曾文彩（焦急）他这样会出事的！会出事的。哥哥！

曾文清放开我吧，我心里的事都闹不清啊！

〔文清摔开手，踉跄步入自己的卧室内。

〔文彩向自己的卧室走了两步，突然门开，跌进来醉醺醺的江泰，一只脚穿着拖鞋，那一只光着。

江 泰（不再是刚才那样苦恼可怜的样子，倚着门口，瞪红了眼睛）你滚到那里去了？你认识不认识我是江泰，我叫江泰，我叫你，叫你，你怎么不来？

曾文彩（苦痛）我，我，你——

江 泰我住在你们家里不是不花钱的。我在外面受了一辈子人家的气，在家里还要受你们曾家人的气么？我要喝就得买，要吃就得做——谁欺负我，我就找谁——走——（拉着文彩的手）找他去！

曾文彩（拦住他）你要找谁呀？

江 泰曾皓，你的爹，他对不起我，我要找他算账。

曾文彩明天，明天，父亲睡了。

江 泰那么现在叫他滚起来。（走。）

曾文彩（拖住）你别去！

江 泰你别管！

曾文彩（忽然灵机一动，回头）呵呀，你看，爹来了！江泰哪儿？

曾文彩这儿！

〔文彩顺手把江泰又推进自己的卧室内，立刻把门反锁江泰在屋内的声音（击门）开门！开门！

曾文彩哥哥！（连忙向卧室的门跑）哥哥！

江 泰在屋内的声音（捶门）开门！开门！

〔文彩走到文清卧室门口，掀开门帘。曾文彩（似乎看见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啊，天，你怎么还抽这个东西呀！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长叹）别管我吧，你苦我也苦呵！

江 泰在屋内的声音（大吼叫）文彩！（乱捶门）开门，我要烧房子啦！我要烧房子，我要点火啦，我——（砰通一声仿佛全身跌倒在地上。）

曾文彩（同时一面跑向自己的卧室，一面喊着）天啊，江泰，你醒醒吧，你还没有闹够，你别再吓死我了！（开了门。）

〔文彩立刻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推严，里面只听得江泰呻吟的声音。

〔立刻书斋小门上来曾皓，披着一件薄薄的夹袍，提着灯笼，由悻方扶掖着，颤巍巍地打着寒战。

曾 皓（慌张地）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低声对悻方）你，你让我看看是谁，是谁在吵。你快去给我拿棉袍来。

〔悻方由书斋小门下。江泰还在屋内低微地哼哼。

曾 皓瞥见文清卧室的灯光，悄悄走到他的门前，掀开帘子望文清在屋

内的声音（暗哑）谁？

曾 皓谁，（不可想像的打击）你，没走？

〔文清吓昏了头，昏沉沉地竟然拿着烟枪走出来。曾皓你怎么又，又——

曾文清（低头）爹，我——

曾 皓（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摇摇晃晃向文清身边来，文清吓得后退，逼到八仙桌旁，曾皓突然对文清跪下，痛心地）

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一壁就要磕下去。）

曾文清（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扔下烟枪）妈呀！

〔文清推开大客厅的门扇跑出，同时曾皓突然中了痰厥，瘫在沙发近旁。

〔同时慷方由书斋小门拿着棉袍忙上。

慷 方（惊吓）姨父！姨父！（扶他靠在沙发上）姨父，你怎么了，姨父，你醒醒！姨父！

曾 皓（睁开一半眼，细弱地）他，他走了么？

慷 方（颤抖）走了。

曾 皓（咬紧了牙）这种儿子怎么不（顿足）死啊？不（顿足）死啊！（想立起，舌头忽然有些弹）我舌头——麻——你

慷 方（颤声）姨父，你坐下，我拿参汤去，姨父！

〔曾皓口张目瞪不能应声，慷方慌忙由书斋小门跑下。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哭泣）江泰！江泰！

江 泰在屋内的声音（大吼）滚开呀，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江泰！

〔江泰猛然打开门，回身就把门反锁上。文彩在屋内的声音你开门，开门！

江 泰（在烛光摇曳中，看见了曾皓坐在那里，像入了定，江泰愤愤地）啊，你在这儿打坐呢！

曾 皓（目瞪口呆。）

江 泰你用不着这么斜眼看我，我明天一定走了，一定走了，我再不走运，养自己一个老婆总还养得起。（怨愤）可我走以前，你得算账，算账。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急喊）开门！开门！你在跟谁说话？江泰！（捶门）开门，江泰，开门！（一直在江泰说话的间隔中喊着。）

江泰你欠了我的，你得还，我一直没说过，你不能再装聋卖傻，我为了你才丢了官，为了你才亏了款。人家现在通缉我。我背了名声，我一辈子出不了头，这是你欠我这一笔债，你得还，你不能不理！你得还，你得给，你得再给我一个出头日子。你不能再这样不言语。那我可——喂，（大声）你看清楚没有？我叫江泰，叫江泰！认清楚！你的女婿，你欠了我的债！曾皓，曾皓，你听见没有？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吓住）开门！开门！（一直大叫）爹！爹！别理他！他说胡话，他疯了。爹，爹，爹呀！开门，江泰！（夹在江泰的长话当中）开门！爹，爹！

江 泰曾皓，你给不给，你究竟还不还？我知道你有的是存款，金子，银子，股票，地契，（忽然恳切地）哦，借给我三千块钱，就三千，我做了生意，我一定要还你，还给你利息，还给你本，你听见了没有？我要加倍还给你，江泰在跟你说话，曾老太爷，你留着那么多死钱干什么？你老了，你岁数不小了。你的棺材都预备好了，漆都漆了几百遍了，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同时捶门）开门！开门！

〔思懿拿着曾皓方才拿出过的红面存折，气愤愤地由书斋小门急上，望了望曾皓，就走到文彩的卧室前开门。〕

江 泰（并未察觉有人进来，冷静地望着曾皓，低声，厌恶地）你笑什么？你对我笑什么？（突然凶猛地）你怎么还不死啊？还不死啊！（疯了似地走到曾皓前面，推摇那已经昏厥过去的老人的肩膀。）

〔文彩满面泪痕，蓦地由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拖着江泰，力竭声嘶地）你这个鬼！你这个鬼！

江 泰（一面被文彩向自己的卧室拉，一面依然激动地嚷着）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人，我杀了他，再杀死我自己呀。

〔文彩终于把江泰拖内入房，门霍地关上，慷方捧着一碗参汤由书斋小门急上。思懿依然阴沉沉地立在那里。〕

慷 方（喂曾皓参汤）姨父！姨父！喝一点，姨父！

〔曾霆由书斋小门跑上。〕

曾 霆怎么了？

慷 方（喂不进去）爷爷不好了，赶快打电话，找罗太医。曾霆怎么？

慷 方中了风！姨父！姨父！

〔曾霆由大客厅门跑下，同时陈奶妈仓皇由书斋小门上，一边还穿着衣服。〕

陈奶妈（颤抖地）怎么了老爷子？老爷子怎么了？

慷 方（急促地）你扶着他的头，我来灌。（老人喉咙里的痰涌上来。）

陈奶妈（扶着他）不成了，痰涌上来了。——牙关咬得紧，灌不下。

慷 方姨父！姨父！

〔文清由大客厅门上。〕

曾文清（步到老人的面前，愧痛地连叫着）爹，爹！我错了，我错了。

〔文彩由自己的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抱着老人的腿）爹，爹，我的爹！

慷 方姨父，姨父！

陈奶妈老爷子！老爷子！

曾思懿（突然）别再吵了，别等医生来，送医院去吧。

慷 方（昂首）姨父不愿意送医院的。

曾思懿（对陈奶妈）叫人来！

〔陈奶妈由大客厅门下。〕

曾文彩（立刻匆促地）我到隔壁杜家借汽车去。

（陈奶妈由大客厅跑下）

慷 方姨父，姨父！

曾文清（哽咽）怎么了？（“怎么办”的意思）怎么了？

曾思懿哼，怎么了？（气愤地）你看，（把手里曾皓的红面折子扔在他的眼前）这怎么了？

〔陈奶妈带着张顺由大客厅门上。大客厅的尽头燃起灯光，雪白的隔扇的纸幕突然又现出一个正在行动的巨大猿人的影子，沉重地由远而近向观众方向走来。〕

曾思懿（指张顺）只有他？

陈奶妈还有！

〔门倏地打开，混身生长凶猛的黑毛的“北京人”像一座小山压在人的面前，赤着脚沉甸甸地走进来，后面跟着曾霆。〕

曾思懿（对张顺）立刻抬到汽车上。

〔张顺对“北京人”做做手势，“北京人”对他看了一眼，就要抱起曾皓。〕

愫方（忽然一把拉住曾皓）不能进医院，姨父眼看着就不成了。

（老人说不出话，眼睛苦痛地望着。）

〔“北京人”望着愫方停住手。〕

曾思懿（拉开愫方，对张顺）抬！（张顺就要动手。）

〔“北京人”轻轻推开张顺，一个人像抱起一只老羊似的把曾皓举起，向大客厅走。〕

曾霆（哭起）爷！爷！

曾思懿别哭了。

曾文清（跟在后面）爹，我，我错了。

〔“北京人”走到门槛上。老人的苍白的手忽然紧紧抓着那门扇，坚不肯放。〕

曾霆（回头）走不了，爷爷的手抓着门不放。

曾思懿用劲抬！（张顺连忙走上前去。）

愫方（哀痛地）他不肯离开家呀。（大家又在犹疑。）

曾思懿抬，抬！救人要紧，听我的话还是听她的话？抬！

〔张顺推着“北京人，”硬向前走。愫方他的手，他的手。〕

曾思懿（对霆儿）把手掰开。

曾霆我怕。

曾思懿笨，我来。

曾文清爹！爹！

曾霆（恐怖的指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

〔思懿强自掰开他的手。〕

曾文清（愤极）你这个鬼！你把父亲的手都弄出血来了。

曾思懿抬！（低声，狠恶地）房子要卖，你愿意人死在家里？

〔大家随着“北京人”由大客厅门走出，只有文清留在后面。〕

〔木梆声。〕

〔苍凉的“硬面饽饽”声。〕

〔屋里醉人一声痛苦的呻吟。〕

〔文清进屋立刻走出。他拿着一件旧外衣和一个破帽子，臂里挟一轴画，长叹一声，缓缓地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顺手把门掩上。〕

〔暗风挟着秋雨吹入，门又悄悄自启，四壁烛影幢幢，墙上的画

轴也被刮起来飒飒地响着。  
〔远处一两声凄凉的更锣。

——幕徐落

## 第三幕

### 第一景

在北平阴历九月梢尾的早晚，人们已经需要加上棉绒的寒衣。深秋的天空异常肃穆而爽朗。近黄昏时，古旧一点的庭园就有成群成阵像一片片墨点子似的老鸦在老态龙钟的榆钱树的树颠上来回盘旋，此呼彼和，噪个不休。再晚些，暮色更深，乌鸦也飞进了自己的巢。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孤独号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贴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已往，又是婉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的振抖。

天渐渐的开始短了，不到六点钟，石碑楼后面的夕阳在西方一抹淡紫的山气中隐没下去。到了夜半就唰唰的刮起西风，园里半枯的树木飒飒的乱抖。赶到第二天一清早，阳光又射在屋顶辉煌的琉璃瓦上，天朗气清，地面上罩一层白霜，院子里，大街的人行道上都铺满了头夜的西风刮下来的黄叶。气候着实的凉了，大清早出来，人们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乳白色的热气，向菜市买来的菜蔬碰巧就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凌，在屋子里坐久了不动就觉得有些冻脚，窗纸边的苍蝇拖着迟重身子飞飞就无力的落在窗台上。在往日到了这种天气，比较富贵的世家如同曾家这样的门第，家里早举起了炕火，屋内暖洋洋的，绕着大厅的花隔扇与宽大的玻璃窗前放着许多盆盛开的菊花：有绿的，白的，黄的，宽瓣的，细瓣的，都是名种，它们有的放在花架上，有的放在地上，还有在糊着蓝纱的隔扇前的紫檀花架上的紫色千头菊悬崖一般的倒吊下来，这些都绚烂夺目的在眼前罗列着。主人高兴时就在花前饮酒赏菊，邀几位知己的戚友，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或猜拳，或赋诗，酒酣耳热，顾盼自豪。真是无上的气概，无限的享受。

像往日那般欢乐和气概于今在曾家这间屋子里已找不出半点痕迹，惨淡的情况代替了当年的盛景。现在这深秋的傍晚——离第二幕有一个多月——更是处处显得零落衰败的样子，隔扇上的蓝纱都退了色，有一两扇已经撕去了换上普通糊窗子用的高丽纸，但也泛黄了。隔扇前地上放着一盆白菊花，枯黄的叶子，花也干的垂了头。靠墙的一张旧红木半圆桌上放着一个深蓝色大花瓶，里面也插了三四朵快开败的黄菊。花瓣儿落在桌子上，这败了的垂了头的菊花在这衰落的旧家算是应节令。许多零碎的摆饰都淡了起来，墙上也只挂着一幅不知甚么人画的山水，裱的绫子已成灰暗色，下面的轴子只剩了一个。墙壁的纸已开始剥落。墙角倒悬那张七弦琴，琴上的套子不知拿去作了甚么，橙黄的穗子仍旧沉沉的垂下来，但颜色已不十分鲜明，蜘蛛在上面织了网又从那儿斜斜的织到屋顶。书斋的窗纸有些破了补上，补上又破了的。两张方凳随便的放在墙边，

一张空着，一张放着一个作针线的簸箕。那扇八角窗的玻璃也许久没打磨过，灰尘尘的。窗前八仙桌上放一个茶壶两个茶杯，桌边有一把靠椅。

一片淡淡的夕阳透过窗子微弱地洒在落在桌子上的菊花瓣上，同织满了蛛网的七弦琴的穗子上，暗澹澹的，忽然又像回光返照一般的明亮起来，但接着又暗下去。外面一阵阵的噪着老鸦。独轮水车的轮声又在单调地“孜扭扭孜扭扭”的滚过去，太阳下了山，屋内渐渐的昏暗。

开幕时姑奶奶坐在靠椅上织着毛线坎肩，她穿着一件旧黑洋绉的驼绒袍子，黑绒鞋。面色焦灼，手不时的停下来，似乎在默默的等待着什么。离她远远地在一张旧沙发上歪歪的靠着江泰，他正在拿着一本《麻衣神相》，十分入神地读，左手还拿了一面用红头绳缠扰的破镜子，翻翻书又照照自己的脸，放下镜子又仔细研读那本线装书。

半晌。

陈奶妈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子打开书斋的门走进来。她的头发更斑白，脸上仿佛又多了些皱纹，因为年纪大了怕冷，她已经穿上一件灰布的薄棉袄，青洋缎套裤扎着腿。看见她来，文彩立刻放下手里的毛线活计站起来。

曾文彩（非常关心地低声问）怎么样啦？

陈奶妈（听见了话又止了步回头向窗外伫听。文彩满蓄忧愁的眼睛望着她，等待她的回话。陈奶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没有走，人家还是不肯走。

曾文彩（失望的叹息了一声，又坐下拿起毛线坎肩低头缓缓的织着。）  
〔江泰略回头，看了这两个妇人一眼，显着厌恶的神气又转过身读他的“麻衣神相。”〕

陈奶妈（长长的嘘出一口气四面望了望，提起袖口擦抹一下眼角，走到方凳子前坐下，迎着黄昏的一点微光默默的纳起鞋底。）

江泰（忽然搓顿着两只脚，混身寒瑟瑟的。）

曾文彩（抬起头望江）脚冷吗？

江泰（心烦）唔！（又翻他的相书，文彩又低下头织毛线。）  
〔半晌。〕

曾文彩（斜觑江泰一下再低下头织了两针，实在忍不住了）泰！

江泰（若有所闻，但仍然看他的书。）

曾文彩（又温和的）泰，你在干什么？

江泰（不理她。）

〔陈奶妈看江泰一眼，不满意地转过头去。〕

曾文彩（放下毛线）泰，几点了，现在？

江泰（拿起镜子照着，头也不回）不知道。

曾文彩（只好看看外边的天色）有六点了吧？

江泰（放下镜子，回过头，用手指了一下，冷冷地）看钟！

曾文彩钟坏了。

江泰（翻翻白眼）坏了拿去修！（又拿起镜子。）

曾文彩（怯弱地）泰，你再到客厅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啦，好么？



江 泰（烦躁地）我不管，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你们曾家的事也太复杂，我没法管。

曾文彩（恳求）你再去问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杜家人究竟想怎么样？

江 泰怎么样？人家到期要曾家还钱，没有钱要你们府上的房子，没有房子要曾老太爷的寿木，那漆了几十年的楠木棺材。

曾文彩（无力地）可这寿木是爹的命，爹的命！

江 泰你既然知道这件事这么难办，你要我去干什么？

陈奶妈（早已停下针在听，插进嘴）算了，就让大奶奶一个人对付他们去吧，反正钱是没有，房子要住——

江 泰那棺材——

曾文彩爸舍不得！

江 泰（瞪瞪文彩）明白啦？（又拿起镜子。）

曾文彩（低头叹息，拿出手帕抹眼泪。）

〔半晌。外面乌鸦噪声，水车“孜孜扭扭孜孜扭扭”滚过声。〕

陈奶妈（纳着鞋底，时而把针放在斑白的头发上擦两下，又使劲把针扎进鞋底。这时她停下针，抬起头叹气）我走咯，走咯！明天我也走咯，可怜今天老爷子过的是甚么丧气生日！唉，像这样活下去倒不如那天晚上……（忽然）要是往年祖老太爷做寿的时候，家里请客唱戏，院子里，客厅里摆满了菊花，上上下下都开着酒席，哪儿哪儿都是拜寿的客人，叽里咕儿（“角落”）满世界都是寿桃，寿面，红寿帐子，哪像现在——

曾文彩（一直在沉思着眼前的苦难，呆望着江泰，几乎没听见陈奶妈的话，此时打起精神对江泰又温和地提起话头）泰，你在干甚么？

江 泰（翻翻眼）你看我在干甚么？

曾文彩（勉强的微笑）我说你一个人照甚么？

江 泰（早已不耐烦，立起来）我在照我的鼻子！你听清楚，我在照我的鼻子！鼻子！鼻子！（拿起镜子和书走到一个更远的椅子上坐下。）

曾文彩你不要再叫了吧，爹这次性命是捡来的。

江 泰（总觉文彩故意跟他为难，心里又似恼怒却又似毫无办法的样子，连连指着她）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每次说话的口气，言外之意总像是我那天把你父亲气病了似的。你问问现在谁不知道是你那位令兄，令嫂——

曾文彩（只好极力辩解）谁这么疑心哪？（又低首下心，温婉地）我说，爹今天刚从医院回来，你就当着给他老人家拜寿，到上屋看看他，好吧？

江 泰（还是气鼓鼓地）我不懂，他既然不愿意见我，你为甚么非要我见他不可？就算那天我喝醉啦，说错了话得罪了他，上个月到医院也望了他一趟，他都不见我，不见我——

曾文彩（解释）唉，老人家现在心绪不好！

江 泰那我心绪就好？

曾文彩（困难地）可现在爹回了家，你难道就一辈子不见他？就当作客人吧，主人回来了，我们也该去问声好，何况你江泰（理曲却气壮，走到她的面前又指又点）你，你，你的嘴怎么现在学得

这么刁？这么刁？我，我躲开你！好不好？

〔江泰堵气拿着镜子由书斋小门走出去。〕

曾文彩（难过地）江泰？

陈奶妈唉，随他——

〔江泰又匆匆进来在原处乱找。〕

江泰我的《麻衣神相》呢？（找着）哦，这儿。

〔江泰又走出。〕

曾文彩江泰！

陈奶妈（十分同情）唉，随他去吧，不见面也好。看见姑老爷老爷子说不定又想起清少爷，心里更不舒服了。

曾文彩（无可奈何，只得叹了口气）您的鞋底纳好了吧？

陈奶妈（微笑）也就差一两针了。（放下鞋底，把她的铜边老花镜取下来，揉揉眼睛）鞋倒是做好了，人又不在了。

曾文彩（勉强挣出一句希望的活）人总是要回来的。

陈奶妈（顿了一下，两手提起衣裾擦泪水，伤心地）嗯，但——愿？

曾文彩（凄凉地）奶妈，您明天别走吧，再过些日子，哥哥会回来的。

陈奶妈（一月来的烦忧使她的面色失了来时的红润。她颤巍巍摇着头，干巴巴的瘪嘴激动得一抽一抽的。她心里实在舍不得，而口里却固执地说）不，不，我要走，我要走的。

（立起把身边的针线什物往簸箩里收，一面揉揉她的红鼻头）说等吧，也等了一个多月了，愿也许了，香也烧了，还是没音没信，可怜我的清少爷跑出去就穿了一件薄夹袍——（向外喊）小柱儿！小柱儿！

曾文彩小柱儿大概帮袁先生捆行李呢。

陈奶妈（簸箩里取出一块小包袱皮，包着那双还未完全做好的棉鞋）要，要是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赶紧带个话给我，我好从乡下跑来看他。（又不自觉眼泪汪汪的）打，打听出个下落呢，姑小姐就把这双棉鞋淌好给他寄去——（回头又喊）

小柱儿！——（对文彩）就说大奶妈给他做的，叫他给奶妈捎个信。（闪出一丝笑容）那天，只要我没死，多远也要去看他去。（忍不住又抽咽起来。）

曾文彩（走过来抚慰着老奶妈）别，别这么难过！他在外面不会怎么样，（勉强的苦笑）三十六七快抱孙子的人，哪会——陈奶妈（泪眼婆娑）多大我也看他是个小孩子，从来也没出过门，连自己吃的穿的都不会料理的人——（一面喊一面走向通大客厅的门）小柱儿，小柱儿！

小柱儿的声音，奶奶！

陈奶妈你在干甚么哪？你还不收拾收拾睡觉，明儿格好赶路。小柱儿的声音恹小姐叫我帮她喂鸽子呢。

陈奶妈（一面向大客厅走，一面唠叨）唉，恹小姐也是孤零零的可怜，可也白糟蹋粮食，这时候这鸽子还喂个甚么劲儿？

〔陈奶妈由大客厅门走出。〕

曾文彩（一半对着陈奶妈说一半是自语，喟然）喂也是看在那爱鸽子的人！

〔外面又一阵乌鸦噪，她打了个寒战，正拿起她的织物，——

〔江泰嗒然由书斋小门上。

江 泰（忘记了方才的气焰，像在黄霉天背上沾湿了雨一般，说不出的又是丧气，又是恼怒，又是悲哀的神色，连连的摇着头）没办法，没办法！真是没办法！这么大的一所房子，走东到西的没有一块暖和地方。到今儿格还不生火，脚冻得要死。你那位令嫂就懂得弄钱，你的父亲就知道他的棺材。我真不明白这样活着有甚么意义，有甚么意义？

曾文彩别埋怨了，怎么样日子总是要过的。

江 泰闷极了我也要革命！（从似乎是开玩笑又似乎是发脾气的口气而逐渐激愤的喊起来）我也反抗，我也打倒，我也要学瑞贞那孩子交些革命党朋友，反抗，打倒，打倒，反抗！都滚他妈的蛋，革他妈的命！打一切都给他一个推翻！而，而，而——（突然摸着了自己的口袋，不觉挖苦挖苦自己，惨笑出来）我这口袋里，就剩下一块钱——（摸摸又眨眨眼）不，连一块钱也没有，——（翻眼想想，低声）看了相！

曾文彩江泰，你这——

江 泰（忽然摇头，“如丧考妣”的样子，长叹一声）要是我能发明一种像“万金油”似的药多好啊！多好啊！

曾文彩（哀切地）泰，不要再这样胡思乱想，顺嘴里扯，你这样会弄成神经病的。

江 泰（像没听见她的话，蓦地又提起精神）文彩，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逛市场，又看了一个相。那个看相的也说我正在交好运，要发财，连夸我的鼻子生得好，饱满，藏财。（十分认真地）我刚才照照我的鼻子，倒是生得不错！（直怕文彩驳斥）看相大概是有点道理，不然怎么我从前的事都说的挺灵呢？

曾文彩那你也该出去找朋友啊！

江 泰（有些自信）嗯！我一定要找，我要找我那些阔同学。（仿佛用话来唤起自己的行动的勇气）我就要找，一会儿我就去找！我大概是要走运了。

曾文彩（鼓励地）江泰，只要你肯动一动你的腿，你不会不发达的。

江 泰（不觉高兴起来）真的吗？（突然）文彩，我刚才到上房看你爹去了。

曾文彩（也提起高兴）他，他老人家跟你说甚么？

江 泰（黠巧地）这可不怪我，他不在屋。

曾文彩他又出屋了？

江 泰嗯，不知道他——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有些惶惶）姑小姐，你去看看去吧。

曾文彩怎么？

陈奶妈唉！老爷子一个人拄着个棍儿又到厢房看他的寿木去了。

曾文彩 哦——

陈奶妈（哀痛地）老爷子一个人站在那儿，直对着那棺材流眼泪江泰恹小姐呢？

陈奶妈大概给大奶奶在厨房蒸甚么汤呢。——姑小姐，那棺材再也给不得杜家，您先去劝劝老爷子去吧。

曾文彩（泫然）可怜，爹，我，我去——（向书房走。）

江 泰（讥诮地）别，文彩，你先去劝劝你那好嫂子吧。

曾文彩（一本正经）她正在跟杜家人商量着推呢？

江 泰哼，她正在跟杜家商量着送呢。你叫她发点良心，别尽想把押给杜家的房子留下来，等她一个人日后卖好价钱，你父亲的棺材就送不出去了。记着，你父亲今天出院的医药费都是人家恹小姐拿出来钱。你嫂子一个躲在屋子里吃鸡，当着人装穷，就知道卖嘴，你忘了你爹那天进医院以前她咬你爹那一口啦，哼，你们这位令嫂啊，——

〔思懿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听见足步声，回头一望，不觉低声）大奶奶来了。

江 泰（默然，走在一旁。）

〔思懿面色阴暗，蹙着眉头，故意显得十分为难又十分哀恻的样子，她穿件咖啡色起黑花的长袖绒旗袍，靠胳膊肘的地方有些磨光了，领子上的钮扣没扣，青礼服呢鞋。〕

曾文彩（怯弱地）怎么样，大嫂？

曾思懿（默默走向沙发那边去。）

〔半晌。〕

陈奶妈（关切而又胆怯地）杜家人到底肯不肯？

曾思懿（仍默然坐在沙发上。）

曾文彩大嫂，杜家人——

曾思懿（猛然扑在沙发的扶手上，有声有色的哭起来）文清，你跑到哪儿去了？文清，你跑了，扔下这一大家子，叫我一个人撑，我怎么办得了啊？你在家，我还有个商量，不在家，碰见这种难人的事，我一个妇道还有甚么主意哟！

〔江泰冷冷地站在一旁望着她。〕

陈奶妈（受了感动）大奶奶，您说人家究竟肯不肯缓期呀？

曾思懿（鼻涕眼泪抹着，抽咽着，数落着）你们想，人家杜家开纱厂的，鬼灵精！到了我们家这个时候，“墙倒众人推，”还会肯吗？他们看透了这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江泰鼻孔哼了一声）老的老，小的小，他们不乘火打劫，逼得你非答应不可，怎么会死心啊！

曾文彩（绝望地）这么说，他们还是非要爹的寿木不可？

曾思懿（直拿手帕擦着红肿的眼，依然抽动着肩膀）你叫我有甚么法子，钱，钱我们拿不出，房子，房子我们要住，一大家子的人张着嘴要吃。那寿木，杜家老太爷想了多少年，如今非要不可，非要——

江 泰（靠自己卧室的门框冷言冷语地）那就送给他们得啦。

陈奶妈（惊愕）啊，送给他们？

曾思懿（不理江泰）并且人家今天就要——

曾文彩（倒吸一口气）今天？

曾思懿嗯，他们说杜家老太爷病得眼看着就要断气，立了遗嘱，点明——

江 泰（替她说）要曾家老太爷的棺材！

曾文彩（立刻）那爹怎么会肯？

陈奶妈（插嘴）就是肯，谁能去跟老太爷子说？

曾文彩（紧接）并且爹刚从医院回来。

陈奶妈（岔进）今天又是老爷子的生日，——

曾思懿（突然又嚎起来）我，我就是说啊！文清，你跑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叫我怎么办啊？我这公公也要顾，家里的生活也要管，我现在是“忠孝不能两全。”文清你叫我怎么哪！

〔在大奶奶的哭嚎声中，书斋的小门打开，曾皓拄着拐杖，巍巍然地走进来。他穿着藏青“线春”的丝棉袍子，上面罩件黑呢马褂，黑毡鞋。面色黄枯，形容惨沮，但在他走路的样子看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健康。他尽量保持自己仅余那点尊严，从眼里看得出他在绝望中再做最后一次挣扎，然而他又多么厌恶眼前这一帮人。

〔大家回过头都立起来。江泰一看见就偷偷沿墙溜进自己的屋里。

曾文彩爹，（跑过去扶他。）

曾 皓（以手挥开，极力提起虚弱的嗓音）不要扶，让我自己走。

（走向沙发。）

曾思懿（殷殷勤勤）爹，我还是扶您回屋躺着吧。

曾 皓（坐在沙发上对大家）坐下吧，都不要客气了。

曾 皓（四面望望）江泰呢？

曾文彩他，——（忽然想起）他在屋里，（惭愧地）等着爹，给爹赔不是呢。

曾 皓老大还没有信么？

曾思懿（惨凄凄地）有人说在济南街上碰见他，又有人说在天津一个小客栈看见他——

曾文彩哪里都找到了，也找不到一点影子。

曾 皓那就不要找了吧。

曾文彩（打起精神安慰老人家）哥哥这次实在是后悔啦，所以这次在外面一定要创一番事业才——

曾 皓（摇首）“知子莫若父，”他没有志气，早晚他还是会——（似乎不愿再提起他，忽然对文彩）你叫江泰进来吧。

曾文彩（走了一步，心中愧怍，不觉转身又向着父亲）爹，我，我们真没脸见爹，真是没——

曾 皓唉，去叫他，不用说这些了。（对思懿）你也把霆儿跟瑞贞叫来。

〔文彩至卧室前叫唤。思懿由书斋门走下。

曾文彩江泰，江——

〔江泰立刻悄悄溜出来。

江 泰（出门就看见曾皓正在望着他，不觉有些惭愧）爹，您，您——

曾 皓（挥挥手）坐下，坐下吧。

（江泰坐。曾皓对奶妈关心地）你告诉愫小姐，刚从医院回来，别去厨房再辛苦啦，歇一会去吧。

〔陈奶妈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文彩（一直在望着江泰示意，一等陈奶妈转了身，低声）你还不站起来给爹赔个罪！

江泰（似立非立）我，我——

曾皓（摇手）过去的事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江泰又坐下。静默中，思懿领着霆儿与瑞贞由书斋小门上。瑞贞穿着一件灰底子小红花的布夹袍，霆儿的袍子上罩上一件蓝布大褂。

曾皓（指指椅子，他们都依次坐下，除了瑞贞立在文彩的背后。曾皓哀伤地望了望）现在坐中大概就缺少老大，我们曾家的人都在这儿了。（望望屋子，微微咳了一下）这房子是从你们的太爷爷敬德公传下来的，我们累代是书香门第，父慈子孝，没有叫人说过一句闲话。现在我们家里出了我这种不孝的子孙——

曾思懿（有些难过）爹！——

〔大家肃然相望，又低下头。

曾皓败坏了曾家的门庭，教出一群不明事理，不肯上进，不知孝顺，连守成都做不到的儿女——

江泰（开始有些烦恶。）

曾文彩（抬起头来惭愧地）爹，爹，你——

曾皓这是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没有面目再见我们的祖先敬德公！（咳嗽，瑞贞走过来捶背。）

江泰（不耐，转身连连摇头，又唉声叹息起来，嘟哝着）哎，哎，真是这时候还演甚么戏？演甚么戏？

曾文彩（低声）你又发疯了！

曾皓（徐徐推开瑞贞）不要管我。（转对大家）我不责备你们，责也无用。（满面绝望可怜的神色，而声调是恨恨的）都是一群废物，一群能说会道的废物。（忽然来了一阵勇气）江泰，你，你也是——

〔江泰似乎略有表示。

曾文彩（怕他发作）泰，（江泰默然，又不做声。）

曾皓（一半是责备，一半是发牢骚）成天地想发财，成天的做梦，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同老大一样，白读书，不知什么害了你们，都是一对——（不觉大咳，自己捶了两下。）

曾文彩唉，唉！

江泰（只好无奈地连连出声）这又何必呢，这又何必呢！

曾文彩爹！爹！

曾皓思懿，你是有儿女的人，已经做了两年的婆婆，并且都要当祖母啦。（强压自己的愤怒）我不说你，错误也是我种的根，错也不自今日始。（自己愈说愈凄惨）将来房子卖了以后，你们尽管把我当作死了一样，这家里没有我这个人，我，我——（泫然欲泣。）

曾文彩（忍不住大哭）爹，爹！

曾思懿（早已变了颜色）爹，我不明白爹的话。

曾皓（没有想到）你，你，——

曾文彩（愤极）大嫂，你太欺侮爹了。

曾思懿（反问）谁欺侮爹了？

曾文彩（老实人也逼得出了声）一个人不能这么没良心。

曾思懿谁没良心？谁没良心？天上有雷，眼前有爹，妹妹，我问你，谁？谁？

曾 霆（同时苦痛地）妈？

曾文彩（被她的气势所夺，气得发抖）你，你逼得爹没有一点路可走了。

江 泰（无可奈何地）不要吵了，小姑子，嫂嫂们。

曾文彩你逼得爹连他老人家的寿木都要抢去卖，你逼得爹——

曾 皓（止住她）文彩！

曾思懿（讥诮地）对了，是我逼他老人家，吃他老人家，（说说立起来）喝他老人家，成天在他老人家家里吃闲饭，一住就是四年，还带着自己的姑爷——

曾 霆（在旁一直随声劝阻，异常着急）妈，您别，——妈，您——妈——

江 泰（也突然冒了火）你放屁，我给了钱！

曾 皓（急喘，镇止他们）不要喊了！

曾思懿（同时）你给了钱？哼，你才——

曾 皓（在一片吵声中顿足怒喊）思懿，别再吵！（突然一变几乎是哀号）我，我就要死了！

〔大家顿时安静，只听见思懿哀哀低泣。〕

〔天开始暗下来，在肃静的空气中，愰方由大客厅门上。她穿着深米色的哗叽夹袍，面庞较一个月前略瘦，因而她的眼睛更显得大而有光彩，我们可以看得出在那里面含着无限镇静，和平，与坚定的神色。她右手持一盏洋油灯，左臂抱着两轴画。看见她进来，瑞贞连忙走近，替她接下手里的灯，同时低声仿佛在她耳旁微微说了一句话。愰方默默颌首，不觉悲哀地望望眼前那几张沉肃的脸，就把两轴画放进那只磁缸里，又回身匆忙地由书斋门下。〕

瑞贞一直望着她。

曾 皓（叹息）你们这一群废物，啊！到现在还有甚么可吵的？

曾瑞贞爷爷回屋歇歇吧！

曾 皓（感动地）看看瑞贞同霆儿还有甚么脸吵？（慨然）别再说啦，住在一起也没有几天了。思懿，你，你去跟杜家的管事说，说叫，——（有些困难）叫他们把那寿木抬走，先，先（凄惨地）留下我们这所房子吧。

曾文彩爹！

曾 皓杜家的意思刚才愰方都跟我说了。

曾文彩哪个叫愰表妹对您说的？

曾思懿（挺起来）我！

曾 皓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啦！

江 泰（迟疑）那么您，还是送给他们？

曾 皓（点头。）

曾思懿（不好开口，却终于说出）可杜家人说今天就要。

曾 皓好，好，随他们，让它给有福气的人睡去吧。（思懿就想出去说，不料曾皓回首对江泰）江泰，你叫他们赶快抬，现在就抬！（无限的哀痛）我，我不想明天再看见这晦气的东西！（低头不语，思懿只好停住脚。）

江 泰（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爹！（走了两步又停住。）

曾 皓去吧，去说去吧！

江 泰（蓦然回头，走到曾皓的面前非常善意地）爹，这有甚么可难过的呢？人死就死了，睡个漆了几百道的棺材又怎么样呢？（原是语调里带着同情而又安慰的口气，但逐渐忘形，改了腔调，又按他一向的习惯，对着曾皓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种事您就没有看通，譬如说，您今天死啦，睡了就漆一道的棺材，又有甚么关系呢？

曾文彩（知道他的话又来了）江泰！

江 泰（回头对文彩嫌厌地）你别吵！（又转脸对曾皓，和颜悦色，十分认真地劝解）那么您死啦，没有棺材睡又有甚么关系呢。（指着，点着）这都是一种习惯！一种看法！（说得逐渐高兴，渐次忘记了原来同情与安慰的善意，手舞足蹈地对着曾皓开了讲）譬如说，（坐在沙发上）我这么坐着好看，（灵机一动）那么，这么（忽然把条腿翘在椅背上）坐着，就不好看么？（对思懿）大嫂，（陶醉在自己的言词里像喝得微醺之后，几乎忘记方才的龃龉）我这是比方啊！（指着）你穿衣服好看，你不穿衣服就不好看么？

曾思懿姑老爷！

江 泰（继续不断）这都未见得，未见得！这不过是一种看法！一种习惯！

曾 皓（插嘴）江泰！

江 泰（不容人插嘴，流水似地接下去）那么譬如我吧，（坐下）我死了，（回头对文彩，不知他是玩笑，还是认真）你就给我火葬？烧完啦，连骨头末都要扔在海里，再给它一个水葬，痛痛快快来一个死无葬身之地！（仿佛在堂上讲课一般）这不过也是一种看法，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爹，您今天——

曾 皓（再也忍不住，高声拦住他）江泰！你自己愿意怎么死，怎么葬，都任凭尊便。（苦涩地）我大病刚好，今天也还算是过生日，这些话现在大可不必——

江 泰（依然和平地，并不以为忤）好，好，好，您不赞成！无所谓，无所谓！人各有志！——其实我早知道我的话多余，我刚才说着的时候，心里就念叨着，“别说啊！别说啊！”（抱歉地）可我的嘴总不由得——

曾思懿（一直似乎在悲戚着）那姑老爷就此打住吧。（立起）那么爹，我，我（不忍说出的样子，擦擦自己的眼角）就照您的吩咐跟杜家人说吧？

曾 皓（绝望）好，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曾思懿唉！（走了两步。）

曾文彩（痛心）爹呀！



江 泰（忽然立起）别，你们等等，一定等等！  
〔江泰三脚两步跑进自己的卧室，思懿也停住了脚。〕

曾 皓（莫明其妙）这又是怎么？  
〔张顺由通大客厅大门上。〕

张 顺杜家又来人说，阴阳生看好那寿木要在今天下半夜寅时以前抬进杜公馆，他们问大奶奶——

曾文彩你——  
〔江泰拿着一顶破呢帽，提着手杖，匆匆地走出来。〕

江 泰（对张顺兴高彩烈）你叫他们杜家那一批混账王八旦，再在客厅等一下，你就说钱就来，我们老太爷的寿木要留在家里当劈柴烧呢！

曾文彩你怎么——

江 泰（对曾皓，热烈地）爹，您等一下，我找一个朋友去。（对文彩）常鼎斋现在当了公安局长，找他一定有办法。（对曾皓，非常有把握地）这个老朋友跟我最好，这点小事一定不成问题。（有条有理）第一，他可以立刻找杜家交涉，叫他们以后不准再在此地无理取闹。第二，万一杜家不听调度，临时跟他通融（轻藐的口气）这几个大钱也决无问题，决无问题。

曾文彩（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泰，真的可以？

江 泰（敲敲手杖）自然自然，那么，爹，我走啦（对思懿扬扬手）大嫂，说在头里，我担保，准成！（提步就走。）

曾思懿（一阵风暴使她也有些昏眩）那么爹，这件事——

曾文彩（欣喜）爹！  
〔江泰跨进通大客厅的门槛一步，又匆匆回来。〕

江 泰（对文彩，匆忙地把手一伸）我身上没钱！

曾文彩（连忙由衣袋里拿出一小卷钞票）这里！

江 泰（一看）三十……  
〔江由通大客厅的门施施走出。〕

曾 皓（被他撩得头昏眼花，现在才喘出一口气）江泰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曾文彩（一直是崇拜着丈夫的，现在惟恐人不相信，于是极力对皓）爹，您放心吧，他平时不怎么乱说话的。他现在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

曾 皓（将信将疑）哦！

曾思懿（管不住）哼，我看他——（忽然又制止了自己，转对曾皓，不自然地笑着）那么也好，爹，这棺木的事……

曾 皓（像是得了一点希望的安慰似的，那样叹息一声）也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就照他的意思办吧。

张 顺（不觉也有些喜色）那么，大奶奶，我就对他们——

曾思懿（半天在抑压着自己的愠怒，现在不免颜色难看，恶声恶气地）去，要你去干甚么？  
〔思懿有些气凶凶地向大客厅快步走去。〕

曾 皓（追说）思懿，还是要和和气气对杜家人说话，请他们无论如何要等一等。

曾思懿！

〔思懿由通大客厅的门下，张顺随着出去。〕

曾文彩（满脸欣喜的笑容）瑞贞，你看你姑父有点疯魔吧，他到了这个时候才——

曾瑞贞（心里有事，随声应）嗯，姑姑。

曾皓（又燃起希望，紧接着文彩的话）唉！只要把那寿木留下来就好了！（不觉回顾）霆儿，你看这件事有望么？

曾霆（也随声答应）有，爷爷。

曾皓（点头）但愿家运从此就转一转。——嗯，都说不定的。（想立起，瑞贞过来扶）你现在身体还好吧。

曾瑞贞好，爷爷。

曾皓（立起，望贞瑞，感慨地）你也是快当母亲的人喽！（文彩示意，叫霆儿也过来扶祖父，曾霆默默过来。

曾皓望着孙儿和孙儿媳妇，忽然抱起无穷的希望）我瞧你们这一对小夫妻总算相得的，将来看你们两个撑起这个门户吧。

曾文彩（对曾霆示意，叫他应声）霆儿！

曾霆（又应声，望望瑞贞）是，爷爷。

曾皓（对着曾家第三代人，期望的口气）这次棺木保住了，房子也不要卖，明年开了春，我为你们再出门跑跑看，为着你们的儿女我再当一次牛马！（用手帕擦着眼角）唉，只要祖先保佑我身体好，你们诚心诚意为我祷告吧！（向书斋走。）

曾文彩（过来扶着曾皓，凑着兴会）是啊，明年开了春，爹身体也好了，瑞贞也把重孙子给您生下来，哥哥也——

〔书斋小门打开，门前现出愫方。她像是刚刚插完——花，水淋淋的手还拿着两三朵插剩下的菊花。〕

愫方（一只手轻轻掠开掉在脸前的头发，温和地）回屋歇歇吧，姨父，您的房间收拾好啦。

曾皓（快慰地）好，好！（一面对文彩点首应声，一面向外走）是啊，等明年开了春吧！——瑞贞，明年开了春，明年——

〔瑞贞扶着他到书斋门口，望着愫方回头暗暗地指了指这间屋子。愫方会意，点点头，接过曾皓的手臂扶着他出去，后面随着文彩。〕

〔霆儿立在屋中未动，瑞贞望他，又从书斋门口默默走回来。〕

曾瑞贞（低声）霆！

曾霆（几乎不敢望她的眼睛，悲戚地）你明天一早就走么？曾瑞贞（也不肯望他，低沉的声音，迟缓而坚定地）嗯。曾霆是跟袁家的人一路？

曾瑞贞嗯，一同走。

曾霆（四面望望，在口袋里掏着甚么）那张字据我已经写好了。曾瑞贞（凝视曾霆）哦。

曾霆（掏出一张纸，不觉又四面看一下，低声读着）“离婚人谢瑞贞、曾霆，我们幼年结婚，意见不合，实难继续同居，今后二人自愿脱离夫妻——”

曾瑞贞（心酸）不要再念下去了。

曾 霆（迟疑一下，想着仿佛是应该办的手续，嗫嚅）那么签字，盖章——曾瑞贞回头在屋里办吧。

曾 霆也，也好。

曾瑞贞（衷心哀痛）霆，真对不起你，要你写这样的字据。曾霆（说不出话，从来没有像今天对她这般依恋）不，这两年你  
在我们家也吃够了苦。（忽然）那个孩子不要了，你告诉过恹姨  
了吧？

曾瑞贞（不愿提起的回忆）嗯！她给孩子做的衣服我都想还给她了。怎么？

曾 霆我想家里有一个人知道也好。

曾瑞贞（关切地）霆，我走了以后，你，你干什么呢？曾霆不知道。（寂寞地）学校现在不能上了。

曾瑞贞（同情万分）你不要失望啊。

曾 霆不。

曾瑞贞（安慰）以后我们可以常通信的。

曾 霆好。（泪流下来。）

〔外面圆儿嚷着“瑞贞！”〕

曾瑞贞（酸苦）不要难过，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许多痛苦才能买出一个“明白”呀。

曾 霆这“明白”是真难哪！

〔圆儿吹着口哨，非常高兴的样子由通大客厅的门走进。她穿着灰，蓝，白三种颜色混在一起的毛织品的裙子，长短正到膝盖，上身是一件从头上套着穿的印度红的薄薄的短毛衫，两只腿仍旧是光着的，脚上穿着一双白帆布运动鞋。她像是刚在忙着收拾东西，头发有些乱，两腮也红红的，依然是那样活泼可喜。她一手举一只鸟笼，里面关着那个鸽子“孤独；”一手提着那个大金鱼风筝，许多地方都撕破了；臂下还夹着用马粪纸较好的二尺来长的“北京人”的剪影。〕

袁 圆（大声）瑞贞，我父亲找了你好半天哪，他问你的行李——

曾瑞贞（忙止住她，微笑）请你声音小点，好吧。

袁 圆（只顾高兴，这时才忽然想起来，两面望一下，伸伸舌头，立刻别住喉咙，满脸顽皮相，全用气音嘶出，一顿一顿地）我父亲——问你——同你的朋友们——行李——收拾好了没有？

曾瑞贞（被她这种神气惹得也笑起来）收拾好了。

袁 圆（还是嘶着喉咙）他说——只能——送你们一半路，——还问——（嘘出一口气，恢复原来的声音）可整扭死我了。还是跟我来吧，我父亲还要问你一大堆话呢。

曾瑞贞（爽快地）好，走吧。

袁 圆（并不走，却抱着东西走向曾霆，“煞有介事”的样子）曾霆，你爹不在家，（举起那只破旧的“金鱼”纸鸢）这个破风筝还给你妈！（纸鸢靠在桌边，又举起那鸽笼）这鸽子交给恹小姐！（鸽笼放在桌上，这才举起那“北京人”的剪影，笑嘻嘻地）这个“北京人”我送你做纪念，你要不要？

曾 霆（似乎早已忘记了一个多月前对圆儿的情感，点点头）好。

袁 圆（眨眨眼，像是心里又在转甚么顽皮的念头）明天天亮我们走了，就给你搁在（指着通大客厅的门）这个门背后。（对瑞贞）走吧，瑞贞！

〔圆儿一手持着那剪影，一手推着瑞贞的背向通大客厅的门走出。〕

〔这时思懿也由那门走进，正撞见她们。瑞贞望着婆婆愣了一下，就被圆儿一声“走，”推出去。〕

〔曾霆望她们出了门，微微叹了一口气。〕

曾思懿（斜着眼睛回望一下，走近曾霆）瑞贞这些日子常不在家，总是找朋友，你知道她在干些甚么？

曾 霆（望望她，又摇摇头）不知道。

曾思懿（嫌她自己的儿子太不精明，但也毫无办法，抱怨地叹口气）哎，媳妇是你的呀，孩子，我也生不了这许多气了！（忽然）他们呢？

曾 霆到上房去了。

曾思懿（诉说，委屈地）霆儿，你刚才看见妈怎么受他们的气了。

曾 霆（望望他的母亲，又低下头。）

曾思懿（掏出手帕）妈是命苦，你爷摔开我们跑了，你妈成天受这种气，都是为了你们哪！（擦擦泪湿了的眼。）曾霆妈，别哭了。

曾思懿（抚着曾霆）以后甚么事都要告诉妈！（埋怨地）瑞贞有肚子要不是妈上个月看出来，你们还是不告诉我的。（指着）你们俩个是存的甚么心哪！（关切地）我叫瑞贞喝的那付安胎的药她喝了没有？

曾 霆没有。

曾思懿不，我说的前天我从罗太医那里讨来的那个方子。

曾 霆（心里难过，有些不耐）没有喝呀！

曾思懿（勃然变色）为甚么不喝呢？（厉声）叫她喝，要她喝，她再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她要觉得她自己不是曾家的人，她肚子里那块肉可是曾家的。现在为她肚子里那孩子，甚么都由着她，她倒越说越来了。（忽然又低声）霆儿，你别糊涂，我看瑞贞这些日子是有点邪，鬼鬼祟祟，交些乱朋友，——（更低声）我怕她拿东西出去，夜晚前后门我都下了锁，你要当心啊，我怕——

〔愫方端着一个药罐由通书斋小门进。〕

愫 方（温婉地）罗太医那方子的药煎好了。

曾思懿（望望她。）

愫 方（看她不说话，于是又——）就在这儿吃么？

曾思懿（冷冷地）先搁在我屋里的小炭炉上温着吧！

〔愫方端着药由霆儿面前走过，进了思懿的屋子。〕

曾 霆（望望那药罐里的药汤，诧异而又不大明白的神色）妈，怎么罗太医那个方子您，您也在吃？

曾思懿（脸色略变，有些尴尬，但立刻又镇静下来，含含糊糊地）妈，妈现在身体也不大好，（找话说）这几天倒是亏了你愫姨照护着，——（但立时又改了口气，咳了一声）不过孩子，（脸上

又是一阵暗云，狠恶地）悻姨这个人哪，（摇头）她呀，她才是——

〔悻方由卧室出。

悻方表嫂，姨父正叫着你呢！

曾思懿（似理非理，点了点头。回头对曾霆）霆儿，跟我来。

〔曾霆随着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天更暗了。外面一两声雁叫，凄凉而寂寞地掠过这深秋渐晚的天空。

悻方（轻轻叹息了一声，显出一点疲乏的样子。忽然看见桌上那只鸽笼，不觉伸手把它举起，凝望着那里面的白鸽，——那个名叫“孤独”的鸽子，——眼前似乎浮起一层湿润的忧愁，却又爱抚地对那鸽子微微露出一丝凄然的笑容——）

〔这时瑞贞提着一只装满婴儿衣服的小藤箱，把藤箱轻轻放在另外一张小桌上，又悄悄地走到悻方的身旁。

曾瑞贞（低声）悻姨！

悻方（略惊，转身）你来了！（放下鸽笼。）

曾瑞贞你看见我搁在你屋里那封长信么？

悻方（点头）嗯。

曾瑞贞你不怪我？

悻方（悲哀而慈爱地笑），不，——（忽然）真地要走了么？

曾瑞贞（依依地）唉。

悻方（叹一口气，并非劝止，只是舍不得）别走吧！

曾瑞贞（顿时激奋起来）悻姨，你还劝我忍下去？

悻方（仿佛在回忆着甚么，脸上浮起一片光彩，缓慢而坚决地）我知道，人总该有忍不下去的时候。

曾瑞贞（眼里闪着期待的神色，热烈地握着她的苍白的手指）那么，你呢？

悻方（焕发的神彩又收敛下去，凄凄望着瑞贞，哀静地）瑞贞，不谈吧，你走了，我会更寂寞的。以后我也许用不着说甚么话，我会更——

曾瑞贞（更紧紧握着她的手，慢慢推她坐下）不，不，悻姨，你不能这样，你不能一辈子这样！（迫切地恳求）悻姨，我就要走了，你为甚么不跟我说几句痛快话？你为甚么不说你的——（暖暖的暮色里瞥见悻方含着泪光的大眼睛，突然抑止住自己。）

悻方（缓缓地）你要我怎么说呢？

曾瑞贞（不觉嗫嚅）譬如你自己，你，你——（忽然）你为甚么不走呢？

悻方（落漠地）我上哪里去呢？

曾瑞贞（兴奋地）可去的地方多的很。第一，你就可以跟我们走。

悻方（摇头）不，我不。

曾瑞贞（坐近她的身旁，亲密地）你看见了我给你的书了么？悻方看了。

曾瑞贞说的对不对？

悻方对的。

曾瑞贞（笑起来）那你为甚么不跟我们一道走呢？

悻方（声调低徐，却说得斩截）我不！

曾瑞贞为什么？

愫方（凄然望望她）不！

曾瑞贞（急切）可为甚么呢？

愫方（想说，但又——这次只静静地摇摇头。）

曾瑞贞你总该说出个理由啊，你！

愫方（异常困难地）我觉得我，我在此地的事没有了。（“了”字  
此处作“完结”讲）

曾瑞贞我不懂。

愫方（微笑立起）不要懂吧，说不明白的呀。

曾瑞贞（追上去，索性——）那么你为甚么不去找他？

愫方（有一丝惶惑）你说——

曾瑞贞（爽朗）找爹！找他去！

愫方（又镇定下来，一半像在沉思，一半像在追省，呆呆望着前面）  
为甚么要找呢？

曾瑞贞你不爱他吗？

愫方（低下头。）

曾瑞贞（一句比一句紧）那么为甚么不想找他？你为甚么不想？（爽快  
地）愫姨，我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呆了。这些话一个月前我决不肯问的。你大概也知道我晓得。（沉重）我要走了，此地再没有第三个人，这屋子就是你同我。愫姨，告诉我，你为甚么不找他，为甚么不？

愫方（叹了一口气）见到了就快乐么？

曾瑞贞（反问）那么你在这儿就快乐？

愫方我，我可以替他——（忽然觉得涩涩地说不出口，就这样顿住。）

曾瑞贞（急切）你说呀，我的愫姨，你说过你要跟我好好谈一次的。

愫方我，我说——（脸上逐渐闪耀着美丽的光彩，苍白的面颊，泛起  
一层红晕。话说得由开始的暗涩而终于畅适。衷心的感动使得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

曾瑞贞（插进，逼问愫方——愫方话略顿，但语气并未停止）为甚  
么……？

愫方（颤动地）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一气说完，  
充满了喜悦。连自己都惊讶这许久关在心里如今才形诸语言的情绪原是这般难以置信的。）

曾瑞贞（倒吸一口气）所以你连霆的母亲，我那婆婆，你都拚出你的性  
命来照料，照护。

愫方（苦笑）你爹走了，她不也怪可怜吗？

曾瑞贞（笑着但几乎流下泪）真地愫姨，你就忘了她从前，现在，待你  
那种——

愫方（哀矜地）为甚么要记得那些不快活的事呢？如果为着他，为着  
一个人，为着他——

曾瑞贞（忍不住插嘴）哦，我的愫姨，这么一个苦心肠，你为甚么不放  
在大一点的事情上去？你为甚么处处忘不掉他？把你的心偏偏

放在这么一个废人身上，这么一个无用的废——

慷 方（如同刺着她的心一样，哀恳地）不要这么说你的爹呀。

曾瑞贞（分辩）爷爷不也是这么说他？

慷 方（心痛）不，不要这么说，没有人明白过他啊。

曾瑞贞（喘一口气，哀痛地）那么你就这样预备一辈子不跟他见面啦？

慷 方（突然慢慢低下头去。）

曾瑞贞（沉挚地）说呀，慷姨！

慷 方（低到几乎听不见）嗯。

曾瑞贞那当初你为甚么让他走呢？

慷 方（似乎在回忆，声调里充满了同情）我，我看他在家里苦，我替他难过呀！

曾瑞贞（不觉反问）那么他离开了，你快乐？

慷 方（低微）嗯。

曾瑞贞（叹息）唉，两个人这样活下去是为甚么呢？

慷 方（哀静的脸上掠过一丝笑的波纹）看见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

曾瑞贞（深刻的关心，缓缓地）你在家就不惦着他？

慷 方（低下头。）

曾瑞贞他在外面就不想着你？

慷 方（眼泪默默流在苍白的面颊上。）

曾瑞贞就一生，一生这样孤独下去——两个人这样苦下去？

慷 方（凝神），苦，苦也许；但是并不孤独的。

曾瑞贞（深切感动）可怜的慷姨，我懂，我懂，我懂啊！不过我怕，我怕爹也许有一天会回来。他回来了，甚么又跟从前一样，大家还是守着，苦着，看着，望着，谁也喘不出一口气，谁也——

慷 方（打了一个寒战蓦然坚决地摇着头）不，他不会回来的。

曾瑞贞（固执）可万一他——

慷 方（轻轻擦去眼角上的泪痕）他不会，他死也不会回来的，（低头望着那块湿了的手帕，低声缓缓地）他已经回来见过我！

曾瑞贞（吃了一惊）爹走后又偷偷回来过？

慷 方嗯。

曾瑞贞（诧异起来）哪一天？

慷 方他走后第二天。

曾瑞贞（未想到，嘘一口气）哦！

慷 方（怜悯地）可怜，他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曾瑞贞（猜想到）你就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慷 方不，我手边的钱都给他了。

曾瑞贞（略略有点轻蔑）他收下了。

慷 方（温柔地）我要他收下了。（回忆）他说他要成一个人，死也不再回来，（感动得不能自止地说下去）他说他对不起他的父亲，他的儿子，连你他都提了又提。他要我照护你们，看守他的家，他的字画，他的鸽子。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他还说，他还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泪珠早已落下，却又忍不住笑起来）瑞贞，他还像个孩子，哪像个连儿媳妇都有的人哪！

曾瑞贞（严肃地）那么从今以后你决心为他看守这个家？（以下的问答

几乎是没有停顿，一气接下去。)

慷 方(又沉静下来)嗯。

曾瑞贞(追问)成天陪着快死的爷爷？

慷 方(默默点首)嗯。

曾瑞贞(逼望着她)送他的终。

慷 方(躲开瑞贞的眼睛)嗯。

曾瑞贞(故意这样问)再照护他的儿子？

慷 方(望瑞贞，微微皱眉)嗯。

曾瑞贞侍候这一家子老小？

慷 方(固执地)嗯。

曾瑞贞(几乎是生了气)还整天看我这位婆婆的脸子？

慷 方(不由得轻轻地打了一个寒战)喔！——嗯。

曾瑞贞(反激)一辈子不出门？

慷 方(又镇定下来)嗯。

曾瑞贞不嫁人？

慷 方嗯。

曾瑞贞(追问)受气？

慷 方(低沉)嗯。

曾瑞贞(逼近)吃苦？

慷 方(凝视)嗯。

曾瑞贞(狠而重)到死？

慷 方(低头，用手摸着前额，缓缓地)到——死！

曾瑞贞(暴发，哀痛地)可我的好慷姨，你这是为甚么呀？

慷 方(抬起头)为着——

曾瑞贞(质问的神色)嗯，为着——

慷 方(困难地)为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忽然脸上显出异样美丽的笑容)为着，这才是活着呀！

曾瑞贞(逼出一句话来)你真地相信爹就不会回来么？

慷 方(微笑)天会塌么？

曾瑞贞你真准备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这个牢，就为着这么一个梦，一个理想，一个人——

慷 方(悠悠地)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

曾瑞贞(迫待)甚么时候？

慷 方(笑着)那一天，天真地能塌，哑吧都急得说了话！

曾瑞贞(无限的关切)慷姨，把一个自己的快乐完全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危险的，也是不应该的。(感慨)过去我是个傻子，慷姨你现在还——

[室内一切渐渐隐入在昏暗的暮色里，乌鸦在窗外屋檐上叫两声又飞走了。在瑞贞说话的当儿由远远城墙上断续送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

慷 方不说吧，瑞贞。(忽然扬头望着外面)你听，这远远吹的是甚么？

曾瑞贞(看出她不肯再谈下去)城墙边上吹的号。

慷 方(谛听)凄凉的很哪！

曾瑞贞(点头)嗯，天黑了！过去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就怕听这个，听着



就好像活着总是灰惨惨的。

懔方（眼里涌出泪光）是啊，听着是凄凉啊！（猛然热烈地抓着瑞贞的手，低声）可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抚摸自己的胸）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兴奋地）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动地流下泪）叫你想忍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曾瑞贞（拿手帕替懔方擦泪，连连低声喊）懔姨，你怎么真地又哭了？懔姨你——

懔方（倾听远远的号声）不要管我，你让我哭哭吧！（泪光中又强自温静地笑出来）可我是在笑啊！瑞贞，——（瑞贞不由得凄然地低下头，用手帕抵住鼻端。懔方又笑着想扶起瑞贞的头）——瑞贞，你不要为我哭啊！（温柔地）这心里头虽然是酸酸的，我的眼泪明明是因为我太高兴啦！——（瑞贞抬头望她一下，忍不住更抽咽起来。

懔方抚摸瑞贞的手，又像是快乐，又像是伤心地那样低低地安慰着，申诉着）——别哭了，瑞贞，多少年我没说过这么多话了，今天我的心好像忽然打开了，又叫太阳照暖和了似的。瑞贞，你真好！不是你，我不会这么快活；不是你，我不会谈起了他，谈得这么多，又谈得这么好！（忽然更兴奋地）瑞贞，只要你觉得外边快活，你就出去吧，出去吧！我在这儿也是一样快活的。别哭了，瑞贞，你说这是牢吗？这不是呀，这不是呀，——

曾瑞贞（抽咽着）不，不，懔姨，我真替你难过！我怕呀！你不要这么高兴！你的脸又在发烧，我怕——

懔方（恳求似的）瑞贞，不要管吧！我第一次这么高兴哪！（走近瑞贞放着小箱子的桌旁）瑞贞，这一箱小孩儿的衣服，你还是带出去。（哀悯地）在外面还是尽量帮助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甚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是单靠吃来活着的啊！（打开那箱子）这些小衣服你用不着，就送给那些没有衣服的小孩子们穿吧。（忽然由里面抖出一件雪白的小毛线斗篷）你看这件斗篷好看吧？

曾瑞贞好，真好看。

懔方（得意地又取出一顶小白帽子）这个好玩吧？

曾瑞贞嗯，真好玩。

懔方（欣喜地又取出一件黄绸子小衣服）这件呢？

曾瑞贞（也高起兴来，不觉拍手）这才真美哪！

懔方（更快乐起来，她的脸更显出美丽而温和的光彩）不，这不算好的，还有一件（忍不住笑，低头朝箱子里——）

〔凄凉的号声，仍不断地传来，这时通大客厅的门缓缓推开，暮色昏暗里显出曾文请。他更苍白瘦弱，穿一件旧的夹袍，臂里挟着那轴画，神色惨沮疲惫，低着头蹒跚进来。

〔懔方背向他，正高兴地低头取东西。瑞贞面朝着那扇门曾瑞贞（一眼看见，像中了梦魇似的，喊不出声来）啊，这——

慷 方（压不下的欢喜，两手举出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洋娃娃，金黄色的头发，穿着粉红色的纱衣服。她满脸是笑，期待地望着瑞贞）你看！（突然看见瑞贞的苍白紧张的脸，颤抖地）谁？

曾瑞贞（呆望）我看，天，天塌了。（突然回身，盖上自己的脸。）

慷 方（回头望见文清，文清正停顿着，仿佛看不大清楚似地向她们这边望）啊！

〔文清当时低下头，默默走进了自己的屋里。

〔他进去后，思懿就由书斋小门跑进。

曾思懿（惊喜）是文清回来了么？

慷 方（暗哑）回来了！

〔思懿立刻跑进自己的卧室。

〔慷方呆呆地愣在那里。

〔远远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幕徐落——落后即起，表示到第二景经过相当的时间。）

## 第二景

离第三幕第一景有十个钟头的光景，是黎明以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候。一盏洋油灯扭得很大，照着屋子里十分明亮。那破金鱼纸鸢早不知扔在甚么地方了。但那只鸽笼还孤零零地放在桌子上，里面的白鸽子动也不动，把头偎在自己的毛羽里，似乎早已入了睡。屋里的空气十分冷，半夜坐着，人要穿上很厚的衣服才耐得住这秋尽冬来的寒气。外面西风正紧，院子里的白杨树响得像一阵阵的急雨，使人压不下一一种悲凉凄苦的感觉。破了的窗纸也被吹的抖个不休。远远偶尔有更锣声，在西风的呼啸中，间或传来远处深巷里卖“硬面饽饽”的老人叫卖声，被那忽急忽缓的风，荡漾得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这一夜曾家的人多半没有上床，在曾家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最惨痛的夜晚。曾家老太爷整夜都未阖上眼，想着那漆了又漆，朝夕相处有多少年的好寿木再隔不到几个时辰就要拱手让别人，心里真比在火边炙烤还要难忍。

杜家人说好要在“寅时”未尽——就是五点钟——以前“迎材”，把寿木抬到杜府。因此杜家管事只肯等到五点以前，而江泰从头晚五点跑出去交涉借款到现在还未归来。曾文彩一面焦急着丈夫的下落，同时又要到上房劝慰父亲。一夜晚随时出来，一问再问，到处去打电话，派人找，而江泰依然是毫无踪影，其余的人看到老太爷这般焦灼，也觉得不好不陪。自然有的人是诚心诚意，望着江泰把钱借来，好把杜家这群狼虎一般的管事们赶走。有的呢，只不过是嘴上孝顺，倒是怕江泰归来，万一借着了钱，把一笔生意打空了。同时在夜晚，曾家也有的人，暗地在房里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流着眼泪，又怀着喜悦，抱着哀痛的心肠或光明的希望，追惜着过去，憧憬未来，这又是属于明日的“北京人”的事，和在棺木里打滚的人们不相干的。

在这间被凄凉与寒冷笼住了的屋子里，文清痴了一般的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他换了一件深灰色杭绸旧棉袍，两手插在袖管里不作声。倦怠和绝望交替着在眼神里，眉峰间，嘴角边浮移，终于沉闷地听着远处的更锣声，风声，树叶声，和偶尔才肯留心到的身旁思懿无尽无休的言语。

思懿换了一件蓝毛噶的薄棉袍，大概不知已经说了多少话，现在似乎说累了，正期待地望着文清答话。她一手拿着一碗药，一手拿着一只空碗；两只碗互相倒过来倒过去，等着这碗热药凉了好喝，最后一口把药喝光，就拿起另一杯清水漱了漱口。

曾思懿（放下碗，又开始——）好了，你也算回来了。我也算对得起曾家的人了。（冷笑）总算没叫我们那姑奶奶猜中，没叫我把她哥哥逼走了不回来。

〔文清厌倦地抬头来望望她。〕

曾思懿（斜眼看着文清，似乎十分认真地）怎么样？这件事？——我可

就这么说定了？（仿佛是不了解的神色）咦，你怎么又不说话呀？这我可没逼你老人家啊！

曾文清（叹息，无可奈何地）你，你究竟又打算干甚么吧？

曾思懿（睁大了眼，像是又遭受不白之冤的样子）奇怪，顺你老人家的意思这又不对了。（做出那“把心一横”的神气）我呀，做人就做到家！今天我们那位姑奶奶当着爹，当着我的儿女，对我发脾气，我现在都为着你忍下去！刚才我也找她，低声下气地先跟她说了话，请她过来商量，大家一块儿来商量商量——

曾文清（忍不住，抬头）商量甚么？

曾思懿（咦，商量我们说的这件事啊？（认定自己看穿了文清的心思，讥刺地）这可不是小孩子见糖，心里想，嘴里说不要。我这个人顶喜欢痛痛快快的，心里想要甚么，嘴里就说甚么。我可不要爱吃羊肉又怕膻气的男人。

曾文清（厌烦）天快亮了，你睡去吧！

曾思懿（当做没听见，接着自己的语气）我刚才就爽爽快快地跟我们姑奶奶讲，——

曾文清（惊愕）啊！你跟妹妹都说了——

曾思懿（咂咂嘴）怎么？这不能说？——

〔文彩由书斋小门上。她仍旧穿着那件驼绒袍子，不过加上了一件咖啡色毛衣。一夜没睡，形容更显憔悴，头发微微有些蓬乱。〕

曾文彩（理着头发）怎么哥哥，快五点了，你现在还不回屋睡去？

曾文清（苦笑）不。

曾文彩（转对思懿，焦急地）江泰回来了没有？

曾思懿没有。

曾文彩刚才我仿佛听见前边下锁开门。

曾思懿（冷冷地）那是杜家派的杠夫，抬寿木来啦。

曾文彩唉！（心里逐渐袭来失望的寒冷，她打了一个寒战，蜷缩地坐在那张旧沙发里）哦，好冷！

曾思懿（谛听，忍不住故意地）你听，现在又上了锁了！（提出那问题）怎么样？（虽然称呼得有些硬涩，但脸上却堆满了笑容）妹妹，刚才我提了那件事，……

曾文彩（心里像生了乱草，——茫然）甚么？

曾思懿（谄媚地笑着瞟了文清一眼）我说把愫小姐娶过来的事。

曾文彩（想起来，却又不知思懿肚子里又在弄甚么把戏，只好苦涩地笑了笑）这不大合适吧。

曾思懿（非常豪爽地）这有甚么不合适的呢？（亲热地）妹妹，您可别把我这个做嫂子的的心看得（举起小手指一比）这么“不钉点儿”大！我可不是那种成天要守着男人才能过日子的人。“贤慧”这两个字今生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度量我还有。（又谦虚地）按说呢，这并谈不上甚么度量不度量，表妹妹嫁表哥，亲上加亲，这也是天公地道，到处都有的事。

曾文彩（老老实实）不，我说也该问问愫表妹的意思吧。

曾思懿（尖刻地笑出声来）咳，这还用的着问？她还有甚么不肯的？我可是个老实人，爱说一个痛快话，愫表妹这番心思，也不是我

一个人看得出来。表妹呢，到到地地是个好人，我不爱说亏心话。那么，（对文清似乎“恳切”的样子）“表哥，”你现在也该说句老实话了吧？亲姑奶奶也在这儿，你至少也该在妹妹面前，对我讲一句明白话吧。

曾文清（望望文彩，仍低头不语。）

曾思懿（追问）你说明白了我好替你办事啊！

曾文彩（仿佛猜得出哥哥的心思，替他说）我看这还是不大好吧。

曾思懿（眼珠一转）这又有甚不大好的？妹妹，你放心，我决不会委屈悻表妹，只有比从前亲，不会比从前远！（益发表现自己的慷慨）我这个人最爽快不过，半夜里我就把从前带到曾家的首饰翻了翻，也巧，一翻就把我那付最好的珠子翻出来，这就算是我替文清给悻表妹下的定（说着由小桌上拿起一对从古老的簪子上拆下来的珠子，递到文彩面前）妹妹，你看这怎么样？

曾文彩（只好接接下来看，随口称赞）倒是不错。

曾思懿（逐渐说得高兴）我可急性子，连新房我都替文清看定了。一会袁家人上火车一走，空下屋子我就叫裱糊匠赶紧糊。大家凑个热闹，帮我个忙，倒不了两三天妹妹也就可以吃喜酒啦。我呀，甚么事都想到啦，——（望着文清似乎是嘲弄，却又像是赞美的神气，）我们文清心眼儿最好，他就怕亏待了他的悻表妹。我早就想过，以后啊，（索性说个畅快）哎，说句不好听的话吧，以后在家里就是“两头大，”（粗鄙地大笑起来）我们谁也不委屈谁！

曾文彩（心里焦烦，但又不得不随着笑两声）是啊，不过我怕总该也问一问爹吧？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似乎刚从床上被人叫起来，睡眼朦胧的，衣服都没穿整齐。〕

张 顺（进门就叫）大奶奶！

曾思懿（不理张顺，装做没听清楚文彩的话）啊？

曾文彩我说该问问爹吧。

曾思懿（更有把握地）噻，这件事爹还用着问？有了这么个好儿媳妇，（话里有话）侍候他老人家，不更“名正言顺”啦吗？（忽然）不过就是一样，在家里爱怎么称呼她，就怎么称呼。出门在外，她还是称呼她的“悻小姐”好，不能也“奶奶，太太”的叫人听着笑话。——（又一转，瞥了文清一眼）其实我倒无所谓，这也是文清的意思，文清的意思。（文清刚要说话，她立刻转过头来问张顺）张顺，甚么事？

张 顺老太爷请您。

曾思懿老太爷还没有睡？

张 顺嗯，——

曾思懿（对张顺）走吧，噻！

〔思懿急匆匆由书斋小门下，后面随着张顺。〕

曾文彩（望着思懿走出去，才站起来，走到文清面前非常同情的声调，缓缓地）哥哥，你还没有吃东西吧？

曾文清（望着她，摇摇头，又失望地出神。）

曾文彩我给你拿点枣泥酥来。

曾文清（连忙摇手，烦躁地）不，不，不，（又倦怠地）我吃不下。

曾文彩那么哥哥，你到我屋里洗洗脸，睡一会好不好？

曾文清（失神地）不，我不想睡。

曾文彩（想问又不好问，但终于——）她，她这一夜晚为甚么不让你到屋子里去？

曾文清（惨笑）哼，她要我对她赔不是。

曾文彩你呢？

曾文清（绝望但又非常坚决的神色）当然不！（就阖上眼。）

曾文彩（十分同情，却又毫无办法的口气）唉，天下哪有这种事：丈夫刚回来一会儿，好不到两分钟，又这样没完没了地——

〔外面西风呼呼地吹着，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上。她的面色也因为一夜的疲倦而显得苍白，眼睛也有些凹陷。她披着一件大棉袄，打着呵欠走进来。〕

陈奶妈（看着文清低头闭上眼靠着，以为他睡着了，对着文彩，低声）怎么清少爷睡着了？

曾文彩（低声）不会吧。

陈奶妈（走近文清，文清依然阖着眼，不想作声。陈奶妈看着他，怜悯地摇摇头，十分疼爱的，压住嗓子回头对文彩）大概是睡着啦。

（轻轻叹一口气，就把身上披的棉袄盖在他的身上。）

曾文彩（声音低而急）别，别，您会冻着的，我去拿（向自己的卧室走，）——

陈奶妈（以手止住文彩，嘶着声音，匆促地）我不要紧。得啦，姑小姐，您还是到上屋看看老爷子去吧！

曾文彩（焦灼地）怎么啦？

陈奶妈（心痛地）叫他躺下他都不肯，就在屋里坐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直问姑老爷回来了没有？姑老爷回来了没有？

曾文彩（没有了主意）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江泰到现在一夜晚没有个影，不知道他跑到——

陈奶妈（摇头）唉，真造孽！（把文彩拉到一个离文清较远的地方，怕吵醒他）说起可怜！白天说说把寿木送给人家容易；到半夜一想，这守了几十年的东西一会儿就要让人拿去，——您想，他怎么会不急！怎么会不——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

张 顺姑奶奶！

陈奶妈（忙指着似乎在沉睡着的文清，连连摇手。）

张 顺（立刻把声音放低）老太爷请。

曾文彩唉！（走了两步回头）悻小姐呢？

陈奶妈刚给老爷子捶完腿。——大概在屋里收拾甚么呢！

曾文彩唉。

〔文彩随着张顺由书斋小门下。〕

〔外面风声稍缓，树叶落在院子里，打着滚，发出沙沙的声音，更锣声渐渐地远了，远到听不见。隔巷又传来卖“硬面饽饽”苍凉单沉的叫卖声。〕

〔陈奶妈打个呵欠，走到文清身边。〕

陈奶妈（低头向文清，看他还是闭着眼，不觉微微叫出，十分疼爱地）  
可怜的清少爷！

〔文清睁开了眼，依然是绝望而厌倦的目光，用手撑起身陈奶妈  
（惊愕）清少爷，你醒啦？〕

曾文清（仿佛由恹恹的昏迷中唤醒，缓缓抬起头）是您呀，奶妈！

陈奶妈（望着文清，不觉擦着眼角）是我呀，我的清少爷！（摇头望着他，疼惜地）可怜，真瘦多了！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曾文清  
（含含糊糊地）嗯，奶妈。

陈奶妈唉，我的清少爷，这些天在外面真苦坏啦！（擦着泪）恹小姐跟  
我没有一天不惦记着你呀。可怜，恹小姐——

曾文清（忽然抓着陈奶妈的手）奶妈，我的奶妈！

陈奶妈（忍不住心酸）我的清少爷，我的肉，我的心疼的清少爷！你，  
你回来了还没见着恹小姐吧？

曾文清（说不出口，只紧紧地握住陈奶妈干巴巴的手）奶妈！奶妈！

陈奶妈（体贴到他的心肠，怜爱地）我已经给你找她来了。

曾文清（惊骇，非常激动地）不，不，奶妈！

陈奶妈造孽哟，我的清少爷，你哪像个要抱孙子的人哪，清少爷。

曾文清（惶惑）不，不，别叫她！您为甚么要——

陈奶妈（看见书斋小门开启）别，别，大概是她来了！

〔恹方由书斋小门上。〕

〔她换了一件黑毛巾布的旗袍，衬着长长的黑发，苍白的面容，  
冷静的神色，大的眼睛里稍稍露出难过而又疲倦的样子，像一个美丽的幽灵轻轻地走进房来。〕

〔文清此刻十分激动地站起来。〕

恹方陈奶妈！

陈奶妈（故意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恹小姐还没睡呀？

恹方嗯，（想不出话来）我，我来看看鸽子来啦。（就向搁着鸽笼的  
桌子走。）

陈奶妈（顺口）对了，看吧！（忽然想起）我也去瞅瞅孙少爷孙少奶奶  
起来没有，大奶奶还叫他们小夫妻俩给袁家人送行呢，（说着  
就向外面走。）

曾文清（举起她的棉袄，低低的声音）您的棉袄，奶妈！陈奶妈哦！棉  
袄，（笑对他们）你们瞧我这记性！

〔陈奶妈拿着棉袄，搭讪着由书斋小门下。〕

〔天未亮之前，风又渐渐地刮大起来，白杨树又像急雨一般地响  
着，远处已经听见第一遍鸡叫、随着风在空中缭绕。〕

〔二人默对，半天说不出话。文清愧恨地低下头，缓缓朝卧室走。〕

恹方（眼睛才从那鸽笼移开）文清！

曾文清（停步，依然不敢回顾。）

恹方奶妈说你在找——

曾文清（转身，慢慢抬头望恹方。）

恹方（又低下头去。）

曾文清恹方！

愫方（不觉又痛苦地望着笼里的鸽子。）  
曾文清（没有话说，凄凉地）这，这只鸽子还在家里。  
愫方（点头，沉痛地）嗯，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  
曾文清（愣一愣）我——（忽然明白，掩面抽咽。）  
愫方（声音颤抖地）不，不——  
曾文清（依然在哀泣。）  
愫方（略近前一步，一半是安慰，一半是难过的口气）不，不这样，为甚么要哭呢？唉！  
曾文清（大恸，扑在沙发上）我为甚么回来呀！我为甚么回来呀！明明晓得绝不该回来的，我为甚么又回来呀！  
愫方（哀伤地）飞不动，就回来吧！  
曾文清（抽咽，诉说）不，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在外面的风浪——

愫方文清！你（取出一把钥匙递给文清）——  
曾文清啊？  
愫方这是那箱子的钥匙！  
曾文清（不明白）怎么？  
愫方（冷静地）你的字画都放在那箱子里。（慢慢将钥匙放在桌子上。）  
曾文清（惊惶）你要怎么样啊，愫方——  
〔半晌。外面风声，树叶声，——  
愫方你听！  
曾文清啊！  
愫方外面的风吹得好大啊！  
〔风声中屋外仿佛有人在叫着：“愫姨！愫姨！”  
愫方（谛听）外面谁在叫我啊？  
曾文清（也听，听不见）没，没有吧？  
愫方（肯定，哀徐地）有，有！  
〔思懿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对愫方，似乎在讥讽，又似乎是一句无心的话）啊！我一猜你就到这儿来啦？（亲热地）愫表妹，我的腰又痛起来啦，回头你再给我推一推，好吧？噶，刚才我还忘了告诉你，你表哥回来了，倒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来了。  
曾文清（窘极）你——  
曾思懿（不由分说，拿起桌上那对珠子，送到愫方面前）你看这对珠子多大呀，多圆哪！  
曾文清（警惕）思懿！  
〔张顺由通书斋小门上，在门口望见主人正在说话，就停住了脚。  
曾思懿（同时——不顾文清的脸色，笑着）你表哥说，这是表哥送给表妹做——  
曾文清（激动得发抖，突然暴发，愤怒地）你这种人是甚么心肠呕！  
〔文清说完，立刻跑进自己的卧室。  
曾思懿文清！  
〔卧室门砰地关上。  
曾思懿（脸子一沉，冷冷地）哎，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当太太的还该怎么



做啦！

张 顺（这时走上前，低声）大奶奶，杜家管事说寅时都要过啦，现在非要抬棺材不可了。

曾思懿好，我就去。

〔张顺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思懿（突然）好，恁表妹，我们回头说吧。（向通书斋的小门走了两步，又回转身，亲热地笑着）恁表妹，我怕我的胃气又要犯，你到厨房给我炒一把热盐焗焗，好吧？

恁 方（低下头。）

〔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恁 方（呆立在那里，望着鸽笼。）

〔外面风声。〕

〔瑞贞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曾瑞贞恁姨！

恁 方（不动）嗯。

曾瑞贞（急切）恁姨！

恁 方（缓缓回头，对瑞贞，哀伤的惋惜）快乐真是不常的呀，连一个快乐的梦都这样短！

曾瑞贞（同情的声调）不早了，恁姨，走吧！

恁 方（低沉）门还是锁着的，钥匙在——

曾瑞贞（自信地）不要紧！“北京人”会帮我们的忙。

恁 方（不大懂）“北京人？”——

〔外面思懿在喊。〕

思懿的声音恁表妹！恁表妹！

曾瑞贞（推开通大客厅的门，指着门内——）就是他！

〔门后屹然立着那小山一般的“北京人，”他现在穿着一件染满机器上油泥的帆布工服，棕黑的脸，钢轴似的胳膊，宽大的手里握着一把钢钳子，粗黑的眉毛下，目光炯炯，肃然可畏，但仔细看来却带着和穆坦挚的微笑的神色，又叫人觉得蔼然可亲。〕

思懿的声音（更近）恁表妹！恁表妹！

曾瑞贞她来了！

〔瑞贞走到通大客厅的门背后躲起。“北京人”巍然站在门前。〕

〔思懿立刻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哦，你一个人还在这儿！爹要喝参汤，走吧。

恁 方（点头，就要走。）

曾思懿（忽然亲热地）哦，恁表妹，我想起来了，我看我就现在对你说了吧？（说着走到桌旁，把放在桌上的那付珠子拿起来。忽然瞥见了“北京人，”吃了一惊，对他）咦，你在这儿干甚么？

北京人（森然望着她。）

曾思懿（惊疑）问你！你在这儿干甚么？

北京人（又仿佛嘲讽而轻蔑地在嘴上露出个笑容。）

恁 方（沉静地）他是个哑吧。

曾思懿（没有办法，厌恶地盯了“北京人”一眼，对恁方）我们在外面

说去吧。

〔思懿拉着愆方由书斋小门下。

〔瑞贞听见人走了，立刻又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曾瑞贞走了？（望望，转对“北京人”指着外面，一边说，一边以手做势）门，——大门，——锁着，——没有钥匙！

北京人（徐徐举起拳头，一字一字，粗重而有力地）我——们——打——开！

曾瑞贞（略吃一惊）你，你——

北京人（坦挚可亲地笑着）跟——我——来！（立刻举步就向前走。）

曾瑞贞（大喜）愆姨！愆姨！（忽又转身对“北京人，”亲切地）你在前面走，我们跟着来！

北京人（点首。）

〔“北京人”像一个伟大的巨灵引导似的由通大客厅门走出。

〔同时愆方由书斋小门上，颜色非常惨白。

曾瑞贞（高兴地跑过来）愆姨！愆姨！我，我告——（忽然发现愆方惨白的脸）你怎么脸发了青？怎么？她对你说了甚么？

愆方（微微摇摇头。）

曾瑞贞（止不住那高兴）愆姨，我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哑吧真地说了话了！

愆方（沉重地）嗯，我也应该走了。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非常热闹的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响，掩住了风声。

曾瑞贞（惊愕，回头）这是干甚么？

愆方大概杜家那边预备迎棺材呢。

曾瑞贞（又笑着问）你的东西呢？

愆方在厢房里。

曾瑞贞拿走吧？

愆方（点首）嗯。

曾瑞贞愆姨，你——

愆方（凄然）不，你先走！

曾瑞贞（惊异）怎么，你又——

愆方（摇头）不，我就来，我只想再见他一面！

曾瑞贞（以为是——不觉气愤）谁？

愆方（惻然）可怜的姨父！

曾瑞贞（才明白了）哦！（也有些难过）好吧，那我先走，我们回头在车站上见。

〔外面文彩喊着，“江泰！江泰！”瑞贞立刻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愆方刚向书斋小门走了两步，文彩就由书斋小门上，满脸的泪痕。

曾文彩（焦急地）江泰还没有回来？

愆方没有。

曾文彩他怎么还不回来？（说着就跌坐在沙发上呜咽起来）我的爹呀，我的可怜的爹呀！

愆方（急切地）怎么啦？

曾文彩（一边用手帕擦泪，一边诉说着）杜家的人现在非要抬棺材，爹一死儿不许！可怜，可怜他老人家像个小孩子似地抱着那棺材死也不肯放。（又抽咽）我真不敢看爹那个可怜的样子！（抬头望着满眼露出哀怜神色的慷方）表妹，你去劝爹进来吧，别再在棺材旁边看哪！

慷方（凄然向书斋小门走。）

〔慷方由书斋小门下。

曾文彩（同时独自——）爹，爹，你要我们这种儿女干甚么哟？（立起，不由得）哥哥！哥哥！（向文清卧室走）我们这种人有甚么用，有甚么用啊！

〔忽然外面爆竹声大作。

曾文彩（不觉停住脚，回头望。）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眼睛也红红的。曾文彩这是甚么？

张顺（又是气又是难过）杜家那边放鞭迎寿材呢！我们后门也打开啦，棺材已经抬起来了。

〔在爆竹声中听见了许多杠夫抬着棺木，整齐的脚步声，和低沉地“唉喝，唉喝”的声音；同时还掺杂着杜家的管事们督促着照料着的叫喊声，书斋窗户里望见许多灯笼，匆忙地随着人来回摇动。

〔这时陈奶妈和慷方扶着曾皓由书斋小门走进。曾皓面色白得像纸，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在极度的紧张中，他几乎像颠狂了一般，说甚么也不肯进来。陈奶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不住地劝慰，拉着，推着。慷方悲痛地望着曾皓的脸。他们后面跟着思懿。她也拿了手帕在擦着眼角，不知是在擦沙，还是擦泪水。

陈奶妈（连连地）进来吧，老爷子！——别看了！进来吧，——

曾皓（回头呼唤，声音暗哑）等等！叫他们再等等！等着！（颤巍巍转对思懿，言语失了伦次）你再告诉他们，说钱就来，人就来，钱就拿人来！等等！叫他们再等等！

慷方姨父！你——〔慷方把曾皓扶在一个地方倚着，看见老人这般激动地喘息，忽然想起要为他拿甚么东西，立刻匆匆由书斋小门下。

陈奶妈（不住地劝解）老爷子，让他们去吧，（恨恨地）让他们拿去挺尸去吧！

曾皓（几乎是乞怜）你去呀，思懿！

曾思懿（这时她也不免有些难过，无奈地只得用仿佛在哄骗着小孩子的口气）爹！有了钱，我们再买付好的。

曾皓（愤极）文彩，你去！你去！（顿足）江泰究竟来不来？他不来？

曾文彩（一直在伤痛着——连声应）他来，他来呀，我的爹！

〔外面爆竹声更响。抬棺木的脚步声仿佛越走越近，就要从眼前过似的。

曾皓（不觉喊起来）江泰！江泰！（又像是对着文彩，又像是对着自己）他到哪儿去啦？他到哪儿去啦！

〔这时通大客厅的门忽然推开，汪泰满脸通红，头发散乱，衣服

上一身的皱褶，摇摇晃晃地走进来。

〔爆竹声渐停。〕

曾 皓（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江泰，你来了！

江 泰（小丑似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不知是得意还是懊丧的神气，含糊地对着他点了点头）我——来——了！

曾 皓（忘其所以）好，来得好！张顺，叫他们等着！给他们钱，让他们滚！去，张顺。

〔张顺立刻由书斋小门下。〕

曾文彩（同时走到江泰面前）借，借的钱呢！（伸出手。）

江 泰（手一拍，兴高采烈）在这儿！（由口袋里掏出一卷“手纸，”“拍”一掷在她的手掌里）在这儿！曾文彩你，你又——

江 泰（同时回头望门口）进来！滚进来！

〔果然由通大客厅的门口走进一个警察，后面随着霆，非常惭愧的颜色，手里替他拿着半瓶“白兰地。”〕

江 泰（手脚不稳而理直气壮）就是他！（又指点着，清清楚楚地）就——是——他！（转身对曾家的人们申辩）我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夜，可今天他们偏说我拿了东西，拿了他们的东西——

曾 皓这——

警察（非常懂事地）对不起，昨儿晚上委屈这位先生在我们的派出所——

江 泰你放屁！北京饭店！

警 察（依然非常有礼貌地）派出所！

江 泰（大怒）北京饭店！（指着警察）你们的局长我认识！（说着走着，一刹时怒气抛到九霄云外）你看，这是我家！我的老婆！（莫名其妙地顿时忘记了方才的冲突，得意地）我的岳父曾皓先生！（忽然抬头，笑起来）你看哪！（指屋）我的房子！（一面笑，望着警察，一面含糊地指着点着，仿佛在引导人家参观）我的桌子！（到自己卧室门前）我的门！（于是就糊里糊涂走进去，嘴里还在说着）我的——

〔忽然不很重的“扑通”一声——〕

曾文彩泰，你——（跑进自己的卧室。）

警 察诸位现在都看见了，我也跟这位少爷交待明白啦。（随随便便举起手行个礼。）

〔警察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外面的人（高兴地）抬罢！（接着哄然一笑，立刻又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曾 皓（突又转身。）

陈奶妈您干甚么？

曾 皓我看，——看，——

陈奶妈得啦，老爷子，——

〔曾皓走在前面，陈奶妈赶紧去扶，思懿也过去扶着。陈与曾皓由书斋小门下。〕

〔外面的喧嚣声，脚步声，随着转弯抹角渐行渐远。〕

曾思懿（将曾皓扶到门口，又走回来，好奇地）霆儿，那警察说甚么？

曾 霆他说姑爹昨天晚上醉醺醺地到洋铺子买东西，顺手就拿了人家一瓶酒。

曾思懿叫人当面逮着啦？

曾 霆嗯，不知怎么姑爹一晚上在派出所还喝了一半，又不知怎么姑爹又把自己给说出来了，这，（举起那半瓶酒）这是剩下那半瓶“白兰地！”（把酒放在桌子上，就苦痛地坐在沙发上。）

曾思懿（幸灾乐祸）这倒好，你姑爹现在又学会一手啦？（向卧室门走）文清，（到门口）文清，刚才我已经跟你的孀表妹说了，看她样子倒也挺高兴。以后好啦，你也舒服，我也舒服。你呢，有你的孀表妹陪你；我呢，坐月子的时候，也有个人伺候！

曾 霆（母亲的末一句话像一根钢针戳入他的耳朵里，触电一般蓦然抬起头）妈，您说甚么？

曾思懿（不大懂）怎么——

曾 霆（徐徐立起）您说您也要——呃——

曾思懿（有些惭色）嗯？——

曾 霆（恐惧地）生？

曾思懿（脸上表现出那件事实）怎么？

曾 霆（对他母亲绝望地看了一眼，半晌，狠而重地）唉！生吧！  
〔曾霆突然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下。〕

曾思懿霆儿！（追了两步）霆儿！（痛苦地）我的霆儿！  
〔文彩由卧室匆匆地出来。〕

曾文彩爹呢？

曾思懿（呆立）送寿木呢！

〔文彩刚要向书斋小门走去，陈奶妈扶着曾皓由书斋小门上。曾皓在门口不肯走，向外望着，喊着。文彩立刻追到门前，外面的灯笼稀少了，那些杠夫们已经走得很远。〕

曾 皓（脸向着门外，遥遥地喊）不成，那不成！不是这样抬法！陈奶妈（同时）得啦，老爷子，得啦！

曾文彩（不住地）爹！爹！

曾 皓（依依地望着那正在抬行的棺木，叫着，指着）不成！那碰不得呀！（对陈奶妈）叫他们别碰着那土墙！那寿木盖子是四川漆！不能碰！碰不得！

曾思懿别管啦，爹，碰坏了也是人家的。

曾 皓（被她提醒，静下来发愣，半晌，忽然大恸）亡妻呀！我的亡妻呀！你死得好，死得早，没有死的，连，连自己的棺木都——  
（顿足）活着要儿孙干甚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甚么哟！（哀痛地跌坐在沙发上。）

〔忽然一片土墙倒塌声。〕

〔大家沉默。〕

曾文彩（低声）土墙塌了。

〔静默中，江泰由自己的卧室摇摇晃晃又走出来。〕

江 泰（和颜悦色，抱着极大的善意，对着思懿）我告诉过你，八月节我就告诉过你，要塌！要塌！现在，你看，是不是——

〔思懿厌恶地看他一眼，陡然转身由书斋小门走下。江泰（摇头）

哎，没有人肯听我的话！没有人理我的哟！没有人理我的哟！  
〔江泰一边说着，一边顺手又把桌上那半瓶“白兰地”拿起来，又进了屋。

曾文彩（着急）江泰！（跟着进去。）

〔远远鸡又在叫。

陈奶妈唉！

〔这时仿佛隔壁忽然传来一片女人的哭声。憬方一只手腕上搭着自己要带走的一条毯子，一手端了一碗参汤，由书斋小门进。

曾 皓（抬头）谁在哭？

陈奶妈大概杜家老太爷已经断了气了，我瞧瞧去。（曾皓又低下头。）

〔陈奶妈匆匆由书斋小门下。

〔鸡叫。

憬 方（走近曾皓，静静地）姨父！

曾 皓（抬头）啊？

憬 方（温柔地）您要的参汤！（递过去。）

曾 皓我要了么？

憬 方嗯！（搁在曾皓的手里。）

〔圆儿突然由通大客厅的门悄悄上。她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只是上身又加了一件跟裙子一样颜色的短大衣，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块黑底子白点子的绸方巾，手里拿着那“北京人”的剪影。

袁 圆（站在门口，低声，急促地）天就亮了，快走吧！

憬 方（点点头。）

〔袁圆笑嘻嘻的立刻拿着那剪影缩回去，关上门。

曾 皓（喝了一口，就把参汤放在沙发旁边的桌上，微弱地长嘘了一声）唉！（低头瞌上眼。）

憬 方（关心地）你好点吧！

曾 皓（含糊地）嗯，嗯。——

憬 方（哀怜地）我走了！姨父！

曾 皓（点头）你去歇一会儿吧。

憬 方 ，（缓缓地）我去了！

曾 皓（疲惫到极点像要睡的样子，轻微地）嗯！

〔憬方转身走了两步回头望望那衰弱的老人的可怜的样子，忍不住又回来把自己要带走的毯子轻轻地给他盖上。

曾 皓（忽然又含糊地）回头就来呀。

憬 方（满眼的泪光）就来！

〔憬方一面退着走一面望着曾皓。

曾 皓（闭着眼）再来给我捶捶。

憬 方（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嗯，再来给您捶！再来给您捶！——再来——（似乎听见又有甚么人要进来，立刻转向通大客厅的门走。）

〔憬方刚一走出，文彩由卧室进。

曾文彩（看见曾皓在打瞌睡，轻轻地）爹，把参汤喝了吧，凉了！

曾 皓不，我不想喝。

曾文彩（悲哀地安慰着）爹，别难过了！怎么样的日子都是要过的。（流

下泪来)等吧,爹。等到明年开了春!爹的身体也好了,重孙子也抱着了,江泰的脾气也改过来了,哥哥也回来找着好事了,

〔文清卧室内忽然仿佛有人“哼”了一声,从床上掉下的声音。〕

曾文彩(失声)啊!(转对曾皓)爹,我去看看去。

〔文彩立刻跑进文清的卧室。〕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上。〕

曾皓(虚弱的)杜家——死了?

陈奶妈死了,完啦。

曾皓眼睛好痛啊!给我把灯捻小了吧!

〔陈奶妈把洋油灯捻小,屋内暗下来,通大厅的隔扇上逐渐显出那猿人模样的“北京人”的巨影和在第二幕时一样。〕

陈奶妈(抬头看着,自语)这个皮猴袁小姐!临走临走还——

〔文彩慌张跑出。〕

曾文彩(低声急促地)陈奶妈,陈奶妈!

陈奶妈啊!

曾文彩(惧极,压住喉咙)您先不要叫!快告诉大奶奶!哥哥吞了鸦片烟,脉都停了。

陈奶妈(惊恐)啊!(要哭,——)

曾文彩(急止她)别哭,奶妈,老太爷再经不住事了。快去!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跑下。〕

曾文彩(强自镇定,走向曾皓)爹,天就要亮了,我扶着您睡去吧。

曾皓(立起,走了两步)刚才那屋里是甚么?

曾文彩(哀痛地)耗子,闹耗子。

曾皓哦。

〔文彩扶着曾皓,向通书斋小门缓缓地走。门外面鸡又叫,天开始亮了,隔巷有骡车慢慢地滚过去,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幕徐落)

(1941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

### 曹禺小传

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1922年秋入南开中学。1925年成为南开新剧团的活跃分子。1926年,第一次用笔名曹禺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1933年从中学时代开始酝酿构思的话剧处女作《雷雨》创作完成。这部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杰作把两个家庭三十年间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和冲突集中在一天之内表现出来,深刻地揭示了旧制度的罪恶和悲剧结局,给观众心理以强烈的震撼。在当时的剧坛引起震惊和轰动。

大学毕业后,曾短期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1934年应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之聘赴天津任教。在津期间,深入下层社会观察生活,搜集素材。于1935年夏创作了话剧《日出》。该剧揭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在30年代畸形都

市社会底层中的悲惨命运，抨击“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获得 1936 年度《大公报》文艺奖。

1936 年应邀到国立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年创作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原野》。该剧描写了一个农民复仇的悲剧故事，以对农民的深切同情来表达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在艺术形式上较多的受到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方法和技巧的影响。抗战爆发后，随“剧专”迁徙到四川重庆，江安等地，努力反映抗战生活。1939 年创作《蜕变》，被洪深誉为“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1940 年秋创作了三幕剧《北京人》。作品通过抗战前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揭示出腐朽走向衰亡、新生走向胜利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42 年，将巴金的《家》改编为剧本，为小说改编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1943 年辞去“剧专”教职到重庆，先后担任《戏剧时代》编委、“文协”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1946 年赴美讲学。1947 年 2 月归国后被上海文华影业公司聘为编导。

1949 年 2 月到北京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4 年创作了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 1956 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期间获剧本创作一等奖。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 9 月将解放以来写作的散文、随笔、杂文等结集为《迎春集》出版。1961 年春，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表现春秋时代越国人民不畏强暴、艰苦奋斗，转弱为强的历史剧《胆剑篇》，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粉碎“四人帮”后，写了不少诗文和剧评。1978 年 10 月，中断写作十多年的历史剧《王昭君》完稿。将传统的昭君悲剧角色塑造成促进民族团结的新形象，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作为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结构严整，剧情曲折生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个性鲜明，矛盾错综复杂，富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在我国话剧史上形成一个流派并占有显著地位，为话剧的民族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际上，日、美、苏、罗、匈等许多国家都曾多次上演他的剧目，被赞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并享有崇高的荣誉。曹禺主要著译

## 书目

### [ 创作书目 ]

雷雨（四幕话剧）1936 年 1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日出（四幕话剧）1936 年 11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原野（三幕话剧）1937 年 8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编剧术（理论）1940 年 1 月，重庆，正中书局

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四幕话剧）与宋之的合编 1940 年 3 月，重庆，正中书局

蜕变（四幕话剧）1940 年 10 月，长沙，商务印书馆

正在想（独幕话剧）1940 年 10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北京人（三幕话剧）1941 年 12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家（四幕话剧）1942 年 12 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年5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曹禺剧本选 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曹禺选集（修订版）1951年8月，北京，开明书店  
曹禺剧作选 1953年7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朗的天（三幕话剧）1956年1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迎春曲（散文集）1958年9月，北京出版社  
胆剑篇（五幕历史剧）与梅阡、于是之合著，1962年10月，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王昭君（五幕历史剧）1979年2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原野 1982年9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雷雨 1984年12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蜕变 1984年12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明朗的天 1984年12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日出 1985年2月，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论戏剧 1985年5月，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曹禺戏剧集·家 1985年6月，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曹禺代表作 1986年10月，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曹禺文集 1988年12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译著书目]

柔蜜欧与幽丽叶（剧本）英国莎士比亚原著 1944年3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